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迎着三色旗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内容提要

《迎着三色旗》托马斯·罗什是一位名扬四海的法国化学家。他发明的一种名叫“罗什闪电”的攻击导弹，因为要价太高而在欧洲四处受阻，大家都认为他已疯了。他被送到美国的一个疗养院，后又一天晚上突然失踪。

原来是海盗为了得到“罗什闪电”，将化学家劫持，并用重金收买发明家，意在统治大海。当各国军舰来围剿海盗时，他们发出“罗什闪电”将军舰炸得粉碎。最后，一艘法国军舰升起“三色旗”时，托马斯·罗什的灵魂突然受到震撼，意识到了自己的罪行，炸毁了海盗岛。

《多瑙河领航员》在多瑙河两岸，几个月来数不清的农庄村舍被抢、城堡失窃、别墅被洗劫，而匪徒却逍遥法外。这时，多瑙河上出现了两位神秘人物，一位是“多瑙河协会”最新的钓鱼冠军伊利亚·布鲁什，他正在作多瑙河漂流；另一位是国际警察大队警长卡尔·德拉戈什，他正在秘密的追踪劫匪。两人各怀心机，斗智斗勇，最后终于抓住了真正的劫匪。

迎着三色旗

迎着三色旗

〔法〕儒勒·凡尔纳著
顾晨瑶译

第一章疗养院

一八九一年六月十五日，疗养院院长收到一张名片，上面只是工工整整地写着“阿蒂卡斯伯爵”这个名字，除此以外，名片上没有任何圆形或盾形的徽章。在名字下面，名片的一角上，用铅笔写着地址：

乘坐“爱巴”号双桅纵帆帆船，停泊于邦朴里科·索文德河河边的新伯恩城。

美国当时四十四州之一的北卡罗州的首府是瑞莱格。一座相当重要的城市，地处偏僻，位于省内约一百五十英里处。这座城市的中心地位使它成为议会的所在地，因为其他城市，诸如威明顿、夏洛特、法耶特城、艾丹东、华盛顿、萨莉伯瑞、塔伯罗、哈里法克斯、新伯恩，在工商业方面都可与它匹敌，或者超过它。新伯恩是一座矗立于内兹河河口深处的城市，内兹河注入海边的辽阔无垠的邦朴里科·索文德湖，湖边堤堰环绕，岛屿棋布。

一位外国人想访问这座当时在美国极负盛名、富丽堂皇、富户云集的疗养院是非常自然的。一些名气不如阿蒂卡斯伯爵的人已经访问过疗养院，并对院长极尽赞扬之能事。因此疗养院院长迫不及待地批准了阿蒂卡斯伯爵的请求，并回答说能为伯爵打开疗养院的大门他感到非常荣幸。

这座疗养院是由私人创建的，工作人员都经过精心挑选，奉职的医生也都是大名鼎鼎的。它独立于医院和收容所，但是要接受政府的监督。它专门接收富裕客户，并提供这类机构所要求的一切舒适而卫生的条件。

很难找到比这座疗养院更宜人的地方了。在一座山丘的背面迤迤着一座二百英亩的湖泊，四周种植着南美州加那利群岛和乌德拉群岛一带盛产的奇花异树。湖泊的下端便是内兹河的三角湾了，远处海面上的微风越过狭窄的海湾防护沙滩和邦朴里科·索文德湖上的细风融合在一起润泽着这片河湾。

这座疗养院更适合治疗慢性疾病，富有的病人置身其中，享受着良好的医疗条件和精心照顾；然而，它并不拒绝接纳患有精神紊乱症的病人，只要这类疾病并非不治之症。

但是，更确切地说，引起阿蒂卡斯伯爵的注意并促使他访问疗养院的也许是一位名扬四海的大人物，一年半以来，他一直在疗养院中接受特殊治疗。

此人是一位法国人，名叫托马斯·罗什，有四十五岁年纪。毫无疑问，他得了精神病。然而，目前，精神病医生尚未从他身上看出智力功能的完全衰退。无可置疑的是他已完全丧失了对生活中一些最简单的行为和事物的正确概念。但是，他的智慧却是完整无损，强健如旧，不可侵扰的，尤其是当他的天才被唤起的时候。天才与疯狂往往只有一步之差！的确，他的情感和感觉功能已经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当需要运用它们的时候，只能通过疯狂而支离破碎的语言传达出来。记忆丧失，注意力涣散，迟钝麻木，失去判断力。这位托马斯·罗什只是一位理智沦丧不能照顾自己的人，甚至连动物都有的自卫的生理本能都丧失了。因此，必须像照顾一个孩子那样片刻不离地照顾他。他居住在疗养院湖边的四十七号楼内，而看护的任务便是日以继夜地监护他。

普通的精神病，如果不是不治之症，只能通过精神手段来治疗。药物和医疗手段全都无能为力，许久以来，专家们就已经承认了它们的无效。这些

精神方法会适用于托马斯·罗什的病症吗？即使是在像疗养院这样宁静幽雅、有利健康的地方，这一点也是受到怀疑的。因为，焦虑不安，喜怒无常，敏感易怒，性格古怪，忧伤，冷漠，对严肃的活动或者娱乐的厌恶，这些症状表现得十分明显。没有一名医生会做出错误的诊断，没有任何一种疗法看上去可以治愈或者减轻这些症状。

正确地说，精神病是一种主观自我的过分扩大，即一个人过分地注视他自己，而忽视外界。在托马斯·罗什身上，这种对外部事物冷漠几乎是百分之百的。他只生活在自己的内部，一种挥之不去的念头不断折磨着他，这种念念不忘的想法使他成为了现在这副样子。也许会出现某种情境，将他弹回外部世界，更确切地说，将他“外化”，这种情况虽然不大可能发生，但是并非毫无希望。

现在，需要讲述一下这位法国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离开法国，何种动机促使他来到美国，为什么联邦政府认为将他软禁在这座疗养院内是必要而谨慎的措施，并且派人仔细认真地记录下他在发病时不自觉地吐露的任何言语。

十八个月以前，这位托马斯·罗什写信给华盛顿的海军部长请求召见并声称要向他透露一件事情。

仅仅是托马斯·罗什这个名字就使部长明白了所为何事。虽然他知道这件事的性质以及随之而来的要求，但是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立即召见了托马斯·罗什。

的确，托马斯·罗什的名气太大了，以致忧国忧民的海军部长不得不立即接见他，聆听他亲自提出的建议。

托马斯·罗什是一位发明家，——一位天才的发明家。在此之前，他所做出的一些重大发明已经使他光耀四海，名显宇内了。他将一些纯粹的科学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在科学界，他的名字无人不知。他是知识界的一位重要人物。我们将会明白是什么样的烦恼、挫折、失望，以及新闻界一些爱开玩笑的记者施加的侮辱使他患上了精神病以致必须软禁在疗养院中。

他最后的一项发明是一种名叫“罗什闪电”的攻击导弹。据说，由于它远远地领先于其他武器，因此拥有它的国家将成为陆上与海中的绝对霸主。

对于发明家们遇到的可悲可叹的挫折我们大家知道得太多了，尤其是当他们试图让内阁委员会采纳他们的发明的时候。对于许多例子，尤其是那些最沸沸扬扬的例子，我们仍记忆犹新。没有必要在这一点上多费笔墨，因为这类事件隐含着许多难为人知的内幕。然而，关于托马斯·罗什，应该承认，他像先前的大多数发明家一样为他的新导弹提出了过分苛刻的条件和昂贵无比的价格，以致于几乎没有商谈的余地。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指出，他先前以罕见的勇气开发的许多发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不能从中公平地得到他所期待的好处，他的脾气开始变得乖戾起来。他开始疑神疑鬼，声称只能恰如其分地出让他的发明，提出一些也许是无法接受的条件。他被看作空口说白话的人，他甚至提出在试验前要拿到一大笔钱，这样的要求是无法接受的。

这个法国人首先将“罗什闪电”推荐给法国政府。他向有关部门提交了一份报告解释导弹的构成。这是一种用特殊方法制成的自动驱进导弹，携带着由一些新物质组成的炸药。它只有在一种新式爆燃物的作用下才会爆炸。

不论导弹以何种方式发射，当它爆炸时能打击几百米之外的目标，它引

起大气层强烈的运动，从而摧毁一万平方米范围内的任何建筑物、防御工事或战舰。它和气动炮发射炮弹的原理是相同的（在当时已经开始试验这种气动炮了），但是它的威力比气动炮至少大一百倍。

因此，如果托马斯·罗什的发明真的具有这种威力的话，那么便可确保他的祖国在进攻或者防御上具有优势。但是，尽管托马斯·罗什用自己的方式验证了他的其他发明及其无可争辩的效力，然而此次是否有些夸大其辞呢？只有进行实验才能证明他的话。可是，他恰恰宣称只有在领取到他为“罗什闪电”估定的数百万法郎之后，他才同意进行实验。

可以肯定托马斯·罗什的智力官能开始失衡。他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理智了。人们感到他逐渐踏上了一条使他完全丧失理智的道路。没有一个政府会俯就他的条件。

法国政府中止了一切商谈。报纸，甚至是激进的反政府的报纸也不得不承认此书不会有下文。托马斯·罗什的条件被拒绝了，并且不用担心其他政府会同意接受它。

托马斯·罗什被深深刺伤了，在他的灵魂中自我意识不断膨胀直至超越正常界限，因此，爱国主义的纽带随之逐渐松弛以至完全消失，就不足为奇了。此时此刻，托马斯·罗什毫无荣誉之感。他只是苟延残喘，唯独对与他的发明直接有关的事物尚有意识。在这方面，他的天才的力量寸土未失。但是，他对付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事情的能力却日益衰退。直至完全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因此，托马斯·罗什被政府拒之门外。也许当时应该阻止他带着发明远走高飞。……没有这样做真是一个错误。

意料中的事发生了。爱国主义情操本是一位公民身上最基本的感情，——一个人在属于自己之前首先属于他的祖国，——但是，这种感情在灰心丧气，日益暴躁的发明家的灵魂中熄灭了。他开始考虑别的国家，他越过边境，他忘记了不应忘怀的往事，他将“闪电”推荐给了德国。

德国政府一得知托马斯·罗什高不可攀的要求后，便拒绝接见他。此外，普法战争后德国政府刚刚开始研制一种新式弹道导弹，他们认为这种武器足以傲视这位法国人的发明。

那时，在托马斯·罗什的心中，愤怒中又增添了仇恨，——一种本能的对全人类的仇恨——尤其是在他大不列颠海军部的奔走也告失败之后。

英国人比较实际，因此他们一开始并未断然拒绝托马斯·罗什，而是试探他，哄骗他。但是，托马斯·罗什什么也听不进去。他的秘密值几百万，他要得到几百万，否则谁也别想知道他的秘密。最后，英国海军部与他断绝了联系。

这样，他的精神紊乱日益加剧，在本故事开始前十八个月，他在美国政府那里做了最后一次尝试。

美国人比英国人更加实际，他们没有对“罗什闪电”进行讨价还价，鉴于法国化学家的名气，他们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价钱。他们理智地视他为天才，采取了适合他的状况的措施，不惜日后公平地补偿他。

由于托马斯·罗什有明显的精神错乱的症状，美国政府认为为了他的发明，应该把他关起来。

我们知道，托马斯·罗什进入的不是一家疯人院，而是一座疗养院，它能保证治疗他的疾病。但是，尽管已经给予了他最精心的治疗，然而至今为

止，美国政府的目的仍未达到。

此点需要再次费些笔墨解释。虽然托马斯·罗什终日昏昏沉沉，但是一触及他的发明，便立即恢复了清醒。他开始活跃起来，侃侃而谈，口气自信而坚定，并含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威严。他滔滔不绝地描述着“闪电”的神奇优点，以及它惊天动地的威力。但是，一涉及炸药和爆燃物的性质，它们的成分、制造和使用时，他便小心翼翼，三缄其口了。有一两次，在他病势发作最厉害的时候，大家以为他的秘密马上要脱口而出了，并为此预先采取了一切措施……但仍是徒劳无功。虽然托马斯·罗什已经丧失了保护自己的生理本能，但是至少他还能保住他的发明。

疗养院明滨十七号楼的四周是一片疏篱绕径的花园，在看护的监视下，托马斯·罗什可以在园中散步。这位看护和他住在同一幢楼中，睡在同一间屋子里，日夜不停地监护他，片刻不离。他侦听着托马斯·罗什在半梦半醒时刻产生幻觉时的只言片语，甚至连他的梦话也不放过。

这位看护名叫盖东。在托马斯·罗什被软禁后不久，他风闻人们正在寻求一位能流利地讲说发明家的母语的看护，便到疗养院毛遂自荐，随后被指定看护新来的病人。

实际上，这位所谓的盖东是一位法国工程师，名叫西蒙·哈特，在新泽西州的一家化学制品公司工作过几年。西蒙·哈特，四十岁年纪，宽阔的前额上刻着一道观察家特有的皱纹，坚定的神情表明了充沛的精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集于一身。西蒙·哈特十分精通与现代军备改良有关的一切问题以及能改变价值观的发明，他熟知当时世界上千一百多种炸药的结构成分，他更钦佩像托马斯·罗什这样的人。他相信“闪电”的威力，确信他掌握了一种能改变陆海战争进攻或防御形势的导弹。他知道精神病并未妨碍他成为科学家，大脑中的一部分虽然受到了损害，但是仍然闪耀着一丝天才的火花。当时，他这样想：如果他在发病的时候泄露了秘密，那么一位法国人的发明就会对法国之外的另外一个国家产生益处。于是他决定假装成一个精通法语的美国人，主动承担看护托马斯·罗什的任务。他以去欧洲旅行为由提出辞职，并且更名改姓。所幸的是当时的情势助了他一臂之力。使他的申请得以被接受，这就是十五个月以来，西蒙·哈特如何能够对疗养病的新病人履行看护的职责的原因。

这个决定体现了一种可贵的奉献精神和高尚的爱国情操，因为对于处于西蒙·哈特这样的地位和受过他那种教育的人来说，这是一份艰苦的差事。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工程师无意掠夺托马斯·罗什的发明，如果有朝一日他无意中获知了他的发明，托马斯·罗什会得到他应得的利益。

可是，西蒙·哈特，或者说盖东，虽然在这个疯子身边生活了十五个月，观察他，监视他，甚至盘问他，但是一无所获。此外，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托马斯·罗什的发明的重大意义。因此，他最担心的便是托马斯·罗什的部分疯狂会恶化为全面疯狂，或者一次最严重的发病会使他的秘密和他一起毁灭。

这就是西蒙·哈特的处境，这就是他为了祖国的利益而献身的任务。

但是，由于强健的体魄，尽管经历了如许多的失望挫折，托马斯·罗什的健康并未受到损害。他的神经质使他能够抵御摧毁健康的各种诱因。他中等身材，头脑敏捷，额头饱满开阔，颅骨宽大，头发灰白，眼神虽然有时显得惶恐不安，但是敏锐、坚定、威严；当他沉思时，眼睛便显得格外明亮，

翕动的鼻翼下生着一撇浓密的小胡子，双唇紧闭，似乎要关住秘密，神情若有所思，带着一种经过长期斗争并且决心继续斗争下去的人特有的神态，——这就是发明家托马斯·罗什，健康疗养院的囚徒，他对这种禁闭毫无感觉，处于看护盖东——昔日的西蒙·哈特工程师的监视之下。

第二章阿蒂卡斯伯爵

确切地说，这位阿蒂卡斯伯爵是何许人也？一位西班牙人？……总之，他的名字很像西班牙人。可是，在他的帆船船尾的牌子上清楚地刻着几个金字“爱巴”，这个名字完全源自挪威。如果我们问阿蒂卡斯伯爵“爱巴”号的船长姓甚名何，他会回答说：斯巴德，而水手长叫艾弗洪达，厨师领班叫艾利姆，这些名字杂乱不一，说明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

是否可以从阿蒂卡斯伯爵本身的特征推出某个站得住脚的结论呢？……非常困难。虽然他黑色的皮肤和头发以及优雅的举止表明了他有西班牙血统，但是他整个人看上去并不具有任何伊比利亚半岛的气候所有的特征。

此人中等以上身材，体格健壮魁梧，至多四十五岁。从容而高傲的步态使他看上去像一位混有马来亚高官显贵血统的印度王公。虽然他并非生性冷漠，但是至少他威严的举止，简洁的言语使他显得很冷漠。他和他的船员讲的是印度洋及其四周海域中岛屿上使用的方言。当他沿着新世界和旧世界的海岸航行的时候，便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只有一丝轻微的口音透露了他是个外国人。

阿蒂卡斯伯爵的过去、现状，他神秘而动荡的生涯，他的财产从何而来，——显然，这是一笔庞大的财产，能保证他过奢侈的绅士生活——他现在住在何方，至少帆船的最终停泊点在何处，无人知晓这些问题，也无人敢于探听，因为，伯爵看上去非常沉默寡言。他不是那种会通过采访损害自己的名誉从而让美国记者渔翁得利的人。

人们仅仅从报纸上知道“爱巴”号停泊在某处港口，尤其是美国东海岸的港口。实际上，帆船定期在那些地方停泊以便补充长途航行中必不可少的物资。它不仅大量补充粮食、面粉、饼干、罐头、干肉和鲜肉、牛肉、羊肉、葡萄酒、啤酒、白酒，而且还购买衣服，器甲、奢侈品和生活必需品，他们出高价购买这些东西，用美元，畿尼或其他国家的货币付帐。

虽然人们对阿蒂卡斯伯爵的私生活一无所知，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伯爵在从佛罗里达半岛到新英格兰的沿海港口的知名度。

因此，对疗养院院长为伯爵的到来深感荣幸并盛情款待的举动就不必感到惊讶了。

这是“爱巴”号帆船首次停泊在新伯恩市。也许，仅仅是主人一时的心血来潮它才来到了内兹河河口。它来这里做什么呢？……补充给养吗？……不是，因为邦朴里科·索文德四周不会提供其他港口，诸如波士顿、纽约、丹佛、塞文纳、北卡罗来纳州的威明顿、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勒斯顿，所能提供的物资。在内兹河的这片河湾附近，在新伯恩市的小市场上，阿蒂卡斯伯爵的皮阿斯特和银行钞票有何用武之地呢？作为科瑞文郡的首府，这里仅有五、六千居民。唯一的商业活动便是进口种籽、猪肉、家具和食品。而且，几个星期前，帆船曾在查勒斯顿停泊了十天，补给品塞满了船舱，它的目的在哪里，人们一如既往不得而知。

那么，这位神秘人物来此的目的仅仅是参观疗养吗？……也许是吧，对

新世界指美洲，旧世界指欧洲。

英国旧货币单位，值 21 个先令。

埃及等国的货币名。

此不必惊讶，因为这座疗养院久负盛誉，并且名符其实。

也许阿蒂卡斯伯爵忽发奇想，想会一会托马斯·罗什？声振寰宇的法国发明家足以引起这种好奇心。这是一位天才狂人，其发明能够引起现代战争艺术的革命！

下午，阿蒂卡斯伯爵在“爱巴”号船长斯巴德的陪同下准时来到了疗养院。

根据院长的指示，二人被领到了院长办公室。

院长对阿蒂卡斯伯爵殷勤备至，招呼周到，亲自为他充当向导，并且接受了阿蒂卡斯伯爵真诚的道谢。在参观疗养院的公用大厅和单人病房时，院长不厌其详地介绍了病人受到的照顾，据他说来，病人在这里受到无微不至的关心，比在家里犹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停地叨咕治疗费用极其昂贵，但效果显著，理所当然地使疗养院获得了成功。

阿蒂卡斯伯爵静静地听着，带着贯有的冷漠和无动于衷，表面上他对院长的滔滔不绝很感兴趣，实际上也许是为了更好掩饰他来此的真正意图。但是，逛了一小时之后，他不得不说：

“院长先生，您这里是否住着一位病人，近一段时期来，人们对他议论纷坛，而且，公众对疗养院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

“我想您指的是不是托马斯·罗什，伯爵先生？……”院长问道。

“是的……这位法国人……这位发明家的理智似乎遭到了严重的损害……”

“非常严重，伯爵先生，也许这样他会更快乐一些！我认为这类发明只是使业已众多的摧毁手段有增无减，人类不会从中受益

“您的看法很有见地，院长先生，在这方面我同意您的意见。真正的进步不是源自这方面，步入此途的人是邪恶的天才——但是这位发明家是否完全丧失了智力官能呢？……”

“完全……不……伯爵先生，只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小事上。在这方面，他全无理解力也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可是，他在发明方面的天才却是完整无损的，虽然精神状态日益恶化，可是他仍活着，如果人们俯就他那些不近情理的要求，我相信他肯定会制造出一枚新式作战导弹……人类根本不需要这种东西……”

“完全不需要，院长先生。”阿蒂卡斯伯爵说道，斯巴德船长似乎也赞同他的看法。

“此外，伯爵先生，您可以亲自作出判断，这就是托马斯·罗什住的楼。虽然监禁他是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但是他仍然受到应有的和必须的照顾。而且，他在疗养院可以躲避某些冒昧者的骚扰，他们也许想……”

院长说到这里，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补充了没有说出来的话，——而客人们的唇上则浮现出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

“那么，”阿蒂卡斯伯爵问，“托马斯·罗什从来没有独自呆着的时候了？”

“从来没有，伯爵先生，从未有过。有一位看护时时刻刻地监视他，这位看护会讲法语，我们绝对信任他。如果，他不经意地流露涉及他的发明的只言片语，这些言语马上会被记录下来，也许有朝一日能发挥作用。”

正在此时，阿蒂卡斯伯爵迅速地瞥了一眼斯巴德船长，后者做了一个手势，仿佛在说：我明白。实际上，如果仔细观察一下斯巴德船长，便会发现

他在参观过程中，特别仔细地打量十七号楼周围的情况，以及它四周的各个出口，——很可能这是事先计划好了的。

这座楼四周的花园紧挨着疗养院的围墙。在围墙之外，便是一座山丘，围墙围住的正是山丘的底部。山丘的背面是一道舒缓的斜坡，直通到内兹河的右岸。

这座楼实际上只有一层。上面是一个意大利式的平台。底层包括两间卧室和一间会客室，窗户上都安着铁护栏。住宅的两边嘉树环绕，郁郁葱葱。屋前是一片清翠欲滴、如丝绒般柔软娇嫩的草坪，坪内灌木成林，繁花似锦。这座约有半亩之大的花园仅供托马斯·罗什一人使用，在看护的监视下，他可以在园中自由自在地漫步。

阿蒂卡斯伯爵，斯巴德船长和院长进入花园的时候，看护盖东正好呆在楼门口。

伯爵的目光立即转移到这位看护身上，他特别专注地打量着他，对此院长毫无觉察。

这不是第一次有陌生人来拜访十七号楼的主人，因为法国发明家理所当然地被看作疗养院最奇怪的病人。但是，这两个人与众不同的外表引起了盖东的注意，他不知道他们是哪国人。虽然他对阿蒂卡斯伯爵的大名早有耳闻，但是他从来没有机会在这位富有的绅士停泊的东部某个港口邂逅他。他不知道“爱巴”号帆船此时正停泊在内兹河河口，就在疗养院的山脚下。

“盖东，”院长问，“托马斯·罗什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那儿！”盖东沉着地用手指着一个人，他正在楼后的树荫下散步，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阿蒂卡斯伯爵先生得到准许，来访问疗养院，他希望在出发前见一见近日来众人议论纷纷的托马斯·罗什……”

“人们对他的议论非常多，”阿蒂卡斯伯爵说，“尽管联邦政府采取了措施，将他关在这座疗养院内……”

“这项措施很有必要，伯爵先生。”

“的确有必要，院长先生，为了世界的安宁，最好让这位发明家和他的秘密一起毁灭。”

盖东看了看阿蒂卡斯伯爵，一言未发，他领着两位陌生人向花园深处的树丛走去。

客人们只走了几步便来到了托马斯·罗什面前。

托马斯·罗什没有看见他们向自己走过来，当他们与他近在咫尺的时候，他很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出现。

在这段时间内，斯巴德船长一直在不动声色地仔细观察四周的布局，以及十七号楼在疗养院内低凹处的位置。当他们登上倾斜的小径时，他越过围墙清楚地看到一只帆船的桅尖。他只是瞥了一眼便认出这是“爱巴”号的桅杆，也因此确定了围墙的这一边位于内兹河右岸。

与此同时，阿蒂卡斯伯爵却在端详法国发明家。这个人依然身强体壮，他的健康并没有因为十八个月的监禁而受到损害。但是他举止古怪，言语混乱，眼神惊恐不安，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这一切清楚地表明了他已完全陷入了无意识状态和严重的神经官能的衰竭之中。

托马斯·罗什刚刚坐到一张凳子上，握着手杖柄，在小路上划出一座防御工事的轮廓。然后，他蹲下来，将沙子堆成许多小垛，显然它们象征着碉

堡。然后，他从邻近的一处灌木上摘下几片叶子，把它们插在沙堆上，仿佛许多小巧的旗帜，他认真地做着这一切，根本不在意周围观看的几个人。

这就像是孩子玩的游戏，但是一个孩子是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的。

“他完全疯了吗？……”阿蒂卡斯伯爵问，虽然他一向镇静自若、不动声色，此时也不禁流露出一些失望。

“我早就告诉过您，伯爵先生，我们别想从他身上得到任何东西。”院长回答道。

“他至少应该注意到我们吧？……”

“也许有些困难。”

院长转身对看护说：

“跟他说几句话，盖东，也许听到您的声音，他会回答几句，是吗？……”

“他会回应我的，放心好了，院长先生。”盖东说。

随后，他拍了拍病人的肩膀：

“托马斯·罗什？……”他相当温柔地说。

托马斯·罗什抬起头，在所有在场的人中，他可能只看到了他的看护，尽管阿蒂卡斯伯爵，斯巴德船长向他走过来，和院长一起围拢在他周围。

“托马斯·罗什，”盖东说，他讲的是英语，“这两位外国人想见见您……他们很关心您的健康……您的工作……”

只有最后几个字引起了发明家的注意。”

“我的工作？……”他反诘一句，同样用的也是英语，其流利自如仿佛是在说母语一样。

随后，他用食指和拇指捏起一块石子，仿佛一个小男孩夹着一只弹子，然后把石子扔到一处沙包上，将之摧毁。

他快乐地喊起来。

“倒塌了！……碉堡倒塌了！……我的炸药一下子摧毁了一切！”

托马斯·罗什重又站起来，眼中闪耀着胜利的火焰。

“您瞧瞧，”院长对阿蒂卡斯伯爵说，“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他的发明……”

“他会和它一起死去！”看护盖东肯定地说。

“盖东，难道您不能让他谈一谈他的‘闪电’吗？”

“如果您命令我这样做，院长先生……我愿意试一试……”

“我要您试一试，因为我想阿蒂卡斯伯爵对此很感兴趣……”

“是的，”阿蒂卡斯伯爵说，他依然不动声色，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内心的激动。

“我必须事先告诉你们，这样也许会让再次犯病……”看护说。

“您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中止谈话。请告诉托马斯·罗什一位外国人想跟他谈谈购买‘闪电’的事情……”

“但是难道您不害怕他会泄露秘密？……”阿蒂卡斯伯爵反问道。

他的口气如此强烈以至盖东不由自主地向他投去一丝怀疑的目光，但是这位高深莫测的人物对此毫不介意。

“无需担心，”他回答道，“没有任何许诺可以让托马斯·罗什吐露他的秘密！……只要我们不把他所要求的几百万放在他手心里

“我身上没带这么多钱，”阿蒂卡斯伯爵宁静地说。

盖东又转向病人，像刚才一样拍了拍他的肩膀：

“托马斯·罗什，”他说，“这两位外国人打算购买您的发明
托马斯·罗什站了起来。

“我的发明……，”他大声说，“我的炸药……我的爆炸物？”

他越来越激动，说明盖东所言非虚，这类问题总是引起疾病的发作。

“你们打算出多少钱？……多少钱？……”托马斯·罗什随后又问道。
许以重金没有任何害处，虽然数目巨大。

“多少钱？……多少钱？……”他不停地问。

“一千万美元。”盖东回答。

“一千万？……”托马斯·罗什喊道，“一千万……就想购买其威力超过迄今为止制造的任何武器一千万倍的‘闪电’？……一千万……就想得到自动推进导弹，要知道，它爆炸时能摧毁方圆一万米以内的一切建筑！……一千万……就妄想得到只有它才能引爆的爆燃物！倾世界上所有的财富也不足以交换我的导弹的秘密，我宁愿用牙齿咬断舌头，也不愿意以这个价格出售我的秘密！……一千万，而我的秘密却值十亿……十亿……十亿！……”

托马斯·罗什在讨论价钱的时候，就像是一个对事物没有任何概念的人。即使盖东向他提出一百亿的价钱，这个丧失理智的人也会要求更高的价钱。

阿蒂卡斯伯爵和斯巴德船长从他犯病开始，一直在不停地观察他，伯爵仍旧保持不动声色，尽管他的面色开始阴沉下来。斯巴德船长摇摇头，仿佛在说：毫无疑问，这个可怜虫是不可救药啦！

托马斯·罗什跑走了，他跑着穿过花园，嘴里喊着，声音因愤怒而时断时续：

“数十亿……数十亿！”

盖东对院长说：

“我早就告诉过您！”

然后，他开始追赶他的病人，追上他，抓住他的胳膊，托马斯·罗什没有进行太多的抵抗，盖东将他拉进屋子，立即关上了门。

阿蒂卡斯伯爵单独和院长在一起，而斯巴德船长趁机最后一次绕着围墙脚下的花园走了一圈。

“我一点也没有夸张，伯爵先生，”院长说，“托马斯·罗什的病情显然在日益恶化。我看他的精神病是无法治愈了。即使我们给了他他所要求的全部金钱，也别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

“很有可能，”阿蒂卡斯伯爵说，“可是，虽然，他提出的价钱太荒唐，但是他发明的导弹却是威力无穷的……”

“有关人士也是这么看的，伯爵先生；但是他犯病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迟早有一天，某次发病会让他的发明随同他一起消失。甚至过不了多久，他的灵魂中唯一残存的利益这个动机也将泯灭……”

“也许仇恨这个动机会留下来！”阿蒂卡斯伯爵喃喃自语道，这时，斯巴德船长来到了花园门前与他会合。第三章一箭双雕

半个小时后，阿蒂卡斯伯爵和斯巴德船长踏上了内兹河右岸和疗养院之间的小路，路旁种植着百年以上的山毛榉树。俩人刚刚辞别疗养院院长，——院长对他们的来访表示深感荣幸，他们则感谢院长的殷勤款待。阿蒂卡斯伯爵向疗养院的工作人员捐赠了一百多美元，显示他慷慨的天性。怎么能怀疑他的动机呢？这是一位非常高尚的外国人，如果高尚是用慷慨来衡量的

话。

走出半山坡上疗养院的栅栏门，阿蒂卡斯伯爵和斯巴德船长绕着围墙走了一圈，它的高度足以让人打消一切攀越的企图。伯爵沉思着，像平常一样，他的同伴等着他先开口。

当伯爵的视线触到高高耸出于墙顶之上的十七号楼时，他停住了脚步，对船长说：

“你是否清楚地知道了四周的地形？……”他问。

“是的，伯爵先生。”斯巴德船长回答，他特别强调了一下他的头衔。

“什么也没遗漏吗？……”

“该知道的都知道了。此楼就在这道围墙后面，很容易进入，如果您没有改变计划的话……”

“我没有改变，斯巴德。”

“不管托马斯·罗什的精神状态吗？……”

“这无关紧要，如果我们能将他劫走……”

“这是我的事了。天一黑，我就进入疗养院的大院内，然后再进入十七号楼边上的花园，神不知鬼不觉……”

“从大门口的栅栏门进去吗？……”

“不……从这里！”

“但是，这里有墙，攀过去之后，你怎么和托马斯·罗什一起再爬出来呢，万一这个疯子叫喊起来……万一他抵抗挣扎……万一他的看护报警……”

“您不必担心……我们只要从这道门进去便可以了。”

斯巴德船长指了指几步之外的一道窄门，它嵌在围墙中间，也许是供疗养院内的工作人员出入使用的，当他们的工作需要他们到内兹河岸边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那儿进入疗养院，不必使用梯子。”斯巴德船长说。

“这道门是锁着的……”

“它会打开的。”

“难道里面没有门闩吗？……”

“当我们绕着花园散步的时候，我把它拨开了，院长什么也没看见……”

阿蒂卡斯伯爵走到门边上，说：

“你怎么打开它呢？”

“它有钥匙。”斯巴德说。

他掏出了钥匙，当他将门闩从门锁横头上拨出来后，便顺势拨下了钥匙。

“没有人会比你干得更好了。斯巴德，”伯爵说，“看来，绑架托马斯·罗什不会遇上太多的困难。我们回帆船上去吧。八点钟左右，天黑的时候，一艘小艇将把你和五个人带到岸边……”

“好……五个人，”斯巴德船长说，“即使这名看护发觉了，五个人也足够了，也许应该干掉他……”

“干掉他……”阿蒂卡斯伯爵说，“也好……如果这是绝对必要的……但是最好制服这个叫盖东的家伙，把他带到“爱巴”号上来。谁知道他有没有获悉托马斯·罗什的一部分秘密呢？……”

“应该如此。”

“而且，托马斯·罗什已经习惯他了，我不想改变他的习惯。”

阿蒂卡斯伯爵说完，意味深长地微笑了一下，斯巴德船长立即明白了疗养院的看护今后承担的角色。

这样，劫持托马斯和盖东的计划就这样确定了，看来成功的希望很大。除非在白天剩下的两个小时内，有人发觉院门上的钥匙丢失了，并且门闩被拉开了，否则斯巴德船长和他的人便能确定无疑地进入疗养院。

此外，还必须看到一点，疗养院除了对托马斯·罗什实行特殊监视之外，并没有对其他病人采取这类措施。他们住在疗养院地势较高之处的小楼或主楼的房间中。这样看来，独处一隅的托马斯·罗什和看护盖东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抵抗，甚至呼救，他们将成为斯巴德船长为了阿蒂卡斯伯爵的利益所进行的绑架的牺牲品。

伯爵和船长向一处小码头走去，“爱巴”号的一只小艇在那里等候他们。帆船停泊在四百米之外的水面上，船帆挤在浅黄色的套子中，横桁的一端均匀地倾斜着，这是游艇上的习惯做法。船首没有悬挂旗帜。只有主桅顶上的一面轻盈的红色燕尾旗在东面徐来的渐行渐弱的和风的吹拂下迎风招展。

阿蒂卡斯伯爵和斯巴德船长登上了小艇。四桨齐划，不一会儿，他们便来到了帆船近旁，攀上侧梯，上了船。

阿蒂卡斯伯爵马上回到船尾的舱室中，而斯巴德船长则走到船首，发布最后的命令。

走到艙楼旁边，他探身越过右舷的舷樯，朝几米外漂浮在水中的一个物体张望。

这是一只小型浮筒，随着内兹河退潮时的潺潺水波上下起伏。

天色渐渐黑下来了。内兹河蜿蜒曲折，左岸的新伯恩城开始变得朦朦胧胧，逐渐消融于漆黑的夜色中。西边的天空中仍残留着一抹火焰似的红云，映衬出房屋的黑黝黝的轮廓。东边的天空则云汽迷濛，暮色沉沉。但是，不必担心会下雨，因为这些云汽位于天空的高处。

将近七点钟的时候，新伯恩城的几处房屋亮起了灯火，闪闪烁烁，与此同时，低处的火光弯弯曲曲地倒映在河中，在越来越柔和的晚风的吹拂下摇曳起舞。渔船缓缓地溯流而上。停栖在港口的小湾之中，一些船将帆放松了，追寻着最后一丝微风，另一些船则借助船桨前进，枯燥而有节奏的桨声飘向远方。两只汽船经过的时候，火花闪烁，一股黑烟从两只烟囱中袅袅升起，强悍有力的桨片击打着水面，机器摆在甲板下上下起伏，像一头海兽发出阵阵咆哮。

八点钟时，阿蒂卡斯伯爵来到甲板上，身边跟着一位五十多岁左右的人，他对此人说：

“时间到了，索科尔……”

“我去通知斯巴德。”索科尔说。

船长来到他的跟前。

“准备出发。”阿蒂卡斯伯爵说。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不要让疗养院的任何人发觉，也不能让他们怀疑托马斯·罗什和他的看护被带到了“爱巴”号上……”

“就算他们来这里搜查，也不会找到他们。”索科尔补充说。

他耸了耸肩，愉快地笑着。

“但是，最好不要引起怀疑。”阿蒂卡斯伯爵说。

小船准备好了。斯巴德船长和五名水手登上了小船。四个操桨。第五个人是水手长艾弗洪达，他负责掌握航向，他来到舵旁，斯巴德船长站在旁边。

“祝你好运，斯巴德，”索科尔笑着喊道，“要悄无声息地进行，就像一位落入情网的人劫走他的美人……”

“是的……除非盖东……”

“罗什和盖东，两个人都要。”阿蒂卡斯伯爵说。

“我明白！”斯巴德船长回答。

小艇驶离了大船，水手们目送着它直至它消失在昏暗的夜色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等待小艇回来之时，“爱巴”号并没有做开航的准备。也许，它不打算在绑架罗什和盖东之后离开新伯恩。说真的，它怎么能驶达远海呢？水面上一丝风也没有，半小时之后在内兹河上游几海里之外的地方水波才开始晃动。因此，帆船并不急于开航。

“爱巴”号停泊在距河岸四百多米的地方，它本可以离河岸更近，适宜它停靠的水深还可以再减少十五到二十尺，这样当小艇返回并靠近帆船时，更便于艇上的人登上帆船。但是阿蒂卡斯伯爵没有命令人这样做，他有他的道理。

小艇在几分钟之内便靠岸了，没有任何人发觉。

河岸上空无一人，疗养院外的那条覆盖着山毛榉的小路也同样阒寂无人。

四爪锚被抛到河岸上，牢牢地嵌入地面中。斯巴德船长和四名水手离舟上岸，水手长留在船上，他们消失在昏暗的树荫中。

来到围墙脚下，斯巴德船长停住脚步，四名水手分布在院门两侧。

因为早有准备，所以他只需将钥匙伸进锁孔，然后推开门，除非疗养院的一名仆人早已发现里面的门闩没有像往常一样插上，从而从里面将门闩住。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可以翻越围墙，绑架行动无疑也会困难重重。

斯巴德船长首先将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

院子里面没有任何声响，也没有人在十七号楼周围走来走去。覆盖小路的山毛榉树的树叶全都纹丝不动。宁静的夜晚感觉不到一丝微风的吹拂，一种令人窒息的寂静笼罩着旷野。

斯巴德船长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将它插进锁孔。锁舌转动了一下，再轻轻一推，门就由外及里地打开了。

一切都原封未动，跟伯爵和船长离开时一模一样。

确定了没有人呆在十七号楼周围后，斯巴德船长走了进去，水手们尾随在后。

门只需轻轻一推便开了，这样斯巴德船长和水手们迅速地穿过了大院。

他们来到了一处耸立着参天巨树的地方，到处是星星点点的灌木丛，非常昏暗，如果不是十七号楼的一扇窗户中亮着火的话，他们真的很难辨认出它的位置。

毫无疑问，这扇窗户所在的屋子正是托马斯·罗什和看护盖东的卧室，因为盖东日以继夜片刻不离地监视他的病人。因此斯巴德早就料到他会呆在屋内。

船长和四名水手蹑手蹑脚地向卧室走去，小心翼翼，以免踢到一粒石子

或折断一根树枝从而暴露他们。他们来到楼营，准备扑向侧面的门，屋内的灯光穿过窗帷的缝隙，照亮了门边的窗户。

但是，如果这扇门是关着的，他们如何进入托马斯·罗什的卧室呢？这正是斯巴德思忖的事情。既然他没有钥匙能打开门，也许必须打碎一块窗玻璃，拧开窗户的长插销，迅速地蹿进屋内，出其不意地制住托马斯·罗什，使他不能呼救。确实，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然而，动用武力会招致危险。斯巴德船长对此一清二楚，对他来说，计谋往往比武力更有效果。但是，他别无选择。并且，最重要的是劫走托马斯·罗什，——根据阿蒂卡斯伯爵的意图，盖东只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被顺手牵羊地掳走而已——因此，要不惜一切代价，达到目的。

斯巴德船长来到窗户底下，踮起脚尖，透过窗帘的缝隙，他能清楚地看到屋内的情景。盖东呆在托马斯·罗什的身边，从阿蒂卡斯伯爵走后直到现在，他的病情一直在发作。盖东遵照在场的第三个人的指示，对病人进行必要的特殊护理。

此人是疗养院的医生，在托马斯犯病后，院长立即派他来到了十七号楼。

这名医生的在场显然只能使形势更加复杂，并且增加了绑劫的难度。

托马斯·罗什穿戴整齐地躲在一长椅上。此时，他看上去非常平静。病势逐渐缓和下来，随后便会是几个小时的麻木和昏睡。

当斯巴德船长来到窗户附近的时候，医生正准备离开。斯巴德竖起耳朵，听见医生对盖东说托马斯·罗什晚上不会再犯病，他可能不需要再来一次。

说完，医生向门口走来，这道门就在窗户的旁边，而斯巴德船长和他手下的人正埋伏在窗户前。幸亏他们蜷缩于楼旁的灌木丛内隐伏了起来，否则一定会被医生和正准备送医生出门的看护发现。

当医生和看护走到了外面的台阶上时，斯巴德船长打了个手势，水手们分散开来，而他则来到墙脚下。

幸亏屋里还亮着灯，这样他们就无需点灯，也不会有被灯光暴露的危险。

在辞别盖东之时，医生在第一级石阶上停住脚步，说道：“这次发作是病人经受的最厉害的一次打击！……只要再有两三次这种情况，他仅存的一点理智也会丧失殆尽！”“既然如此，”盖东说，“为什么院长不禁止客人参观这座楼？……这是一个叫阿蒂卡斯伯爵的人引起的，正是他跟托马斯·罗什谈了几句话，他便处于目前这种状况。”

“我会提醒院长注意的。”医生回答说。

医生走下台阶，盖东将他一直送到坡路的尽头，而屋门一直虚掩着。

斯巴德船长等到二人走到二十步开外后，便立起身子，水手们又聚到他身边。

是否应该利用这个天赐良机进入屋里，制服陷入半睡眠状态的托马斯·罗什，然后等着盖东回来再抓住他呢？……

但是，看护一旦发现托马斯·罗什不见了，便会寻找、呼喊、报警……医生会立即跑来相助……疗养院的工作人员也会跳下床……斯巴德船长可能来不及跑到围墙的门口，穿过门，再关上它……

但是，他无暇考虑这些人，沙地上传来一阵脚步声，说明盖东正向小楼走来。最好抓住他，在他示警前堵住他的嘴，使他无力反抗。四名水手，甚至算上他，五个人，制服盖东的反抗是绰绰有余的，然后把他拖到院外。至于劫持托马斯·罗什，则不会有任何麻烦，因为这个可怜的疯子对人们施加

于他的行为不会有任何反应。

此时，盖东正绕过灌木丛，向石阶走来。但是，他刚踏上第一级石阶，四名水手便扑了过来，将他打翻在地，他还没来得及叫一声，便被堵上嘴，蒙住了眼睛，手足被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无法动一动。

二名水手留下来看住他，而船长和其他人则进入了屋子。

不出船长所料，托马斯·罗什正处于一种昏昏沉沉的状态中，没有任何声响能使他从麻木中清醒过来。他躺在长椅上，双目紧闭，如果不是那沉重的呼吸，一定会被当作是一具死尸。看来，捆住他的手足和堵住他的嘴巴都是不必要的。只要俩个人抓住他的脚，一个人抬着他的头就足以把他弄到小艇上，水手长正守着小艇等候他们。

这些事在瞬息间便完成了。

斯巴德船长最后一个离开屋子，他小心翼翼地熄灭了灯，关上门。这样，绑劫事件只有在第二天才会被发觉，最早也要在清晨的时候。盖东也将以同样的方式，毫无困难地被抬到小艇上。其他两名水手抬起他，穿过花园，绕过灌木丛，来到了围墙边上。疗养院的这一侧依然悄无人声，夜色更浓了。甚至看不见山丘背面高坡上的楼房中的灯火和疗养院的其他小楼。来到门前，斯巴德船长只需将门向身边一拉，便将它打开了。抬着看护的两名水手首先走出门外。抱着托马斯·罗什的另外两名水手紧随其后。然后，斯巴德船长也走出门外，用钥匙锁上门，他打算一登上“爱巴”号的小艇，便将钥匙投入内兹河。路上空无一人，河岸上同样鸦雀无声。

走了二十步之后，他们遇见了水手长艾弗洪达正坐在岸边的斜坡上等候他们。

斯巴德船长和水手们登上了小艇，将托马斯·罗什和盖东安置在船尾。

“抛出四爪锚，快点儿。”斯巴德命令水手长。

艾弗洪达执行完命令，最后一个登上了船。

四只桨击打着水面，小艇向帆船驶去。帆船前桅帆的桅杆顶上的火光指明了它的位置，二十分钟前它刚刚停泊在那里。两分钟后，小艇停在了“爱巴”号的旁边。

阿蒂卡斯伯爵倚在舷门梯子边上的舷樯上。

“完事了，斯巴德？……”他问道。

“干完了。”

“两个人都带来了？……”

“两个人……看护者和被看护者！……”

“疗养院的人不会疑心到我们吗？……”

“不会。”

盖东的耳朵被堵上了，眼睛也被蒙上了，因此，他不可能辨认出阿蒂卡斯伯爵和斯巴德的声音。

此外，他和托马斯·罗什都没有立即被吊到帆船上。顺着船壁，传来轻微的磨擦声。盖东一直保持着冷静。半个小时后，他感到被举起来，随后又下到了船舱里面。

绑架行动完成后，“爱巴”号所要做的便是离开现在的停泊地点，沿着河湾顺流而下，穿过邦朴里科·索文德湖驶入深海。然而，船上的人却没有任何准备启航的行动。

在当天晚上绑架了托马斯和盖东后，继续留在此处不是太危险了吗？由

于“爱巴”号与疗养院近在咫尺，因此它很可能受到怀疑，那么阿蒂卡斯伯爵是否将他的囚徒藏得天衣无缝，以致于他们不会被上船搜查的新伯恩市的警察发现呢？……

不管怎样，在小艇返回一小时后，除了值班的船员呆在船首外，帆船上其他的人都睡着了，船员在舱房里，阿蒂卡斯伯爵、索科尔、斯巴德在他们各自的房间里，大帆船一动不动地停泊在静静的内兹河河湾中。

第四章“爱巴”号帆船

翌日，“爱巴”号开始不慌不忙地做启程的准备。从新伯恩码头的一角，人们可以望见船员们在清洗甲板，在艾弗洪达的指挥下从套子中取出船帆，解开短索，装上吊索，吊起小艇，为启程做准备。

早上八点钟，阿蒂卡斯伯爵尚未露面。他的同伴，索科尔工程师（船员们都这么称呼他），仍然呆在他的房间里。至于船长斯巴德，他正忙着给水手们下达各种准备立即起航的命令。

“爱巴”号明显地像一艘赛艇，尽管它从未参加过北美州或联合王国的任何比赛。高耸的桅杆，宽大的船帆，交叉的桅桁，吃水深度都能保证它非常平稳地行驶，细长的船头，纤巧的船尾，描画得令人赞叹的水线，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它是一艘快捷无比，经风耐浪，能在恶劣天气下航行的帆船。

实际上，如果风势强劲的话，“爱巴”号可以轻松自如地一小时航行十二海里。

的确，帆船总是受制于变化无常的大气。风平浪静的时候，它们不得不停止航行。因此，虽然它们拥有某些蒸汽船望尘莫及的航行优势，但是却无法保证像后者那样可以随时随刻启航。

因此，权衡了一切利弊之后，便可知道优势无疑属于那种汇集了船帆和螺旋桨两者优点的船只。但是，可能阿蒂卡斯伯爵对此不以为然，因为他只乘坐帆船在海上航行，即使当他穿越大西洋时，也是如此。

那天早晨，微风从西面缓缓吹来。如果“爱巴”号想驶出内兹河河湾，穿过邦朴里科·索文德湖，抵达连接该湖和远海的某处海峡，那么，这种风势对它的航行是非常有利的。

两个小时后，“爱巴”号仍停泊在原地，退潮时的海水将它的锚链拉得直直的。为了避免退潮的海水的冲击，帆船将船头冲着内兹河河口。头天晚上，漂浮在左舷的浮筒可能已经在夜里被吊上了帆船，因为没有在水中看见它。

突然，从一里之外的地方传来了一声炮响。海边的排炮上方升起了一缕轻烟。随后，海中央的小岛上又传来了爆炸声。

正在这时，阿蒂卡斯伯爵和工程师索科尔来到了甲板上。

船长斯巴德走到他们身边。

“是炮声……”他说。

“不出我们所料。”索科尔说，轻轻耸了耸肩。

“看来疗养院的人已经发现我们的所作所为了。”斯巴德说。

“毫无疑问，”索科尔回答，“这些爆炸声是封锁通道的命令。”“这些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阿蒂卡斯伯爵平静地说。“没有任何关系。”索科尔说。

斯巴德说对了，此时，疗养院的工作人员已经发觉了托马斯·罗什和看护的失踪。

实际上，天亮的时候，当医生像往常一样来到十七号楼出诊时，发现了人去屋空。院长一得知此事，立即派人在院内搜索。通过调查得知虽然位于山丘低凹处的围墙的门是锁着的，但是钥匙不见了，并且门闩被人从闩孔上拨开了。

无疑，绑架者在晚上或半夜里是通过这道门进出的。是谁干的呢？……

对此，根本无法进行推测甚至连怀疑对象都没有。人们只知道当天晚上七点半钟时，疗养院的一位医生来看过受着剧烈病痛折磨的托马斯·罗什。他给了他一些必要的护理，他离开小楼时，托马斯·罗什处于一种毫无知觉的状态中，看护盖东一直将他送到楼侧的小路上。

随后发生了何事？……大家一无所知。

罗什和盖东被绑架的消息通过电报传到了新伯恩，从那儿再传到瑞莱格。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立即拍出急电，命令任何船只未经仔细搜查不得驶出邦朴里科·索文德湖。另一封急电又通知驻扎在附近的“法而贡”号巡洋舰准备实施这些措施。同时，对全州的城市乡村进行了密切监视。

因此，正是由于这道命令，阿蒂卡斯伯爵才看见在河湾以东两海里的地方，“法而贡”巡洋舰正准备启航。然而，帆船至少可以在一小时内不必担心受到巡洋舰的追捕。

“我们起锚吗？……”斯巴德船长问。

“起锚，既然风势这么好，但是不要表现出任何匆忙来。”阿蒂卡斯伯爵说。

“的确，”索科尔工程师插嘴说，“现在邦朴里科·索文德湖上的各个出口可能正受到监视，没有一艘船能在进入深海之前躲避这些好奇而冒昧的绅士们的拜访……”

“准备启航吧，”阿蒂卡斯伯爵命令道，“巡洋舰上的军官或者海关官员搜查完“爱巴”号之后，就会解除对它的封锁，如果那时他们还不让它自由通行，我会不胜惊讶……”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希望旅行顺利并且迅速返回！”索科尔工程师回答，说完便笑起来。

新伯恩当局获知此讯后，首先想到的是托马斯·罗什和盖东是逃跑的呢还是被人劫持的。如果没有盖东的协助，托马斯·罗什无法逃跑，所以这个想法被摒弃了。在疗养院院长和行政当局看来，看护盖东的所作所为无可置疑。

因此，他们是被劫持了，可以想象这个消息在新伯恩市引起了何等反响。怎么！法国发明家在严密看守的情况下消失了，随之而逝的还有目前尚无人掌握的“闪电”的秘密！……这会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美国是否永远失去了新式导弹这项发明？……假如绑架行动出自另外一个国家的授意，她是否会从在她掌握之中的托马斯·罗什那里得到联邦政府未能得到的东西？……并且，怎么能想象绑架者仅仅为了某个人的利益而采取这次行动呢？

因此，相应的措施扩大到北卡罗来纳州的各个县内。在公路、铁路沿线，城市住宅区和乡村附近采取了特殊的监视措施。在从威明顿到诺福尔科的沿海地区也采取了同样的监视措施。没有一艘船只能免受巡洋舰军官或海关官员的访查，只要它们有一丝可疑之处，便立即被扣留。并且，不只有“法而贡”巡洋舰在做启航准备，还有几只邦朴里科·索文德湖上待命的蒸汽艇也准备搜查来自四面八方的商船、游船、渔船，不管它们是停泊在原地还是准备扬帆出海，都要接受搜查，包括货舱在内。

然而，“爱巴”号开始起锚了。总之，阿蒂卡斯伯爵看上去既不忧虑行政当局采取的措施，也不担心一旦人们在他的船上发现托马斯·罗什和盖东后他所面临的危险。

将近九点钟的时候，最后的几项启航准备做完了。船员们旋转绞盘。通过导缆孔，起锚链，使锚绷直，然后迅速地拉紧帆脚索。

在三角帆、船首三角帆、前桅帆、主帆从顶桅升起后，“爱巴”号便绕过内兹河左岸向东行驶。

河湾在距新伯恩市地二十五公里的地方突然向西北折去，变得越来越开阔。驶过科罗顿和哈弗洛克之后，“爱巴”号抵达了这片河湾，然后沿着左岸向北以前侧风行驶。十一点钟时，“爱巴”号顺风航行，向西文岛驶去，越过这座岛便是邦朴里科·索文德湖了。在此之前，它既没有遇上巡洋舰也未碰到蒸汽艇。

广阔的邦朴里科·索文德湖足有一百多公里宽，从西文岛一直延伸到罗备克岛。与海相接的地方，分散着一长串又长又窄的岛屿，南面和北面环绕着天然堤坝，从卢考特角到哈特瑞斯角，再到京列角，京列角位于北卡罗来纳州接壤的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市旁边。

人们在邦朴里科·索文德湖上设置了几座灯塔，分布在岛屿之间，以便为夜间的航船指明方向。因此，船只能够非常容易地寻找到合适的停泊地以躲避大西洋上的风浪。

邦朴里科·索文德湖和大西洋之间有几处海岬。西文岛的灯塔之外是奥克瑞库克海岬，再过去便是哈德瑞斯海岬，接下来依次是罗杰哈德峡、纽尔海岬、奥荷贡海岬。

在这种布局下，帆船只好取道奥克瑞库克海岬，“爱巴”号很可能向奥克瑞库克海岬行驶，以便不更换前下角索。

“法而贡”号的确在邦朴里科·索文德湖的这片湖面上巡逻，搜查准备出海的商船和渔船。

因此，根据政府的命令，此时每个出海口都有政府的舰只把守，排炮、舰队则在远海上巡逻。

穿过奥克瑞库克海岬，“爱巴”号既不接近也不有意躲避在邦朴里科·索文德湖上游弋的蒸汽艇。表面看来这艘游船只晨进行一次晨间散步，它不动声色地向哈德瑞斯海岬驶去。

在到达奥克瑞库克海岬十五分钟后，阿蒂卡斯伯爵便命令帆船驶向哈德瑞斯海岬，可能他想通过这个海岬云海，内中原由，只有他自己知道。

直至目前，无论是海关官员还是巡洋舰上的军官都没有上帆船搜查，尽管它并没有逃避这类搜查。并且，它如何能够瞒天过海呢？

政府会给他们特殊待遇从而使帆船免于搜查呢？……人们是否认为阿蒂卡斯伯爵的身份过于重要因而不能打扰他的航行，哪怕是一小时？……这些推测似乎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阿蒂卡斯伯爵是一个拥有巨大财产，过着奢华生活的外国人，没有人约略知道他是谁，他从何而来，要去何地。

帆船继续在风平浪静的邦朴里科·索文德湖上优雅而快速地行驶。插在斜桁上的鲜红的船旗迎风招展，旗帜的一角绣着一弯金黄色的新月……

阿蒂卡斯伯爵坐在船尾的一张柳条椅上（这是一种游轮上常用的椅子），和索科尔工程师与斯巴德船长聊天。

“看来联邦海军的军官先生们不急于来向我们脱帽致敬。”索科尔工程师说道。

“他们什么时候想来就来吧。”阿蒂卡斯伯爵无动于衷地说。

“也许，他们在等待我们到达哈德瑞斯海岬。”船长斯巴德说。

“让他们待好了。”富有的船主说。

说完后，他又恢复了平常惯有的冷冰冰的态度。

必须相信船长斯巴德的推测很可能变为现实，因为很明显，“爱巴”号正在向哈德瑞斯海岬驶去。虽然，“法而贡”号尚未前来“理论”，但是帆船一到达哈德瑞斯的出海口，它无疑会来进行搜查。如果帆船打算驶出邦扑里科·索文德湖进入远海，在到达哈德瑞斯海岬时，它无法拒绝联邦官员执行搜查的命令。

并且，看上去帆船上的人并不想以任何方式来逃避搜查。难道托马斯·罗什和盖东真的在船上被妥善地藏好了，以至政府官员无法发现他们吗！……

这个推测是可能成立的，但是也许如果阿蒂卡斯伯爵知道“爱巴”号已经受到巡洋船和海关快艇的特别监视，他就不会表现得如此自信了。

实际上，阿蒂卡斯伯爵对疗养院的访问一开始就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院长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次访问的动机。但是，仅仅在他离开疗养院几个小时之后，病人和看护就双双被劫持，并且，自他离开后，没有其他人到过十七号楼，没有人与托马斯·罗什有过接触。因此，怀疑便落到了他身上，行政机关开始忖度他是否参与了这次绑劫。也许陪同阿蒂卡斯伯爵来的那个人在观察了小楼四周的布局和情况后，拨开了门闩，取下钥匙，并于夜幕降临时返回，悄悄溜进疗养院，在相对容易的情况下劫持了罗什和盖东，因为，“爱巴”号帆船就停泊在距疗养院的围墙四五百米的地方，是否是这样的呢？……

刚开始进行调查的时候，无论是疗养院的院长还是其工作人员都没有产生过这类怀疑，但是当它们看到帆船拨锚起航，向内兹河河湾下游驶去，朝邦扑里科·索文德湖的一个出海口行进时，这种怀疑便开始滋生并逐渐增大。

因此，新伯恩市政府命令“法而贡”号巡洋舰及海关的蒸汽快艇负责跟踪“爱巴”号帆船，在它驶入远海之前拦截它，对它进行最严格的搜查，不放过一寸地方，包括船舱、船员室、货舱。除非确信托马斯·罗什和盖东的确不在船上，否则不得让它自由通行。

阿蒂卡斯伯爵确实没有料到他已受到特殊怀疑，它的轮船已处于巡洋舰和海关快艇的特别监视之下。但是即使他知道了，这位目中无人、趾高气扬的人会有一丝一毫的不安吗？……

将近下午三点钟时，帆船距哈德瑞斯海岬不到一海里了，它缓慢前进，以便从出海口中间穿过。

“法而贡”在搜查了几只准备驶进远海的渔船后，便在海岬的入口整装而待。各种迹象表明，“爱巴”号无意神鬼不知地驶出湖去，也不想全速航行以逃避邦扑里科·索文德湖上所有船只必须履约的手续。一艘小小的帆船无法逃脱战舰的追捕，如果帆船不遂从停止前进的命令，一发炮弹便会立即强迫它停止。

此时，一艘小艇载着两名军官和十几名水手驶离了巡洋舰，然后，数桨齐划、迅速地截断了“爱巴”号的道路。

阿蒂卡斯伯爵坐在船尾的椅子上，点燃了一支纯哈瓦那雪茄，漠不关心地看着这一切。

当小艇距帆船只有一百米时，一个人从艇上站起来，挥动着一面旗帜。

“停船的信号。”工程师索科尔说。

“的确如此，”阿蒂卡斯伯爵回答。

“命令我们原地待命……”

“那就原地待命吧。”船长斯巴德立即去准备停船。前桅支索帆、三角帆和主帆被横拉过来，而在横桅之上升起了前桅帆。

帆船立即停止了滑行，向海岬涌来的后退的海水的轻轻晃动着它。

“法而贡”号小艇上的人又划了几下便来到帆船跟前。钩竿钩住了船索的外板。一架梯子沿着舷门展开，两名军官，后面跟着八名水手，登上了甲板，两名水手留在小艇上。

帆船上的船员沿着舷楼一字排开。

军衔最高的那名军官，——巡洋舰上的中尉，——向“爱巴”号的船主走过去，后者刚刚从椅子上起身，以下就是他们之间的几句对答。

“站在我面前的就是这艘帆船的船主阿蒂卡斯伯爵吗？”“是的，先生。”

“这艘船叫什么名字？”

“‘爱巴’号。”

“它由谁指挥？”

“斯巴德船长。”

“他是哪国人？……”

“印属马来西亚。”

军官瞟了瞟船旗，而此时阿蒂卡斯伯爵又说：

“先生，我能知道您来此有何贵干吗？”

“奉命搜查目前停泊在邦朴里科·索文德湖上或者准备出海的所有船只。”军官答道。

他认为没有必要强调与其他船只比起来，“爱巴”号要经受更为严格的搜查。

“伯爵先生，您也许不会拒绝……”

“完全不会，先生，”阿蒂卡斯伯爵说，“我的帆船，从桅杆顶部到货舱底部，全都听任您的处置。我只是想问问您为什么现在停泊在邦朴里科·索文德湖上的船只必须履行这道手续了？……”

“我没有任何必要向您隐瞒，伯爵先生，”军官回答，“卡罗来纳州州长刚刚获悉有人在疗养院进行了一次绑架活动，政府想确定昨天到晚上被绑架的人没有被送上船……”

“真的吗？……”阿蒂卡斯伯爵故作惊讶地说，“从疗养院失踪的人是谁呢？……”

“一位发明家，一个疯子，他和他的看护者一起被绑架了……”

“一个疯子？先生，……是否是那位叫托马斯·罗什的法国人？”

“正是。”

“我昨天访问疗养院时还见过这位托马斯·罗什……我当着院长的面问了他几个问题……我和斯巴德船长离开时，他的病发作得很厉害，被绑架的就是他？……”

军官极其仔细地观察阿蒂卡斯伯爵，想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发现某些可疑之处。

“真是难以置信！”阿蒂卡斯伯爵又说。

他说话时的态度仿佛是头一次听说疗养院的绑架案一样。

“先生，”他又说道，“鉴于托马斯·罗什的身份，我很理解政府的忧虑，我赞同为此采取的措施。没有必要向您强调法国发明家及其看护不在“爱

巴”号上。您仔细搜查过帆船后，就会相信这一点。斯巴德船长，请带这些先生们去搜查吧。

说完这句话，阿蒂卡斯伯爵冷冷地向中尉鞠了一躬，便坐回到椅子上，重新拿起了雪茄。

在斯巴德船长的陪同下，两位军官和八名水手立即开始搜查。

首先，他们来到了位于船尾的客厅中，客厅布置得非常豪华，摆设齐全，厅门由珍贵的木材制成，昂贵的艺术品和价值连城的地毯壁挂济济一堂。

无庸讳言，这间客厅，以及隔壁的房间，伯爵的卧室受到了仔细的搜查，即使最有经验的警察也不过如此。此外，斯巴德船长为这些检查提供一切便利，他不想让军官对帆船的主人持有一丁点怀疑。

搜查完船尾的房间后，他们来到了装饰豪华的饭厅。贮藏室、厨房，位于船首的斯巴德船长和水手长的房间、水手们的房间，相继受到搜查，但是没有发现托马斯·罗什和盖东。

还剩下货舱和舱内的货物需要仔细检查。因此，舱盖被掀起来后，斯巴德船长让人点燃了两盏灯以便为军官们搜查提供方便。

货舱里只不过放着一些贮水箱，各种各样的食物，大桶大桶的葡萄酒、烧酒、杜松子酒、葡萄烧酒和威士忌酒、啤酒，备用的煤，每种物品都很丰富，似乎帆船要做一次长途旅行。水手们钻进货箱之间的空地，仔细检查，包括内护板、箱壁、木桶，包裹之间的缝隙……可谓不遗余力。

显然，怀疑阿蒂卡斯伯爵参与了绑架托马斯·罗什及看护是谬不可及的。将近两个小时的搜查以无结果告终。

五点半时，“法而贡”号的军官和手下人回到了帆船的甲板上，在对帆船内部进行了仔细搜核后，他们已绝对确信托马斯·罗什和盖东不在船上。在外部，他们对艙楼和帆船上小艇的搜查也是无功而返。他们确信“爱巴”号受到了错误的怀疑。

两位军官所要做的便是向阿蒂卡斯伯爵告辞，他们走到伯爵面前。

“请原谅我们打扰了您，伯爵先生。”中尉说。

“你们只是来奉命行事而已，先生们……”

“并且，这只是履行一道手续罢了。”中尉认为有必要添上这么一句。

阿蒂卡斯伯爵轻轻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他的话。

“先生们，我早已声明过我与这件绑劫案毫无瓜葛……”

“我们对此也无疑虑了，伯爵先生，我们只需要回到我们的船上便可以了。”

“请便吧。‘爱巴’号现在可以自由航行了吗……”

“当然可以。”

“再见，先生们，再见，因为我是这一带海滨的常客，我不久会再回来。我希望我回来时，你们已经找到了绑劫案的真凶，将扎马斯·罗什重新送回了疗养院。这不仅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也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

说完，军官们彬彬有礼地向伯爵鞠了一躬，后者以点头作答。

斯巴德船长将他们送到舷门，水手们紧随在后，他们回到了在四百米之外等候的巡洋舰上。

阿蒂卡斯伯爵示意斯巴德船长重新起帆，恢复到帆船停止前的状态。风势更强劲了，“爱巴”号迅速地向着哈德瑞斯海岬驶去。

半个小时后，帆船越过了海岬，行驶在无边无际的大洋上。

一个小时之内，航向一直为东—北—东。但是，在距海岸几海里的地方再也感觉不到从陆地上刮来的风了，这是常有的事。由于海面上没有一丝微风，“爱巴”号只好停驶，船帆拍打着桅杆，船舵的转动也毫不起作用。

看来，从现在起，帆船是不可能夜间航行了。

斯巴德船长呆在船头察看着。自从越过海岬之后，他不停地一会儿望望左舷，一会儿望望右舷，仿佛在竭力寻找漂浮在附近水域的某件东西。

正在这时，他大声喊道：

“绞帆！”

水手们立即执行命令，松开吊索，落下的帆拥挤在横桁上，没有人将它们重新放入索套中。

阿蒂卡斯伯爵是否想在这里呆到天亮，等待晨风吹起呢？但是，人们通常都张着帆等待以便利利用有利的风向。

斯巴德船长和一名水手乘坐一艘小艇来到海面上，水手摇着船艏橹，小艇向距左舷十几米远的一件漂浮在海面上的物体驶去。

这是一只浮筒，很像内兹河上漂浮的那只浮筒，那时“爱巴”号还停泊在疗养院附近的河滩。

浮筒被提起来，小船带着它向船头驶去。

在水手长的指挥下，一条拖缆沿着船舷吊下来和小浮筒上的缆绳系在一起。然后斯巴德船长和水手重新登上帆船，通过吊杆将小艇吊上来。当拖缆拉紧时，“爱巴”号开始不张帆航行。向东边驶去，船速不低于十海里。

黑夜结束了，美国海岸的灯塔不久便消失在天边的雾气中。

第五章我在哪里？

（工程师西蒙·哈特的记录）

我在哪里？……自从我在距小楼数步之遥的地方受到突然袭击后发生了什么？……

我刚刚送走医生，准备登上石阶，回到屋里，关上屋门，回到托马斯·罗什身边，正在此时，几个人向我扑来，将我打翻在地？……他们是谁？……蒙住了眼睛，我没法认出他们……嘴也被堵上，无法呼救……我不能反抗，因为他们捆住了我的双臂双腿……然后，我感到他们将我举起来，抬着我走了一百多步……我被抬起……又被放下……然后被安置在……

哪里？……哪里？……

托马斯·罗什现在如何了？……难道这次绑架的目标是他而不是我？……非常有可能。对人们来说，我只是看护盖东，而非工程师西蒙·哈特，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我的真实身份和真正的国籍，人们为什么要绑架一个疗养院的小小看护呢？……

他们要绑架的是法国发明家，这一点无可置疑……将他从疗养院劫走的目的是否是想获取他的秘密呢？……

我认为托马斯·罗什和我一起消失了……是这样吗？……是的……可能是……这是……对此我毫不犹疑……绑架我的不法分子用意不在盗窃……否则，他们不会这样做……只需使我不能呼叫，把我扔在花园的灌木丛中的某个角落……劫走托马斯·罗什后，也不会再将我关起来……我现在在哪里……

在哪里？……总是这个问题，几个小时以来，我百思不得其解。

不管怎样，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遭遇，结果如何……我一无所知……我甚至不敢预料事情的结局。无论如何，我打定主意，将每分每秒发生的细节记在脑中，然后在可能的时候，用笔将我每天的感受记录下来……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在新的情况下最终发现托马斯·罗什的秘密呢？……如果有一天我获得自由的话，应该让世人知晓这个秘密，以及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的罪犯们！

我不停地思考下面这个问题，期望某次偶然的会让我找到答案：

我在哪里？……

让我们回到事情的开头。

被抬出疗养院后，我觉得被无声无息地放到了一艘微微倾斜的船只的座椅上，——也许是一艘小艇……

船晃了一下之后紧接着又晃了第二下，我推测又有一个人上了船。那么此人是不是托马斯·罗什呢？……，他们没有必要堵上他的嘴，蒙住他的眼，捆住他的手脚。他可能仍然处于虚弱的状态中，无法进行任何抵抗，也根本意识不到自己被劫持了。有一点可以证明我的判断无误，这就是在我的塞口布上有一股乙醚特有的味道。昨天，医生在离开之前，曾给病人注射了几滴乙醚，——我记起来了，托马斯·罗什在病情发作最剧烈的时候，拼命挣扎，有几滴乙醚落在了我的衣服上，并且很快便挥发了。因此，我现在仍能强烈地闻到这种气味，一点都不奇怪。对……托马斯·罗什也在小艇上，就躺在我旁边……如果我晚一点返回小楼，可能就不会再找到他了……

我沉思着……为什么阿蒂卡斯伯爵不合时宜地想要访问疗养院？……如果我的病人没有见到他的话，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他对病人谈起他的

来意导致了这次异常剧烈的病情发作。首先要责备的是院长，他没有重视我的警告……如果他听从我的话，

医生就不会来给病人看病，小楼的门就会关着，绑劫也不会成功

……

绑架托马斯·罗什后的获利者也许是某个人，也许是欧洲的某个国家，没有必要深究。对此我完全可以放心。十五个月来我没能做到的事情，其他人也不会成功地做到。就我的同胞智能衰弱的程度看，任何获取他的秘密的企图都会以失败告终。说真的，他的状况不断恶化，他会彻底疯狂，甚至迄今为止未受损害的部分理智也难逃此劫。

总之，现在没有必要考虑托马斯·罗什，倒是要想想我自己的处境，以下是我感觉到的。

一阵剧烈的晃动后，小艇开始在船桨的推动下前进。刚刚走了一分钟，便发生了一下轻微的撞击。无疑，小船撞在了一艘大船的船壳上，然后便挨着大船停了下来。接下来是一阵喧闹骚动。说话声、命令、操作的声音混杂在一起……我蒙着双眼，听见这些混杂的声音持续了五、六分钟，但我什么也没听明白……

我唯一的想法便是他们会将我从小艇上移到它所属的大船上，将我关在货舱底部直至大船驶到汪洋大海上。当大船在邦朴里科·索文德湖上航行的时候，他们不会让托马斯·罗什及其看护

出现在甲板上……

因此，有人抓住我的双腿和双肩，我的眼睛一直被蒙着，感觉并没有被举到舷樯上，相反他们让我头朝下……他们是想把我扔到……投进水里以此干掉一个讨厌的证人吗？……这种想法一度在我脑海里闪现，我从头到脚不寒而栗……我本能地深深吸了一

口气，胸脯胀满了气，也许马上就会缺乏空气了……

不！我被小心翼翼地放到一块坚实的木板上，它给我一种金属般冰凉的感觉。我躺在上面。让我极度惊讶的是，捆绑我的绳子被解开了。我的周围不再有脚步声。过了一会儿，我听到沉闷的关门的声音……

我现在……在哪儿？……首先，我是独自一人吗？……我扯下塞在嘴里和蒙在眼睛上的布条……

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连一丝微薄的光线都没有，即使在封闭得最严实的房间里瞳孔也能接收到模糊的光线，而这里却连这点都做不到……

我喊叫着……我叫喊了几次……没有任何回答。我的声音变得很沉闷，仿佛它穿过的是一个不能传音的地方。

此外，我呼吸到的空气非常灼热、沉闷、厚重，如果不更换空气的话，我的肺部将很难甚至不可能发挥它的功能……

我伸出手后，下面就是我通过触摸知道的：

这是一间四壁皆为钢板的屋子，不超过三到四立方米。当我用手抚摸四壁的钢板时，我发觉它们都用螺柱固定住了，就像轮船上密封的隔板那样。

在一面钢壁上，我摸到一扇门框，它的铰链高出隔板几厘米。这扇门可能是由外往里开的，也许我就是由这扇门被台进房间内部的。

我将耳朵贴在门上，听不到任何声音。寂静就如沉沉的黑暗，——奇怪的寂静，只有我动弹时，金属地板的声音才会打破它。既听不到船上惯有的

低沉的声音，也没有水流擦过船体的窸窣声，更没有海水轻轻拍打船壳的汨汨声。也没有摇晃的感觉，而在内兹河河湾中，海潮原是使船只剧烈颠簸的。

我被关在里面的这间房间真的是在一只船上吗？……虽然我被搬到了一只小船上而这艘船又只行驶了一小会儿，但是我能肯定它行驶在内兹河上吗？……真的，为什么这只小艇不能划到河对岸，不能不和在疗养院附近等候它的某艘大船会合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许被送到了陆地上，关在某个山洞里，有什么不可能的呢？……这样就能解释这间屋子岿然不动的原因了。然而，这些金属隔板，用螺栓固定的钢壁，在我四周飘浮的隐隐约约的盐味，——这是海的气息，船上的空气常常浸透了这种气味，它的性质我是不会搞错的，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

我在监禁中渡过了四个小时。这是我的估计。大概临近午夜了。我就这样一直呆到天亮吗？……幸好我在六点钟吃过晚饭了，这是疗养院的规矩。我没有受到饥饿的折磨，而是强烈地感到了困意。然而，我希望自己能抵御睡眠的袭击……我不会屈服于它……我应该重新抓住外界的某样东西……什么东西呢？既没有声音也没有光线透过这只铁盒子……等待吧！……也许，某种声响会传到我耳朵里，尽管微乎其微？……因此，我所有的力气都集中在听觉上……我一直在窥伺，——只要我不是在陆地上，——某种运动，某次晃动终究会被我感觉到……假如大船仍旧停留在原地，它马上会启航的……或者……那么……我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绑架托马斯·罗什和我……

最终……这绝对不是幻觉……一阵轻微的摇摆让我感觉像躺在摇篮里……使我确信我根本不在陆地上……虽然摆得不明显，也没有碰撞，没有上下起伏……仿佛是在水面上滑动。

冷静地思考一下。我所在的这艘船停泊在内兹河河口，它一直在等待绑架的结果，并且一直整装待发。小艇将我带到大船上；但是，我再说一遍，我没有感到他们将我举过舷樯……难道我是通过船身上的某扇舷窗被递进大船的吗？……总之，这些无关紧要！不管他们有没有将我送至舱底，我是在一个漂浮的不断运动的物体下……

也许，不久我和托马斯·罗什会重获自由，——假如他和我一样被小心地关闭起来的话。获得自由后，我便可以随心所欲地登上大船的甲板。可是，还要再过几个小时才可以，因为我们不能让人发现。因此，只有大船驶到远海上，我们才能呼吸外面的空气。如果这是一艘帆船，它必须等待有利的风向，——这股在日出时从陆地上刮来的风为船只在邦朴里科·索文德湖上的航行提供了便利。如果这是一只蒸汽船……

不！……在蒸汽船上，我会不可避免地闻到煤炭、油脂和锅炉舱散发出的气味……而且我还会感觉到螺旋桨或桨叶的运动，机器的振动以及活塞的一停一动……

总之，最好耐心等待。明天我就可以走出这个黑窟窿。并且，即使我不能自由活动，至少他们会给我送食物。有什么迹象表明他们想饿死我呢？……把我扔到河里而不是带到船上岂不更方便……一旦到达远海，他们对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没有人会听到我的喊叫……我的抗议是没有用的，谴责就更没用了！

那么，我对这些绑架者有何用处呢？……疗养院的一个小小的监护，默默无闻的盖东……他们要从疗养院绑架的是托马斯·罗什……至于我……只是附带地被绑架了……因为我正好在那时回到了小楼……

不管发生什么，不管这些绑架者是什么样的人，也不管他们要将我带到何地，我抱定了一点：继续扮演看护的角色。没有人！没有人会料到在盖东外表下，隐藏着工程师西蒙·哈特。这样有两点好处：首先，他们不会留意一名微不足道的监护，其次，也许我能洞悉这桩阴谋的内幕并加以利用，如果我能逃跑的话……

我想到哪儿去了？……在逃跑之前，先要到达目的地。那时再考虑出逃的问题，假如有合适的时机的话……在此之前，最重要的是隐瞒我的真实身份，他们不会知道的。

现在，完全可以肯定我们正在航行。但是，我需要更正先前的看法。不对！……我们乘坐的这艘船，既不是蒸汽船，也不是帆船。毫无疑问它在一架强大的运转机推动下前进。我不得不承认我没有听见蒸汽机转动螺旋架或轮子时的特有的声音，船上也没有汽缸活塞来回运动时产生的震颤。这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有规律的运动，一种由发动机带动的顺时针旋转，不管它是什么，有一点是不会弄错的：推动该船前进的是一套特殊的机械……是什么呢？

也许这是一种近期来人们议论颇多的涡轮机？它由一个水下管筒操纵，可以用来代螺旋桨，其耐水性和速度都远远超过螺旋桨……

再过几个小时，我就会知道这是一艘什么样的船，看来它的内部机构非常和谐。

并且，它产生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效果：船上的人完全感觉不到船的摇摆。否则，邦朴里科·索文德湖为何会如此水波不兴呢？……平时，光是海水的退潮涨潮就足以扰乱它的平静了。

也许此时正是平潮的时刻，我回想起来，昨天，来自陆地的风随着夜幕降临便停止了。无足轻重！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艘由发动机推动的轮船，不论船速如何，总会产生摇晃，但是我现在却感觉不到一丝的晃动。

现在，我的脑海中满是这些纠缠不休的想法！虽然睡眠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虽然这令人窒息的空气让我昏昏沉沉，但是我下定决心不向睡眠屈服。我要睁着眼一直呆到天亮，尽管对我而言，只有外界的光线射进来才算是天亮。也许不但要打开舱门，还需要走出这座黑窟，来到甲板上……

我斜靠在隔板的一角上，因为我甚至连一张可坐的椅子都没有。但是，正由于我的眼皮越来越沉，由于我感到昏昏欲睡的折磨，我又站了起来。我怒不可遏，用力捶打舱壁，大声呼喊……毫无作用，我的手被钢壁的螺栓磕得发青，我的叫喊没有唤来任何人。

对！……这样做有失身份。我控制住了自己，平静下来，刚才，我失去了理智，表现得像一个孩子……

船没有晃动至少证明了一点它还没有抵达远海，这一点是十分肯定的。它是否没有穿过邦朴里科·索文德湖，而是沿着内兹河溯流而上呢？……不会！它为什么要进入该省的腹地呢？……托马斯·罗什所以被从疗养院劫走，是因为绑架者意在将他带出美国，——很可能带至大西洋上一座偏远的岛屿，或者欧洲大陆的某个地方。因此我们的船只不是在狭窄的内兹河上航行……我们是在平静的邦朴里科·索文德湖上航行。

好了！当大船抵达远海的时候，它无法逃避海浪的摇晃，即使风平浪静，对中等大小的船只来说，也能感觉到晃动。除非是在一艘巡洋舰或装甲舰上……我想不会这样的！

这时，我仿佛……的确，我没有搞错……舱里面响起了某种声音……是

脚步声……它越来越近，来到舱门上的隔板边……也许这是一些船员……难道门终于要打开了吗？……我凝神静听……有人在说话，我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声……但是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他们使用的是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我叫起来……我大声喊……没有回音！

于是只有等待，等待，等待！我不断地重复这个词，它就像钟锤在我头脑中不停地敲打！

试试计算一下过去了多长时间。

总之，从开始起，至少过去了四、五个小时。我估计午夜已经过去了。不幸的是，在这无边的黑暗中我的表不能为我服务了。

如果我们已经航行了五个小时的话，大船现在应该已经驶出邦朴里科·索文德湖了，不管它走的是奥克瑞库克海岬还是哈德瑞斯海岬，它应该在距海岸很远的海面上了——至少有一海里之遥……然而，我却丝毫感觉不到海上的风浪……

这是不可思议的，难以置信的……难道是我弄错了吗？……难道我被幻觉欺骗了？……难道我没有被关在正在航行的一只大船的舱底？……

又过去了一小时，突然，机器的震动戛然而止了……我清楚地感觉到船停了下来……难道到达目的地了？……如果这样的话，这很可能是邦朴里科·索文德湖以北或以南海岸上的某座港口……但是，怎么可能将从疗养院劫走的托马斯·罗什带到陆地上呢？……劫持事件可能会被人觉察，劫持者们将面临被联邦政府发现的危险……

并且，如果大船现在停泊，我会听到锚链穿着链筒的声音，当它被锚链拉回原位时，会产生颤动，我等着它的发生……我会辨认出来……几分钟之内便会发生。

我等候着……倾听着……

一片阴沉的令人忧虑的寂静笼罩着大船……我不禁暗问在这艘船上除了我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生灵……

现在，一种迟钝麻木的感觉攫住了我……空气十分污浊……我喘不过气来……我的胸口仿佛被一块无法摆脱的重物压碎了……

我想抵抗……办不到……我不得不躺在一个角落里，脱去一部分衣服，因为气温非常高……我的眼皮越来越沉，逐渐闭上，我变得虚弱无力，它使我坠入了沉重的不可抵御的睡梦中……

我睡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现在是晚上还是白天？……我无法回答。但是，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呼吸畅快了许多。我的肺中布满的不再是被碳酸毒化了的空气……

难道在我睡着的时候空气被更换了吗？……舱室被打开了？……有人进入这间狭窄的陋室？……

是的……我掌握了证据。

我的手——无意中抓到了一件东西——一件盛满液体的器皿，味道非常诱人。我把它移到火烫的唇边，我被干渴折磨得如此痛苦甚至海水也能使我满足。

这是英国产的上乘淡色啤酒，它滑凉解渴，我足足吞了一品脱。

但是，虽然他们不想让我渴死，难道不能让我饿死吗？……

不会……在墙的一角放着一只篮子，里面有一只圆形大面包和一块冷肉。

我吃起来……贪婪地咀嚼着，逐渐恢复了气力。

显然，我没有像我担心的那样被弃置不顾。有人来到了这间黑漆漆的屋子，门开的时候，从外面放进了一点氧气，否则我会憋死的。然后，又给我带来足够的解饥镇渴的食物直到我被放出来。

这种监禁还要持续多长时间呢？……几天……几个月？……

此外，我无法计算在我睡着时流逝的时间，也无法大致估算出现在是几点。我已经给表上过了弦，但是这不是打簧表……也许可以通过触摸指针获知时间？……可以……时针好像指在数字八上……早晨，也许吗……

我可以肯定的是大船没有在行驶。在船上，感觉不到任何晃动——这表明发动机正在休息。然而，时间不停地流逝，无穷无尽的时间，我寻思他们是否要到晚上才会再次进入这间屋子，给屋子通风，就像昨天晚上我睡眠时那样，再带来新的食物……对……他们想利用我的睡眠……

这一次，我下定了决心……我一定要坚持住……我要假装入睡……不论什么人进来，我都要强迫他回答我的问题！

第六章在甲板上

我现在呼吸着流通的空气，大口大口地呼吸着……他们终于将我从令人窒息的盒子里放出来了，让我登上了大船的甲板……首先，我向天边眺望，没有见到一块陆地……只看见分开天海的一道弧线！

不！……在西面，在绵延数千里的北美洲海岸的这一边，甚至没有见到一块陆地的影子。

此时，下坠的夕阳只在海面上投下倾斜的光线……现在大概是晚上六点钟……我看看表……是的，六点十三分。

这就是六月十七日晚上发生的事情。

正如我所言，我一直在等候舱室的门被打开，下定决心不向睡眠屈服。我确信天已经亮了，白天慢慢地流逝，没有人来。给我送来的食物已经吃得一干二净。我开始感到饥饿的痛苦，由于还剩了一点儿淡色啤酒，所以没有感到口渴。

我醒来后，船身的颤动告诉我大船在停泊了一宿后又启程了，头天晚上它很可能停泊在海岸边某处荒无人烟的小湾中，因为我没有感觉到抛锚时惯常有的振动。

六点钟时，从舱室金属隔板后面传来了脚步声。有人要进来吗？……是的……响起了门锁的磨擦声，门打开了。一盏提灯的光芒驱散了自我上船后一直包围着我的深不可测的黑暗。

两个人出现在我面前，我还没来得及看清他们的面貌，就被他们捉住双臂，一块厚厚的布罩住了我的头，以致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这种小心谨慎的举动意义何在？……他们准备如何对付我？……我试图挣扎……他们紧紧夹住我……我的问话……没有得到任何回答……这两个人交谈了几句，我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也无法辨认出这种语言的出处。

显然，他们对我不太尊重！确实，一位疯子的看护，有什么必要对这样的小人物以礼相待呢？……但是我也不敢确定工程师西蒙·哈特就会受到好的待遇。

这次他们没有堵住我的嘴，也没有捆住我的手脚。他们只是紧紧地抓住我让我无法逃跑。

一会儿，我就被拖到了舱室外面，被推进一条狭窄的通道中。我的脚踏在金属梯的阶梯上，发出阵阵回响。然后，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透过头上的罩布，我贪婪地呼吸着。

然后，他们将我抬起来，两个人将我放在一块木板上，这次不是铁板，而是一艘船的甲板。

抓住我的手臂终于松开了。我现在可以自由走动了。我立即扯下罩在头上的布，向四周看去……

我站在一艘正在全速行驶的帆船上，帆船破浪之处留下一条长长的白色痕迹。

我必须抓住一条后支索才能防止摔倒，在彻底的黑暗中囚禁了四十八小时后，强烈的日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十几名面容粗犷的水手在甲板上走来走去，——他们的面貌各不相同，我无法确定他们的血统。并且，他们几乎不注意我。

据我估计，这艘帆船的吃水量为二百五十到三百吨。侧面非常宽，桅杆

很粗大，船帆的面积想必能够使它顺风疾速前进。

船尾，一位面容黝黑的男子正在操舵。他的手牢牢握住轮子的手柄，保持帆船全速侧驶。

我很想知道这艘貌似游艇的帆船的名字。但是它的名字是刻在船尾的牌子上呢还是刻在船首的舷樯上？……

我向一位水手走去，问他：

“这艘船叫什么名字？……”

我的问话没有得到回答，我甚至怀疑他没有听懂我的话。

“船长在哪里？……”我又问。

水手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我向船首走去。

在船首卧式锚机的顶上吊着一只钟……也许在钟的铜壁上会刻着帆船的名字？……

钟壁上一个名字也没有。

我又回到船尾，又问了舵手一遍同样的问题……

此人不太友善地瞟了我一眼，耸了耸肩膀，然后使劲靠在船柄上，以便校正向左舷偏出许多的帆船的航向。

我突然想知道托马斯·罗什是否也在船上……我没有看到他……难道他不在船上吗？……这真莫名其妙。为什么他们要从疗养院劫走看护盖东呢？……没有人曾经怀疑过我是工程师西蒙·哈特，即使他们知道了，绑架我又有何利可图呢，他们期待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

因此，既然托马斯·罗什不在甲板上，我推想他也许被关在某间船舱里，他们对他比对他从前的看护更重视多了！

这艘帆船是如何行驶的呢？——这一点怎么能不立即引起我的关注呢？……船帆紧紧地靠在一起……没有一块帆布露在外面……海上风平浪静……偶而从东面刮来几阵风，也与船的前进方向相反，因为帆船向这个方向顶风航行，……然而，帆船行进的速度却非常之快，向前冲去，船艏劈开水波，泡沫在吃水线上翻腾。后面留下长长的一道起伏不平的航迹。

难道这是一艘蒸汽船吗？……不是！……在它的主桅和前桅之间没有耸立着烟囱……难道这是一艘电动船？由蓄电池组或高能电池带动螺旋桨以致它能以如此快的速度前进？……

实际上，我对这种航行无法做出其他解释。无论如何，既然“发动机”可能只在一只螺旋桨，我只要俯在船舷上便能看见它的动作，剩下的只是弄清它的机械动力来自何处。

舵手任由我走近，用讥讽的神色看着我。

我探身向外看去……

在翻滚的浪花中没有螺旋桨的痕迹……只有一道平坦的航迹延伸到六七百米之外，这是帆船常有的迹象……

但是，是什么样的“发动机”赋予了这艘帆船如此快的船速？我已说过，现在是逆风，海上长浪翻滚但并不汹涌……

我会弄清楚的，在不会引起船员们怀疑的情况下，我又回到船首。

来到驾驶室旁边时，有一个人出现在我面前，他的面孔似曾相识……此人斜倚在驾驶台上，任由我走近，注视着……他似乎在等候我同他讲话……

我记起来了……这就是陪同阿蒂卡斯伯爵访问疗养院的那个人。对……

不会有错。

因此，是这位富有的外籍人绑架了托马斯·罗什，我是在“爱巴”号上，在他的名扬美国东海岸的快艇上！……好吧！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将告诉我我有权知道的事情。我记得阿蒂卡斯伯爵和他都会讲英语……他会懂得我的意思，不会拒绝回答我的问题。

我知道这个人就是“爱巴”号帆船的船长。

“船长，”我说，“我在疗养院见过您……您认出我了吗？……”

他只是打量了我几眼，不屑回答我的问题。

“我是看护盖东，”我接着说，“托马斯·罗什的看护，我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绑架我并且把我带到这艘帆船上？……”

这位船长作了个手势打断了我的话，这个手势不是打给我的，而是示意给在艙楼旁边的几名水手。

他们抓住我的胳膊，毫不理会我在无法克制的愤怒下进行的挣扎，强行将我拖下楼梯。

说真的，所谓的楼梯只是一架铁棍格成的梯子，垂直地固定在船板上。在楼梯平台的两边各有一道门，它们通向船员住舱，船长卧室和其他相邻的舱室。

难道他们要再次将我投入货舱底部的黑屋中吗？……

我被向左转，他们将我领进一间小屋子中，阳光从船壳上的一扇舷窗中射进来照亮了屋子，此时窗户正开着，吹进一股清新的空气。屋里陈设着一张帆布吊铺及被褥枕头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梳妆台、一个衣柜。

餐具已经在桌子上摆好了。我只需要坐下来，厨房中的帮工端上各式菜肴，准备退出，我问了他几句话。

又是一个哑巴，——这是一个黑皮肤的小男孩，也许他听不懂我的话？……

房门关上了，我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准备以后再考虑这些问题，它们不会永远没有答案的。

我确实是一个犯人，但是此次，条件要舒适优越得多，我希望它能一直保持到抵达目的地。

然后，我开始陷入沉思之中，我首先想到的是：是阿蒂卡斯伯爵策划了这起绑架，他是劫持托马斯·罗什的原凶，毫无疑问托马斯·罗什必定在“爱巴”号的一间房间中，而且其舒适程度不亚于我这间屋子。

总之，此人的身份是什么？……他从何而来？……他绑架托马斯·罗什的目的是否是想不惜任何代价获取“闪电”的秘密？……很可能是这样。因此，我必须保持警惕以免暴露身份，因为如果他们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我就没有任何重获自由的机会了。

但是有多少秘密需要探查，有多少不可思议的事情需要解释呀，——阿蒂卡斯伯爵的身世，他对未来的打算，帆船驶向哪里，它停泊在何处……还有它不借助帆或螺旋桨航行，却能一小时走十海里！……

最后，夜幕降临了，更加清新的空气从房间的舷窗刮进来。我将它关上，既然我的门从外面闩上了，那么最好的方法是上床睡觉，让这艘行驶在大西洋上的奇特的“爱巴”号轻柔地摇着我入睡。

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起床了，洗漱完毕，穿戴整齐之后，便等着。

我突然想看看船舵的门是否还关着……

不，没有关上。我拨开门闩，攀上铁梯，来到甲板上。

水手们正在船尾忙着清洗甲板，两个人，其中一人是船长，正在谈话。看到我并没有表示出任何惊讶，他扬了一下头，将我指给他的同伴。

另外一个人我从来没见过，五十多岁，黝黑的须发中夹杂着几许银丝，带着一副讥讽而精明的神情，目光敏锐，面容显得很聪明。他很像希腊人，当我们见“爱巴”号的船长称他为索科尔工程师时便肯定他出身于希腊。

船长叫斯巴德，这个名字显然起源于意大利。一名希腊人，一名意大利人，船员则来自五湖四海，帆船则带着一个挪威式的名字……这种混杂不齐在我看来非常可疑。

至于阿蒂卡斯伯爵，他的名字是西班牙式的，长得像亚洲人，他来自何处？……

船长斯巴德和工程师索科尔低声地交谈着。斯巴德密切监视着舵手，他似乎不在意放在面前的罗经柜上的罗盘的指示。看来他更服从立在船首的一名水手的手势，这名水手告诉他应该向左还是向右行驶。

托马斯·罗什站在甲板室旁边……他凝视着空空荡荡无边无垠的大海……天边没有陆地的影子。两名水手站在他旁边，片刻不离地监视他。这个疯子什么做不出来呢，——甚至纵身跳入海中？……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准许我同自己从前的病人讲两句话……

我走近托马斯·罗什，他没有看见我，我来到他身边。

托马斯·罗什似乎根本不认得我了，他一动不动地呆着。炯炯有神的眼睛不停地扫视着四周。他幸福地呼吸着清新的带着咸味的空气，胸脯因深呼吸而上下鼓动。绚丽辉煌的太阳与新鲜的空气融会在一起，从万里无云的空中射过来，整个人便沐浴在阳光之中。他知道自己境遇发生变化了吗？……他是否已经忘记了疗养院，软禁他的小楼以及看护盖东呢？……这极其有可能。往事已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他完全生活在现在。

但是，在我看来，在“爱巴”号的甲板上，在浩瀚无垠的大海中，托马斯·罗什仍然是那个我十五个月来一直照料的对周围事物浑然不知的人。他的智能状态没有任何变化，只有谈论他的发明时，他才恢复理智。这一点阿蒂卡斯伯爵在参观疗养院时就已经知道了，显然，他将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期待有一天获悉发明家的秘密。他会怎么对付托马斯·罗什呢？……

“托马斯·罗什？……”我说。

他听到了我的声音，张目向我望了一会儿，然后目光又转向别处。

我抓起他的手，紧紧地握着，但是他猛然将手抽了回去。然后走了开去，——他没有认出我，——他向船尾走去，工程师索科尔和船长斯巴德正在那里聊天。

难道他想与其中一人说话，如果他们对他讲话，他会给予他们我没有得到的回答吗？……

正在那时，他的脸上闪现出智慧的光芒，显然，帆船奇特的航行方式引起了他的注意。

实际上，他的目光落在“爱巴”号的桅杆上，船帆已经卷了起来，帆船在平静的水面上迅速地滑行……

托马斯·罗什后退了几步，登上右舷的纵向通道，他在一个地方停了下来，如果“爱巴”号是一艘蒸汽船的话，这个地方应该耸立着一个烟囱，黑色的烟雾会从中喷出，盘旋而上……

看来，让我感到奇怪的地方也同样令托马斯·罗什困惑不解……他也无法解释我无法解释的东西像我一样，他也去到船尾观看螺旋桨的运转……

一群鼠海豚在帆船两侧跳跃戏耍。虽然“爱巴”号航行得很快，但是这些灵敏的动物仍能毫不费力地超过它，他们跳跃着，载着跟着，在它们天然的生活场所中灵活地戏闹。

托马斯·罗什对它们视而不见。他探身越过舷樯……

工程师索科尔和船长斯巴德立即走到他身边，由于担心他会栽到水里，他们紧紧抓住他，将他拉回到甲板上……

我在一边看着，根据我长期的经验，托马斯·罗什正处于极度的兴奋中。他转着圈，手舞足蹈，说着一些夹缠不清的话，仿佛是自言自语……

显然，他的病又要发作了。这次发作与在疗养院的最后一个晚上的情形极为相似，其后果不堪设想。必须抓住他，将他带回他的房间，也许他们会让我去像平时那样给他以特殊的照料……

目前，工程师索科尔和船长斯巴德一直跟在他左右。显然，他们想让他随心所欲，他是这样做的：

他先向主桅走去，目光徒然地寻找着主桅帆，他来到主桅跟前，抱住它，使劲摇晃它，同时摇动着系索柱的架子，仿佛想将主桅拔起……

看到主桅纹丝未动，自己是白费力气，他便试图去摇动前桅。他越来越焦躁。喃喃地吐着一丝模糊不清的话语，并夹杂着含糊的叫喊……

突然，他朝左舷的侧支索跑去，紧紧攀住它。我在想他是否会朝绳梯扑去，登上第二层船帆的横杆……如果不阻止他的话，他会掉到甲板上，或者，帆船的一下剧烈摇晃便会将他甩入海中……

船长斯巴德打了个手势，几名水手匆忙跑过去，拦腰抱住他，但是他的手死死抓住侧支索，无法让他松开。我知道在他发病的时候，力气会比平时大十倍。我常常必须求助于其他看护才能将他制服……

这次，一些身强力壮的船员制住了不幸的疯子。托马斯·罗什躺在甲板上，两名水手不顾他的剧烈反抗按住了他。

然后，甲板上又来了一个人，他命令水手们将托马斯带回房间，让他在里面休息直到平静下来。此人的声音飘进了我的耳朵里……

我转过身，认出了他。

他就是阿蒂卡斯伯爵，我在疗养院中见过的面色阴沉、态度专横的伯爵。我立即朝他走过去。我仍然需要解释并且相信会得到它。

“您有什么权力这样对待我……先生？……”我问。

“我有强者的权力！”阿蒂卡斯伯爵回答。

然后，他朝船尾走去，同时水手们将托马斯·罗什押回了房间。

第七章 两天的航行

也许，在需要的时候，我会告诉阿蒂卡斯伯爵我是工程师西蒙·哈特。谁晓得我不会比看护盖东受到更多的重视呢？……然而，必须三思而行。实际上，我一直认为“爱巴”号的主人派人绑架法国发明家意在获取“罗什闪电”，而无论欧洲还是美洲的国家都不愿意从托马斯索要的高得无法接受的价钱购买它。万一托罗斯·罗什想出卖他的秘密，我继续留在他身边，继续充当监护的角色。继续照料他，不是更好吗？……是的，我必须让自己什么都能看见，什么都能听见……谁知道？……我终究会得知在疗养院没有发现的秘密！

现在，“爱巴”号要去哪儿？……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位阿蒂卡斯伯爵是谁？……这是第二个问题。

鉴于这艘神奇的游艇的速度，第一个问题无论在几天后得到解决，我最终会知道推动后前进的发动机是如何运转的。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却没有那么大的把握能揭示出来。

我认为，这位神秘的人物隐瞒他的来历其一定大有深意，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表明他的国籍。虽然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一点在他参观一号楼时我便确认了，——但是，带着生硬而颤抖的口音，北方人是不会有这种现象的。我不记得在欧洲和美洲银行时听到过这种口音，——虽然这也许不是马来西亚半岛的方言特有的拖音。实际上，他的面色带有热带居民的特征，几乎是橄榄绿，有点像青铜的颜色，头发微微卷曲，像乌木一样漆黑，眼眶深陷射出的目光如蜂芒螫针般锋利，瞳孔几乎不动，身材修长，肩膀宽阔，疙疙瘩瘩的肌肉显示出充足的体力，这一切都表明阿蒂卡斯伯爵也许属于边东的某个民族。

我想阿蒂卡斯只是一个假名，伯爵的称号也是如此。虽然他给帆船起了一个挪威名字，但是他肯定不是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人。他没有任何北欧人的特征，既没有平舒的神情，金黄的头发，也没有浅蓝色眼睛中露出的柔和的目光。

总之，不管他是谁，他派人绑架了托马斯·罗什和我，肯定心怀不轨。

那么他这样做是为了某个外国政府呢，还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难道他想独自利用托马斯·罗什的发明并且已经有条件利用它了？……这是第三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以后耳闻目睹的事情会使我在逃跑之前（假如逃跑是可行的话）找到答案吗？……

“爱巴”号继续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航行。我可以在甲板上自由走动，但是从来没有越过甲板室，它的门冲向前桅的前部。

实际上，有一次，我曾想走到艏斜桅的底下，从那里我也许可以俯身向外看到帆船的艏柱劈开水波。但是，值班的水手（显然是根据命令）挡住了我的去路，其中一人粗暴地用生涩的英语对我说：

“回到船尾去……回到船尾去！……您妨碍了驾驶！”

驾驶？……没有人驾驶。

难道他们知道我想弄明白帆船是在什么推动下前进的吗？……有可能，船长斯巴德在一旁观看这一幕，他也许猜出我竭力想弄清航行的方式。甚至一位疗养院的监护也对这种既不张帆，又没有螺旋桨却如此迅速地航行惊讶不已。总之，由于某种原因，他们禁止我去到“爱巴”号的船头。

将近十点钟时，刮起了微风，——这是对航行非常有利的西北风，——船长斯巴德对水手长做了些指示。

水手长立即吹哨令人开起了主帆，前桅帆和三角帆。即使一艘军舰也不会比他们更正规更有秩序。

“爱巴”号向左舷稍稍倾斜，船速明显加快了。然而，发动机丝毫没有停止运作，因为船帆没有完全张开，（如果帆船打算只依靠船帆行驶的话，船帆必须完全张开。）清新的微风有规律地吹着。它们还是促进了航行。

天空非常美丽，西边的云彩升到天顶后便消散了，波光鳞鳞的大海沐浴在千万缕阳光之中。

我开始在可能的范围内留心我们走的路线。我的海上游历颇多因而能够估计出一艘船的航速。我觉得“爱巴”号的速度大约在十到十一海里之间。航向一直保持不变，我只要走近舵手面前的罗经柜，便很容易地识别出来。虽然看护盖东不能走到船头，但是船尾却能走到。有好几次，我迅速地瞥了一眼指南针，它的指针一直指向东面，更确切地说是东南面。

我们就这样行驶在大西洋的这部分洋面上，它的西面就是美国海岸。

我竭力回想在这个方向向东，在到达欧洲大陆之前会遇到哪些岛屿或群岛。

三十五度纬线穿过大帆船四十八小时前刚刚离开的北卡罗来纳州，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条纬线向东在摩洛哥附近切过非洲海岸，但是，它会经过距美国三千海里的亚速尔群岛。亚速尔群岛属于葡萄牙。也许可以假设“爱巴”号的船籍港就位于其中的一座岛屿上，它会返回那里？……不对，我不能同意这个假设。

此外，在经过亚速尔群岛之前，三十五度纬线还穿过距美国仅有一千二百海里的英属百慕大群岛。在我看来，假设阿蒂卡斯伯爵劫持托马斯·罗什是为了某个欧洲强国的利益，而这个欧洲强国就是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可能性更小。说实话，此人为了一己之利做出此事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这一天中，阿蒂卡斯伯爵有三四次坐在船尾。他的目光似乎在仔细地搜寻天边的每个小点。每当一只帆或者一缕轻烟出现在远处的海面上，他使用航海用的高倍望远镜久久地观着它们。甚至不顾我的存在。

有时，船长斯巴德走到他身边，二人使用一种我既不懂也从来没听到过的语言交谈几句。

“爱巴”号的主人最愿意同工程师索科尔聊天，他们似乎非常亲密。工程师喜欢聊天，他不像其他同伙那样讨厌，那样阴沉，他在帆船上的身份是什么？……他是否只是阿蒂卡斯伯爵私交呢？……难道他和伯爵一起奔波于海上是为了分享一位富有船主的令人艳羡的生活？……总之，他是唯一对我表现出一点兴趣的人，即使不是好感。

至于托马斯·罗什，一上午我都没有看到他，可能因头天晚上的发作后他还没有平静下来，仍然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

下午三点钟的时候，阿蒂卡斯伯爵在回屋之前，示意我过去，使我对上述推测深信不疑了。

我不知道这位阿蒂卡斯伯爵要干什么，但是我知道自己要对他说什么。

“托马斯·罗什的发作会持续很长时间吗？……”他用英语问我。

“有时要持续四十八小时。”我回答。

“应该怎么办呢？……”

“只要让他安静地呆着直到入睡便可以了。一夜的睡眠之后，托马斯·罗什便会平静下来，又恢复了往常的无意识的状态。”

“好吧，盖东看护，如果必要的话，您将像在疗养院那样继续照顾他……”

“我照顾他？……”

“是的……在帆船上……在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前……”

“我们到哪儿？”

“到我们明天下午要到的地方。”阿蒂卡斯伯爵回答。

明天……我想着。那么难道不是要到非洲海岸或亚速尔群岛？……那么“爱巴”号只可能到百慕大群岛了。

阿蒂卡斯伯爵踏上了甲板室的第一级台阶时，我叫住了他：

“先生，”我说，“我想知道……我有权知道我去哪里……并且

“在这里，盖东看护，您没有任何权利。您要做的只是在受到询问时回答。”

“我抗议……”

“只管抗议好了。”这个专横而傲慢的人反唇相讥道，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他由甲板室下到舱底，留我和工程师索科尔在一起。

“如果我处在您的位置，我会听天由命，盖东看护……”他笑着说，“当一个人处在复杂的情况下时……”

“叫喊总是允许的吧……我想。”

“有何用处呢……在没有任何人听得见的情况下？……”

“以后会有人听见的，先生……”

“以后……时间太长了！……总之……您想喊就喊吧！”

讥讽地提出这个建议后，工程师索科尔便走开了，留我独自在那里思索。

将近四点钟时，在六海里远的东面海域上出现了一艘大船，迎着我们驶过来。它的速度非常快，轮廓越来越清晰。浅黑色小烟从两个烟囱中盘旋上升。这是一艘战舰，因为在主桅顶口一面窄长的燕尾旗迎风飘扬，虽然船头没有任何旗帜，但是我认出了这是联邦海军的一艘巡洋舰。

我暗暗地想“爱巴”号在从巡洋舰旁边驶过时，是否会依照惯例向它致敬。

不，正在这时，帆船故意地驶开了，远离了巡洋舰。

对于一般可能会引起怀疑的快艇来说，这种做法并未让我惊讶。但是，最让我吃惊的是船长斯巴德操纵帆船的方式。

他来到船首的卧式锚机旁边，在一架指示仪边上停下来，这架指示仪类似蒸汽船的机器室中用来传送命令的那类仪器。他按了仪器上的一只按钮后，“爱巴”号便向东方移动了 $11^{\circ}15'$ ，同时，船员们轻轻地松开了船帆的后下角索。

显然，某道命令被传给了某种机器的驾驶员，因此，在某台“发动机”的作用下帆船不可思议的移动了一下，迄今我尚不知道这台“发动机”的操作原理。

由于这次操作，“爱巴”号斜刺里远远地躲开了巡洋舰，而它的航向却丝毫未变。为什么一艘战舰要打断一只毫无可疑之处的快艇的航行呢？……

但是，晚上六点左右，又驶来了一艘船，可以望见它左舷的吊杆，这次

“爱巴”号的表现迥然不同。它没有避开这艘船，斯巴德船长通过指示仪发出一道命令，帆船便再次向东航行，逐渐接近这只船。

一小时后，两只船互相靠近了，大约只相隔三、四海里。

海面一丝风也没有。这是一艘船体很长，有三根桅杆的邮船兼高船，高高扯起的帆正被卷起来。不必期望夜里会起风，明天，海上会风平浪静，这艘三桅帆船肯定仍然呆在这个地方。至于“爱巴”号，在神秘的发动机的推动下，不停地接近这艘三桅帆船。

自然，船长斯巴德命令降下船帆，在水手长艾弗洪达的率领下，船员们执行了命令，其动作的迅捷令人赞叹无比，这是赛艇上的水手们应有的迅速。

当夜幕开始降临的时候，两艘船只相隔一点五海里。

斯巴德船长朝我走来，把我拉到右舷的舷门附近，毫不客气地命令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

我只能服从他的命令，然而，在离开甲板之前，我看到水手长根本没有让人点亮船位灯，而三桅帆船却点亮了他们的小船位灯，右舷为绿灯，左舷为红灯。

毫无疑问，帆船意图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这艘三桅帆船的水域。船速放慢了，而船向却没有变化。

我估计从头天晚上算起，“爱巴”号可能向东航行了二百海里。

我回到了房间，心中隐隐不安。我的晚餐已经摆在了桌子上；但是，由于莫名其妙的忧虑，我几乎碰都没碰它，我躺到床上，等待困意来袭。

这种不安持续了两个小时。四周很安静，只有帆船轻微的颤动，船板下海水的徘徊和帆船在平静的海面上移动时轻轻的颠簸时而扰乱这片安宁。

我的脑海中纠缠着最近两天内发生的种种事情，不得片刻安宁。明天下午，我们就要到达……明天，我要在陆地上尽照料托马斯·罗什的职责了，正如伯爵所言“如果有必要的话。”

当我第一次被关在舱底的时候，我知道帆船正在邦朴里科·索文德湖上航行，此时——大约十点钟——我感觉到帆船刚刚停了下来。

为什么停船？……当斯巴德船长命令我离开甲板时，我们并没有看见陆地。根据地图在这个方向上只会遇见百慕大群岛，从入夜时分起还需要航行五十到六十海里，了望员才能望见它。

“爱巴”号不仅停了下来，而且几乎是纹丝不动。只有一丝轻微的均匀的晃动。几乎感觉不到海浪的涌动。海面上也没有一点风。

我不断地想着那艘商船，当我回屋时，它离我们有一点五海里。如果帆船不断驶近它，一定会和它会合。既然帆船停止前进了，两艘也只相差三四百米。这艘在日落时分无风停驶的三桅帆船无法向西航行。如果夜色分明的话，我可以从舷窗中望见它。

我忽然想也许可以利用这次机会。为什么不尝试一下逃跑呢？既然今后不会有任何重获自由的希望……的确，我不会游泳，但是跳进海里后，借助船侧的浮筒，只要骗过值班水手的监视，难道不能到达三桅帆船吗？……

首先，我要离开房间，爬上甲板室的梯子……船员舱和甲板上没有一丁点儿动静……他们此时可能睡着了……试一试……

当我试图打开房间的门时，我发现它从外面锁上了，这在意料之中。

我必须放弃这个计划，因为失败的可能性太大了！……

最好还是睡觉吧，虽然我的身体一点儿不累，但是我的精神委实困顿。

各种纠缠不休的念头和彼此矛盾的想法折磨着我，也许我可以将它们淹死在睡梦中……

我终于睡着了，但是又被一种奇特的声响吵醒了，我在帆船上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

日光开始染白了舷窗的玻璃，它转到了东面。我看了看手表……早晨四点半。

我最先关心的是“爱巴”号是否重新启程了。

没有，千真万确……既没有张帆，也没有启动“发动机”。如果它正在航行的话，一定会有晃动，对此我是不会弄错的。此外，在日出时分大海仍像昨夜日落时一样平静。就算“爱巴”号在我睡觉时航行了几个小时，至少现在它是静止的。

我听到的声音来自甲板上来来去去的急促的脚步声——负重的人的脚步声。同时，一种同样类似的喧哗充斥了我的房间的地板底下的货舱，舱门位于前桅的后面。我还感觉到在船壳没入水下的部分，有某种东西轻轻探着它。难道是一些小艇停泊在它旁边吗？……他们是不是在忙着装卸货物？……

然而，我们是不可能在此地的。阿蒂卡斯伯爵说过“爱巴”号要在二十四小时后才会抵达目的地。我再重复一遍，昨天晚上，它距离最近的陆地，百慕大群岛尚有五十到六十海里。它不可能又折而向西，又来到了美国海岸附近，因为距离太遥远了。那么，我认为帆船整夜未动是有道理的。在入睡之前，我知道它刚刚停止航行。此时，我发现它没有重新启航。

我等待着他们允许我重新登上甲板。房间的门仍然从外面反锁着，我刚刚确认过。他们似乎不可能在天光大亮时还阻止我出去。

又过了一小时。晨曦穿进了舷窗。我透过它朝外望去……海面上笼着一层薄雾，但是初升的朝阳立刻驱散了几分。

由于我的视线可达到半海里之远，所以如果我没有看见那艘三桅帆船，也许因为正停泊在我望不到的“爱巴”号的左侧。

传来了一阵磨擦声，钥匙在锁孔里转动。我推开打开的门，登上铁梯，踏上甲板，船员们正好关上了位于船首的货舱门。

我用目光寻找阿蒂卡斯伯爵……他不在甲板上，还呆在房间里。

船长斯巴德工程师索科尔正监督着船员们将几小包货物装进船舱里，它们也许刚从货舱里取出来，被运到船尾。这就是我醒来时听见熙熙攘攘的声音的原因。显然，船员们之所以忙着将货物运上去，是因为我们马上就要抵达目的地了……

我们离港口不远了，也许几个小时之后帆船便会抛锚了……

那么……位于我们左后侧的那艘帆船呢？……他肯定还在原地，因为从昨夜起，海上一直没有起风。

这时，船长斯巴德走向指示仪，按了一下上部的一个按钮，“爱巴”号的船头立即剧烈地晃动起来。然后，它又开始迅速地向东行驶，而船帆依然卷着。

两小时后，阿蒂卡斯伯爵出现在甲板室的门旁，来到他常呆的位置。工程师索科尔和船长斯巴德立即上前去和他交谈。

三人将通用望远镜瞄准东南和东北的地平线观望着。

因此我紧紧地盯着这个方向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由于没有望远镜，

我在远处的海面上什么也没看到。

吃过了午饭，我们又登上了甲板，——所有的人，除了托马斯·罗什，他还在屋子。

一点半时，一名水手爬到前桅的横杆上，看到了陆地。因为“爱巴”号的航行速度异乎寻常地快捷，我也立即看到了海岸的几点轮廓。

实际上，两个小时后，在不到八海里的地方，陆地那影影绰绰的轮廓渐渐显露出来。帆船越驶越近，轮廓也越来越清晰。这是一座山的侧影，或者至少是一片较高的陆地。顶部冒出一矮矮轻烟，向天顶飘去。

难道这附近有一座火山？……那么也许是……

第八章 覆 杯

依我看，在大西洋的这片海域中。“爱巴”号除了百慕大群岛外不会碰见别的岛屿。一方面根据它从美国海岸出发后行驶的距离；另一方面根据它驶出邦朴里科·索文德湖后航行的方向。它一直朝南—南—东方向航行。根据船速，大约走了九百到一千公里。

然而，帆船并没有放慢速度，依然快速地行驶。阿蒂卡斯伯爵和工程师索科尔站在船尾，呆在了望员旁边。船长斯巴德在船首。

难道我们不打算绕过这座孤零零的小岛不打算从他的东面绕过去吗？……

不可能。因为此日此时正是“爱巴”号预计抵达船籍港的时间。

此时，所有的水手在甲板上排好队，准备操作，水手长艾弗洪达准备抛锚。

再过两个小时，我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自帆船驶入远海之后，一直困扰我的第一个问题将迎刃而解。

然而，看上去“爱巴”号的船籍港不大可能位于英属百慕大群岛中，——除非阿蒂卡斯伯爵是为了大不列颠的利益而绑架托马斯·罗什，这个假设有些难以成立……

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古怪的人物此时正在特别专注地打量我。尽管他不会料到我是工程师西蒙·哈特，然而想必他会思忖我如何看待这次奇遇。虽然看护盖东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是他不会比任何大人物更少地关注自己的命运，——哪怕这位大人物是这艘古怪的游艇的主人。在他的专注的目光下，我稍稍有些不安。

如果阿蒂卡斯伯爵知道我脑海中的思想的话，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让人把我扔到海里去……

因此，我要比以往更加谨慎小心。

实际上，我已经掀开了神秘面沙的一角，并且没有引起任何怀疑，——甚至是狡诈的工程师索科尔也没有生疑。

随着“爱巴”号的靠近，这座岛屿，或者更确切地说这座小岛的轮廓越来越清晰地显现于明亮的天幕之下。太阳已从天顶沉下，小岛沐浴在夕阳的余辉中，它孤零零地耸立在海中，或者说，至少有南北西面我没有发现任何岛屿与它相联。随着距离的减少，小岛的一角映入眼帘，此时，地平线落在了它的后面。

这座小岛的结构非常奇怪，像一只倒置的杯子，从杯底上腾出一股股灰色的蒸汽。在岛的顶点，——也可以说是杯底，——高出海洋面一百多米，两侧是陡峭的斜坡，它和岛底不断被海浪冲击着的岩石一样寸草未生。

但是，一个天然形成的特征使这座小岛很容易被从西面来的航海者们识别出来，这是一块露出地面的岩石。它天然地成为拱形，仿佛是杯子把汹涌的海浪和阳光从中穿过，它的圈拱面向东伸出。由此看来，人们称这座小岛为覆杯是非常有道理的。

我知道这座小岛并且认出了它。他位于百慕大群岛的前端。几年前，我曾参观过这只“倒置的杯子”，……是的！我没有弄错！……那时候，我的脚曾踩过它的石灰岩，并且走过东面的山谷……是的……这就是“覆杯”岛。

只要稍微控制不住自己，我便会发出惊呼和喜悦的叫喊，而这势必引起

阿蒂卡斯伯爵的注意。

下面就是我在百慕大群岛游览时如何探访“覆杯”这座小岛的。

百慕大群岛位于距北卡罗来纳州一千公里的地方，由数百座岛屿和小岛组成。六十四度沿线和三十二度纬线穿过百慕大群岛的中心。自一六零九年英国人罗慕在此地遇难以来，百慕大群岛一直属于联合王国，由于这个原因，岛上的移民增加到一万人。英

国吞并它的原因并非因为它出产棉花、咖啡、靛青、竹笋等产品，而是因为在这片邻近美利坚合众国的洋面上它是一个十分合适的海上航行中转站。它为英国所占有并未引起其他大国的反对，目前，百慕大群岛由一名英国总督，在议会和众议院的协助下管理。

圣·戴维岛，索慕塞特岛，圣乔治岛是百慕大群岛的主要岛屿。圣乔治岛上有一座自由港，叫做圣乔治市，同时它也是百慕大群岛的中心。

最大的岛屿长不超不过二十公里，宽仅四公里。如果扣除等面积的岛屿，剩下的是一群小岛和礁石，分布在四十多平方公里的洋面上。

虽然，百慕大群岛气候宜人，有利健康，但是它们在冬季也受到大西洋风暴的猛烈袭击，以致在它周围航行非常困难。

这片群岛最缺乏的是江河湖泊。然而，由于经常下雨，人们收集雨水以备居民和作物使用，这便弥补了淡水的不足。因此，宽阔的蓄水池便应运而生，雨水以永不衰竭的慷慨将之灌得满满的。这些工程令人钦佩并且充分展现了人类的才干。

我那时旅行的目的与修建蓄水池有关，我满怀好奇心地想参观一下这项壮丽的工程。

我当时在新泽西的一家公司担任工程师，我向公司请了几个星期的假，便从纽约登船出发来到了百慕大群岛。

然而，当我在汉密尔顿岛的索森顿港停留时，发生了一件令地理学家们感兴趣的事件。

一天，一群渔民，有男人、女人、孩子来到了索森顿港。

五十多年来，这些人一直居住在“覆杯”岛的东部滨面地区。在那里修建了木棚石室。他们居住的地方鱼虾丰富，非常有利于渔业发展——尤其是在三月和四月可以捕捉百慕大附近数量众多的抹香鲸。

直到那日以前，从未有任何东西扰乱这些渔民们宁静的生活和捕鱼工作。他们对这里艰苦的生活从未口出怨言，此外，与汉密尔顿岛和圣·乔治岛往来方便，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生活。作为交换他们用配备着小艇的独桅帆船出口鱼虾，同时进口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

为什么他们离开这座小岛并且再也不愿意回去居住呢？……这是因为他们的安全不再像从前那样有保证了。

两个月以前，一些渔民首先发现了“覆杯”的内部发出沉闷的声响，他们为此忧心忡忡。同时，小岛的顶部，——也就是杯子的底部，——浓烟笼罩，火焰飞舞。人们一直不知道此岛从前是一座火山，岛顶是火山口，因为山坡非常陡峭，根本无法攀登。但是，毫无疑问“覆杯”岛曾是一座火山，而且即将爆炸，威胁全村。

两个月中，岛的内部传来可怕的隆隆声，整座岛出现了相当明显的晃动，山顶上喷出长长的烈焰，——尤其是夜里，——有时轰隆声非常响亮，——这么多的迹象表明了小岛海下部分的深层工作，这是火山马上要爆发的无可

置疑的征兆。某个巨大的灾难威胁着这片海岸，而它不能提供任何躲避火山熔岩的地方，居民们甚至担心“覆杯”岛会全然灰飞烟灭，因此毫不迟疑地逃离了此岛。他们将所有的家当搬上渔舟；登舟而去，来到了索森顿港。

听到这个消息后，一种恐慌的情绪笼罩了百慕大群岛，一座沉睡了几百年的火山在群岛的西部苏醒过来了。但是，在一些人感到恐惧的同时，另一些人却很好奇。我就是好奇者之一。此外，重要的是研究这种现象，确定渔民们是否对后果言过其实了。

“覆杯”岛矗立于百慕大群岛的西面，一系列参差不齐的小岛和东部难以靠近的暗礁将它和百慕大连接在一起。不论从圣乔治岛还是从汉密尔顿岛都望不见它，因为该岛的最高处海拔不到一百米。

我和几位探险家乘坐一艘快艇从索森顿港出发，来到“覆杯”岛岸边，那里零立着一些被百慕大的渔民们抛弃的棚屋。

内部的爆裂声一直响个不停，火山口上喷出一股股蒸汽。

毫无疑问：“覆杯”岛过去的火山在地底火焰的作用下又开始活动了。火山随时会爆发。

我们徒然地试图登上火山口。然而，登上这些陡峭而光滑的斜坡是绝无可能的，没有任何可容脚登或手攀的地方，并且坡度有七十五度到八十度。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片岩石砌成的甲壳更险峻的地方，仅仅是覆盖着薄薄一层腐殖土的地方生长着几丛稀稀落落的野苜蓿。

在几次无功而返的尝试之后，我们便试着绕岛而行。但是，除了村民们建立的村庄外，岛的北面、南面、西面乱石成堆，无法通行。

对此岛的认识仅限于这次不成功的探险。总之，看到冒着烈焰的烟雾从火山口上腾起，听到内部摇动的低沉的滚动声，有时甚至是爆炸声，我们只得赞同渔民们放弃此岛的举动，并且预测火山马上会爆发。

这就是我参观“覆杯”的情况，因此当它奇特的形状映入我的眼帘之后，我便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它的名字。

不！假如……“爱巴”号要在此岛停泊的话，（这一点难以接受，因为岛上没有港口），看护盖东认出这座岛是不会取悦阿蒂卡斯伯爵的。

帆船渐渐驶近了小岛，我观察着这座没有一个百慕大人愿意在离开后返回的小岛。这个打渔点现在已经被弃置了，因此我无法解释“爱巴”号在此停泊的原因。

也许，阿蒂卡斯伯爵及其同伙无意登上“覆杯”的海岸？即使“爱巴”号在一座座狭窄海湾深处的岩石之间找到了一处暂时避风之地，一位富有的船主可能打算将这座光秃秃的，受着西大西洋猛烈风暴肆虐的圆锥形岛屿作为居住之地吗？对渔民来说，这是适宜的生活之地，但是对于阿蒂卡斯伯爵，工程师索科尔，船长斯巴德和船员们来说，却并非如此。

离“覆杯”岛只有半海里了。他的山峦不像百慕大群岛的其他岛屿那样覆盖着浓密的树荫。即使在岩缝间生长着一些百慕大群岛的主要财富刺柏和瘦削的雪松，其数量也非常稀少。山底的岩石上覆盖着厚厚的矮海草，海浪不停地将旧的卷走，又带回新的，还有一些纤维质植物，不可胜数的各类马尾藻，它们在加那列群岛和佛得角的岛屿上很常见，海浪将这些植物大量地冲到“覆杯”岛的礁石之上。

这座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唯一的居民只是一些禽鸟、灰雀，一种叫“毛达·西拉·西亚丽”的羽毛呈淡蓝色的鸟，成千上万的银鸥和海鸥振翅从火山口滚

滚浓雾中疾驶而过。

帆船在距离小岛四百米的地方放慢了速度，停了下来，——确切地说，——在水边星星点点的岩石巧妙布置成的航道的入口上停了下来。

我暗暗想“爱巴”号是否要冒险穿过这道蜿蜒曲折的航道。

不，最合理的推测是，帆船只在此地停泊几个小时，——我不知道它停泊于此地的原因，——然后继续向东航行。

我没有看到泊船的任何准备，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锚仍然挂在吊杆上，没有人整理锚链，船员们压根儿没有将小艇放到海里。

此时，阿蒂卡斯伯爵，工程师索科尔，船长斯巴德向船头走去，然后帆船莫名其妙地运动起来。

我顺着左舷的舷樯走到前桅，看见水里飘浮着一只小小的浮筒，一名水手正将它提起来带到船头。

此处本来清澈的水面几乎立即变得混浊起来，我仿佛看到一团黑色的物体从水底升上来。难道是钻出水面换气的抹香鲸吗？……“爱巴”号会不会被它的尾巴狠狠地击中？……

我全明白了……我知道了是什么机器带动帆船在既不张帆又不依靠螺旋桨的情况下，以如此异乎寻常的速度航行，帆船的永不疲倦的发动机漂出了水面，它拖得帆船从美国的海岸一直拖到百慕大群岛……它在那儿，在它旁边浮动……这是一艘潜水艇，海下拖船，由螺旋桨带动，借助于蓄电池组的电流或者此阻时使用的高能电池航行……

在这艘细长的纺锤形拖船的上部是一层平台，平台中间竖着一道通向里舱的门。平台的前部凸出一架潜望镜，一座“了望台”，类似于驾驶舱，四壁凿着透镜状的玻璃舷窗，能够用电照亮海下的舱室。现在，减轻了压舱物——水的重量后，拖船浮出水面。上面的舱门打开了——纯净的空气透了进去。它是否在白天沉入水下，晚上浮出水面，在水面上拖着“爱巴”号航行呢？……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是电力产生了拖船的机械能，那么必然有一个发电室给它供电。然而这个发电室位于何处呢？……我想不在“覆杯”岛上……

那么，为什么帆船用这种在水下移动的拖船呢？……为什么它不像其他的游艇那样本身具有运动能力呢？……

但是，此时，我没有空暇去思考这些问题，或者试着去解释如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拖船靠在了“爱巴”号旁边。舱门刚刚打开。几个人登上了平台，——他们是这艘潜水艇上的船员，船长斯巴德通过帆船前部的电子指示仪与他们联系，指示仪和拖船之前有线路连接。实际上，由“爱巴”号指明航向。

工程师索科尔走到我身边，对我说：

“我们上船了。”

“上船？……”我反问。

“对……上拖船……快点！”

像往常一样，我只有服从命令，急忙跨过舷樯。

这时，托马斯·罗什在一名水手陪同下登上甲板，他看起来很平静，也很冷漠，在登上拖船时没有进行任何反抗。他来到门旁在我身边坐下，同时阿蒂卡斯伯爵和工程师科尔也来到舱里。

船长斯巴德和水手留在帆船上，四名水手下到小艇上，它刚刚被放到海面上。他们拿着一条长长的缆绳，很可能是用来牵引“爱巴”号穿越礁丛。难道在这些岩石中，阿蒂卡斯伯爵的快艇能找到一处躲避风浪的安全之所吗？……难道这就是他的船籍港？……

“爱巴”号离开了拖船，联系它和小艇的缆绳拉紧了，在一百米之外，水手们将缆绳系在固定于礁石上的铁锚环上。然后，水手们用力拉缆绳，将帆船慢慢拖过来。

五分钟后，“爱巴”号消失于岩石堆中。毫无疑问，从远处的洋面上，人们甚至看不到它的桅尖。

谁会想到在百慕大群岛的远处隐蔽的海中会有一艘船常常停泊呢？……谁会想到这位名扬美洲西海岸各个港口的富有的船主会是荒海“覆杯”岛上的常客呢？……

二十分钟后，小艇载着四名水手又回到了拖船旁边。

显然，潜水艇在出发前一直等着他们……去……哪里呢？

实际上，所有的船员都在平台上，小艇附拖在后面，潜水艇开始前进，螺旋桨小圈地转动击打着水面，潜水艇向“覆杯”岛驶去，一路不断绕过南面的礁石。

行驶了六百米后，出现了第二条通向小岛的航道，拖船绕行于其中。它一靠近岸边时，便有两个人奉命将小艇拖到一处狭窄的风浪袭击不到的沙滩上，当“爱巴”号下次航行时，它可以轻易地从那里去和帆船会合。

干完后，两名水手又回到拖船上，工程师索科尔示意我下到舱里面去。

一架铁梯通到一座中厅，厅里面堆着各种各样的包裹，可能帆船上塞得满满的货舱中已无它们的容身之处了。我被推入旁边的房间中，门关上了，我又再次陷入浓浓的黑暗中。

我在进来的时候认出了这间舱室。我从疗养院中被劫持后，就是在这里渡过了漫漫长夜，只有到距达邦朴里科·索文德湖很远的洋面时才被放出来。

很明显，托马斯·罗什和我的处境一样，他肯定被关在另一间屋子中。

传来一声沉闷的关门声，潜水艇立即没入了水中。

实际上，我感觉到拖船是由于海水涌入水箱之中而下沉的。

潜水艇连续不停地运动，——这种运动推动着潜水艇穿过一层层水面。

三分钟后，它们正运动，我觉得我们又开始升回水面……

又传来门移动的声音，这次是开门的声音。

我的屋门放我通行，我几步纵上了平台。

我朝四周观看…

拖船刚刚进入“覆杯”岛的内部。

阿蒂卡斯伯爵及其同伙就生活在这座神秘而偏僻的岛中——也可以说——与世隔绝！

第九章 在小岛内部

第二天，没有人阻止我来回走动，因此我可以初步认识一下“覆杯”岛开阔的山洞。

我度过了怎样的一个异相环生的夜晚啊！我又是怎样焦灼不安地等待白天来临啊！

他们将我带到一个距拖船停泊的海岸一百多步的山洞深处。这座山洞长十尺宽十二尺，点着一盏白炽灯，我们从一道门进去，门在我身后关上。

我对这座山洞用电灯照明并不感到惊诧，因为它也同样用在了海底拖船上。但是他们在哪里制造它？……它来自何处？……难道在这座巨大的地下室里有一座安装着机器，发电机和蓄电池的工厂？……

我的房间里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食物，一张吊床，床上被褥齐全，一把鹅毛椅，一个衣柜里面放着床单和各式换洗的衣服。桌子的抽屉里摆放着纸张，墨水瓶和鹅毛笔。在右面的角上，是一张盥洗室及其用品。所有的东西都非常干净。

鲜鱼、肉罐头、优质面包，淡啤酒和威士忌，这就是第一顿饭的菜单。我只用舌尖碰了碰，——正如人们所形容的，用半只牙齿吃，——因为我很紧张。

我必须控制住自己，恢复头脑和心灵的平静，振作精神。我要揭开隐藏于此岛内部的这一小撮人的秘密……我会发现的……

这样看来，阿蒂卡斯伯爵是在“覆杯”岛的掩护下安身立命的。这座无人知晓的山洞，便是他的居住之处，当他在美洲或者欧洲大陆的海岸航行的时候，他在这里发现了不为人知的隐居地，它高出洋面十二到十五尺。

为什么要与他隔绝？……这个人的过去是怎样的呢？……如果阿蒂卡斯这个名字，伯爵这个称号，正如我猜测的，都是假借的，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隐瞒真实身份？……难道他是一个被驱逐出境的流放犯，他喜欢这个流放地胜于别处？……难道我不是和一个希望通过躲进这个别人发现不了的山洞中而逍遥法外的不法分子打交道？……我有权进行任何假设，这个外国人是如此可疑，一切可能性我都想到了。

这个我尚未找到满意答案的问题又回到了我的脑海中。为什么要将处于疯狂状态中的托马斯·罗什从疗养院中劫走？……难道阿蒂卡斯伯爵想从他那里得到“闪电”的秘密，以便万一他的隐居地被泄露，他可以用它来保卫“覆杯”岛？……但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饥饿会毁灭“覆杯”岛的，因为拖船不能让它得到充分的补给！……另一方面，帆船无法越过封锁线，并且它会在各个港口被通缉！……那时，掌握在阿蒂卡斯伯爵手中的托马斯·罗什的发明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早上七点钟时，我从床上跳下来。虽然我被山岩的四壁困住了，但是至少我没有被困在我的房间里。没有什么不让我离开它，我走了出去……

往前走了三十米，来到一个石盖顶面前，仿佛是一个码头，向左右两个方向延伸。

“爱巴”号的几名水手正忙着将货物从拖船的船舱里搬出来，运下船，拖船停在一个石堤附近。

洞内的光线非常微弱，介于半明半暗之间，我的眼睛已逐渐适应了，洞顶的中间有一个断口。

“这些蒸汽，或者说这些烟雾就是从那里冒出来的，在三、四海里之外就能望见。”

这时，一系列想法在我脑海中穿过。

“‘覆杯’岛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一座火山，我自己一度也曾这样想……几年前看到的蒸汽，火焰都不过是人为的而已……使百慕大的渔民们恐怖的轰隆声根本不是地下力量争斗的结果……种种现象都是虚假的……它们只是这座小岛主人的意愿而已，他想将在海滨安居乐业的居民们赶出小岛……这个阿蒂卡斯伯爵达到了目的……他成为“覆杯”岛的独一无二的主人……仅仅通过制造爆炸的声音，将被海潮冲来的海藻和马尾草燃烧，使烟雾从假火山口冒出，他就使人们相信存在一座突然醒过来的火山，不久就会爆发！……”

这就是事情的经过，实际上，自百慕大的渔民们离开后，浓厚的烟雾仍然不断地从“覆杯”岛顶部冒出。

洞内越来越明亮了，太阳升上了中天，日光从假火山口射进洞里。因此，我可以相当精确地估计此洞的大小。以下便是我记下的数据。

从外面看，“覆杯”岛几乎是圆形的，周长一千二百米，内部面积为五千米或五公顷。底部的洞壁有三十米到一百米之厚。

由此可见这座山洞占据了“覆杯”岛全部的高出海面的部分，虽然墙壁的厚度减小了。沟通内外的海底隧道的长度估计大约为四十米，拖船就是由它进入山洞的。

这些大致估计出来的数字使人们能够想象此洞的大小。但是，虽然它很宽阔，我记得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岛屿的面积比它更大，并且是洞穴学研究的对象。

实际上，在卡尼奥尔，诺斯安伯立，德伯夏尔，皮埃蒙，摩和，巴勒阿尔，匈牙利，加利福尼亚，都有一些岩洞面积大于“覆杯”岛的这座山洞。例如，比利时的12絮莱丝溶洞，美国肯塔基州的马摩丝溶洞，它至少有二百二十六个圆顶厅，七条河流，八道瀑布，十二口深不可测的井，面积有五到六里的一座内海，探险者们从未走到过尽头。

我像成千上万的旅游者一样参观过肯塔基的这些岩洞。我可

以将其主要的一座岩洞与“覆杯”岛的这座作个比较。与这里一样，马摩丝岩洞的穹顶也是由形态各异，高矮不一的柱子支撑着，使它看上去像一座哥特式教堂，有正厅，偏厅，甬道，然而不像宗教建筑那么正规。唯一的区别是肯塔基的岩洞有一百三十米之高，而“覆杯”岛这座岩洞最高处不超过六十米，穹心有一个圆形的洞，——烟雾和火焰从中冒出。

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我参观过的大多数岩洞都有一个清晰易懂的名字，并且早晚有一天会被开发出来。

然而，“覆杯”岛的岩洞却并非如此。在地图上，它只是百慕大群岛的一座岛屿，如何能料到岛内有一座巨大的洞窟呢？只有进入才能知道，若想进入，必须拥有与阿蒂卡斯伯爵拖船类似的潜水艇。

现在，我开始观察其内在岩壁环绕中的大海，它的面积不大。周长仅有三百到三百五十米。实际上，这是一座泻湖，四周环绕着直挺挺的岩石，拖船在其中航行绰绰有余，因为据我看它的深度不低于四十米。

根据山洞的位置和结构，它显然属于那类由于海水的入侵形成的山洞。法国杜阿尔奈湾的考宗岩洞和摩孟特岩洞，科西嘉岛洞岸的薄尼法西欧岩

洞，挪威海滨的索盖亭岩洞，它大约不低于五百米，还有希腊的一些岩洞，西班牙的基布拉托岩洞，科希希奈的杜哈奈岩洞，它们和“覆杯”岛的溶洞一样既是水成又是火成溶洞。

贝壳的性质表明他们是这两种地质工作的产物。

“覆杯”岛上绝大部分是石灰岩。这些岩石从深湖边上一一直平缓地升向岩壁，岩石中间铺着细细的沙粒，到处生长着浅黄色的坚硬而茂密的虎茸草。到处覆盖着厚厚的海藻和马尾藻，一些很干燥，另一些很湿润，散发出强烈的海的气味，海潮推着它们穿过隧道，将它们抛到泻湖边上。它们不是“覆杯”岛唯一的燃料。我看见岛上储藏大量的煤，它们可以由拖船和帆船运进来。但是，我再重复一遍，小岛的火山口吐出的烟是这些植物晒干燃烧后产生的。

我继续散步，在曲曲折折的湖边上这些“穴居人”的住处，——难道他们不适合这个名称？这个地方叫做比海伏，意思是“蜂箱”，这个名字完美地体现了它的特色。在岩壁的石灰岩台基上，人工开凿了几排“蜂房”，里面居住着人类的“马蜂”。

山洞东面的布局非常不同。几百根天然石柱支撑着山洞圆顶的拱腹线，它们或从侧面木人，或拔地而起，或柱柱相生，或扫弯曲变形。这是一座真正的石林，一直延展到山洞的边缘。在石柱之间，一些蜿蜒曲折的小径纵横交错，一直通到山洞的尽头。

通过计算比海伏的“蜂房”，便可以得知阿蒂卡斯伯爵的同伙的数目为八十到一百人。

阿蒂卡斯伯爵恰好站在一座与其他房子隔开的小房子跟前，船长斯巴德和工程师索科尔已和在他一起呆了一会儿。交谈了几句之后，三人便来到泻湖边上，停在堤岸上，拖船就停在旁边。

这时，十几名水手将货物从船上搬下来用小艇将它们运到对岸，在对岸石壁的侧面台基上凿了许多宽敞的壁凹，作为“覆杯”岛的仓库。

看不见泻湖水下的隧道口。我注意到为若想由泻湖进入隧道，拖船必须沉到水面以下几米的地方。“覆杯”岛的岩洞与斯塔法和摩盖特的岩洞不同，在涨潮时它的入口并不总是可以自由通行的。是否存在与海岸相通的另一条通道，一条天然或人工走廊呢？……弄清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实际上，“覆杯”岛名符其实。它确实是一只巨大的倒置的杯子。不仅是坡面的形状，——人们不知道的是，——它内部的形状也是如此。

比海伏坐落在泻湖北面一片圆形地上，即在隧道口的左边。对面是仓库，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货物，装满了商品的小包，葡萄酒，烧酒，一桶桶啤酒，罐头箱，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包裹。仿佛有二十船的货物被运到了这里。再往前走一点儿，耸立着一座相当重要的建筑，由一道木板墙围绕，它的用途一眼便可以看穿。屋上方的电线杆上联接着许多粗大的铜丝，它们给悬挂在山洞圆顶上的高能电灯以及“蜂箱”中的每座“蜂房”使用的白炽灯供电。山洞的石柱上安装着无数这种照明工具，它们照亮山洞直至山洞最深处。

一个问题出现了：他们是否会让我在“覆杯”岛的内部自由走动？……我希望如此。为什么阿蒂卡斯伯爵要妨碍我的自由，禁止我游览他的神秘地呢？……难道我不是囚禁在此岛的岩壁之间？……除了隧道之外是否还有另外一条出路呢？……然而，如何穿越这座一直关闭着的水桥呢？……

假如我能够穿过隧道，我的消失会迟迟不被察觉吗？……拖船会把十几

名水手运到海边，他们将搜遍岸上每一个最隐秘的角落……我必定会被抓住，带回比海伏，这次，再不会有自由行动的权利了……

因此，我必须放弃逃跑的念头，除非成功的把握非常大。如果出现良机，我不会坐失的。

在一排排“蜂房”之间穿梭时，我得从观察阿蒂卡斯伯爵的几名同伙，他们毫无怨尤地在“覆杯”岛深处过着单调的生活。根据比海伏房间的数量，他们大约有一百多人。

我经过时，这些人丝毫没有注意我。从近旁打量他们，发觉他们似乎来自世界各地。我看不出他们之间在出身上有任何共同之处，——甚至没有北美洲人之间，欧洲人之间，或者亚洲人之间的共同特点。他们的肤色由白色到古铜色再到黑色，——更像澳大利亚人的黑皮肤而不是非洲人的。总之，他们大多数属于马来人种，在绝大多数人中，这一点非常明显。阿蒂卡斯伯爵肯定出身于这支西太平洋荷属岛屿上的特殊种族，而工程师索科尔则来自地中海东岸地区，船长斯巴德出身于意大利。

但是，虽然“覆杯”岛上的居民之间没有种族上的联系，但是他们肯定有本能和生理上的共同之处。他们的面容多么令人不安，神情多么凶恶，而举止多么粗野啊！他们生性凶暴，从不会控制情欲也不会对罪恶望而却步。——我产生了这种想法，——为什么不是一系列共同的犯罪、盗窃、纵火、谋杀、行凶促使他们躲避到这座岩洞里（在这里他们完全可以保证自己逍遥法外）呢？……那么阿蒂卡斯伯爵不过是一群不法之徒的首领，斯巴德和索科尔是他的帮凶，“覆杯”岛是海盗的匪窟……

这种想法固执地嵌入了我的头脑中。如果将来的事实我弄错了，我会惊诧不已的。并且，在这第一次探查中，我看到的事实证实了我的观点，让我做出了最难以置信的某些推测。

不管怎样，不论他们是些什么人，不论是何种原因将他们聚拢在此地，据我看，阿蒂卡斯伯爵的同伙已经完全接受了他至高无尚的统治。相反，虽然阿蒂卡斯伯爵通过严厉的纪律将他们控制在自己的铁腕之下，但是，很可能某些好处补偿了这种心甘情愿地受到的奴役……什么样的好处呢？……

经过隧道口附近的湖岸，我来到了对岸。正如我刚才看到的，在湖的这一边贮存着“爱巴”号在每次航行中带回来的货物。岩壁上凿着宽敞的壁凹，能够容纳大量的包裹。

再过去，便是发电室了。从它的窗户下经过时，我看到了一些新近发明的机器，这些机器体积较小，功能完善。没有一架用煤所需的结构复杂的蒸汽机。没有，正如我推测的，由高能电池给岩洞内的电灯和拖船的发动机供电。还有一点确凿无疑，各种生活设施，比海伏的供暖，煮饭也都用电来完成。我注意到，电灯还用在旁边一个洞凹里生产淡水的蒸馏器上。“覆杯”岛的移民们还没有落魄到不得不饮用降落在小岛海滨的充沛的雨水的地步。从发电室再往前走几步，便是一座宽阔的圆形蓄水池，比例匀称，与我从前游览百慕大群岛时看到的蓄水池很相像。那里的蓄水池可以供应一万居民的需要……此处的只供应一百多人……

我不知道怎样形容他们。显然，某种主要的理由迅速使他们及其首领居住在小岛的腹地，但是是什么理由呢？……修士们自禁在修道院的院墙之内，与世隔绝，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阿蒂卡斯伯爵的臣民们看上去可不像虔诚的本笃会，或查尔特勒修道院的修士。

我继续在石隙中漫步，来到了岩洞的一端。没有人干扰我，和我说话，甚至没有人提防我。“覆杯”岛的这一部分极其奇特，堪与肯塔基和巴勒阿尔岩洞中绝妙的部分媲美。自然，这里没有任何人工的斧凿之痕。只有大自然的天工之笔，大地居然能孕育出如此神奇的作品，人们在惊叹之余也不禁产生了恐惧，从洞顶山口中射进来的阳光非常倾斜地照射在泻湖的这一面。晚上，在电灯的照耀下，它看上去一定如幻如梦。仅管搜索了一番，然而我没有发现任何地方有通向外界的出口。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小岛为大量的禽鸟，银鸥，海鸥，海燕（它们是百慕大群岛的常客）提供了避身之所。在这里，人们从来不捕捉它们，任其随意繁殖，它们从不怕人。此外，除了这些海鸟之外，“覆杯”岛上还有其他动物。在比海伏这边还设有圈养牛、猪、羊和家禽的地方。因此，食物既有保证又丰富多彩，还有一个原因，在洞外的礁石之间或者泻湖的水中，生活着大量的各类鱼，提供了丰富的鱼肉。

总之，“覆杯”岛的主人们不缺少任何资源，这一点一目了然。所有的人都身强体壮，精力充沛，是那类经过热带地区风吹日晒的自然考验的水手，由于当年经受海风吹拂而面色红润，血气充足。这里没有孩子和老人，——所有人的年龄都在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

但是，为什么他们甘心情愿地屈服于这种生活？……难道他们永远不会离开“覆杯”岛的这座隐居之地了？……

也许我不久就会明白。

第十章盖尔·卡拉日

我居住的“蜂房”距阿蒂卡斯伯爵的住处有一百多步，是比海伏这一排房子中的最后一间。虽然，我没有和托马斯·罗什住在一起，但是我的房间是否就在他的旁边呢？为了看护盖东能够继续照料疗养院的病人，两间屋子必须挨着……不久，我就会弄清楚。船长斯巴德和工程师索科尔分别住在阿蒂卡斯伯爵的邸邸的两侧。

邸邸？……是的，为什么不能这样称呼它呢，既然这幢住宅装饰得如此高雅不俗。邸邸正面的岩石经过巧夺天工地雕琢显得富丽堂皇。一道宽阔的大门向里空。阳光从岩壁上开凿的几扇窗户中射入，窗框上绘着彩色的方格图案。邸内有几间房间，一间饭厅，一间客厅，都镶着彩绘玻璃窗，非常明亮，空气流通极为良好。造型奇特的家具来自各地，包括法国，英国，美国。显然，它们的主人喜爱各种各样的风格。贮藏室和厨房设在比海伏后面的附属房屋中。

下午，我走出屋子，怀着一定要见到阿蒂卡斯伯爵的决心，正好看见他穿过湖岸向“蜂箱”走来。也许他没有看到我，或者他故意躲开我，总之，他加速了步伐，我没能追上他。

“但是他必须见我！”我暗暗想到。

我匆匆地来到刚刚关上的府门之前。

一个身材高大，肤色深黑的马来人立即出现在门口。他粗暴地示意我走开。

我没有理睬这道命令，我坚持要进去，用流利的英语将下面的话重复了两次：

“请告诉阿蒂卡斯伯爵我想立即见他！”

我就像是在跟“覆杯”岛的岩石说话一样！这个野蛮人根本不懂一句英语，只是用带着威胁的叫喊回答我。

那时我打算破门而入，大声喊叫以使阿蒂卡斯伯爵能听到我的声音。但是，一切迹象表明，这样做只能激起马来人的怒火，而他是力大无比的。

我推迟了得到解释的时间，——我迟早会得到的。

我沿着比海伏的这一排屋子向东走，脑海中一直想着托马斯·罗什。我十分惊讶在这第一天中还没有看到他。难道他又发病了吗？……

这个假设几乎难以成立。根据阿蒂卡斯伯爵从前对我说的话，如果托马斯病势发作的话，他会要求看护盖东去照料托马斯·罗什。

我刚走了一百多步便碰到了工程师索科尔。

这位喜欢挖苦别人的家伙一看到我，便像往常一样殷勤地愉快地微笑了，根本不打算避开我。如果他知道我和他是同行，我也是一位工程师，——假如他知道，——也许他会对我更友好？……但是，我必须小心翼翼从中向他透露我的名字和身份。

工程师索科尔停住了脚步，双目炯炯有神，嘴边挂着讥讽的微笑，以优雅的姿势向我问了声好。

我冷冰冰地回了一礼，——他装作没有注意到我的冷淡。

“盖东先生，愿圣乔纳森保佑您！”他以清晰洪亮的声音对我说道，“我想您不会抱怨我们给您提供了一个访问这座奇妙无比的岩洞的绝好机会吧……对呀！它是最美丽的岩洞之一……可是却是我们所居住的类球体上最

默默无闻的！……”

他在与一个普通的看护谈话时，居然使用了“类球体”这样一个科学名词，令人十分惊讶，我仅仅回答了一句：

“我只要能够在游览完这座岩洞后，自由地出去，我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了，索科尔先生……”

“什么！您已经考虑离开我们了，盖东先生……回到疗养院那座寒酸的小楼中？……您还没有深入勘探我们宏伟的领地，也没有深入地欣赏独一无二的美景，大自然负担其所有的费用……”

“我看到的对我已经足够了，”我反驳道，“如果您严肃地同我讲话，我会严肃地回答您说，我不希望再看更多的东西。”

“那好，盖东先生，允许我告诉您，您还没有体味到在这个独一无二的地方生活的种种好处！……生活温馨宁静，无忧无虑，稳定安全，物质条件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四季如春，不必惧怕蹂躏大西洋这片海域的风暴，冬暖夏凉！……四季的变化对温和宜人的气候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在这里，我们根本无需害怕普路托和耐普杜内的怒火……”

他引用了神话中两个人物的名字，并且暗示对他来说，这已经是少得不能再少了。显而易见。工程师索科尔在嘲笑我。难道监护盖东也曾听说过普路托和耐普杜内的名字吗？……

“先生，”我说，“也许这里的气候很适合您，您也应当欣赏生活在……这座岩洞深处种种好处……”

我差点说出了“覆杯”岛的名字……我及时住了嘴。如果他们发觉我知道该岛的名字以及它位于百慕大群岛的西岸，后果不堪设想！

我继续说：

“但是，这里的气候不适合我，我有权改换气候，我认为……”

“权力，的确。”

“我的意思是我有权出去，你们应该帮助我返回美洲大陆。”

“我没有任何反对您的良好理由，盖东先生，”索科尔工程师说，“您的要求在所有方面都是言之成理的。然而，请您注意我们生活在这里，享有宝贵而绝对的独立，我们不属于任何大国，也不受任何外界的势力控制，我们不是美洲和欧洲某一国家的移民……任何高尚善良的人都应该重视这一点……某位才人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过这些出自诸神手笔的岩洞，从前诸神借托弗尼斯的嘴宣读他们的神谕……”

显然，工程师索科尔喜欢引用神话故事！在普路托和纳普杜内之后又引来托弗尼！啊！难道他认为一位疗养院的看护会认得托弗尼斯？……显然，这位性喜嘲弄的人在继续嘲笑我，我竭尽全力地按捺住自己，没有以同样的口吻回敬他。

“刚才，”我生硬地说，“我想进入这间府邸，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它是阿蒂卡斯伯爵的居所，而我被拦住了……”

“被谁，盖东先生？……”

“被伯爵的一名仆人。”

“这名仆人可能是奉命行事。”

希腊神话中的地狱之王（冥冥王）。

罗马神话中的海神。

“可是，不管他愿意不愿意，阿蒂卡斯伯爵该给我说话的机会。”

“我想这恐怕很难……甚至不可能。”工程师索科尔笑着说。

“为什么？……”

“因为此地没有阿蒂卡斯伯爵。”

“您在开玩笑，我想！……我刚才还看见他……”

“您看见的不是阿蒂卡斯伯爵，盖东先生……”

“那么请问是谁呢？……”

“是海盗盖尔·卡拉日。”

以硬梆梆的口吻掷出这个名字后，索科尔工程师便走开了，我甚至没想到留住他。

海盗盖尔·卡拉日！

是的！……这个名字告诉了我许多事情！……，我知道这个名字，而后引起了什么样的回忆啊！……单单这个名字便向我说明了某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它告诉了我落在了什么人手中！……根据我已经知道的，以及到达“覆杯”岛后从工程师索科尔口中知道的事情，我必须讲一讲这位盖尔·卡拉日过去和现在的事情。

八九年之前，海盗在西太平洋肆意妄为，谋财害命的事件难以计数，从而使西太平洋的海域一片荒凉。那时候，在一次凶残的首领的率领下，一群来自各地的不法之徒，殖民地驻军中的逃兵，越狱的苦役犯，弃船而逃的水手，横行一时。这个团伙中的核心人物都是欧洲和美洲社会中的渣子败类，为了淘金，他们来到了澳大利亚南部的新威尔士省的各个地区。船长斯巴德和工程师索科尔就是这些淘金者中的一员，共同的趣味和性格立即将这两名没落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两个人受过教育，意志坚定，只要凭借聪明才智，肯定会在任何领域中获得成功。但是，他们既没有良心，又毫无顾忌，一心一意要不择手段地发家致富，希冀通过投机和赌博来获得本来可以通过辛勤不懈的工作获得的东西，于是他们投身于各种难以置信的冒险之中，一朝富可敌国，转眼又一无所有，他们的所作所为与来金矿碰运气的流浪汉没有什么两样。

那时候，在南新威尔士的金矿附近，有一个人胆大包天，从不害怕任何东西，——即使是犯罪，——他对这些生性凶暴恶毒的人具有不可抗拒的影响力。

此人叫盖尔·卡拉日。

这个海盗是哪国人，他过去做过什么，对此进行的调查未能解答这些问题。虽然他一直逍遥法外，但是，他的名字，——至少他自称的名字，——却传遍了世界。人们可谓谈虎色变，仿佛他是看不见抓不住的神话中的人物。

现在，我可以肯定盖尔·卡拉日是马来人，总之，这一点并不重要。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名肆无忌惮的海盗，远海上无数起凶杀案的原凶。

他在澳大利亚的金矿附近结识了工程师索科尔和船长斯巴德，在那里呆了几年后，他在维多利亚省的梅尔布恩港抢到了一艘船。他的同伙由三十多个无赖组成，不久这个数目便扩大了三倍。太平洋的这片海域进行抢劫还是非常容易的并且收获相当丰富。——无法计算在西太平洋的这些岛屿发生过多少起海上抢劫事件，有多少船只被劫，多少船员被杀，总之，移民们对此无力防卫。尽管由船长斯巴德指挥的盖尔·卡拉日的这艘船多次被告发，然而，人们无法制服它。他似乎具备在迷宫般的群岛中神奇地消失的才能，因

为盖尔·卡拉日熟悉这些群岛的所有出口和海湾。

可怕的海盗统治着这片海域。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罗斯人、美国人，徒然地派出舰队追捕这只幽灵船，在抢劫和屠杀之后，没有人能知道它的去向和隐身之所，人们对将他绳之以法已经感到绝望了。

一天，这些罪行结束了。再也听不到人们谈论盖尔·卡拉日了。难道他离开了太平洋到其他海洋上去了？……又开始在别处进行抢劫？……由于一段时间内再也没有发生过抢劫事件，人们便这样认为：这是因为在长期抢劫来的庞大财富中，扣掉狂欢时花费的和挥霍掉的财富，还剩下相当多的钱财。也许，盖尔·卡拉日和他同伙已将财富藏到某处只有他们知道的隐秘而安全的地方，现在正在享用它们。

自从销声匿迹后，这群海盗躲在何处？……所有的搜查都是无功而返。忧虑和危险消失后，人们逐渐忘记了西太平洋地区的抢劫事件。

以上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如果我不能逃出“覆杯”岛，那么现在发生的事将永远不为人知。

是的，当这群不法之徒离开太平洋西部的海域时，已经拥有了庞大的财富。他们销毁了海盗船后，便分道扬镳，相约在美国的大陆碰面。

那时，非常精通业务的工程师索科尔，是一个能干的机械师，他曾经热衷于研究潜水艇的构造，便建议盖尔·卡拉日制造一艘潜水艇，以便在更隐蔽更可怕的条件重新进行犯罪活动。

盖尔·卡拉日认为同伙的建议非常实用，钱没有问题，只需要开始实施计划便可以。

这位所谓的阿蒂卡斯伯爵一边在瑞典哥德堡的造船厂订做“爱巴”号帆船，一边将潜水艇的设计图纸交给美国费位戴尔菲的克瑞姆斯造船厂，制造这艘潜水艇没有引起任何怀疑。并且，不久它就连人带船地消失了。

这艘潜水艇是依照工程师索科尔的设计并且在他的特别监督下造成的，使用了许多当时很完善的海上技术，新式电池产生的电流带动固定在螺旋轴上的电动机，赋予发动机以强大的推力。

自然，没有人猜出阿蒂卡斯伯爵是从前横行在太平洋上的海盗盖尔·卡拉日，也没有猜出工程师索科尔是他最得力的死党。人们只把他当作一位出身高贵，富可敌国的外国人，一年来，他乘坐着“爱巴”号经常出入美国的各个港口，（“爱巴”号先于拖船完成下海。）

制造工作至少要十八个月。它完工时，引起了所有对海下航行工具感兴趣的人的赞赏。它的外形，内部构造，通风系统，舒适性，稳定性，入水速度，灵活性，射程和潜水变化的灵便，操作的方便性，非同寻常的速度，赋予它机械力的电池容量，这些都远远超过“古蓓”号、“杰诺特”号，“则黛”号的后继者以及其他当时已十分完善的潜水艇。

并且，人们不久就会判断出它的性能，因为在经过多次成功的试验，将在距查勒斯顿四海里的洋面上进行一次公开试程，无数只战舰，商船，游艇，美国人和外国人将前来观看。

不用说“爱巴”号也在观看的船只之内，阿蒂卡斯伯爵，工程师索科尔，船长斯巴德以及全体船员都在船上，——六、七名去操纵潜水艇的船员除外，潜水艇将由一名非常勇敢出色的英国机械师杰伯森指挥。

最后的这一次试验的内容包括在海面上的各种机动演习，然后潜水艇必须沉入海中几个小时，随后当它到达几海里之外的浮筒时再浮上海面。

时间到了，舱顶门关上后，潜水艇首先在海面上行驶，它的速度和转弯的能力令观众赞叹不已。

随后，“爱巴”号发出了一个信号，潜水艇慢慢下沉，直到所有的人都看不见它。

几艘船向潜水艇重新浮出海面的指定地点驶去。

三小时过去了……潜水艇没有浮出海面。

人们不知道的是，这艘用来在水下拖曳帆船的机器只会在距那里几海里的地方浮出海面，这是阿蒂卡斯伯爵和工程师索科尔事先和他们约好的。但是，除了知情者之外，所有的人都毫无疑问地认为潜水艇由于船体或机器的事故而失事了。“爱巴”号上的人装作惊慌失措，而其他船上的人的伤心才是真的。人们做了各种调查，派潜水员潜到潜水艇行驶过的水域。这些寻找都是白费力气，人们确信它已经葬身于大西洋底了。

两天之后，阿蒂卡斯伯爵又出海了，四十八小时后，他在事先约定的地点见了拖船。

这就是盖尔·卡拉日拥有一艘奇妙的潜水艇的经过，它有两个用途：拖曳帆船，袭击船只。由于有了这艘无人知晓的可怕的摧毁工具，阿蒂卡斯伯爵又开始了抢劫活动，此次更为安全，更不会受到惩罚。

这些细节我是从工程师索科尔那里得知的，他对他的作品非常骄傲，——也非常确信“覆杯”岛的囚徒永远不能将这个秘密公之于众。实际上，我们明白了盖尔·卡拉日拥有了什么样的攻击力。拖船在晚上，袭击船只，它们不可能防备一只游艇。潜水艇用船首冲角破坏这些船只的底部，然后，帆船靠近它们，水手们屠杀船员，抢劫货物。因此，在海事新闻中，无数船只只能归到这个令人绝望的专栏下：人船俱失。

一年中，在查勒斯顿海湾进行了可怕的抢劫后，盖尔·卡拉日又来开发美国的大西洋海域。他的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没有使用的货物便在远地的市场上出售，抢劫的成果变成了金银。但是海盗一直缺少一个隐秘的地方，以便在分赃之前存放财物。

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了他们的忙。当工程师索科尔和机械师杰柏森乘坐潜水艇在百慕大群岛附近的海底航行时，他们在小岛的底部发现了这个隧道通向“覆杯”岛的内部。难道盖尔·卡拉日还能发现比这更能躲避搜查的地方吗？……这座从前曾作过匪窟的百慕大群岛中的小岛便成了一群更可怕的不法分子的聚居地。

一经选定“覆杯”岛这个隐居地之后，阿蒂卡斯伯爵及其同伙便在宽阔的圆顶下开始了新的生活，正如我们看到的。工程师索科尔建立了一间发电室，没有使用那些在国外制造会引起怀疑的机器，仅仅使用电池，这些电池安装简易，只要求使用金属板和化学物质，“爱巴”号在美国停泊时可以大量购买它们。

我们可以轻易地猜出十九号到二十号晚上发生的事情。那艘无停驶的三桅帆船之所以在日出时消失不见了，无非因为拖船靠近了它，它遭到了帆船的攻击，抢劫，和全体船员一起沉到了海底……当它消失在大西洋的深渊之中的时候，它的一部分货物已经运到了“爱巴”号上！……

我落到了什么人的手中，如何结束这种遭遇呢？……我能否逃离“覆杯”岛的这座监狱，揭发这位冒牌的阿蒂卡斯伯爵，肃清海洋上的盖尔·卡拉日这群海盗？……

盖尔·卡拉日已经如何可怕了，一旦他掌握了“罗什闪电”后，难道不是更加可怕吗？……是的，这次！如果他使用这种新式摧毁性导弹，没有一艘商船能抵抗它，没有一艘战舰能逃脱彻底毁灭的命运。

盖尔·卡拉日的名字所暗示的这些想法长久地困扰我，纠缠我。我知道的关于这位臭名昭著的海盗的所有的事又回到了我的记忆中，——他在太平洋上肆虐时的生活，海上强国进行的对他的船只的讨伐、远征的失败，这几年来美洲大陆远海船只的莫名其妙的失踪应该归罪于他。……他只是更换了行凶的场所……人们以为已经摆脱了他，而他却在这艘人们以为已经被查勒斯顿海湾吞噬的拖船的帮助下在大西洋繁华的海面上继续进行抢劫……

“现在，”我暗自想，“我已经知道了他的真实姓名和他真正的隐身之地，——盖尔·卡拉日和“覆杯”岛！但是，索科尔之所以向我吐露这个名字，肯定是得到了允许……这不等于告诉我放弃获得自由的念头吗？……”

工程师索科尔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个名字对我的影响。我记得，他离开我后，便向盖尔·卡拉日的住处走去，也许是去告诉他发生的事情。

我在泻湖边上走了很长时间，然后，我准备回到小屋中，这时，我的身边响起了脚步声。

我转过身。

阿蒂卡斯伯爵和船长斯巴德站在那里。他狐疑地看了我一眼。一阵愤怒使我不再能克制自己，下面的话脱口而出：

“先生，您无权把我关在这里！……如果您把我劫出疗养院，是为了让我照料托马斯·罗什的话，我拒绝给他照料，我请您将我送回……”

海盗们的首领一言不发一动不动。

我愤怒已极。

“回答我，阿蒂卡斯伯爵，——因为我知道您是谁……回答我……盖尔·卡拉日……”

他回答道：“阿蒂卡斯伯爵是盖尔·卡拉日，正如看护盖东是工程师西蒙·哈特，盖尔·卡拉日永远不会给知道他秘密的工程师西蒙·哈特以自由！”

第十一章五周内

形势非常清楚。盖尔·卡拉日知道了我的身份……当他派人将托马斯·罗什及其看护从疗养院绑走的时候，已经知道我是谁了。

他怎么知道的，他怎么得知疗养院所有的员工都不知道的事，他如何清楚一位法国工程师在履行监护托马斯·罗什的职责？……我不知道他如何知道的，但他的确知道。

显然，此人拥有一些情报手段，他居然为此花了不少钱，然而却能够从中获取巨利。此外，他这种人为了达到目的，是不会吝惜金钱的。

今后，将由这位盖尔·卡拉日，或者他的同伙工程师索科尔代替我监护托马斯·罗什了。他们的努力会比我的更有成效吗？……上帝保佑让他们什么也得不到，让可怜的托马斯·罗什待到文明世界的宽恕！

我没有回答盖尔·卡拉日的最后一句话。它在我身上产生的效果就像当面射入的一颗子弹。然而，我没有倒下，也许这位所谓的阿蒂卡斯伯爵以为我会一蹶不振吧。

不！我直视着他，我的眼睛没有垂下，反而熠熠生辉。我学着他的样子抱起双臂。然而，他是我生命的主宰……他只需一个手势便可以一枪让我躺在他脚下……然后，我的尸体将被投入泻湖中，由隧道飘到“覆杯”岛远处的洋面上……

发生这一幕之后，他们照旧让我自由行动。没有采取任何不利于我的措施。我可以在石柱之间溜达，甚至可以到洞边去，很明显，岩洞除了隧道之外，没有别的出口。

我回到我在比海伏边上的“蜂房”之中，脑海里缠绕着新形势下产生的千万种想法，我想道：

“虽然盖尔·卡拉日知道我是工程师西蒙·哈特，但是至少他不知道我晓得“覆杯”岛。

至于将托马斯·罗什交给我照料的计划，我想阿蒂卡斯伯爵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因为他已经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我有些遗憾，因为毫无疑问发明家受到越来越紧迫的催逼，工程师索科尔将用尽一切手段得到火药和爆燃物的成份，弄得它们用于以后的抢劫活动中……是的！最好仍然由我看护托马斯·罗什……就像在疗养院一样……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一次也没有看到过我以前的病人。我再说一遍，没有人干扰我每天的散步活动。我无须为生活中的物质条件操心。我的饭菜由阿蒂卡斯伯爵的厨房准时送来，——我仍然习惯于这样称呼他，——因此有时还会这么叫他。我对饭食并不挑剔，对此有一丁点儿抱怨都是不公正的。由于“爱巴”号每次外出时都会带来新的必需品，因此食物是完美无缺的。

幸运的是，我在漫长的无所事事时光中，仍能写信来打发时间。于是，我在本子上详细的记下从在疗养院被劫持以来发生的所有事情，并且每天坚持记笔记。只要我的毛笔没有从我手里被夺走，我就将继续这项工作。也许日后它会有助于揭开“覆杯”岛的秘密。

——7月5日到25日，——两个星期过去了，我想接近托马斯·罗什的所有尝试无一成功。显然，他们采取了措施使他免受我的影响，尽管直到现在的我的影响一直对他毫无效用。我唯一的希望便是阿蒂卡斯伯爵，工程师索科尔和船长斯巴德想攫取发明家的秘密的企图只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

有三四次，——至少就我所知，——托马斯·罗什和工程师索科尔围着泻湖一道散步。就我看来，托马斯·罗什似乎相当认真地倾听索科尔的谈话。后者带他参观整座岩洞，领他去发电室，详细地向他讲解拖船的机械……自从离开疗养院后，托马斯·罗什精神状态明显好转了。

在盖尔·卡拉日的府邸内，托马斯·罗什单独占用一间房间。我肯定他每天都受到哄骗，尤其是被工程师索科尔。他们提出按他的要求付给他价钱，——他知道钱的价值吗？——他能抵抗诱惑吗？……这些坏蛋会用抢劫来的多年积攒下来的金子使他眼花缭乱！……从他目前的精神状态，他会不会不由自主地将“闪电”的构造告诉他们？……那时，只要将需要的材料运到“覆杯”岛，托马斯·罗什完全有时间进行化学组合。至于导弹，只要将它们拆开让大陆上的某家工厂分开制造便可以不引起任何怀疑，还有什么比这更容易的呢？……一想到海盗们掌握这种毁灭性武器后可能产生的后果，我便毛发倒竖，不寒而栗！

这种无法克制的忧虑让我不得片刻安宁，使我日渐憔悴，仅管“覆杯”岛内部空气清新纯净，但是我有时仍感到透不过气来。似乎坚厚的岩壁以所有的重量向我压过来，使我粉身碎骨。而且，我感到和世界的其他部分隔绝了，——仿佛住在地球之外，——对海那边的府中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啊！如果能够由泻湖上面洞顶上的山口逃出去就好了……由小岛的山顶逃走……然后再爬到山底！……

7月25日上午，我终于遇见了托马斯·罗什。他独自呆在对岸，我暗暗想盖尔·卡拉日，工程师索科尔和船长斯巴德是否出发到“覆杯”岛远处的海面上进行某次“远征”了，因为从昨天夜里起就没有看到他们……

我朝托马斯·罗什走去，在他看到我之前，我仔细打量着他。他的神情是严肃的，沉思的，不再像一个疯子了。他慢慢地踱着步，眼睛低垂着，没有扫视四周，胳膊底下夹着一块小木板，上面铺着一张纸，纸上绘着各种图案。

突然，他抬起头向我这边看过来，他向前走了一步，对我说：

“啊！是你……盖东！……”他叫道，“我从你手心里逃出来了！……我自由了！”

他认为自己获得了自由，因为，——他在“覆杯”岛比在疗养院自由。但是，我的出现引起了难堪的回忆可能令他发病，因为他以异乎寻常的激动大声地对我说：

“对……！是你……盖东！……不要靠近我……不要靠近我！……你想把我抓起来……将我重新带回单人病房中……永远不可能！……在这里，我的朋友会保护我！……他们强大而富有！……阿蒂卡斯伯爵是我的责任股东！……索科尔工程师是我的合伙人！……我们要开发我的发明！……我们要在这里制造“罗什闪电”……走开！……走开！……”

托马斯·罗什狂态毕现，他的声音越来越大，同时，他挥舞着胳膊，从口袋里掏出几打美元和银行支票，然后几块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的金币从他的手指间掉下来。如果这些钱不是来自阿蒂卡斯伯爵，作为购买秘密的价钱，还能来自哪里呢？……

然而，几名在不远处看着我们的水手闻声跑了过来。他们抓住托马斯·罗什，夹住他，将他拖走了。并且，自我一走出他的视野之外，他便变得很温顺，精神和肉体全都恢复了平静。

——7月27日。一两天后，清晨时，我向湖岸走去，顺着石砌的码头一直走到它的尽头。

拖船不在岩石边上平常停泊的地方，也不在泻湖上的任何地方。此外，盖尔·卡拉日和索科尔工程师没有像我推测的那样去出海，因为我在昨天晚上看到了他们。

但是，今天，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和船长斯巴德及水手们登上了拖船，然后和停泊在小岛海湾处的帆船会合，现在，“爱巴”号正航行在海上。

是不是出去抢劫？……有可能。然而，也有可能，上了游艇便又成为阿蒂卡斯伯爵的盖尔·卡拉日打算去海滨的某个港口购买制造“罗什闪电”所需的材料。

啊！如果我能藏在拖船上，然后悄悄溜到“爱巴”号的货舱中，在那里一直躲到到达港口！……那么，也许我能逃出去……为世人清除这群海盗！……

我是多么固执地想……逃跑……逃跑……不惜一切代价逃离这座匪窟！……但是，只有乘坐潜水艇穿过隧道才有可能逃走！……这样想是不是发疯了？……是的！……太疯狂了……但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逃出“覆杯”岛呢？……

正在我沉溺于这些想法中时，在距码头二十米的湖面上，湖水微微向西边分开以便让拖船通过。不一会儿，舱门打开了，机械师杰伯森和水手们登上了平台。其他人跑到岩石上以便接住缆绳。他们抓住缆绳，往回拉，潜水艇慢慢地停泊下来。

这一次，帆船没有借助于拖船航行，潜水艇只是将盖尔·卡拉日及其同伴送到了帆船上，然后将其拉出小岛的航道。

这更证实了我的看法，即这次出航只是要到美国的某个港口，阿蒂卡斯伯爵在那里购买制造炸药的材料并且向某个工厂订做导弹。然后在预定的回程到来时，拖船再次通过隧道，与帆船会合，盖尔·卡拉日将返回“覆杯”岛。

显然，这个不法之徒的意图正在得以实现，这一切进行比我预料的要快！

——8月3日，——今天，泻湖中发生了一起事件，——一起非常有趣的事件，想必极其罕见。

下午三点钟左右，湖水剧烈地翻腾搅动了一会儿，二三分钟后又恢复了平静，然后湖中央的水面又开始波动。

十五六名海盗，被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吸引来到了岸边，惊讶之中混杂着一丝恐慌，——据我观察。

绝对不是拖船引起了水面的波动，因为它正泊在码头边上。也不可能是另一艘潜水艇，进入隧道来到湖中。

一会儿，对岸响起了叫喊声。其他人用我难以理解的语言向前头的人说着什么，略略交谈了几句之后，后面的人匆匆返回比海伏。

难道他们看见了某只海怪进入泻湖中吗？……他们是不是去寻找攻击它的武器和捕捉它的渔船？……

我猜对了，过了一会儿，他们返回了岸边，拿着枪和系着长浅的鱼镖。

实际上，这是一只鲸鱼，——是百慕大群岛数量众多的抹香鲸，——它穿过了隧道，现在正在深水中挣扎。既然，这只动物不得不到“覆杯”岛内部寻找避身之地，是不是因为受到捕鲸人的追逐？……

几分钟后，这只鲸鱼浮上了水面。我们隐约看见一团庞大的，油光锃亮的，浅绿色的物体在水中游动仿佛在与某个可怕的敌人搏斗。当它第二次浮上水面时，两股水柱带着巨响从它的鼻孔中喷射而出。

“如果这头动物是为了躲避捕鲸者的猎捕才穿越隧道的，”我暗暗想，“那么，在‘覆杯’岛的附近一定有一只船……也许就在距岸边几百米的地方……并且它的小艇已经从西边的航道来到了岛边……我无法和他们联系上！……”

如果真是这样，我是否可以穿过“覆杯”岛的岩壁和他们会合？

但是，我不久便清楚了鲸鱼出现在湖面中的原因。根本不是有人在追捕它，而是一群鲨鱼，——是横行在百慕大群岛附近地区的可怕的角色。我毫不费劲地认出了它们。总共五六只鲨鱼，它们从侧面转过身，张开血盆大口，牙齿像马刷的钉子那样竖立着。它们向鲸鱼冲过去，后者只能用尾巴袭击它们来自卫。后已经被鱼狠狠地咬了几口，水面被染红了，它沉下又浮上来，露出水面，但是不能躲开鲨鱼的撕咬。

然而，搏斗的胜利者却不是这些凶残的动物。它们将失去猎物，因为配备着武器的人类比它更强大，在岸边上，站着盖尔·卡拉日的许多帮凶，他们并不比鲨鱼更好，因为海盗与海中之王是一丘之貉！……他们试图捕获抹香鲸，这只鲸鱼将成为“覆杯”岛海盗的猎物。

这时，鲸鱼游到码头边上，阿蒂卡斯伯爵的那名马来仆人和其他几位身强力壮的海盗正站在那里。

这位马来仆人拿着一杆鱼镖，上面系着一根长绳，他用力舞动着鱼镖灵巧地向鲸鱼掷去。

鲸鱼的左鳍被击中了受了重伤，它猛然沉入水中，鲨鱼也紧随着它沉入水中。鱼镖的绳子展开只有五十到六十米长。现在，只需拉动绳子，鲸鱼从水中浮上来，吐出最后一口气。

马来仆人和他的同伴们正缓缓地拉动绳子，以免将鱼镖从鲸鱼的肋上拉掉，不久，它便来到了隧道口附近的岸壁边上。

受了致命伤的哺乳动物在垂死中奋力挣扎，喷出一股股水汽和血水。然后，它费力一击将一只气喘吁吁的角鲨掷到岩石上。

由于晃动，鱼镖从它的肋部掉下来，抹香鲸又钻入水中。当它最后一次浮上水面时，用尾巴的背面狠力打湖水，它用力如此之大以致水面下陷了许多，隧道口便露了出来。

鲨鱼们扑向猎物，但是一阵冰雹般的子弹击中了它们，其他未被击中的便落荒而逃。

这群鲨鱼能否找到隧道口，游出“覆杯”岛，游到远海去？……很有可能。但是，谨慎起见，最好近几天内不要到湖中游泳。至于那头鲸鱼，两名水手坐上小艇将它系住。然后，它被拉到码头上，马来仆人熟练地将它切割成数块。

我终于准确地知道了隧道口的具体位置，它在靠近西面的岩壁……这个出口仅仅在湖岸下三米处。这对我很有用。

——8月7日。——现在阿蒂卡斯伯爵，工程师索科尔和船长斯巴德已经出海十二天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帆船不久就会回来。但是，我注意到拖船准备启航了，像蒸汽船为启航充“汽”一样，机械师杰伯森一直在给它的电池充电。虽然“爱巴”号帆船并不惧怕在光天化日之下来到美国的各个港

口，但是它很可能选择晚上进入“覆杯”岛的航道。因此，我猜测盖尔·卡拉日及其同伙会在晚上返回。

——8月10日。——昨天晚上，将近八点钟时，正如我所料，拖船沉入水中，准时穿过隧道，拖着“爱巴”号穿越航道，将船上人员带了回来。

今天早晨，走出屋子时，我看到托马斯·罗什和索科尔工程师边谈边向湖边走去。猜得出他们在谈什么，我站在二十多步之外，观察着我从前的病人。

他目光炯炯，面容开朗，神情变幻不定，而工程师索科尔在回答他的问题。他几乎不能呆在原地。因此，向码头匆匆走去。工程师索科尔跟在后面，两人在岸边上停住，站在拖船旁边。

船员们正在忙着卸货，十只中等大小的箱子刚刚被搬到岩石上。

箱子盖上用红色字母做着特殊记号，——托马斯·罗什仔细地看这些起首的字母。

工程师索科尔令人将这些箱子（每只的容量估计有一百升）搬到左岸的仓库中。小艇立刻开始搬运。

据我看，这些箱子中装着的物质组合或者混合起来便能制成炸药或爆燃物……至于导弹，肯定已经在大陆上的某家工厂中订的。它们造成后，帆船便将它们运回“覆杯”岛……

因此，这一次，“爱巴”号上的货物不是抢劫来的，没有犯下新的抢劫罪行。但是，盖尔·卡拉日将在海上进攻和防御中拥有多么可怕的力量！根据托马斯·罗什的话，“闪电”难道不能一举摧毁地球？……谁知道他有一天会不会这样做呢？……

第十二章 工程师索科的建议

托马斯·罗什开始了工作了，他长时间地是在左岸的一间仓库中，它变成了他的实验室。除了他之外，没有人能进去。难道他想独自进行制造，不让人知道制造方法？……很可能是这样的。我认为使用“罗什闪电”，所要求的准备工作非常简单。实际上，这种导弹既不需要大炮，迫击炮，也不需像扎兰茨基圆炮弹那样需要发射管。由于它是自动推进的，可能本身具有抛射的力量，它引起大气层的剧烈震动，仅此一点。便可摧毁在一定范围内经过的船只。如果阿蒂卡斯伯爵有朝一日拥有了这样一种毁灭性导弹，我们还有办法对付他吗？……

——8月11日到17日。——这个星期内，托马斯·罗什毫不间断地继续工作着。每天早晨，他去实验室工作，直到天黑了才回来。我甚至没有机会与他接近，同他说话。尽管他仍然对与他的工作无关的事物漠不关心，但是他现在已经完全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了。为什么他不能享有完完全全的理智呢？……难道他不能完全满足于他的天才吗？他长期酝酿的计划难道不正在实施吗？

——8月17日到18日。凌晨一点钟，外面的爆炸声将我们突然惊醒。

“难道有人进攻‘覆杯’岛了？……”我暗中想道。难道阿蒂卡斯伯爵的“爱巴”号帆船上行为引起了怀疑，它在进入航道时受到了追击……难道人们企图用大炮摧毁小岛？……难道在托马斯·罗什制成炸药之前，在导弹被运到“覆杯”岛之前，这群歹徒终于受到正义的制裁……？

这些剧烈的爆炸声定期响了好几次。我想，如果“爱巴”号帆船被摧毁了。那么，便不可能与大陆建立任何联系，小岛再也不能进行补给……

的确，拖船可以将阿蒂卡斯伯爵运到美国海湾地区的某个地方，他有足够的钱再造一艘游艇……这点无关紧要！……只要“覆杯”岛在盖尔·卡拉日拥有“罗什闪电”之前被毁灭就应感谢上天！

第二天天一亮，我便奔出了屋子……

在比海伏周围没有发生新鲜的事。

海盗们忙着他们日常的工作。拖船呆在停泊地。我看见托马斯·罗什向实验室走去。盖尔·卡拉日和工程师索科尔沿着明岸安闲地散着步。昨天夜里根本没有人进攻小岛……可是近在咫尺的爆炸声确实将我从梦中惊醒……

正在这时，盖尔·卡拉日向他的住处走去，工程师索科尔向我走过来。面带笑容，像往常一样，神情中含着嘲弄之色。

“西蒙·哈特先生，”他对我说，“您是否不习惯了这个宁静的地方的生活了吗？……您是否恰如其分地开始欣赏我们这个充满魔力的岩洞的优越之处？……您是否不再奢望有一天会获得自由……会逃出这座奇妙的山洞……离开。他哼起了一段法国古老的浪漫曲：

……这个可爱的地方。

在这里，我欣悦的灵魂。

欣喜地凝视着西尔维亚……

跟这个天生喜欢作弄别人的人生气有什么用呢？……因此，我心平气和地说：

“不，先生，我没有放弃，我仍然寄希望于你们还我自由……”

“什么！哈特先生，让我们离开一位我们大家都尊敬的男士吗，——而

我的这位同行很可能从托马斯·罗什支离破碎的话语中，窥悉了他的一部分秘密！……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啊！就是这个原因促使他们将我监禁在“覆杯”岛。

他们猜侧我知晓了托马斯·罗什的一部分发明……如果托马斯·罗什拒绝吐露的话他们便会迫使我讲出来……因此我和他一起被绑走了……因此他们没有在我脖子上拴一块石头将我扔入泻湖湖底！……这些是很好推知的！

那么，我便这样回答了工程师索科尔最后一句话。

“我是非常认真的。”我坚定地说。

“那么，”他接着说，“如果我有幸成为西蒙·哈特工程师的话，我会这样推理：一方面鉴于盖尔·卡拉日身份，迫使他选择这样一座秘密的岩洞作为隐居之所的原因和这座山洞不能被任何人得知的需要，不仅是为了阿蒂卡斯伯爵的利益，也是为了他的同伴的利

益……”

“是从犯，如果您同意的话……”

“就算是从犯！……另一方面，鉴于您知道阿蒂卡斯伯爵的真实姓名和我们的财富埋藏的神密地点……”

“抢劫而来的沾满血腥的财富，索科尔先生！”

“就算是吧！……您应该明白这个问题永远不会按照您的意愿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争论下去。因此，我把谈话引到了另一条路上。

“我是否能知道你们是如何知道监护盖尔是西蒙·哈特工程师的……”

“告诉您没有什么不便，我亲爱的同行……这事有点偶然……我们和您工作过的那个工厂有联系，有一天，您以奇怪的方式离开了这家工厂……可是，在阿蒂卡斯伯爵访问疗养院的几个月之前，我参观了疗养院，见到了您……并且认识了您……”

“您？……”

“是我，从那时起，我就决定请您也参与“爱巴”号的旅行……”

我想不起来在疗养院见过这位索科尔；但是他的话很可能是真的。

“我希望，”我想道，“这种异想天开有一天会让你们付出惨重的代价！”

然后，我突然说：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你们已经使托马斯·罗什决定将“闪电”的秘密卖给你们了？……”

“没错，哈特先生，价钱是数百万……噢！这些钱只不过在取的时候让我们费了点力气罢了！……我们将他的口袋塞得满满的！”

“这几百万对他有什么用呢，如果他不能自由地将它们带走，在外面享用它们？……”

“他根本不操心这个，哈特先生！……未来根本不会使这位天才人物忧虑！……难道他不是完全活在现在吗？……我们让人在那边，在美国根据他的设计制造导弹，而让他在这里配制大量的化学物质。嘿，嘿！这种有名的自动推进式导弹，能够自动保护速度和加快速度直至击中目标，因为它装有一种能够逐渐燃烧的火药！……这是一项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战争艺术的发明……”“是为了防御吗，索科尔先生？……”

“还有进攻，哈特先生。”

“当然，”我说。

我走近工程师索科尔，又说道：

“那么……别人没有从罗什那里得到的东西……”

“我们没费多大力气便得到了……”

“也付出了代价……”

“难以置信的价格……并且，挑动了这个人内心深处某根敏感的心弦……”

“什么心弦呢？……”

“复仇的心弦！”

“复仇？……向谁？……”

“向所有那些与他作对的人、打击他的人、拒绝他的人、驱逐他的人、迫使他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为这项真有无可置疑的优越性的发明乞求一个合理价格的人！他只有一个想法，一个残酷的愿望：向低估他的人报复……甚至向全人类！……的确，哈特先生，你们英明和美丽的这些政府不愿意按照它的价值购买‘罗什闪电’是一个无法辩解的错误！”

工程师索科尔满怀激情地向我描述新式导弹的种种优点，他说它无可辩驳地领先于用硝甲炮的导弹，这种导弹是用一个钠原子代替三个氢原子制造出来，在当时，大家对它津津乐道。

“它的毁伤力多么大啊！”他继续说，“它类似于扎林茨基圆炮弹了，但是比它的威力大一百倍，不需要发射器，因为它可以说是用自己的翅膀在空间中飞行！”

我听着他的话，希望能从中窥探到一点秘密。不行……工程师索科尔没有说出他不愿说出的东西……

“托马斯·罗什将炸药的成分告诉你们了吧？”我问。

“是的，哈特先生，——不要不高兴，——不久我们就会拥有大量的炸药了，它们将放在可靠的地方。”

“将这种物质大量地堆在一起，难道没有危险……随时随刻都有的危险吗？……如果发生事故，它的爆炸会使……小岛毁灭的。”

我又一次差点儿将“覆杯”脱口说出来。既知道盖尔·卡拉日的身份，又晓得岩洞的位置，也许他们会觉得西蒙·哈特知道的事情比他应该知道的要多。

幸亏，工程师索科尔丝毫没有注意到我的突然缄默，他对我说：

“我们根本不必担心。托马斯·罗什的炸药只有借助了一个特殊的爆燃物质才会点燃。碰撞或火都不能使它爆炸。”

“托马斯·罗什也将爆燃物的秘密卖给你们了吗？……”

“还没有，哈特先生，”索科尔工程师回答“但是不久就会成交的！因此，我再跟您说一遍，没有任何危险，你尽可以高枕无忧，安安静静地睡觉！……见鬼！我们丝毫不想和山洞及财富一起被炸掉！再做几年好生意，我们将分配财富，那时会有庞大的财富以致每人分到的那一份都能构成一笔巨大的财产，供他尽情享用……在岛上，卡拉日集团散伙后！我还要补充一点，如果我们不受爆炸的威胁，那么我们也不会更害怕告发……只有您一个人能这样做，我亲爱的哈特先生！因此，我奉劝您，识时务者为俊杰，死了这份心，耐心等到团伙解散……那时，我们会根据我们安全的需要处置您的！”

必须承认，这番话使我放了心。的确，我们走着瞧吧。从这次谈话中我

知道了虽然托马斯·罗什将他的炸药卖给了盖尔·卡拉日这伙人，但是至少他保留了爆燃物的秘密，没有它，炸药只不过是公路上的一堆灰尘而已。

但是，在结束谈话之前，我认为必须问索科尔工程师一个非常自然的问题：

“先生，”我说，“您现在非常了解“罗什闪电”的炸药的成份。那么，它真的具有其发明者宣称的那种摧毁力量吗？……你们试验过吗？……你们难道不会购买了一种像烟草那样毫无效力的化合物吗？……”

“哈特先生，没准您比表面上更深信这一点。但是，我很感谢您对我们事业的关心，请放一万个心。昨天晚上，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决定性的试验。仅仅是几克这种物质，便使海岸上几块巨大的岩石区化为了齑粉。”

他的解释显然是指我曾经听到的爆炸声。

“因此，亲爱的同伴，”工程师索科尔继续说道，“我可以向您肯定我们没有感到任何失望。这种炸药的威力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几千吨这种强大无比的炸药便足以毁灭我们的星球，使它像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爆炸的行星那样在空间裂为碎片，请相信它能够摧毁一定距离内的任何船只，其距离远可以藐视目前弹道最长的导弹，危险区范围足有一海里……这项发明的唯一弱点便是发射时的调节，变换发射方向需要很长时间……”

索科尔工程师止住了，似乎不愿再说得更多。他又说：

“因此，最后我要说，还是我刚开始的话，哈特先生，顺从命运吧！……接受这种无忧无虑的新生活！……加入到这种地下生活的平静的快乐中来！……在这里健康的身体可以保持健康，受到损伤的身体也可以恢复健康……就像您的同胞一样！……顺从命运……这是您能采取的最明智的态度！”

说完，这位出了个好主意的人便像所有认为其好意理应得到感激的人那样冲我友好地致了一礼，然后就走开了。但是，他的话语、他的目光、他的举止之中充满了讥讽，我会有不会有复仇的那一天呢？……

无论如何，从这场谈话中，我知道了发射的调节工作相当复杂！在一海里宽的地区内“罗什闪电”威力巨大无比，但是改变发射方向是不太容易的，因此，在这个区域之外，船只不会受到威胁……我要是能将此点告诉有关人士就好了！……

——8月20日，——这两天，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每天散步直走到“覆杯”岛的尽头。晚上，当电灯照亮山洞的景物时，我在凝视洞内神奇的自然景观时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宗教般的感觉。此外，我从来没有失去在岩壁上我到某个不为海盗们所知的可以让我逃走的缝隙的希望！……的确，到了洞上，我还必须等待某个路过此处的船只……比海伏的人立即发觉我的逃跑……我会马上被重新抓起来……除非……我想……一艘小艇……停在海湾深处的。“爱巴”号的一艘小艇，如果我能找到一艘小艇……带我驶出航道……将我带到圣乔治哈密尔顿。……

晚上，——大约九点钟，——我躺在了一个石柱底下的沙地上，它在泻湖东岸一百米的地方。过了一会儿，首先传来脚步声，然后便听到近旁有人在说话。

我尽可能地蜷缩在石柱的岩石后面，竖起耳朵仔细听着……

我听出了他们的声音。这是盖尔·卡拉日和索科尔工程师。这两个人停住脚步用英语交谈，——在“覆杯”岛上通常用英语对话。因此，我能听懂

他们说些什么。

恰好，他们谈的是托马斯·罗什和他的“闪电”。

“八天后，”盖尔·卡拉日说，“我打算乘坐“爱巴”号出海，我会带来在弗吉尼亚的那家工厂购买的各种物品……”

“当它们交付给我们时，”索科尔工程师说，我负责在此地安装，并设立发射架，但是，在此之前，必须进行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

“什么工作？……盖尔·卡拉日问。

“在小岛的岩壁上凿一条隧道。”

“开凿岩壁？……”

“噢！只是一条非常狭窄仅能容一人通行的走廊，一条容易阻塞的羊肠小道，它的出口外部将被岩石遮挡住。

“作什么用，索科尔？……”

“我经常考虑除海底隧道外使用另外一条与外界相通的道路……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

“但这些岩壁很厚，石头又很坚硬……”盖尔·卡拉日说。

“用一点儿罗什炸药，”工程师索科尔说，“我来负责将岩石炸成齏粉，那时就不费吹灰之力了！”

无疑这个话题对我的意义非常重大。

他们要开凿一条除了隧道之外的勾通“覆杯”岛内外的通道……谁知道这会不会为我提供某种机会呢？……

我正在沉思之时，盖尔·卡拉日说：

“就这样说定了，索科尔，如果有一天需要保卫“覆杯”岛，阻止任何船只靠近……，我们的藏身之地也许是偶然被发现，也许是由于某人告发……”

“我们无需担心，”索科尔工程师说，“既不会有偶然也不会有人告发……”

“也许不是我们内部的人，但是这个西蒙·哈特也许会……”

“他！”索科尔工程师大声说，“除非他能逃走……但是没有人能从“覆杯”岛逃走！……此外，我得承认，我对这位正直的人很感兴趣。……总之，他是我的同行，我一直怀疑他对托马斯·罗什的发明知道得比他说的多……我申斥他是为了我们能友好相处，能像朋友那样一起谈论物理、机械、弹道……”

“无关紧要！”宽宏而敏感的阿蒂卡斯伯爵说，“当我们掌握全部秘密时，最好干掉……”

“我们有的是时间，盖尔·卡拉日……”

“让上帝惩罚你们，恶棍！”我心中说，控制着剧烈跳动的心脏。

然而，如果上天不帮忙的话，我能抱什么希望呢？……

谈话转了个方向，盖尔·卡拉日说：

“既然我们知道了炸药的成分，索科尔，应该不惜一切代价让托马斯·罗什将爆燃物的秘密告诉我们……”

“这是必不可少的，”索科尔工程师说，“为此我做了许多努力。不幸得很，托马斯·罗什拒绝谈论这一点。并且，他已经制出了几筒这种燃物，可以用于炸药的试验中，当我们在岩壁上开凿通道的时候，他会把它提供给我们……”

“但是……对我们的海上之行……”盖尔·卡拉日。

“耐心一点……我们终归会拥有全部‘闪电’的……”

“你肯定，索科尔？”

“是的……只要往里添钱，盖尔·卡拉日。”

“这句话结束了谈话，然后俩人走远了，幸亏他们没有看见我。虽然工程师索科尔为一位同事说了几句话，但是阿蒂卡斯伯爵看来对我居心不善。只要引起些微怀疑，他们便会把我扔进泻湖，如果我想越过隧道，只能作为一具尸体被退潮时的海水冲走。

——8月21日，——第二天，工程师索科尔未确认通道会开凿在哪个地方，以便在外面不引起别人的怀疑。仔细研究之后，他决定通道开凿在岩壁的北端，在距离比海伏的前几座小屋十米的地方。

我盼着这项工程快点完成。谁知道它会不会对我的逃跑有帮助呢？……啊！如果我会游泳，我早已试着从隧道逃走了。既然我知道它的确切位置。的确，在湖中发生那场争斗的，鲸鱼的最后一击使海水下陷了许多，隧道口的一部分曾经暴露出来过一小会儿……我看见了它，那么……难道它不会在潮汐中露出来吗？……在满月 and 新月时，海水口水位最低，低于平均水平，也许可能……我会弄清楚的。

我不知道这次观察到的东西对我有何用处，但是为了逃出“覆杯”岛，我不能忽视任何事情。

——8月29日。——今天早晨，我看见拖船离开了。也许这次要去美国的某一港口取走已经造就的导弹。

阿蒂卡斯伯爵与工程师索科尔谈了一会儿，看来，索科尔不会和他一起走，阿蒂卡斯伯爵好像就我的问题对他交待了几句。然后，他踏上潜水艇的平台，进入舱内，后面跟着船长斯巴德和全体船员。舱盖一盖上，拖船便潜入水中，水面上涌起一阵水涡。

几个小时过去了。白天结束了。因为拖船没有返回，我推测它将拖着“爱巴”号航行。……也许也会击毁附近驶过的船只。

但是，帆船离开的时间很可能非常短，因为来回行程八天的时间便足够了。

并且，就岩洞内平稳气层来判断，天气对“爱巴”号的航行会有利。此外，根据百慕大群岛的纬度，目前这段时期天气非常好。啊！如果我能在岩壁上找到逃出这座牢笼的出口就好了！……

第十三章 让上帝引导你

——从8月29日到9月10日。——十三天过去了，“爱巴”号还没有回来。难道它们没有直接去美国海岸吗？……难道它滞留在“覆杯”岛远处的洋面上被打劫了？……但是，就我看盖尔·卡拉日关心的只有运回导弹。也许弗吉尼亚的那家工厂没有完成导弹的制造？……

此外，工程师索科尔看上去并不焦急。他一如既往地对待我，神色友好，但是我根本不能相信他。他装作关心我的健康，劝我顺天应人，称我为阿里巴巴，向我保证地面上再也没有比这座《一千零一夜》中的岩洞更诱人的地方，我的衣食住行都是免费的而且不用交税，即使在摩纳哥这样幸福的公园中，居民们也不能享受到如此无忧无虑的生活……”

有时候，听到他讥讽的废话，我感到脸红。很想扑过去，掐住这个冷酷的耶揄嘲讽者的脖子，将他掐死，……此后他们会杀了我……我会在乎吗？……与其在‘覆杯’岛这个该死的地方年复一年地生活下去不如就此结束，这样不是更好吗？…

但是，理智终究占了上风，最后，我只是耸耸肩膀而已。

至于托马斯·罗什，“爱巴”号出发后的头几天里我几乎看不到他。他关在实验室里，不停地忙着配制炸药。假如他使用了手头所有的原料，足以炸毁“覆杯”岛以及百慕大群岛了。

我一直希望他永远不会同意出卖爆燃物的成份，希望工程师索科尔白费力气，不能从他那里购买到这最后一个秘密……难道我的希望不会落空吗？……

——9月13日。——今天，我亲眼看到了炸药的威力，同时，也观看了如何使用爆燃物质。

上午，海盗们开始在岩壁上预先选定的地方开凿一条通到岛底的通道。

在工程师的指挥下，海员们先从墙脚干起，那里的石灰岩极其坚硬，堪与花岗岩媲美。强健有力的手臂挥起镐先凿了几下，如果只依靠这件工具的话，这将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程，因为在“覆杯”岛底部的这块地方，岩壁的厚度不少于二十到二十五米。但是，借助于“罗什闪电”，便可以在相当的期间内完成这项工作。

我所看到的景象令我瞠目结舌。海员们需要尽全力用铁镐开凿的岩壁竟然极其轻易土崩瓦解。

是的！几克炸药足以炸碎岩块，使它化为碎屑，成为几乎触摸不到的灰尘，轻轻一吹便像蒸汽一样四散的灰尘！是的！——我再说一遍——五六克的炸药爆炸后产生了一座一立方米的坑，开裂的声音就像气层剧烈的震动下炮弹的爆炸声。

第一次使用这种炸药时，尽管剂量很小，但是却将离岩壁过近的几名海盗震翻在地。其中两人受了重伤，工程师索科尔本人，也被震得后退了几步，受了严重的挫伤。

这种物质的瓦解力超过迄今为止发明的所有炸药，它的使用方法是这样的有：

先在岩石上斜向开凿一个长五厘米宽十毫米的小洞。将几克炸药放到小洞里面，不需要用坦弹塞将小洞堵上。

然后由托马斯·罗什来操作。他拿着一个玻璃试管，里面盛着一种浅蓝

色的油质液体，这种液体一和空气接触便立即凝固了。他倒了一滴液体在右洞口上，然后匆匆地退走。实际上，需要一定时间，——大约三十五秒——爆燃物质和炸药才能化合在一起。当它们组合在一起后，其瓦解的力量巨大无比，——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比目前所知的八百种炸药高出数千倍。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开凿这堵坚厚的岩壁只用了八天。

——9月19日。一段日子以来，我一直在观察涨潮和退潮的现象，这种现象穿过海底隧道明显地表现出来。海水向相反的方向流去，一天中有两次。毫无疑问，将一件飘物扔到海湖面上后，只要隧道口位于它的上方，它会被退潮的海水冲到外面。但是，在春秋分时海潮处于最低点时也会有这种现象吗？……我会弄清楚的，因为现在正是秋分。后天是9月21日，今天是19日，我已经看到了弧线的顶端露出在退潮的海水之上。

那么，虽然我不能亲自尝试穿过隧道，但是难道一只扔在湖面上的小瓶子也不能借助黄昏时分退潮的海水穿过它吗？……为什么偶然的机缘——完全是天意的机缘，——不能使这只瓶子被“覆杯”岛远海上一艘船只捡到呢？……甚至为什么海浪不能把它冲到百慕大群岛的河滩上呢？……如果这只瓶子里放着一张纸条

这就是我翻来复去想着的事情。然后，出现了反对意见，——尤其是：一只玻璃瓶子在抵达远海之前很可能在穿越隧道时撞在岩壁上或者撞上外面的礁石而粉身碎骨……对……如果用一只密封的小木桶代替它，比如支撑鱼网的那类小木桶，那么这只木桶不会像脆弱的玻璃那样碎掉，可能会飘到海中心……”

——9月20日，——今天晚上，我趁着没人注意溜进了一间仓库中，里面堆满了打劫船只得来的各种物品，我拿了一只非常适合我的目的的小木桶。

将这只桶藏在下面后，“我返回了比海伏，回到屋子里。然后，我立即开始工作。

“纸、墨水、鹅毛笔，我什么也不缺，三个月以来我每天都能将这里发生的一切记录下来。

我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以下几行字：

居住在美国北卡罗来纳的新伯恩市的疗养院十七号

楼的托马斯·罗什和看护盖东，确切说是工程师西蒙·哈特于6月15日被绑架。6月19日以来，他们一直呆在阿蒂卡斯伯爵的“爱巴”号上。两个人目前被关在一座山洞内，它是阿蒂卡斯伯爵的秘密居处。阿蒂卡斯伯爵真实姓名为盖尔·卡特日。昔日横行于西太平洋的海盗。这位可怕的不法分子领导的团伙由一百多人组成。如果盖尔·卡特日掌握了威力无穷的“罗什闪电”，那么，他便可以继续从事抢劫活动，而且可以更加安全地逍遥法外。

因此，有关政府必须在最短的时期内摧毁他的匪窟，此事迫在眉睫。

海盗盖尔·卡拉日藏身的山洞位于“覆杯”岛的内部，该岛被错误地当作了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它位于百慕大群岛的西端，东面礁石环绕，形成天然屏障，南面、西面、北面皆畅通无阻。

只有一条隧道沟通内外，它位于水下几米的地方，在西方一条狭窄的水道的尽头。因此，要进“覆杯”岛的内部，必须有一艘潜水艇——至少要在他们正在西北方向开凿的走廊没有竣工之前。

海盗盖尔·卡拉日拥有这样一艘潜水艇——它正是阿蒂卡斯伯爵从前让

人制造的并且被认为在试验中失事沉入查勒斯顿海湾中的那艘潜水艇。这艘潜水艇不仅用于由隧道进出小岛，还用于拖曳帆船和袭击往来在百慕大群岛附近行驶的商船。

这艘闻名各国西海岸的“爱巴”号帆船，只有一个小海湾作为船籍港，它隐蔽在小岛西部的石丛后面，从这海上看不见它。

在登上“覆杯”岛之前（最好在西面陆地，那曾经是百慕大群岛的渔人居住的地方）需要做的是用炸药在岩壁打开一个缺口，登陆后，通过这个缺口可以进入“覆杯”岛

内部。

还应该做好“罗什闪电”也许已经能够使用的准备。

盖尔·卡拉日在受到突然袭击后可能会使用它来保护“覆杯”岛。还有一点需要了解，虽然它的杀伤力超出迄今为止人们的想象，但是它只能覆盖从一千七百米到一千八百米的区域。至于这个危险区的距离，是可变的；但是发射角一旦描准了，要想改变它则需要很长时间，船只如果穿过这个区域则会安然无恙地接近小岛。

这份事件写于今日，即9月20日，晚上八点钟，署着我的名字。

工程师西蒙·哈特

这就是我刚刚草拟的纸条的措辞。它在讲述了所有需要知道的关于小岛的情况，它在现代地图上的确切位置，关于盖尔·卡拉日尽力组织的“覆杯”岛的防御，以及立即采取行动的重要性。我在纸条上附了一张山洞的地图，指明它内部的轮廓，海湖的位置，比海伏的布局，盖尔·卡拉日的住宅，我的屋子以及托马斯·罗什的实验室的位置。但是，这张纸条必须被拾到，它会被人捡到吗？

最后，我将这纸条用一块非常结实的帆布包起来。然后将它放进箍着铁圈的木桶里，它大概长十厘米，宽八厘米。它的密封性非常好，不论是穿过隧道，还是撞在外面的礁石上，都能够经受住撞击。

确实，在被可靠的人拾到之前，它会不会被退潮的海水抛到小岛的岩石上，在“爱巴”号驶入小海湾时被它的船员发现？……如果这张签着我的名字暴露他的名字的纸条落到盖尔·卡特日手中，我就不必再绞尽脑汁思考逃出“覆杯”岛的方法了，我的命运很快就会决定下来……

夜晚来临了。我是怀着多么激动难耐的心情等待它啊！根据我的推测和先前的观察，退潮后的大海在八点四十五分时处于平潮时刻，这时，隧道口的上端大约高出水面五十厘米。海平面和隧道穹顶之间的高度对于小木桶的通过绰绰有余。此外，我打算在平潮前半小时将它放入水中，以便从里往外流的退潮的海水能够将它带走。

将近八点钟时，在幽微的光线中，我走出屋子。湖边没有人。我向隧道所在的岩壁走去。借着这边最后一盏电灯的光亮，我看见隧道的弓形圆口出现在水面上，海水正向这个方向流动。

我来到湖边的岩石上，将装着珍贵的纸条和我的希望的小木桶扔进湖中：

“让上帝引导你，”我喃喃自语，“让上帝引导你！”就这是我们法国水手们常说的。

小木桶先是一动不动，然后在漩涡的冲击下向岸边漂来。我必须用力地推它，才能将它推入退潮的海水中……”

它进入了退潮的水流，不到二十秒，便消失于隧道之中了

是的！……让上帝引导你！……让上天引导你，我的小木桶！……愿上天保佑所有受到盖尔卡拉日威胁的人，并让这伙海盗无法逃避人间正义的惩罚！

第十四章 “斯沃德”号与拖船的战斗

我一晚上没有合眼，思绪一直伴随着这只小木桶。多少次我仿佛看到它撞上了岩石，停泊在海湾中，停在某个洞凹里……一阵冷汗流遍我的全身……终于，小木桶穿过了隧道……越过航道……退潮的海水将它冲到海中央……伟大的上帝！如果潮水将它带回入口，然后带入“覆杯”岛内部……如果有一天我看到了它

晨曦微现时我便起身了，我朝沙滩走去……

我看看湖面……没有任何物体漂浮在平静的湖面上。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继续用大家已经知道的方法开凿通道。9月23日下午四点，工程师索科尔让人炸掉了最后一块岩石。洞内与洞外的联系建立起来了，——虽然这只是一条狭窄的必须弯腰躬背才能通过的羊肠小道。但是已经足够用了。在外面，洞口隐蔽在海滨的乱石中，如果有必要，堵住它也是非常容易的。

不用说，从这天起，这条通道将被严密看守。除非得到允准，否则没有人能够通过它进出山洞……因此，不可能由它逃出去

——9月25日。——今天，上午，拖船从湖底里开上了湖面。阿蒂卡斯伯爵，斯巴德船长和全体船员在码头边上停泊下来。他们开始将“爱巴”号运回来的货物卸下来。我看到了一些装有“覆杯”岛补给品的小包，装着肉和罐头的箱子，装着葡萄酒和烧洒的木桶，——此外，还有带给托马斯·罗什的几个包裹。同时，水手们将导弹的各种零件搬下船。”

托马斯·罗什在一旁注视着。他的眼睛射出明亮的火焰。他拿起一个零件，仔细检查，满意地点了点头。我看到他的喜悦不再透过支离破碎的语言来表达了，在他身上看不到所有从前疗养院的病人的痕迹。我甚至暗中寻思这种被认为不可治愈的部分精神错乱是否彻底治好了？……

最后，托马斯·罗什登上右湖上行驶的专用小艇，工程师索科尔陪着他，工人来到他的实验室。一个小时内，拖船上的所有货物都被运到了对岸。

盖尔·卡拉日和工程师索科尔仅仅说了几句话。后来，俩人在下午又碰面了。在比海伏前面散步，交谈了很长时间。

说完话后，他们朝通道走去，钻了进去，船长斯巴德跟在后面。我要是能和他们一起进入通道就好了！……我多么希望呼吸一下大西洋上清新的空气，哪怕是只有片刻也好，吹进“覆杯”岛内的风非常微弱无力！……

——9月26日到10月10日。——十五天过去了。在工程师索科尔和托马斯·罗什的指挥下，他们开始调整导弹。然后，开始安装发射器架。这是一些装着拨弹机的三角架，其倾斜可以交换，在“爱巴”号试者潜水艇的平台上，此时，潜水艇必须与水面相齐安装它们很容易。

因此，盖尔·卡拉日只要拥有帆船便可以成为海上霸主！……没有任何战舰能通过危险区而“爱巴”号会呆在它的导弹的射程之外！……啊！但愿我的纸条能被人捡到……但愿人们知道“覆杯”岛上的匪窟……即使不能摧毁它，至少可以切断它的供给……

——10月20日。——今天早晨，让我极度惊讶的是，我发现拖船不在它平常的泊位上。我记得昨天晚上他们更换了电池；但是我想这是为了让它保持良好的状态。既然新的通道已经可以通行。如果它出发，也是在附近的海域航行。因为，托马斯·罗什需要的零件和材料在“覆杯”岛上应有尽

有。

但是，现在还是秋分时节。百慕大群岛的海面上经常受到风暴的侵袭。狂风怒吼，势不可挡。强烈的气流从“覆杯”岛顶的“火山口”上灌进来。宽敞的岩洞内充满了旋转的雾气，并且还夹杂着雨滴，海面上也是风起浪涌，奔腾的浪花横扫着岸边的岩石。

但是，是否能确定帆船已经离开了“覆杯”岛的海湾呢？……面对恶浪排天的大海，即使有拖船的帮助，以它的体积对抗风浪不是仍嫌太小了吗？……

另一方面，对一艘拖船而言，尽管它不必害怕海上的风浪，因为它在海面下数千米处平静的水中航行，然而它怎么能没有帆船的陪同而航行呢？……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潜水艇离开了小岛，——离开的时间将会很长，因为它没有在当天返回。

这一次，工程师索科尔仍然留在“覆杯”岛上。只有盖尔·卡拉日，船长斯巴德和拖船以及“爱巴”号的水手离开了小岛……

在这个终身监禁者的殖民地中，生活继续在一贯的平调乏味中进行。我大段大段的时间都是在小屋中度过的，沉思着、希望着、绝望着、牵挂着被抛在反复无常的海浪中的小木桶，而希望却日趋渺茫。做着记录，也许我死之后它们会流传人世……

我想，托马斯·罗什一直呆在实验室中——制造爆燃物质。我仍然沉迷于这个想法，即使他不会以任何价钱将这种液体的构成成份卖出去……但是，我也知道他会毫不犹豫地用他的发明来为盖尔·卡拉日服务。

当我在比海伏附近散步的时候，通常会遇上工程师索科尔。这个人每次都表现得很想跟我谈话……当然语气稍微有些不恭。

我们谈起一些事情——但是很少提及我的处境，我对此不再指责，因为毫无用处，只会给我招来新的嘲笑。

——10月22日。——今天，我认为有必要问一问工程师索科尔帆船是否和拖船一起出海了。

“是的，西蒙·哈特先生，”他说，尽管远海上的天气非常可怕，简直糟糕透顶，但是没有必要为我们的“爱巴”号担心！……”

“它要离开很长的时间吗？……”

“我们会在四十八小时后见到它……阿蒂卡斯伯爵决定趁在冬季风暴彻底封锁这片海域之前进行最后一次旅行。”

“是娱乐性旅行，……还是事务性旅行？……”我问。

索科尔工程师笑着对我说：

“事务性旅行，哈特先生，是事务性旅行！当导弹安装完毕，天气又会好转，我们将要开始进攻……”

“攻击倒霉的船只……”

“既倒霉……同样也装载着大量的货物！”

“简直是抢劫行为，我真希望你们不会永远逍遥法外！”我大声说道。

“平静一点。我亲爱的同行，不要发火！……您知道没有人能发现我们在“覆杯”岛的秘密居住地，没有人能揭开这个秘密！……此外，有了这些使用简单，威力无穷的导弹，我们很容易消灭小岛周围一定区域内过往的船只……”

“但是有一个条件，”我说，“托马斯·罗什必须将爆燃物质的成份卖给你们，就像他将‘闪电’卖给你们一样……”

“这件事已经办成了，哈特先生，我必须打消您对此的忧虑。”

如果工程师索科尔的语气中有一丝犹豫，我便会觉得他的话不足为信，但是他的口气如此斩钉截铁，我不得不认为不幸已经发生，无法挽回了。

——10月25日。——我刚刚参与了一次可怕的历险，并且居然死里逃生！……今天，我能够重新开始书写中断了两天的日记，简直是奇迹！……如果再多一点运气，我可能已经得救了！……我现在也许会在百慕大群岛的某座港口中，圣乔治港或者汉密尔顿港……“覆杯”岛的秘密将被揭开……受到所有国家通缉的帆船将不可能在任何港口露面，“覆杯”岛的补给会中断……盖尔·卡拉日这伙强盗会死于饥饿！……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10月23日晚上，八点左右，我怀着无法言喻的焦灼不安的心情离开屋子，仿佛我已经预感到会发生某起严重事件。我徒然地想在睡眠中寻求一点安宁。由于无法成眠，我走了出来。

“覆杯”岛外面的天气想必很糟糕。狂风从“火山口”中吹进来，在湖面上掀起大浪。

我朝比海伏的湖岸走去。

此时，周围空无一人，空气寒冷而潮湿。“蜂箱”中的所有“大胡蜂”都已经蜷缩在各自“蜂房”的角落中睡着了。

一名海盗看守着通道的入口，尽管为了以防万一，通道在海边的出口已经被堵死了。从这名海盗呆的位置看，他无法看到湖边发生的事情。此外，我看到浮在海湖的左右两岸只点着两盏灯，因此石林中一片昏暗。

我还在黑影中走着，这时有一个人从我身边经过。

我认为是托马斯·罗什。

托马斯·罗什走得很慢，像往常一样沉思不语，他还是不停地想象和思考。

难道这不是一个和他交谈，告诉他他所不知道的事实真相的有利时机吗？……他不知道……他想必不知道他落在了什么人手中……他无法料到阿蒂卡斯伯爵不是别人正是海盗盖尔·卡拉日……他想不到他将发明的一部分透露给了什么人……应该告诉他他永远不会享用他们付给他的几百万……像我一样，他无法自由地离开“覆杯”岛这座监狱……是的！……我要唤起他的人性！告诉他如果他不能保存最后的秘密，他将承担灾难的责任……我正在思绪万千的时候，突然有人从背后紧紧地抓住了我。两个人抓住我的双臂，第三个人站在我面前。

我想喊。

“不要出声！”这个人用英语对我说，“您不是西蒙·哈特吗？“你们怎么知道？……”

“我看见您走出您的屋子……”

“你们是谁？……”

“大不列颠海军上尉达文，‘斯丹达尔’号的军官，驻扎在百慕大群岛。”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我们来将您从盖尔·卡拉日手中救走，并且带走法国发明家托马斯·罗什……”达文上尉又说道。

“托马斯·罗什……”我结结巴巴地说。

“对……有人在圣乔治港的沙滩上捡到签着你的名字的纸条“安装在一个小木桶中，达文上尉……我将它扔到湖中……”“它里面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告诉我们“覆杯”岛是盖尔·卡拉日及其团伙的庇护所……盖尔·卡拉日伪装阿蒂卡斯伯爵从疗养院中劫走了您和托马斯·罗什……”

“啊！达文上尉……”

“现在，不能浪费时间了……必须趁着黑暗……”

“再多说一句，达文上尉……你们怎么进入“覆杯”岛内部的？“借助‘斯沃德’号潜水艇，六个月以来，它一直在圣乔治港进行试验……”

“一艘潜水艇？……”

“是的……它在这片岩石脚下等我们。”

“在哪里……哪里！卡拉日潜水艇在哪里？……”

“已经走了三个星期了……”

“盖尔·卡拉日不在“覆杯”岛？……”

“不在，但是他马上就会回来……”

“不要紧！”达文上尉说，“我们要找的不是盖尔·卡拉日……我们的任务是带走托马斯·罗什，还有您，哈特先生……如果不把你们俩人带上船，“斯沃德”号不会离开海湖的！……如果它没有返回圣乔治港，这意味着我失败了……他们会重新开始……”

“‘斯沃德’号停在哪里，上尉？……”

“在这边……沙滩的暗处，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根据您的指点。我和我的船员们找到海下隧道的入口，“斯沃德号”顺利地穿过了它……十分钟前，它开到了湖面上……我的两名手下陪我来到岸边……我们看到您从您的地图上标出的屋中走出来……您知道托马斯·罗什在哪里吗？……”

“就在几步之外……他刚从这里经过，还向实验室里走去

“上帝保佑，哈特先生！”

“上帝保佑，达文上尉！”

上尉，两名船员和我走上了湖边的小路。我看到了托马斯·罗什在十几米之外的地方，扑上去，在他发出叫喊之前堵住他的嘴，不等他反抗便捆住他，把他抬到“斯沃德”号停泊的地方，这一切仅在一分钟之内便完成了。

“斯沃德”号是一艘仅重十几吨的潜水艇，——因此，它的大小和威力都远远小于海盗们的潜水艇。两台发电机蓄电池发动，十二个小时之前它们在圣乔治港充过电，再由发电机启动螺旋桨。但是，不管怎样，“斯沃德”号足以将我们带出监狱，使我们恢复自由，——我一直不相信我会有获得自由的一天！……终于将托马斯·罗什从盖尔·卡拉日和索科尔中夺了回来……这些混蛋不能利用他的发明了……没有什么能阻止船只靠近小岛，实施登陆，强行打开通道，消灭海盗……”

当两名船员抬着托马斯·罗什时，我们没有遇见任何人。我们来到“斯沃德”号的舱内……舱顶盖关上了……储水舱充了水……“斯沃德”号沉入水中……我们得救了……

防水板将“斯沃德”号分成三间舱室。第一舱室装有蓄电池和机器，从横桨一直延伸到船尾。第二舱室是驾驶舱，在潜水艇的中部，上面是装着透镜状的玻璃潜望镜，信号灯的光线从潜望镜中射出，使潜水艇得以在水下航行。第三舱室位于船首，我和托马斯·罗什就是在这里。

不用说，虽然堵住我的同伴的嘴布被拿出来了。但是他仍然被捆着，我怀疑他明白发生的事情……

我们急匆匆地出发了，如果一帆风顺的话，希望今天晚上能到达圣乔治港……

我推开隔板上的门，走进达文上尉所在的第二舱室。他正站在舵手旁边。在船尾的舱内，另外三名船员，包括机械师，正在等待上尉的命令以便发动推进器。

“达文上尉，”我说，“我认为托马斯·罗什独自呆着没有害处……我是否能帮助你们找到隧道口……”

“是的……请留在我身边吧，哈特先生。”

那时正是八点三十七分。透过潜望镜射出的灯光模模糊糊地照着“斯沃德”号停泊的水域。从它停泊的湖岸出发，需要穿过整个湖。找到隧道口，虽然并非不可能，但是肯定十分困难。尽管我们必须沿着陡峭的湖岸行驶而找到隧道口并非不可能的事，即使在相当短的时间内。然后，潜水艇将缓慢地穿过隧道以避免撞上岩壁，随后“斯沃德”号将浮上水面，朝圣乔治港驶去。

“我们在多深的地方？……”我问上尉。

“在4.5米处。”

“不需要再往下沉了，”我说，“根据我在秋分时节退潮的观察到的情形，我们正在隧道的中轴线上：”

“好极了！”上尉说。

是的！好极了，似乎上天通过军官的口说出了这句话……他不能选出更好的执行他的意志的人了！

我借助信号灯的光线打量着上尉。他有三十岁，冷静、从容、面容坚毅，一位天生的泰山崩了而色不变的英国军官，——他仍然保持着“斯丹达文”号上的冷静，以罕见的镇定甚至是以机器般的精确指挥着潜水艇。

“穿过隧道时，”他对我说，“我估计它有四十多米长……”

“是的……从一头到另一头，达文上尉有四十多米长。”

这个数字的确比较精确，因为开凿的通向海边的通道大约只有三十米长。

机械师奉命发动螺旋桨。“斯沃德”号极其缓慢地向前行驶，以免撞上湖岸的岩石。

有时，它离湖岸太近了，一团黑影隐隐约约地闪现在信号灯的光束尽头。舵手便调正方向。然而，如果说在汪洋大海中驾驶一艘潜水艇已非易事，那么在这座湖的水底驾驶则是难上加难！

行驶了五分钟后，“斯沃德”号一直在水下四、五米处，还没有抵达隧道口。

这时，我说：

“达文上尉，也许应该回到水面，准确地辨认一下隧道口所在的岩壁的位置，这样是否更明智呢？”

“我也是这么想的。哈特先生，如果您能准确地指出……”

“我能。”

“太好了。”

出于谨慎，关闭了信号灯，水中顿时一片黑暗。根据收到的命令，机械

师启动了水泵，暂行供电的“斯沃德”号渐渐升上了水面。

我呆在自己的位置上，以便借助潜望镜辨认出隧道口的位置。

最后，又上升了一尺后，“斯沃德”号停了下来。

在这一边，借助于岸边的灯光，我认出了比海伏的岩壁。

“您的意见？……”达文上尉问我。

“我们太靠北了……隧道口在岩洞的西面。”

“岸上没有人吗？……”

“没有。”

“太好了，哈特先生。我们将呆在水面上。然后，由您指引“斯沃德”号驶到隧道口，随后它再沉下去……”

这是最好的主意，驾驶员让“斯沃德”号偏离河岸（它离河岸过于近了），使它远于隧道的中轴线上。船柄稍微向上提了一下，潜水艇便在螺旋桨的推动下，朝着正确的方向驶去。

当我们距隧道口只有十几米的时候，我命令停止前进。将电流切断后，“斯沃德”号停止了下降。打开蓄水舱，充满了水，然后慢慢地沉入水底。

这时，打开了潜望镜的信号灯，灯光射到阴沉沉的岩壁上照出一个黑洞，信号灯的灯光没有从那里反射出来：

“那儿，……那儿……就是隧道！”我大声说。

这不就是我逃出这座监狱的门吗？……自由不正在远海上等着我吗？……

“斯沃德”号缓慢地开向隧道口……

啊！……多么可怕的不幸，我如何经受这种打击呢？……我的心如何不碎呢？……

从隧道的尽头射过来一束模模糊糊的灯光，距离我们不到二十米，这团光向我们走来，它可能是盖尔·卡拉日的潜水艇的潜望镜射出来的。

“拖船！……”我喊道，“上尉……拖船返回“覆杯”岛了！”

“向后退！”达文上尉命令道。

“斯沃德”号在即将进入隧道的时候向后退去。

也许，我们能幸运地避开，因为上尉迅速地关闭了我们的信号灯，可能斯巴德船长及其同伙没有看见“斯沃德”号……也许，他会躲到一边，给拖船让路……也许它黑色的身影与湖水混在一起，难以辨认……也许拖船在经过时不会看见它！……当它回到泊位的时候，“斯沃德”号再重新启航……进入隧道……

“斯沃德”号的螺旋桨逆时针旋转，我们向南边的湖岸退去……再过一会儿，“斯沃德”号便可以停下来了……

不行！……斯巴德船长已经看到一艘潜水艇准备穿越隧道，他准备在水底追捕它……这般柔弱的小艇如果遭到盖尔·卡拉日的强大的拖船的袭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达文上尉对我说：

“回到托马斯·罗什的船舱中去，哈特先生……关上门，而我去关上船尾舱室的门……如果他们接近我们，凭借隔板的阻挡，“斯沃德”号也许能够呆在水中……”

我紧紧地握了一下上尉的手，在危险面前他仍旧镇静自若，我回到了船头，和托马斯·罗什呆在一起……我关上门，在漆黑中等待。

我感觉或者是感到“斯沃德”号在和拖船周旋，它时而移动，时而回旋，时而下沉：一会儿，它突然移动以躲避拖船的冲击，一会儿，他升上水面，一会儿又沉到湖底。我们能否想象这两只船在混浊的水底的战斗，就像两只实力悬殊的海兽？

几分钟过去了……我心中忖度追逐是否不会停止，如果“斯沃德”号不能进入隧道的話……

两只船撞在一起……我感到这次碰撞非常剧烈……但是我无法不抱幻想，——“斯沃德”号的左舷被拖船击中了……然而，也许它的船壳能经得起这一击？……即使情况并非如此，也许湖水只是涌进了一个舱室？……

立即又发生了第二次撞击，这次“斯沃德”号猛烈地向后退去。好像它在转弯时被拖船的首冲角举了起来。可以说被从中锯开。然而，我感觉它直立起来，船头冲上，然后，由于船尾的舱室进水超过了负荷。它完全地向下沉去……

突然，托马斯·罗什和我还没来得及抓住舱壁，便彼此摔在了对方身上……最后，在最后一击中传来了船壳被撕碎的声音，“斯沃德”号船底严重受损，逐渐停止了运动……

从这时起，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由于失去了知觉，什么也不知道。

我刚刚知道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很长时间。我只记得我脑中最后闪过的念头是：

“如果我死了，至少有托马斯·罗什和他的秘密给我陪葬……”“覆杯”岛的海盗们不会逃脱对他们罪行的惩罚。

第十五章 等待

我一恢复知觉，便发现自己躺在屋中的帆布吊床上，我在那儿已经休息了三十个小时。

我不是独自一人。工程师索科尔在我旁边。他叫人给我一切必要的护理，并且亲自照料我，——不像对待一位朋友，我想，而像对待一个期望从他那里得到必不可少的解释的人，像对待一个在共同利益的需要下不惜杀死的人。

我仍然十分虚弱，可能寸步难行。当“斯沃德”号在湖底呻吟的时候，我差一点儿就在狭窄的船舱中被憋死了。索科尔工程师心急火燎地想对我说起这次遭遇，我能回答他的问题吗？……是的……但是要极其谨慎。

首先，我心中思忖达文上尉和“斯沃德”号的船员在哪里？这些勇气可嘉的英国人是否在碰撞时以身殉职了？……他们是否同我们一样安然无恙？——因为我猜托马斯·罗什在拖船和“斯沃德”号两次撞击之后，像我一样活了下来。

索科尔工程师的第一道问题如下：

“请向我解释一下发生的事情，哈特先生，可以吗？”

我没有回答，而是疑惑地问了一句：

“托马斯·罗什呢？……”

“非常健康，哈特先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以专横的口吻又问了一遍。

“首先，告诉我，”我说，“其他人怎么样了？”

“其他人是谁？……”索科尔工程师反问道，他开始恶狠狠地看着我。

“那些向我和托马斯·罗什扑过来的人，那些将我们堵上嘴……带走……关起来的人，我甚至不知道被关在何处。”

反复思考之后，我觉得最好是坚持说那天晚上我遭到了突然袭击，甚至没有时间定下神来辨认一下这次袭击我的人。

“这些人，”工程师索科尔说，“您会知道他们的下场的……但是，在此之前，请告诉我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他以威胁的口气第三次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明白自己受到了什么样的怀疑。然而，如果想指着我向外界通风报信，除非装着我写的字条的小木桶落在盖尔·卡拉日手中……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小木桶已经被百慕大群岛的权力机构拾去了……对我的这种指控毫无根据。

因此，我只是讲述了头天晚上，八点钟左右，我在湖边散步，看到托马斯·罗什向实验室走去，这时，三个人从背后抓住了我……我被堵上嘴蒙上眼拖走，然后向下走进入一间小黑屋中，和我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个人，从他的呻吟声中我认出是托马斯·罗什……我认为我们在一个飘浮的机器上……我自然而然地想到我们是否在返回小岛的拖船上？……然后，我感觉它沉入了水中……那时，一次撞击使我倒在屋子的角落里，空气立即变得稀薄起来……最后，我失去了知觉……我知道的仅此而已。

工程师索科尔凝神细听我的讲述，目光严厉，眉头紧皱，但是，没有任何证据使他认为我在说谎。

“您说有三个人向您扑过来？……”他问。

“是的……我以为是你们的人……我没有看见他们走近我……他们是

谁？”

“也许您能从他们说的语言认出这些陌生人？……”

“他们没有讲话。”

“您猜不出他们是哪国人吗？……”

“根本不能。”

“您不知道他们进入这座岩洞的目的吗？……”

“不知道。”

“您对此有何高见？……”

“我的看法，索科尔先生？……我再跟您说一遍，我以为你们中的二三名海盗奉阿蒂卡斯伯爵的命令要将我扔到泻湖中去……他们也将以同样的手段对付托马斯·罗什……正像您对我说的，你们已经掌握了他全部的秘密，只需要干掉他和我就可以了……”

“确实，哈特先生，您会产生这种想法……”索科尔说，语气中没有贯有的讥讽之意。

“是的……但是这种想法并没有持续多久，我承认，当他们解开蒙着我眼睛的布后，我发现我来到了拖船船舱中。”

“它不是拖船，它也是一艘潜水艇，由隧道进入……”

“一艘潜水艇？……”我惊叫起来。

“是的……船上的人打算将你和托马斯·罗什劫走……”

“将我们劫走？……”我说道，仍然装出一副惊奇的样子。

“唉，”索科尔工程师又说，“我问你，你对这件事的看法……”

“我的看法？……我看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如果你们的藏身之地没有被泄露的话，——我不知道它如何会泄露，因为你们一贯小心谨慎，——我认为这艘潜水艇正在附近海域进行试险，偶然发现了这个隧道口……穿过隧道后，它开到了湖面上……艇上的人员惊奇地发现里面有一个山洞，并且居住着一些居民，他们便抓住最先遇到的几个人……我和托马斯·罗什……也许还有别人……因为毕竟我不知道……”

索科尔工程师的神情又严肃起来。难道他觉得我的假设空洞无用吗？……难道他认为我知道的比我讲的要多？……不管怎样，他似乎接受了我的回答，说道：

“的确，哈特先生，事情想必就是这样发生的，当这艘来历不明的潜水艇想进入隧道时，拖船恰好从里面出来，它们撞在了一起……它是这次撞击的牺牲品……但是，我们不是那种对同类见死不救的人……此外，你和托马斯·罗什的失踪立即就被发现了……我们开始寻找……我们中有一些优秀的潜水员……他们潜入湖底……他们在‘斯沃德’号船底下，拽住缆绳……”

“‘斯沃德’号？……”我说。

“当它被拉上水面时，我们在它的船头上看到了这个名字。……当我们找到你们时是多么高兴，——的确，您当时昏迷不醒，——但是仍有呼吸，看到您苏醒过来真高兴！……不幸的是，对于“斯沃德”号的指挥官及其船员，我们的救护都无能为力……碰撞使他们所在的中舱和尾舱裂开了，他们为这次的运气不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正如您所说的……他们由于偶然的机会有幸闯进了我们神秘的住地。”

听到达文上尉和他的同伴死亡的消息，我心中悲痛难抑。但是，为了继续我的角色装作不认得他们……也使海员们相信我不认得他们……我必须控

制自己的情绪……的确，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他们怀疑到我和达文上尉之间的关系……总之，如果工程师索科尔将“斯沃德”号的侵入归因于偶然，如果他至少是暂时成立的理由，谁又能知道，这些都是我编造的呢？……

归根结底，这次能使我重获自由的意外的机会失去了……它还会再出现吗？……不管怎样，人们已经知道了海盗盖尔·卡拉日的情况，因为我的字条已经交到了百慕大群岛英国当局的手中……“斯沃德”号在百慕大群岛消失了，毫无疑问，会进行新的进攻“覆杯”岛的尝试，如果不是这次不幸的巧合，——在“斯沃德”号出去时，拖船恰好返回，——我此时已经不是岛上的囚徒了！

我又恢复了往日的的生活，由于没有引起任何怀疑，我仍然可以在山洞内自由行走。

最近发生的这起事件对托马斯·罗什没有任何不良影响。精心地照顾救了他，就像救了我一样。他以全部的智慧投入了工作，整天都呆在实验室中。

“爱巴”号在最近的这次航行中带回了许多小包、箱子，来自四面八方的大量的物品，我由此知道又有几艘船被抢劫了。

但是，其他工作和安装发射架的工作一起继续进行着。导弹的数目达到了五十多个。如果盖尔·卡拉日和工程师索科尔认为有必要保卫“覆杯”岛，只需四枚导弹就足以保证任何船只都无法接近小岛，因为在它们覆盖的区域内没有一只船会安然无恙地通过。在进行了如下的推理后，我认为他们可能使“覆杯”岛处于防御状态。

“如果‘斯沃德’号在泻湖的出现只是一次偶然的话，那么我们的处境毫无改变，没有一个大国，甚至英国，会想到到小岛底下来寻找“斯沃德”号。相反，如果是由于某起无法理解的泄密，人们知道了“覆杯”岛成为了盖尔·卡拉日的隐身地，如果“斯沃德”号的出征是进攻小岛的第一次尝试，那么，第二次尝试的方式必定与此次不同，或者是远距离进攻，或者是实施登陆。因此，在我们离开“覆杯”岛，带走财富之前，必需要使用‘罗什闪电’保卫小岛。”

我感觉这种推理会更进一步，这些歹徒会想：

“这次以某种方式发生的泄密与从疗养院劫走罗什和哈特这件事之间是否有联系？……难道他们知道托马斯·罗什及其看护被关在‘覆杯’岛上？……人们是否知道这起绑架事件是盖尔·卡拉日干的？……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罗斯人是否会因此担心以武力进攻小岛会遭到失败？……”

但是，盖尔·卡拉日想必知道，只要人们知道了发生的一切事情，尽管危险很大，却也不会退却。首要利益，拯救民众和人类的责任要求消灭他的匪盗。从前，在侵扰了西太平洋之后，盖尔·卡拉日及其爪牙现在又开始掠夺大西洋……应该不惜任何代价消灭他们！……

仅仅考虑到最后一种假设，“覆杯”岛山洞中的居民们也不得不随时处于警戒状态。因此，从这一天起，实行严格的监视措施。

由于有了走廊，海盗们不需要通过隧道也能不停地监视外面。他们隐蔽在海滨地区的岩石后面，日以继夜地观察海平面上的各个地方，十二个人一组，早晚轮换。只要船只一出现在远处的海面上，只要某只小船靠近小岛，立刻会被发觉。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没有发生新的事情，日子在令人绝望的单调中流逝。

实际上，他们知道“覆杯”岛不再享有昔日的安全了。一种朦胧的令人沮丧的不安笼罩了小岛。每时每刻，他们都担心

会听到从海边传来这样的叫喊：注意！注意！自从“斯沃德”号出现后，形势发生了变化。英勇的达文上尉，英勇的船员们，英国以及所有的文明国家不会忘记你们为了人类的事业牺牲了生命！

显然，现在，尽管他们的防御手段威力无穷。然而盖尔·卡拉日，工程师索科尔，船长斯巴德却忧心忡忡，他们徒然地竭力掩饰这种不安。因此，他们经常在一起密谈。也许他们打算带着财物离开“覆杯”岛，因为如果这个隐身之地被发现了，仅仅饥饿就可以消灭他们。

对此我不知道真实情况如何，但是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怀疑我将小木桶扔进了隧道，出自天意它在百慕大群岛被人拾到了。我注意到，工程师索科尔从来没有在这一点上影射过我。没有！我既没有受到怀疑，也没有引起怀疑。如果不是像我想的这样，我很清楚阿蒂卡斯伯爵的为人，他早就将我扔进深渊，让我去见达文上尉和“斯沃德”号的船员了。

今后，附近海域每天都会受到强烈的冬季风暴的袭击。可怕的狂风在岛顶上咆哮。

在石林中盘旋的气流发出沉闷的声音，山洞仿佛一件大型乐器的共鸣箱。呼啸之声如此巨大，有时掩过了舰船上的响声。许多海鸟为了躲避风暴，飞进了山洞内，在风暴平息的时候，它们尖锐的叫声则振耳欲聋。

天气如此恶劣，帆船可能不会出海了。此外，也不必出海，因为“覆杯”岛上的补给品，可以保证度过整个冬天。我想阿蒂卡斯伯爵从今以后不会像从前那样急于去美国的海澳地区溜他的帆船了，因为在那里人们再招待他时不会带着对一位富有的船主的尊敬了，而是给他以海盗盖尔·卡拉日应得的待遇！

但是，我考虑，如果“斯沃德”号的出现是进攻受到指控的小岛的开始，那么便有一个问题，——对小“覆杯”岛的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

因此，一天，我非常谨慎地不愿引起任何怀疑地，壮起胆子就这个问题试探了一下索科尔工程师。

我们在托马斯·罗什的实验室附近聊了几分钟后，索科尔工程师向我提起了英国潜水艇奇怪地出现在泻湖中的事情。这次，他似乎倾向于认为它可能是一次攻击盖尔·卡拉日匪帮的尝试。

“我不这样认为，”我说道，以便将话题引到我想提的问题上。

“为什么？……”他问。

“因为如果你们的隐居地被发现了，那么现在早已实行新的尝试了，即使不是为了进入山洞内，至少也是为了摧毁小岛。”

“摧毁它！……”索科尔大声说，“摧毁它！……就我们目前拥有的防御手段来看这至少是很危险的！……”

“人们并不知道这一点，索科尔先生。美洲和欧洲政府都不知道是你们从疗养院绑架了托马斯……也不知道你们已经成功地和托马斯·罗什讨论了他的发明……”

工程师索科尔此时没有做出反驳，此外，这一点也是无可辩驳的。

我继续说：

“因此，可以从消灭此岛中获利的几个海上强国派出的小型舰队，会毫

不犹豫地靠近……向小岛发射他们的导弹……然而，他们却没有这样做，想必也不会这么做，因为他们对盖尔·卡拉日的事情一无所知……您一定很想赞同这一点，因为这是对你们最有利的推测……”

“就算是吧，”工程师索科尔说，“但是这个……不管他们知不知道，如果这些战舰来到距小岛四、五千米的范围内，他们来不及使用他们的武器便会沉下水去！”

“那么，”我说，“然后呢？……”

“然后？……其他舰只可能不敢再靠近了……”

“是这样！但是如果这些军舰在危险区之外包围你们，另一方面，‘爱巴’号再也不能载着阿蒂卡斯伯爵去它从前经常去的港口了！……从那时起，你们如何保证小岛的给养呢？”

工程师索科尔沉默不语。

这个问题早已使他焦虑不安，并且他显然不能解决它……我认为海盗们打算放弃“覆杯”岛。

然而，他不想被我的话说得哑口无言：

“我们还有拖船，”他说，“‘爱巴’号不能做的事，它可以去做。

“拖船！……”我大声说，“如果人们知道盖尔·卡拉日的秘密，可能不知道阿蒂卡斯伯爵的潜水艇吗？……”

索科尔朝我投来怀疑的一瞥。

“西蒙·哈特先生，”他说，“我看你的推论有点走得太远了

……”

“我吗，索科尔先生？……”

“是的……我觉得你像一个不应该知道得这么多的人一样谈论着这些！”

这句话使我骤然沉默了下来。显然，我的推论可能会使人认为我和最近发生的事件有关系。索科尔的目光冷酷地向我掷来，它们刺进我的脑颅，在我的头脑中搜寻……

可是，我仍然镇定自若，平静地说：

“索科尔先生，我习惯于对任何事情进行思索，这既是职业习惯也是出于喜好。这是我把我的思索的结果告诉您的原因，您可以重视它们，也可以不予理睬，随您的便好了。”

说完，我们便分手了。但是，由于不够谨慎，也许我引起了怀疑，这会妨碍我的行动自由……”

总体上，通过这次谈话，我得到这个珍贵的信息：“罗什闪电”对船只达成威胁的范围在四海里到五海里之间……”也许，在下次秋分退潮的时候”……在第二只小木桶中放一张纸条？……确实，还要等好几个月，隧道口才能露出海平面！……而且，这张新的纸条会像第一张纸条一样到达合适的港口吗？……

天气依然很糟糕，狂风比以前更可怕，——这在百慕大群岛的冬季是很常见的。难道海上的天气推迟了对“覆杯”岛组织另一次进攻吗？……可是达文上尉曾向我保证过如果他出征失败了，如果“斯沃德”号没有返回圣乔治港，将以不同的方式组织进攻，以便肃清这伙强盗……正义迟早会得到伸张的，它会使“覆杯”岛彻底毁灭……哪怕我同它一起毁灭！

啊！我多么希望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啊，哪怕一小会儿也好！……如果

能让我望望，百慕大群岛的遥远的海平线多好啊！……我的一生只有一个愿望，——越过走廊，折到海滨，藏在岩石丛中……谁知道我不能首先看到向小岛驶来的军舰上的轻烟呢？……

不幸的是，这个计划无法实现，因为在走道的两端白天黑夜有人看守着。没有索科尔工程师的允许，没有人能走进去。如果轻易尝试的话，我有失去在山岩内自由行动的危险——甚至更糟……

实际上，自从我们上次的谈话后，索科尔工程师对我一反常态。从前，他的目光中含有嘲弄之色，现在，则充满了不信任，狐疑和提问的意味，像盖尔·卡拉日的一样冷冰冰的！

——11月17日。——今天下午，比海伏发生了强烈的骚动。海盗们跑出各自的屋子……四处是叫喊之声。

我跳下床，匆匆地走出去。

海盗们向走廊跑去，在其入口处，站着盖尔·卡拉日，索科尔工程师，斯巴德船长，水手长艾弗洪达，机械师杰伯森，阿蒂卡斯伯爵的马车仆人。

我不久便知道了引起骚动的原因，因为看守走道的海盗刚刚跑进来，大声示警。

在西北方出现几艘船，——这是几艘战舰，它们正全力以赴地向“覆杯”岛驶来。

第十六章 还有几个小时

这个消息在我身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一种难言的激动攫住了我！……我感到事情的结局快到了……但愿它符合文明和人类的要求！

直到今天，我每天都记日记，今后，重要的是要把每时每刻，每分每秒发生的事记下来。谁能说我不能知道托马斯·罗什的最后一个秘密，我没有时间把它写下来呢？……如果我在战斗中死去，上帝保佑让人们在我的尸体上找到我在“覆杯”岛的山洞内度过的五个月中发生的故事的记录！

首先，盖尔·卡拉日，工程师索科尔，船长斯巴德和其他几名海盗来到小岛外面的海滨。只要能跟在他们后面，躲藏在岩石中，观看远方洋面上的舰只，我愿意付出一切……

一个小时后，二十多个人留下来继续监视，其他人又回到了比海伏。由于目前这个时候白天非常短暂，因此在明天来临之前不必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既然他们不打算登陆，进攻者在推测到“覆杯”岛的防御态势后，不可能考虑进行夜袭。

在天黑之前他们忙着在海边安装发射架。六台发射架从走道运到预先选定的地方。

做完了这些，工程师索科尔来到实验室找到托马斯·罗什。他想告诉他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一支舰队来到“覆杯”岛附近……告诉他他的“闪电”将用来保卫小岛吗？……

确定无疑是五十多枚导弹已经准备就绪，即将开始摧毁工作。每一枚导弹上都装着几千克炸药和喷射物质，这种物质确保导弹的弹道长度高于任何其他导弹。

至于爆燃物，托马斯·罗什已制造了一定数量的试管，——我非常清楚——他不会拒绝助盖尔·卡拉日这伙海盗们一臂之力的！

在准备工作中，夜幕降临了。岩洞之内有些昏暗，因为只有比海伏中的灯亮着。

我回到屋子里，尽可能少的露面对我有好处。索科尔工程师对我的怀疑难道不会存在船队靠近“覆杯”岛的这个时刻被重新勾起来吗？……

但是，看到的这些舰只会一直朝这个方向前进吗？……它们会不会驶过百慕大群岛消失在远处的海面？……有一阵我的脑海出现过这种疑虑……不会……不会！……此外，根据船长斯巴德测定的位置，——我刚才听到他自言自语，——军舰仍然在小岛的视线范围内，这是确定无疑的。

它们是哪个国家的舰队呢？……难道是英国人，急于替“斯沃德”号的覆灭复仇，便独自承担起了这次远征？……难道其他国家的巡洋舰也参与吗？……我一无所知……我无法知道这一丁点情况……唉！有何重要呢？……重要的是摧毁这座小岛，哪怕我被它的废墟压得粉身碎骨，哪怕我像英勇的达文上尉和勇敢的船员那样死去！

在工程师索科尔的监督下，防御的准备工作冷静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显而易见，这些海盗信心十足地认为只要进攻者进入危险区内便会被消灭。他们绝对信任“罗什闪电”。他们确定无疑地认为这些军舰对他们无可奈何，因此他们既不考虑困难也不想近在眼前的威胁！……

我推测他们会在海滨的西北部支起发射架，拨弹机向北、西、南三面发射导弹。至于小岛的东面，我们知道，有暗礁石作天然屏障，它们沿着百慕

大前面的几座岛屿排开。

九点钟左右，我大着胆子走出屋子。他们根本没有注意我，也许我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这黑暗中穿过。啊！如果我能越过走廊，到达海边，隐藏在某块岩石后面多好啊！……我要是能在那儿一直呆到天亮就好了！……为什么我不会成功呢？既然盖尔·卡拉日、工程师索科尔，船长斯巴德和海盗们都是在外边……

这时，湖边空无一人，但是走廊的入口却由可蒂卡斯伯爵的马来仆人把守。我走出了屋子，没有拿定主意，便朝托马斯·罗什的实验室走去，我的思绪集中在这位同胞身上！……前思后想之后，我认为他不知道一支舰队来到“覆杯”岛附近，也许在最后时刻，工程师索科尔会突然让他面对他要实施的报复！……

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我要让托马斯·罗什为他的行为负责任，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向他揭露这些企图让他助纣为虐的人的真面目。

对……我要试一试，但愿我能够在这位反抗人世不平的人的灵魂深处唤起一丝爱国情感！

托马斯·罗什还关在实验里，他想必是独自一人，因为在他配制爆燃物的时候不允许任何人进去，……

我向实验室那边走去，穿过湖岸，看见拖船仍然停泊在码头边上。

来到实验的附道，我觉得溜进头几排石楼中，从侧面到达实验室是谨慎的做法，——这样，我便可以看见是否有人和托马斯·罗什呆在一起。

进入石楼之后，一束强烈的灯光照射过来，落在湖对岸。它是从实验室里的一扇狭窄的窗户中射出来的。

除了这个地方，海湖南岸一片漆黑，而在对岸，比海伏的一部分房间灯火通明，亮光一直照到北面的石壁上。在黑漆漆的湖面上，穿过石洞穹顶的洞口，几颗明亮的星星闪闪发光。天宇一片澄澈，风暴已经平息了，“覆杯”岛内不再有狂风旋转。

到达实验室旁边后，我攀着石壁、爬到窗口，看见了托马斯·罗什……

他独自在实验室里。他的脑袋只露出四分之三，被明亮的灯光照得清清楚楚。虽然他面容清瘦，额头上的皱纹更深了。但是至少他的神色非常的安详平静，透着理智冷静。不！他不再是十七号楼的病人，不是疗养院中的疯子了。我暗自想他是否彻底痊愈了，是否无需害怕他会在最后一次发病中丧失理智？……

托马斯·罗什刚刚将两支玻璃试管放在工作桌上，他手中拿着第三支试管，将它拿到灯光下，仔细观察着试管中的液体的透明度。

有一会儿，我想冲进实验室，抓住这些玻璃，将它们摔碎……但是难道托马斯·罗什没有时间再制造其他的吗？……最好按原计划行事。

我推开门走去，说：

“托马斯·罗什……”

他没有看到我，也没有听见我说的话。

“托马斯·罗什……”我又叫了一遍。

他抬起头，转过身，看着我……

“啊！是您，西蒙·哈特！”他平静地甚至有点冷漠地说。

他知道我的真名实姓。工程师索科尔已经告诉他疗养院的监护不是叫盖东，而叫西蒙·哈特。

“您知道了？……”我说。

“我也知道您在我身边任职的目的……对！您想刺探出别人不愿意去出钱从我这里购买的秘密！”

托马斯·罗什什么也不知道，鉴于我要对他说的话，这样也许反而更好。

“那么，您失败了，西蒙·哈特，在这方面，”他摇动着试管继续说：“还没有人成功过……将来也不会有人成功！”

不出我所料，托马斯·罗什没有泄露爆燃物的成份！……

我盯了他一阵，然后说：

“您知道我是谁，托马斯·罗什……但是您知道您住在谁的家里吗？……”

“住在我自己家里！”他大声说。是的！这正是盖尔·卡拉日让他相信的事！……发明者认为“覆杯”岛是他的家……这座山洞里积累的财富属于他……如果有人来袭击“覆杯”岛，是为了抢走他的钱……他要保卫它……他有权保卫它！

“托马斯·罗什，”我又说，“听我说……”

“您要对我说什么，西蒙·哈特？……”

“我们两个人被带到这里的这座岩洞由一群海盗占据……”托马斯·罗什没等我说完（我甚至不清楚他是否明白我的话）便激烈地喊起来：

“我再跟您说一遍，这里堆积的财富是我发明的代价……它们属于我……他们按我的要求购买了“罗什闪电”……而在别处人们却拒绝我的要求……甚至在我自己的国家……也是您的国家……我不能任凭别人来剥削我！”

对这些强辞夺理还有何话可说呢？……但是我继续说：“托马斯·罗什，您还记得疗养院吗？”

“疗养院……那个命令看护盖东探听我的支言片语……窃取我的秘密……然后便把我软禁起来的地方……”

“这个秘密，托马斯·罗什，我从来没有打算窃取您从中享有的利益……我永远不会接受这样一道任务……但是您当时正生着病……您的理智受了伤害……不应该让这样一个发明失传……是的……如果您在发病的时候将秘密露给了我，您仍然保有全部的利益和荣誉！”

“真的吗。西蒙·哈特！”托马斯·罗什傲慢地说，“荣誉和利益……现在对我说这些不嫌有一点晚吗！……您忘了他们曾将我投进一间又黑又小的囚室里……借口说我发疯了……对！借口，因为我的理智从来没有抛弃过我；一小时也没有，我自由地所做的一切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自由！……您认为您是自由的，托马斯·罗什！……在这座岩洞的四壁之间，难道您不是比在疗养院的围墙之内构架得更严格吗！”

“我是在自己的家里！”托马斯·罗什反驳道，声音中的火气越来越明显，“我什么时候想出去便可以出去！……我只要说一句话，所有的门便为我打开了！……这座石洞是我的家！……阿蒂卡斯伯爵将它连同洞中所有的财富都给了我！……这些前来打击它的人真是不幸！……我有足够的可以毁灭他的东西，西蒙·哈特！”

说着，他疯狂地摇动手中的玻璃管。

这时我大声说：

“阿蒂卡斯伯爵欺骗了您，托马斯·罗什，就像他欺骗其他人一样！……”

在这个名字下隐藏一个无恶不作的坏蛋，他肆虐过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海域！……这是一个罪恶滔天的强盗……他就是无耻的盖尔·卡拉日。”

“盖尔·卡拉日！”托马斯·罗什重复了一遍。

我暗暗想这个名字是否能引起他的一些联想，是否能让他想起此人是谁，然而，我看到这丝记忆即便消失了。

“我不认识盖尔·卡拉日，”托马斯·罗什说，同时用手指着门口命令我出去，“我只认识阿蒂卡斯伯爵……”

“托马斯·罗什，”我又说，做最后一次努力，“阿蒂卡斯伯爵和盖尔·卡拉日是同一个人！……这个人向您购买您的秘密的用意在于确保他的罪行不受惩罚，为犯新的罪过提供便利。是的……海盗们的首领……”

“海盗……，”托马斯·罗什大声说，他越是感到紧张，火气便也越大，“海盗是这些胆敢跑到我的隐居地来威胁我的人。是这些乘坐“斯沃德”号试图这样做的人，因为索科尔把什么都告诉我了……是这些想从我的家里抢走属于我的东西的人……而这些是我的发明应得到的代价……”

“不对，托马斯·罗什，这些将您关在“覆杯”岛这座石洞中，利用您的聪明才智保护他们自己的人才海盗，一旦他们得到这所有的秘密，他们就会干掉您！……”

托马斯·罗什打断了我的话……他似乎不再听我说些什么……他沿着自己的思路想问题而不是我的，完全不忘的复仇的欲望被索科尔工程师巧妙地利用了。他全部的仇恨都集中体现在这个想法上。

“强盗，”他又说，“是这些拒绝我，不愿听我讲话的人……他们不公正地对待我……用蔑视和拒绝压迫我……将我从一个国家赶到另一个国家，而我却给他们带来了优越的，不可征服的，威力无穷的东西！……”

是的！关于发明家的千篇一律的故事我们大家都听腻了，那些冷漠的嫉妒心强的人拒绝试验他的发明，拒绝以他估计的价格购买发明……我对此很了解……并且知道这里所写的毫无夸张之处……

说真的，此时不宜同托马斯·罗什争论……我明白我的话对这个受到伤害的灵魂，对这颗在失望中生出仇恨的心，对这个受到盖尔·卡拉日及其同伙的欺骗的心，对这个受到盖尔·卡拉日及其同伙的欺骗的人毫无影响！……我本希望通过告诉他阿蒂卡斯伯爵的真名实姓，向他揭发这伙强盗及其首领，使他摆脱他们的控制，让他认清他们正将他推向罪恶的深渊……我算错了！……他不相信我！……阿蒂卡斯还是盖尔·卡拉日对他无关紧要！……难道他，托马斯·罗什不是“覆杯”岛的主人吗？……难道他不是这些二十年的谋杀和抢劫积累起来的财富的主人吗？……

他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他的道德意识已经退化了，并且没有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概念，对此我束手无策，也不知道从何下手，我慢慢向门口退去，因为我无法阻止几个小时后发生的可怕的结局。

此外，托马斯·罗什甚至看都不看我……似乎已经忘记了我的存在，好像也忘记了我们之间一席谈话。他又开始进行配制，没有注意到还有一个人呆在这里……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阻止可怕的灾难……向托马斯·罗什扑去……使他不能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打昏他……杀了他……对！……杀了他！……这是我的权利……这是我的责任……

我没有武器，但是我瞥见工程师工作案上放着几件工具……一把剪，一

把锤子……谁会阻止我砸碎发明家的头呢？……他死后，我便打碎试管，他的发明便和他一起死去了！……军舰可以靠近小岛……登上“覆杯”岛的海岸……用大炮击败小岛！……盖尔·卡拉日及其爪牙将一个不剩地被消灭……这次谋杀却可以使这么多的罪行受到惩罚，我还犹豫什么呢？……

我朝工作案走去……一把钢剪放在上面……我的手向它伸过去……

托马斯·罗什转过身。

太晚了，不能袭击他了……会引起争斗……而争斗必还有响声……海盗们会听到喊叫的声音……从这边又来了八名海盗……我甚至听见了他们踩在岸边沙地上的嚓嚓的脚步声……如果我不想被他们看见的话，只有赶紧溜走……

然而，我试图最后一次唤起发明家的受困情感，我对他说：

“托马斯·罗什，军舰已近在眼前……他们是来摧毁这座匪窟的！……也许其中有一艘挂着法国国旗？……”

托马斯·罗什看着我……他不知道“覆杯”岛即将受到攻击，我刚刚告诉他……他额头的皱纹皱得更深了……他的眼目光明亮起来……

“托马斯·罗什，难道您敢冲祖国的国旗开火吗……三色旗？”

托马斯·罗什抬起头，神经质地晃晃脑袋，然而做了个睥睨一切的手势。

“怎么！……那是您的祖国？……”

“我已经没有祖国了，西蒙·哈特！”他大声说，“心灰意冷的发明家没有祖国！……他们想要抢我的财产……我将自卫……倒霉……这些攻击我的人让他们倒霉去吧！……”

然后，他匆匆走到实验室的门前，猛地拉开门：

“出去……出去！……”他不停地说，声音如此之大比海伏湖边的人也许会听到。

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于是便走了。

第十七章 以一抗五

我在“覆杯”岛幽暗的门拱下，在石树之间整整溜达了一个小时，一直走到石洞的尽头，正是在这里边，我曾多次在石壁上寻找一个出口，一条裂缝，希望能从中溜出去一直来到小岛的海滨地区。

我的寻找徒劳无用。现在，我受着各种无法言传的幻像的折磨，我一会儿仿佛看到这些石壁在变厚……一会儿又好像看见监狱的墙在慢慢变薄……又一会儿它们向我走来似乎要将我压碎

……

这种精神紊乱持续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

我又回到了比海伏，面对这屋子，我既不想休息，也不想睡觉……睡觉，当大脑极度兴奋的时候……睡觉，当这种状况即将结束的时候，而它本来会持续许多年……

但是，我的结局会是什么呢？……进攻“覆杯”岛的结果如何呢？我不能保证它的胜利，因为我没有能干掉托马斯·罗什……只要军舰一进入危险区，他的导弹便会开始发射，即使没有被击中也会毁灭……

不管怎样，这夜的最后几个小时，我不得不呆在房间里。是回去的时候了。天亮后，我就会知道该做些什么。我是否知道今天晚上在军舰进攻小岛之前，“罗什闪电”的爆炸声将使这座小岛山崩地裂？……

此时，我朝比海伏四周看了最后一眼。对面，灯光闪烁……唯一的灯光……这是实验室的灯光，反射在波光粼粼的泻湖之上。

湖岸上空无一人，码头上也是如此……我突然想起比海伏此时必定空无一人，海盗们都呆在他们战斗的岗位上……

一种不可抗拒的直觉推动着我，我没有返回小屋，而是沿着石壁悄悄地走，倾听着窥视者周围的动静，准备只要一听见脚步声或说话声便溜进岩石中躲起来……

我就这样来到通道口面前……

感谢上帝！……这个地方没有人把守……可以自由通行……

我没有时间思索，便冲进了黑暗的羊肠小道中……我摸索着石壁前进……不久，一阵更加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带着咸味的海上吹来的空气，我已经五个月没有呼吸到它了……我大口大口地吸着新鲜的空气……

走廊的另一端显映在星光闪烁的夜空中。没有任何堵塞之物……也许我能走出“覆杯”岛……

我趴在地上，慢慢地无声无息地匍匐前进。

来到洞口后我探出头，看看四周……

没有人……没有人！

我贴着小岛的底部向东行走，那一面礁石林立，船只无法靠近，因此想必没有人把守，我来到一处狭窄的洞坑中——大约在二百米之外，一处海岬向西北方向突出。

终于……我出了山洞，——还没有自由，但是这是自由的开始。

天空非常明净，星辰在冬季的夜晚显得格外明亮。

在西北面的海平线上，军舰的信号灯组成了一条明亮的光线。

东面的天空泛起了鱼肚白，我估计大约为凌晨五点。

11月18日。——现在天光已经足够亮了，我可以续完我的日记，

讲述一下我拜访托马斯·罗什的实验室的细节 也许这是我写的最后几行字了……

我开始写起来，随着战斗的进行，各种事件都会出现在我的本子上。

稀薄潮湿像轻雾一样笼罩着大海的蒸汽在微风的吹拂下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终于看到了军舰……

共有五艘军舰，排成一条线，至少位于六海里之外， 在罗什导弹的射程之外。

这样，让我担心的一件事消除了， 我一直担心这些军舰在经过百慕大群岛之后，会继续向安的利斯群岛和墨西哥海域航行……不！他们停在那里……等待天光大亮便开始进攻“覆杯”岛

……

这时，海滩上有了动静。三、四个海盗从最后面的岩石中跑出来。海岬头上的哨兵返回队伍中。所有的海盗都在海边。

他们根本没有躲到岩洞中去，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军舰无法靠近小岛，他们的炮弹也不会射到岛上来。

我藏身的这道沟一直盖住了我的头，我不会被发现，海盗们也不大可能到这边来，但是也许会发生一种对我极为不利的情况：这就是，工程师索科尔或者其他入想知道我是否呆在屋子里或者需要将我关在里面……我有什么可让他们害怕的呢？……

七点二十五分，盖尔·卡拉日、工程师索科尔，船长斯巴德来到海岬的顶端，他们从那里观察西北的海平面。在他们后面放着六架放射架，其拨弹机支撑着自动推进式导弹。当爆燃物点燃后，它们从发射架上射出，划出一条长长的弹道直至爆炸地区，它们的爆炸将引起周围气层的震动。

七点三十五分。军舰上升起了几道轻烟，它们准备起航，向“覆杯”岛导弹射程内驶来。

这群乌合之众发出一阵可怕的喜悦的叫喊和欢呼，仿佛是野兽的嚎叫。

正在这时，工程师索科尔离开了盖尔·卡拉日和船长斯巴德，他朝通道口走来，进入岩洞，他必定是去找托马斯·罗什。

当托马斯·罗什听从盖尔·卡拉日的命令向军舰发射导弹时，他会想起我刚才对他说的话吗？……难道他不厌恶他犯下的罪行吗？……他会拒绝服从命令吗？……不会……我对此太肯定了！……我为什么还对此抱有幻想呢？……难道这里不是发明家的家吗？……他曾反复说过……他深信不疑……他们来攻击他……他将自卫！

但是，五艘军舰缓慢前进，船首冲着小岛的岬角。也许，船上的人认为托马斯·罗什尚未将最后一个秘密出卖给“覆杯”岛上的海盗，在我将小木桶扔进泻湖的时候，他的确没有这样做。但是，如果指挥官打算在小岛上登陆，如果军舰冒险进入这个一海里宽的区域，那么海面上不久便只剩下一段段支离破碎的残骸。

托马斯·罗什在工程师索科尔的陪同下来了。走出通道后，二人便向一架放射架走去，它正瞄准打头的军舰航行的方向。

盖尔·卡拉日和船长斯巴德正在此地等候他们俩人。

不出所料，托马斯·罗什非常平静。他知道将要做什么。这个因仇恨而迷失方向的可怜虫没有表现出一线会扰乱心情的犹豫。

他的手指间捏着一只闪闪发光的玻璃白管，里面装着爆燃液体。

他的目光望向最近的一般军舰，它大约在五海里处。

这是一艘中型巡洋舰，至多重二千五百吨。

船上没有升起旗帜；但是，从它的造型看，这艘军舰属于一个法国人不太喜欢的国家。

其他四艘军舰呆在后面。

由这艘巡洋舰领头进攻小岛。

它开始放炮，因为海盗任由它靠近，但愿一进入射程后，它的第一发炮弹能击中托马斯·罗什！……

工程师索科尔准确地指挥巡洋舰的位置，而托马斯·罗什则站在发射架前面。这台发射架上有三枚装着炸药的导弹，不需要转动它，爆燃物会保证它的弹道的长度，这一点不同于转动式导弹（转动式导弹是由杜薄发明的，它依靠旋转来保证弹道长度）。并且，它只需要在距战舰几百米的地方爆炸便能一举消灭它。

时间到了。

“托马斯·罗什！”工程师索科尔喊道。

他用手向他指着巡洋舰。它正缓慢地向西北岬角驶来，只有四、五海里的距离了……

托马斯·罗什做了个肯定的表示，表明他想一个人呆在发射架前。

盖尔·卡拉日、工程师索科尔和船长斯巴德向后退了五十多步。

托马斯·罗什打开右手中的玻璃白管，连续地将几滴液体由柄口倒入三枚导弹中，使它和爆燃物混合在一起。

四十五秒（化合反应必需的时间）过去了，我的心脏在五十五秒内似乎停止了跳动……

可怕的呼啸声撕裂了空气，三枚导弹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将近一百米的弧线，超过了巡洋舰……

它们没有击中目标吗？……难道危险消失了？……

不是！这种导弹能以夏培尔炮使用的圆盘形炮弹的方式返回来，就像澳大利亚土著使用的飞去来器……

大气层立即剧烈地震动起来，仿佛麦宁炸药或者达纳炸药爆炸了一样。低空的大气层一直被推送到“覆杯”岛上，而小岛的地面也在颤动……

我看着……

巡洋舰消失了，被支解了，从中间断开，沉入水底……这是托林斯基炮弹的效果，但是由于威力无穷的“罗什闪电”，它的效力增加了一百倍。

海盗们欢声雷动，涌向岬角的顶端。盖尔·卡拉日、工程师索科尔、船长斯巴德一动不动，几乎无法相信亲眼所见的事实！

托马斯·罗什站在那晨，双臂交叉，目光炯炯，满面春风。

我理解这种令我作呕的发明家的胜利，仇恨伴随着心满意足的复仇！……

如果其他军舰靠近的话，下场也会和这艘巡洋舰一样。它们将在同样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被消灭，无法逃脱这种命运！……好吧！为什么要让我的最后希望和它们一起消失呢，但愿他们能逃走，跑到汪洋大海上，放弃无用的进攻！……各国政府将会达成协议，采取另外的方式消灭此岛！……他们可以用军舰包围“覆杯”岛，海盗们无法越过这道围墙，他们将饿死在匪窟

飞去一器：澳大利亚土著用的一种武器，投掷后不中目标能回原处。

之中就像野兽饿死在洞穴中一样！……

但是，我知道，战舰没有权力要求后退，即使失败是确定无疑的。剩下的战舰毫不犹豫地一艘接着一艘驶来，不顾葬身在万顷波涛之中的危险！

实际上，各舰之间在交换信息。不久，一股更加浓重的烟染黑了海平线，西北风将它吹向另一个方向。四艘军舰又开始了航行。

它们中的一艘走在前面，它匆匆驶到炮弹射程内以便将它发射出去……

我冒着所有的危险从洞穴中走出来……我看着，眼睛因极度的激动而亮光闪闪……我无能为力地等待着第二次灾难……

在视线中越来越大的这艘军舰的吨数和前一艘几乎一样。在船顶上没有旗帜飘扬，我无法认出它来自哪一个国家。显然，它全速航行，以便在新的导弹发射之前越过危险区。但是既然它们可以从背面攻击它，它如何躲避它们强大的摧毁力呢？……

托马斯·罗什站在第二台发射架之前，同时，军舰来到了深渊中，它会在这里继刚才的那艘军舰之后沉入海底……

虽然从远处的洋面上吹来了几阵风，但是水面上仍是一片平静。

突然，巡洋舰上响起了鼓声……鼓声大作……铜管乐器的声音一直飘到我跟前……

我认出了这些鼓声……法国的鼓声……上帝！……这是祖国的战舰，它走在其他军舰之前，而一位法国发明家将要击毁它！

不！……不能这样做……我要冲向托马斯·罗什……我要大声告诉他这艘军舰是法国的……他没有认出来……他会认出来的……

这时，工程师索科尔作了个手势，托马斯·罗什举起了手中的玻璃试管……

这时，鼓声更加响亮有力了。这是向国旗致敬……一面旗帜迎风招展……三色旗，蓝、白、红三色在天空下熠熠生辉。

啊！……发生了什么事！……我明白了！……看见了国旗，托马斯·罗什仿佛中了魔一般！……随着国旗慢慢升向天空，他的手渐渐垂了下来！……然后，他向后退去……他用手蒙住双眼，仿佛为了不让它们看见三色旗的褶皱……

感谢上苍！……在这颗受到伤害的心中，爱国情感并没有完全泯灭，因为在看到祖国的国旗后，它又在心中跳动了！……

我的激动一点不亚于他！……冒着被人看见的危险（有何重要呢？）我顺着岩石匍匐前进……我想去帮助托马斯·罗什，阻止他改变主意！……哪怕要付出生命，我也要最后一次以祖国的名义恳求他！……我要大声对他说：

“法国人，这艘军舰上悬挂的是三色旗！……法国人，驶近的是法国的一部分！……法国人，你难道罪恶到要打击它吗？……”

但是，我的干预不是必须的……托马斯·罗什不再受疾病的折磨了，也不再因此而沮丧了，他现在是自己的主人……

当他面对国旗时，他明白了……他向后退去……

几个海盗走过来，想把他拉到发射架前……

他推开他们……他奋力挣扎……

盖尔·卡拉日和工程师索科尔跑过来……他们向他指着迅速前进的军舰……他们命令他发射导弹……

托马斯·罗什拒绝了。

船长斯巴德和其他海盗，愤怒已极，威胁他……侮辱他……打他……他们想从他手里夺过玻璃试管……

托马斯·罗什将玻璃试管扔到地上用脚后跟踏碎……

这些混蛋多么惊恐啊！……巡洋舰越过了危险区，海盗们对落在小岛上的炮弹无力还击，岩石被炸飞了……

但是托马斯·罗什在哪里？……他是否被炮弹击中了？……没有……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正向通道跑去……

盖尔·卡拉日、工程师索科尔、船长斯巴德跟在他后面，去“覆杯”岛内部寻找藏身之处……

我……任何代价都不会使我回到岩洞内，即使在这个地方被杀死！我将写下最后的记录，当法国海军登上岬角，我将……

工程师西蒙·哈特日记的结尾。

第十八章 在“道南”号上

达文上尉奉命率领“斯沃德”号进入“覆杯”岛内部，在他的尝试失败之后，英国当局确信这些勇敢的水兵已经以身殉职了。因为“斯沃德”号没有再在百慕大群岛出现。它是在寻找隧道入口时撞上了暗礁吗？它是被海盗盖尔·卡拉日消灭了吗？没有人知道。根据在圣乔治港沙滩上拾到的小木桶中的字条上的消息，这次出征的目的是在导弹制造完毕以前劫走托马斯·罗什。法国发明家，还有工程师西蒙·哈特将交给百慕大群岛的行政当局处理。这样，在靠近“覆杯”岛时，就无需害怕“罗什闪电”了。

但是，几天过去了，“斯沃德”号没有返回，人们不得不认为他出事了。英国当局认为必须以另外的方式进行第二次进攻。

因此，需要了解自从西蒙·哈特将纸条放进小木桶中之后过去了多长时间，八个星期。也许盖尔·卡拉日现在已经掌握了托马斯·罗什的全部秘密？

海上强国之间达成这一项协议，决定派遣五艘战舰到百慕大周围。既然在“覆杯”岛内部有一座宽大的岩洞，人们试图用现代强大的炮火摧毁它的岩壁，就像对付碉堡一样。

舰队在弗吉尼亚州的查斯皮克的港口会合，朝百慕大群岛驶去，计划于11月17日晚上抵达。

第二天早晨，被指定首先发动进攻的军舰出发了。它离小岛还有四点五海里时，三枚导弹在越过它之后又返回来从背后击中它，在船舷上方五十米处爆炸，它在几秒钟之内沉入水中。

由于大气层的强烈震动和空间的摇晃而引起了爆炸，立时见效，其效力超过了到那时为止发明的一些新式炸药。

留在后面的四艘军舰在他们的位置上也感到剧烈的晃动。

从这个突如其来的灾难中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首先，海盗盖尔·卡拉日掌握了“罗什闪电”。

其次，新式导弹具有发明家声称的毁灭性威力。

打先锋的巡洋舰沉入海中后，其他军舰派出小艇去营救这次灾难的幸存者，他们正抓住海上的飘浮物。

那时，几艘军舰交换了意见，向“覆杯”驶来。

行驶得最快的是法国军舰“道南”号，它全速向前冲去，而其他军舰则用力航行，以便与它会合。

“道南”号在受到刚才爆炸冲击的区域内行驶了半海里，冒着被其他导弹击毁的危险。他继续前进以便使大炮对准方向，然后它升起了三色旗。

从舷梯上，军官们可以看到分散在小岛岩石间的盖尔·卡拉日匪帮。

在用大炮摧毁他的匪窟之前，可以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消灭这群歹徒。因此，“道南”号开始发射炮弹，海盗们立即逃进了“覆杯”岛内部。

几分钟后，一阵剧烈的震动发生了，天空仿佛要塌陷落进大西洋深渊中似的。

在小岛上，只剩下一堆冒着烟的岩石，胡乱交叠在一起仿佛发生了雪崩。这只杯子没有翻过来，而是打碎了！……“覆杯”岛已荡然无存，被爆炸掀起冲天巨浪的大海在一堆堆礁石上吐着白沫！

这次爆炸的原因是什么？……难道是海盗们，看到山穷水尽了因而主动

炸毁了它？……

“道南”号只是被小岛上的碎石轻轻击中了。指挥官命人将小艇放到海里，它们朝“覆杯”岛露出水面的部分驶去。

在指挥官的命令下登陆后，船员们仔细检查了碎屑，它们已融入百慕大群岛的暗礁之中。

到处都是支离破碎的尸体，血肉模糊的泥浆……看不到岩洞的任何迹象。一切都埋在了废墟之下。

只有暗礁区东北部的一具尸体完好无损。尽管这个人只有出的气了，但是人们还是希望救活他。他侧面躺着，手里紧紧抓住一个笔记本，上面的最后一行字没有写完……

这是法国工程师西蒙·哈特，他被抬到了“道南”号上。尽管精心护理，还是没能让他恢复知觉。

然而，通过阅读他的笔记（一直记到山洞爆炸的时刻），可能会明白“覆杯”岛在最后的几个小时内发生的事情。

并且，西蒙·哈特也许可以在这次灾难后活下来，他是唯一不公正的牺牲品。等他能够回答别人的问题，以下就是根据他的叙述而弄清的事实真相。

看到国旗后，托马斯·罗什的灵魂受到了震动，终于意识到自己犯下的冒犯祖国的罪行，他冲向通道，来到堆着大量炸药的仓库。然后，在别人阻止之前，点燃了炸药，摧毁了“覆杯”岛。

现在，盖尔·卡拉日和他的海盗们消失了，与他们一起消失的还有托马斯·罗什和他的发明。

多瑙河领航员

〔法〕儒勒·凡尔纳著
王文利 译

第一章齐格马林根钓鱼大赛

一八七六年八月五日，星期六。那天，挂着“渔夫之约”金字招牌的小酒店里挤满了吵吵嚷嚷的人群。歌声、叫声、碰杯声、鼓掌声、欢呼声，融汇成一片震耳的喧嚣。人们不时地齐声高呼“嗨呵”，这是德意志民族表示他们快乐到了极点的特有习惯。

小酒店位于迷人的齐格马林根小城的一隅，窗外便是多瑙河。齐格马林根是普鲁士领地霍恩佐伦的首府，距离中欧这条著名大河的源头很近。

“多瑙河协会”是河流两岸渔夫的国际性组织团体，会员们应门楣上那块漂亮的哥特体字招牌的邀请，聚集于此。无酒不成宴，因此，会员们斟满了所有的大啤酒杯及葡萄酒杯，痛饮香醇可口的慕尼黑啤酒和匈牙利葡萄酒。大家还抽着烟斗，长长的烟斗里不停地吐出呛鼻的烟雾，弄得整个大厅昏黑一片。但是，虽然会员们难以透过烟雾望见彼此，说话声却还是相互听得到的，除非是聋子。

手持钓竿的渔夫们在作业时是冷静且沉默的，而实际上，一放下活计，他们就成为世界上最喋喋不休的一群。一谈起他们的赫赫战功，他们的激动简直和猎手们不相伯仲。此话绝非虚言。

这顿丰盛的午宴已近尾声。围坐在酒席周围的百来个宾客清一色都是渔民，个个都狂热地迷恋着鱼钩和浮标。钓了一个上午的鱼，他们的喉咙大概奇渴了，瞧瞧残羹之间酒瓶的数目便可知这一点。喝过咖啡之后，按他们的要求，现在轮到喝各色利口酒了。

的钟声敲响了下午三点时，醉意越来越浓的宾客们方才起身离席。说句实话，有几个人已经醉得歪歪倒倒，须得旁人搀扶着才能迈开步子。但是，绝大多数人都站得稳稳的，他们是些硬朗勇敢的好汉，对这种经久不散的盛大宴会已是习以为常了。只要“多瑙河协会”举办钓鱼大赛，就会伴有这样的盛宴，所以每年都有好几次。

一届又一届热闹非凡的钓鱼大赛，在这条举世闻名的河流的整个流域都享有盛誉。不过，这里顺带说一句，多瑙河是黄色的，而不是像施特劳斯谱写的著名华尔兹舞曲所描绘的那样是蓝色的。参加大赛的选手从各国赶来，巴登公国、符腾堡、巴伐利亚、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甚至保加利亚和比萨拉亚的土耳其人居住的各省，都有人参赛。

这个团体已有五年的历史，在主席匈牙利人米克莱斯科的妥善管理下，正欣欣向荣地发展着。经费来源的日益增加，使协会可以在大赛上颁发数目可观的奖金。协会会旗上闪耀着数枚光荣的奖章，这是他们跟多瑙河流域其他渔民组织激烈竞争的丰硕成果。协会的主席团成员对河流捕鱼的有关法律了如指掌，它有效地支持着麾下会员们针对国家或针对个人的所有抗争，维护他们的权利和特权而坚持不懈，这可以说是渔夫们所特有的职业的顽强精神，仅凭他们手持钓竿时的那种本能，就能使他们成为人类中这样特别的一族。

刚刚举行的大赛是一八七六年度的第二次。早晨五点钟刚刚敲响，参赛的选手们便已离开城区，来到齐格马林根下游一点的多瑙河左岸。他们穿着协会要求的统一服装：行动自如的短装，裤管塞进厚底的皮靴里，白色大檐帽。当然，他们带去了《渔夫指南》一书中所列出的全套渔具：手杖、钓竿、小网兜，装在斑鹿皮套里的钓丝、浮子、测深器，铸成各种大小的铅垂——

用来使钓丝下沉，假虫饵、细丝线、佛罗伦萨的马尾钓丝。钓鱼可以自由进行，也就是说，每个渔夫可以任意选择下饵的地方，而且无论钓上来的是什么鱼，都算数。

六点整，九十七名选手各就各位，把浮丝抓在手中，做好抛出去的准备。一声号响，作为比赛开始的信号，于是九十七根钓丝划着同样的弧线被抛向了水面。

大赛的奖项分为好几等，其中头等奖有两份，奖金为一百盾，分别颁给钓鱼数量最多的渔夫和钓到最重的一条鱼的渔夫。

整个竞赛过程都没有发生任何意外，直到十一点差五分，第二声号角吹响，宣告比赛结束。然后，每份成果都交给由多瑙河协会主席米克莱斯科和另外四名协会会员组成的评判委员会。这些权威人士毫无偏袒地进行裁决，以免产生任何异议。尽管在这个独特的钓鱼人的社会里，人们很容易激动，在奖项的评议上，却没有任何细节能使他们产生一刻的怀疑。不过，要等到比赛结果揭晓，还得拿出点耐心来。重量或数量项目的各级得奖名单，不到颁发奖品的那一刻是不会透露的，而在发奖之前，还有一场盛大的欢宴，使全体竞争对手像兄弟一样围坐桌前，开怀畅饮。

领奖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各位选手，不用说还有从齐格马林根跑来看热闹的人，都惬意地坐在看台前等候。主席和评委会的其他成员则坐在看台上。

的确，座椅、板凳或矮凳是不会短缺的，桌子也不缺，至于摆在桌子上的啤酒杯，装各色饮料的短颈瓶，以及大大小小的玻璃杯；当然就更是齐备。

所有人都已就座，烟斗也越抽越凶；主席这时站起身来。

“大家听着！……听着！……”各个角落里都发出同样的喊声。

米克莱斯科先生首先举起一杯满是泡沫的啤酒一饮而尽，小气泡像珍珠一样挂在他的胡须尖上。

“亲爱的同仁们，”他用德语说，因为多瑙河协会的会员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度，但人人都懂德语。“你们别以为我会发表一篇传统模式的演说，有引语，有展开，有结论。不，我们不是在这儿作官样文章来自我陶醉的。我到这儿来，只是谈一些我们的琐事，作为要好的同事，甚至可以说是像兄弟一样，和大伙儿聊聊天，如果你们认为这种说法合适于一个国际性集会的话。”

虽然发言人自己也声称不愿作长篇累牍的演说，可这两句话仍然像所有演说开场白中惯用的句子一样，显得有些冗长。尽管如此，主席的讲话还是受到大家的鼓掌欢迎。其中夹杂着许多“太好了！太好了！”的喝彩，还有“嗨呵！嗨呵！”的喊声，甚至还有打饱嗝的声音。然后，为了向举杯的主席证明他言之有理，所有的杯子都斟满酒举了起来。

米克莱斯科先生继续他的演说，他把垂钓的渔夫列为最优秀的人。他高度评价慷慨的大自然赐予钓鱼人的种种才能和美德，对钓鱼人为了在这门艺术中获得成功而必须具备的耐心、机敏、冷静、睿智……赞不绝口。因为，与其说钓鱼是一种职业，倒不如说是门艺术，并且，在米克莱斯科先生看来，这门艺术远远高于猎人们荒谬地自我吹嘘的所谓狩猎伟业。

“难道可以拿打猎来和钓鱼相媲美么？”他大声喊道。

“不能！……不能！……”与会者齐声回答。

“打死一只小山鸡或者一只野兔，这有什么了不起呢？你已看见它在恰当的射程内，还有一只猎狗帮忙——我们带着狗吗？——猎狗替你侦察追

踪……那个野味，你远远地发觉了，不慌不忙地瞄准它，用数不清的铅弹逼得它走投无路，而大部分的铅弹打出去是纯粹浪费掉的！……而鱼儿呢，正好相反，你窥测不到它的行踪……它是躲藏在水下的……这就必须灵巧地操作，要巧妙地引诱，费尽心智让它来咬你的钩，然后钩住它的嘴，拎出水面。有时，它在钓线的末端一动不动，有时却活蹦乱跳，仿佛它也在为渔夫的胜利而喝彩呢！”

这一次，满场叫好声雷动。无疑，米克莱斯科主席的演说太迎合多瑙河协会会员的心意了。他懂得绝不能无止境地夸赞他的同仁，但也绝不怕别人说他言过其实。因而，他毫不犹豫地就把渔夫们崇高的活动置于一切活动之上，把钓鱼术的虔诚信徒们大加吹捧，甚至还谈起传说中在古罗马的钓鱼典礼上主持垂钓大赛的美丽女神。

这些话大家都听懂了么？很可能听懂了，因为这番话使得群情激奋，发出阵阵狂热的跺脚声。

于是，他换了口气，把一杯堆着雪花般泡沫的啤酒再次饮尽，然后接着说：

“最后，让我们举杯庆祝自己的协会日益兴旺发达，每年都吸收新的会员，庆祝它已经誉满整个中欧。协会的成绩，我不必再多说了，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当中也有你们自己的功劳。能参加这次大赛，就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德国的新闻界、捷克的新闻界以及罗马尼亚的新闻界，从来就没有吝惜过对我们的协会使用他们珍贵的赞美之辞，我要补充的是，这些言辞也是恰如其分的。请你们同意我的看法，和我一起干这杯酒，为关心多瑙河协会国际性事业的记者们干杯！”

大家当然都赞成米克莱斯科主席的提议，酒瓶里的酒全都倒进了酒杯，酒杯里的酒又全都倒进喉咙里，就像多瑙河及其支流里的水汇入大海一样利索。

虽然主席的演说在干完最后这杯酒后就结束了，但是很明显的，乘此良机，还要喝好多酒呢！

果然，主席再次高高站起，在他旁边的秘书和司库也都站了起来。每个人的右手都举着一杯香槟，左手按在心口上。

“我为多瑙河协会干杯，”米克莱斯科说着，目光环视在座的各位。

大家都站了起来，把酒杯举至唇边。一些人站到了凳子上，还有人站到了桌上，他们动作整齐地接受了米克莱斯科先生的祝酒。

主席的酒瘾越来越大，干了一杯接一杯，把摆在他自己和他助手面前的无数酒瓶全都喝得空空的。这时，他又说道：

“为各民族，为巴登人、符腾堡人、巴伐利亚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塞尔维亚人、瓦拉基人、摩尔达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比萨拉比亚人，干杯！多瑙河协会与他们的联系是多么紧密啊！”

于是，比萨拉比亚人、保加利亚人、匈牙利人、奥地利人、巴伐利亚人、符腾堡人、巴登人，一致得好像一个人似的向他谢酒，把酒杯喝个底朝天。

最终，主席作为结束，宣布为协会的每个会员的健康干杯。可惜会员的总数已达四百七十三人之众，他只能为全体同仁共饮一杯了！

人们不停地“嗨呵！嗨呵”地欢呼着来回应主席的盛情，一直喊到声嘶力竭。

这样，大会的第二项节目才算完毕，第一项节目就是先前的盛宴，第三

项将是宣布获奖者名单。

每个人都满怀焦急的心情等待着，这很自然，因为如前所述，评委会是严守机密的。但是揭晓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米克莱斯科主席负责宣读两个赛项获奖者的正式名单。

根据大赛章程，首先宣布末等奖得主的名单，按这次的顺序揭晓金榜，可以使观众的兴致越来越高。

听到钓鱼数量项目大赛末等奖获得者的名字后，他们便依次走到主席台前。主席拥抱了他们，发给他们一纸奖状，以及一笔数额相当的奖金。

网里装的鱼是任何一个渔夫都都能在多瑙河水域里捕捉到的：棘鳍鱼、鲃鱼、鳊鱼、比目鱼、鲈针、冬穴鱼、竹签鱼、鲮白鱼，等等。末等奖的获得者有瓦拉基人、匈牙利人、巴登人和符腾堡人。

二等奖颁给了一个名叫韦伯的德国人，他总共钓了七十七条鱼，这个成绩受到满堂喝彩。韦伯其人实际是大家熟知的。在以往的几届大赛中，他屡屡名列前茅，这一次，人们大多猜想将是他荣膺数量项目的冠军。

然而他没能摘取桂冠。他的网兜里只有七十七条鱼。数来数去也只有七十七条。而另一个竞争对手如果说并非能耐更大，那么至少是运气更好，因为他的网兜里总共有九十九条鱼。

这位钓鱼大师的名字终于公布了，他叫伊利亚·布鲁什，匈牙利人。

与会者的惊愕使他们忘了鼓掌喝彩。因为刚才听见的这个匈牙利人的名字对大家来说太陌生了，他新近才加入多瑙河协会。

获胜者可能没有想到须得到主席台前领取一百盾的奖金，于是米克莱斯科主席便抓紧时间宣布重量项目获奖者的名单。得奖的有罗马尼亚人、斯拉夫人，还有奥地利人。宣布二等奖获得者的名字时，大家热烈鼓掌祝贺，就像刚才祝贺那位德国的韦伯先生一样。获得二等奖的是伊弗托扎尔先生，主席助理之一，他钓到了一条三磅半重的鲮白鱼。这条鱼肯定是从另一位本领稍逊或稍欠冷静的渔夫手下脱逃的。这位得奖人是协会里最热心快肠，最忠心耿耿的老会员之一，这段时期数他获的奖最多。因此，大家也一致为他欢呼喝彩。

现在只剩下颁发这个项目的头奖了，大家的心紧张得怦怦直跳，静候着主席念出这个优胜者的名字。

当米克莱斯科主席宣布了他的名字后，与会者是何等的惊讶，不仅如此，似乎整个会场都凝固了。主席用难以克制的颤抖的声音吐出了这句：

“重量项目头奖得主，钓到一条十七磅的竹签鱼的，是匈牙利人，伊利亚·布鲁什！”

全场静默无声。准备好鼓掌的手停在半空，准备为胜利者欢呼的嘴合上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心使大家面面相觑。

伊利亚·布鲁什怎么还不露面？他会去领取米克莱斯科主席手中的两张奖状和两百盾奖金吗？

突然，一阵交头接耳的窃窃私语声掠过整个会场。

一个一直坐在边上的人，这时站起来向主席台走去。

他就是匈牙利人，伊利亚·布鲁什。

看他那张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和那一头浓密的乌发，估计他还不到三十岁。颀长的身材，宽阔的肩膀，直挺的双腿，看来他的力气一定是非同一般的。的确大家都感到很惊奇，一个体魄如此健壮的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居然

会专注地投入钓鱼这项安静的消遣，并达到对这门难度很大的艺术如此熟练掌握的程度。这次竞赛的成绩就是他高超技艺的无可辩驳的证明。

奇怪的还有，伊利亚·布鲁什的眼睛或多或少有点毛病：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大大的墨镜，使人无法辨别出他眼睛的颜色。而且，对于必须全神贯注地盯着浮子的细微动静的人来说，视觉是五官中最宝贵的，你若想识破鱼儿的种种诡计，就非得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眸子不可。

话说回来，不管你吃不吃惊，都只能接受这个事实。评委会的公正是毋庸置疑的。伊利亚·布鲁什是大赛的胜利者，他完全符合各种条件，在会员们的记忆中，还从没有人取得他这样骄人的成绩。因此，大会的气氛终于由冷转热，当优胜者从米克莱斯科主席手中接过奖状和奖金时，会场响起了相当响亮的掌声，向他敬礼。

领取奖品后，布鲁什没有下主席台，而是同主席短短交谈了几句，然后，转过身面向大惑不解的与会者。他做了一个手势，要求大家安静下来。于是好像施了魔法一般，会场顿时鸦雀无声。

“先生们，亲爱的同事们，”布鲁什说，“我请求大家允许我讲几句话，我们的主席也很乐意给予我这个机会。”

大厅里刚才还人声鼎沸，现在却连一个苍蝇飞过都能听得一清二楚。他的讲话并非大会议程的安排，究竟他会谈些什么呢？

“首先我要感谢大家，”布鲁什继续道，“感谢大家的掌声和鼓励，但是我请你们相信，我绝不会因此狂妄自大，我刚才获得的两项奖励并不是受之无愧的。我清楚地知道，唯有人才济济的多瑙河协会的某位老会员来摘取这项桂冠才是最无愧于心的。如今我获此殊荣，并不是我自身的功劳，而是机运的偏袒。”

这个开场白谦虚诚恳，听众们皆十分欣赏，“太好了，太好了！”的赞语轻轻飘过会场。

“这个好运还有待我进一步验证。为此，我想出了一个计划，相信这个杰出渔夫的协会将对我的计划感兴趣。”

“亲爱的同事们，你们也许不会不知道，眼下时兴的，就是刷新记录。为什么我们不效法其他体育运动的冠军们，那些甚至远不如钓鱼运动高尚的运动都一再创新记录，为什么我们就不想为钓鱼创造一项记录呢？”

听众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只听到“啊！”“好啊！”“为什么不呢？”每个会员都以自己的方式大表赞同。

“当这个念头，”演说者继续讲着，“第一次跳进我的脑海时，我便立即抓住了它。并且，我立即明白，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我的主意才能变成现实。另外，由于我是光荣的多瑙河协会会员，这样，就使问题简单了许多。作为多瑙河协会会员，我唯有向多瑙河去寻求此举的圆满答案。因此，我打算顺着我们这条美丽的河流漂流，从它们源头直至黑海，在这三千公里的航程中，完全靠我钓鱼所得来维持生活。”

“今天的好运更增强了我完成这次旅行的欲望，如果这样做是行得通的话，我可以保证，这次旅行将会给大家带来荣耀。所以，我现在就向大家宣布，我定于八月十日即下周四出发，届时，诚请诸位莅临多瑙河之源，我们将在那儿相会。”

读者请想象一下这番出人意料的讲话引起了公众怎样的激情，也许那将比描述出来容易些。暴风雨般的“嗬呵”声和疯狂的掌声持续了整整五分钟。

但是，这样一个突发的事件不会就此结束，米克莱斯科先生熟谙此道。他一如既往，不忘履行他主席的职责。他再一次从两位助理中间站起身来，动作似乎稍猛了一点。

“为我们的同事伊利亚·布鲁什干杯！”他声音激动地说着，举起了一杯香槟。

“为我们的同事伊利亚·布鲁什干杯！”全体与会者一齐回答着，声音响彻云霄，然而随即又陷入了一片沉寂，因为人类有一个十分令人遗憾的不足，就是不能同时说话又喝酒。

不过静寂是短暂的。美酒很快就滋润了业已疲惫的咽喉，这样一来，他们便又无数次举杯，无数次欢呼，直到一八七六年八月五日，著名的多瑙河协会齐格马林根钓鱼大赛在狂欢中闭幕。

第二章多瑙河之源

伊利亚·布鲁什向聚集在“渔夫之约”的同仁们宣布了他将顺多瑙河而上垂钓的宏伟计划，这是否他想沽名钓誉呢？如果他的目的仅在于此，那么他完全可以夸耀说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新闻界抢登这条消息，所有报纸毫无例外地就齐格马林根的赛事发表了相同的报道，篇幅或短或长，却都将夺冠者大大吹捧了一番。这位钓鱼冠军的大名正在变得家喻户晓了。尤其是大赛的第二天，维也纳《新自由》报在它八月六日的那期上刊登了以下这段文字：

“多瑙河协会新近举办的钓鱼大赛昨日在齐格马林根降下帷幕，比赛爆出了个大冷门。名不见经传的匈牙利人伊利亚·布鲁什摘取了桂冠，引起了轰动。

“您也许会问，究竟是什么给伊利亚·布鲁什带来如此夺目的荣耀呢？

“首先，这位能以远远超出对手的绝对优势一举囊括数量和重量两项冠军。这似乎是钓鱼大赛创办以来前所未闻的。这就够引人注目了，但更精彩的还在后头。

“通常，当人们收获了如此多的桂冠，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之后，都会理所当然地享受一下应有的轻松。然而，这位令人惊叹的匈牙利人却不这么打算，他准备做出更令人震惊的壮举。

“如果我们的消息确切——大家一向是知道我们的消息很可靠——伊利亚·布鲁什在会上宣布了，他准备从多瑙河的源头巴登公国启程，顺流而下直至黑海入海口，

沿途垂钓为生，历程三千公里。

“我们将随时报道这一首创之举的详细进展。”

“八月十日，下周四，伊利亚·布鲁什即告启程。祝他一路顺风！也祝愿这位可怕的渔夫不要将这条闻名遐尔的国际大游变成无鱼之游！”

这便是维也纳《新自由》报的报道。布达佩斯的《佩斯特·劳埃德》报也不甘示弱，大载特载，更别设在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报和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人》报上，仅标题，就占据了一整篇文章的篇幅。

这些报道都绘声绘色，足以引起公众对伊利亚·布鲁什的注意。而且，如果新闻报道反映的正是公众舆论的焦点，则布鲁什可以料想，他一路上将会引起人们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何况，在他沿途必经的各个主要城市，不都会遇上一些多瑙河协会会员吗？他们会把协助这位同仁完成此项壮举引为己任，必要时，他们会毫不迟疑地帮助他，救护他的。

显然，报纸的评论在渔夫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在这些职业渔民们看来，布鲁什的历险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许多被大赛吸引到齐格马林根来的会员，尽管赛事已毕，却都驻留在了该城，以便参加这位本协会钓鱼冠军的启程仪式。

最乐意渔夫们多呆几天的人就是那位“渔夫之约”的老板了。八月八日下午，即冠军所定行期的前两天，仍有三十多位宾客在酒馆里乐陶陶地消磨时间。由于这些阔绰的顾客酒量惊人，酒店老板有了一笔可喜的意外收入。

不过，尽管行期将至，八月八日这天晚上，留在霍思佐伦公国首府等着

送行的人们聚在“渔夫之约”所谈论的却并非那位钓鱼英雄。对这些多瑙河两岸的居民来说，另有一件重要得多的事情成为大家普遍谈论的焦点，闹得人声鼎沸。

他们的情绪这么激动绝非夸张，此事的性质再严重不过了，所以群情激奋不无道理。

数月来，多瑙河两岸强盗经常出现，搅扰人们的安宁，数不清的农庄村舍遭抢，城堡失窃，别墅被洗劫。甚至还有人员伤亡，好些人为试图反抗这伙恶棍而付出了生命，而匪徒却仍逍遥法外。

从他们的“丰功伟绩”判断，人们要对付的是一伙有组织的强盗，很可能人数众多。

案情之奇怪在于，这伙强人只在多瑙河沿岸作案。离开河岸两公里外的地方，没有发生过类似情形的案件。但是，这样并不等于局限了他们制造惨剧的范围。多瑙河流经的奥地利、匈牙利、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等国的沿河地带都是这伙匪徒的魔爪伸向的地区。可是，哪儿也未能在现场逮住他们。

他们作案后便失去踪影，直至下一次犯罪又突然出现。两次犯罪的地点有时会相距数百公里。两次作案的间隙，根本寻不到他们的蛛丝马迹。

有时，他们劫去的财物多得惊人，可就像水汽蒸发了一样，既抓不到人，也找不到物。

接二连三的败绩似乎应归咎于各国警力的缺乏联合，终于，这一案件触动了有关各国的政府部门。于是，就此问题举行了外交谈判，八月八日这天上午，各报发布新闻，报道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成立了一个国际警察大队，部署在多瑙河流域，由一位警长统一指挥。指派这么一位首领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大家最后一致同意让卡尔·德拉戈什来担任，他是匈牙利侦探，在多瑙河地区颇有威望。

卡尔·德拉戈什的确是一位出色的警探，这项使命非他莫属。他四十五岁，体格适中，稍显清瘦，智慧比体能更为丰富。不过，他有足够的力量来承受其职业所带来的疲累，正如他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千难万险。他的家在布达佩斯，但是大部分时间在外奔走，忙于棘手的案件调查。他对东南欧各国的语言：德语、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保加利亚语、土耳其语，当然还有他的母语——匈牙利语都应用自如，所以能从容地应付各种困境。况且他一直单身独处，无牵无挂，行动自由。

据说他的上任得到舆论的好评。公众皆对他表示满意。在“渔夫之约”的大厅里，这条新闻得到交口称赞。

“再也找不列更合适的人了！”黄昏时分，伊弗托扎尔先生肯定道，他是钓鱼大赛重量项目的亚军得主。“我认识德拉戈什，他可是条好汉！”

“还是个厉害的角色呢。”米克莱斯科主席补充着。

“让我们为他祝福吧，”一个克罗地亚人说，他的名字叫斯夫尔布，念起来颇为拗口。他是维也纳城郊一家染坊的老板。“祝他早日为大河两岸人民除害消灾。说实在的，人们简直没法活了。”

“德拉戈什的对手可不简单哩，”德国人韦德摇摇头说，“还得看他怎么行动。”

“怎么行动！”伊弗托扎尔先生嚷道，“他已经开始行动了，你信不信？”

“那当然，”米克莱斯科主席赞同他的意见，“德拉戈什不是那种拖拖

拉拉的人，报纸上报道说他上任是四天前的事儿，那他至少已经忙了三天啦。”

“他从什么地方着手呢？”皮塞亚先生问，他是罗马尼亚人，天生就有个钓鱼人的姓氏。“坦率地说，要是我处在他的位置，肯定会不知所措。”

“正因为这样，人家才没有让您去干这个差使，朋友，”一个塞尔维亚人打趣地答道，“请放心，德拉戈什是不会手足无措的。可让他把行动计划一五一十地告诉您，又太难为他了。也许，他已经动身去贝尔格莱德，也许待在布达佩斯……或许，他想到了来这儿，齐格马林根，可能这会儿，他就在“渔夫之约”，在我们中间哩！”

他的话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在我们中间！……”韦伯先生叫道，“您拿我们开涮么；米凯尔·米凯洛维奇。他到这里来做什么，大家都知道，这儿可没发生过一起罪案。”

“唉，”米凯洛维奇反驳道，“或许他后天要去参加布鲁什的启程仪式呢。他很可能对此事感兴趣……除非，布鲁什和德拉戈什是同一个人。”

“什么，同一个人！”大家惊呼道，“您这是什么话？”

“怎么啦，这一招可厉害着呢！在盛名的掩护下，谁也不会怀疑他是警长，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视察多瑙河流域了。”

这番异想天开的谈论，使得其他的酒客都瞪大了双眼。这个米凯洛维奇！只有他才有这种古怪的想法！

但是，米凯洛维奇没有坚持他刚才贸然说出的看法。

“除非……”他又开口说道，仍是那副惯用的调调儿。

“又除非什么？”

“除非德拉戈什来这儿有别的目的。”他突兀地提出了另外一个同样不可思议的假设。

“什么目的？”

“比如，他觉得这个顺流而下垂钓的计划有些可疑。”

“可疑？……哪儿可疑？”

“当然噢！对一个强盗来说，扮成一个渔夫，尤其他又大名鼎鼎，这可比怎么隐姓埋名都强。只要偶而钓钓鱼，他就可以骗过大家，为所欲为。”

“话倒有点道理，不过他总得会钓鱼才行呀！”米克莱斯科主席严肃地反驳说，“而钓鱼的本领，是正派人才配享有的天赋！”

这句对钓鱼人品德的高度评价，也许是脱口而出的，却赢得了所有钓鱼迷的热烈赞同，大家一致鼓起掌来。这时，机灵的米凯洛维奇抓住机会举杯高呼：

“为主席干杯！”

“为主席干杯！”大家都跟着喊道，一口喝完杯中的美酒。

“为主席干杯！”一位独自坐在一旁的男士此时举杯重复道。他坐在那儿有好一会儿了，似乎对周围人们的争论颇感兴趣。

米克莱斯科感到这个陌生人的举动十分可亲，便向他做了个干杯的手势，以表谢意。这位独斟独饮的酒客大概觉得主席彬彬有礼的回答已经打破了相互间的冷漠，认为自己已经获准向在座的友人谈谈自己的看法，于是他说：

“您这句话讲得真好！是的，钓鱼的确是正直人的娱乐。”

“我们是不是荣幸地在和一位同行讲话呢？”米克莱斯科先生向陌生人

走过来，文诌诌地问道。

“噢！”这个人谦逊地回答，“我只能算是个业余爱好者，对钓鱼很感兴趣，但还远远谈不上内行。”

很遗憾……先生，您贵姓？”

“杰格。”

“很遗憾，杰格先生，因为我得说，我们将失去把您吸纳为多瑙河协会会员的荣幸了。”

“不一定噢，”杰格先生回答道，“谁知道呢，也许我哪天也会扛上竹竿…我是说扛上钓竿去试试看，那时，我一定会成为你们中的一员，只要我符合入会的条件。”

“这不成问题。”米克莱斯科先生受着能吸收到一个新会员的希望驱使，连忙肯定说，“条件很简单，只有四个，第一是每年上缴一笔微薄的会费，这是最主要的一条。”

“那还用说，”杰格先生笑着点头道。

“第二是热爱钓鱼；第三是必须能和大家和睦相处，这一条我觉得您现在就已经做到了。”

“您过奖啦！”杰格先生深表感谢。

“至于第四条嘛，只要在协会名册上登上您的姓名住址就可以了。噢，我已经知道您的姓名，您住在……”“维也纳莱比锡大街四十三号。”

“只要每年交纳二十个克朗的会费，您就是个不折不扣的会员啦！”

两位对话者开怀笑了。

“没有别的手续了吗？”杰格先生问。

“没有了。”

“不发会员证什么的吗？”

“噢哟，杰格先生，”米克莱斯科不以为然地说，“有必要吗？钓鱼人……”

“这倒是的，”杰格先生承认道，“会员证是没有多大用处。多瑙河协会的成员一定彼此认识。”

“恰恰相反，”米克莱斯科先生纠正他的话，“您想想看！我们的同事有的住在这儿，齐格马林根，有的却住在黑海附近，相距这么远，关系可不比近邻哪。”

“是这样！”

“比如说，上次钓鱼大赛上引起巨大轰动的那位冠军……”“伊利亚·布鲁什吗？”

“正是，就谁也不认识他。”

“这不可能吧！”

“事实就是如此。”米克莱斯科先生肯定地说，“他入会其实还不到半个月哩，对大家来说，伊利亚·布鲁什是爆出来的大冷门，对我来说，也真是意想不到呵。”

“用赛马人的话说，就是半路杀出来的一匹黑马。”

“一点没错。”

“这匹黑马是哪国人？”

“匈牙利人。”

“这么说，跟您一样啰。我想您是匈牙利人吧，主席先生？”“地地道

道的匈牙利人，杰格先生，家在布达佩斯。”

“那个伊利亚·布鲁什呢？”

“萨尔卡人。”

“萨尔卡在哪儿？”

“这是伊波利海右岸的一座小镇，或者您也可以称之为是一座小城。伊波利河在布达佩斯上游几里的地方汇入多瑙河。”

“既然如此，米克莱斯科先生，以后你们可以常来常往了？”杰格先生笑着说道。

“无论如何，总是两三个月之后的事啦，”多瑙河协会主席也笑着回答，“他这次旅行起码得用这么长时间……”

“除非他不出发旅行！”那位爱逗乐的塞尔维亚人插话说，他也不介意地加入了谈话。

其他一些渔夫也凑了上来，杰格先生和米克莱斯科主席被围在了中间。

“您又有什么高见？”米克莱斯科先生问，“您的想象力总是惊人的，米凯洛维奇。”

“也许他不过是开个玩笑，”插话的人回答说，“我亲爱的主席，如果像您说的那样，布鲁什既不是警察，也不是坏蛋，为什么他就不是想个办法来嘲弄嘲弄咱们呢？为什么他不能只是跟大伙儿开个玩笑？”

米克莱斯科先生把问题看得很严重。

他驳斥道：“您居心不良呀！米凯尔·米凯洛维奇。您这样总有一天会有报应的。布鲁什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既正派又严肃。再说，他也是多瑙河协会的会员，这就说明了一切！”

“说得好！”周围的人都喊道。

米凯尔·米凯洛维奇没有因为被人教训了一通而感到难堪，他脑子转得可真快，马上借此机会再次举起了酒杯：“那么，为伊利亚·布鲁什干杯！”

“为伊利亚·布鲁什干杯！”在场的人齐声和着，杰格先生也不例外，他认真地喝干了杯中的最后一滴酒。

米凯洛维奇的这个玩笑可不像前两次那样毫无根据。伊利亚·布鲁什爆炸般地宣布了他的计划后，就再也没露过面。也听不到他的任何消息。他这样隐去不是很奇怪吗？人们如果推测他只是有意骗骗那些过于轻信同事，这种推测也并不是没有道理。不过，要想对这件事有个定论，无论如何也不用再等待太久了。三十六个小时以后，一切便将有个分晓。

关心此事的人们只需往齐格马林根上游走上几里就行了。假如真像米克莱斯科主席充满信心地以为的，布鲁什真是个严肃的人，那么，人们一定会在那儿遇见他的。

不过，有件事倒可能有些棘手。多瑙河之源的地理位置有没有经过精确的测定呢？地图上所标出的位置就那么准确吗？会不会有些误差呢？人们以为在某处能见到布鲁什，他会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呢？

“诚然，多瑙河，就是古人所说的伊斯特河，发源于巴登大公国。地理学家们甚至测定，该河之源位于东经六度十分、北纬四十七度四十八分。但是，即便这一定位是准确的，可它只精确到了分，而未精确到秒，这就可能偏差极大。而现在，布鲁什的钓鱼宏图，旨在从多瑙河第一滴水流出的地方开始。”

根据一个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具有地理资料价值的传说，多瑙河发源于符

堡腾王宫的一个花园里。园中的一个大理石水池就是这条河的摇篮。许多游人来到那儿，都要尝尝这清澈的池水。八月十日早晨，人们是不是该到这个永不干涸的水池边上去等布鲁什呢？

不，这条大河的正源绝不是那座水池。人们今天已经知道，多瑙河由布雷格和布里加赫两条溪流汇集而成。它们穿过黑森林，从八百七十五米的高度直泻而下，在齐格马林根上游几里处的多瑙尼申根汇合成一条河流，称为多瑙河。“多瑙”是德语的说法、法国人把它写作 Danube。

如果这两条溪流中，只有一条能算作多瑙河的源头，那就当推布雷格河了。布雷格河比布里加赫河长三十七公里，发源在布里斯高。

但是，好奇的人们经过一番琢磨，认定布鲁什如果真要出发的话，启程地点应该是多瑙厄申根。所以，大部分多瑙河协会会员都将和米克莱斯科主席一起到那里去等。

八月十日一清早，他们就到了两条支流文汇之处，站在布雷格河岸边等候。但是，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连那位著名冠军的影子也没见到。

“他不会来了。”一个人说。

“他不过是个骗人的家伙！”另一个人说。

“我们这些人就像小孩子那样容易上当！”米凯洛维奇加上一句，他的话在人群中引起了不一般的反响。

只有米克莱斯科主席一个人坚持为布鲁什辩护。他肯定地说：

“不，我决不认为多瑙河协会的会员会产生欺骗自己同事的想法……伊利亚·布鲁什肯定是被什么事儿耽误了。耐心些，他马上就会来了。”

米克莱斯科先生这样充分相信布鲁什完全做对了。九点差几分，等候在布雷格河与布里加赫河交汇处的人群发出一声欢呼：“他来了！……他来了！……”

两百步之遥的一个岬头的转角后，冒出了一条摇橹小船。它离开了主航道，沿着河堤缓缓划来，一个年轻男子独自站在船尾驾着船。

他就是几天前在多瑙河协会钓鱼大赛上勇夺两项冠军的匈牙利人伊利亚·布鲁什！

小船驶到汇合口时停了下来，并用锚爪固定在河堤上。布鲁什下了船，所有看热闹的人都拥在他的周围。他也许没有料到会来这么多人，多少显得有些拘束。

米克莱斯科主席走过来，向他伸出手，布鲁什脱下水獭皮的鸭舌帽，恭恭敬敬地与主席握了握手。

“伊利亚·布鲁什，”米克莱斯科带着堂堂主席的尊严说，“我很高兴能再次见到钓鱼大赛的冠军获得者。”

这位伟大的冠军躬腰致谢。主席接着说：

“我们能在这条国际大河的源头与您相会，说明您已经开始实践您的钓鱼计划，从这儿顺流而下，直至河口。”

“是的，主席先生。”布鲁什回答说。

“那么，您今天就启程吗？”

“是的，主席先生。”

“您打算怎样航行呢？”

“顺流而下。”

“乘这条小船吗？”

“是的，是乘这条小船。”

“不打算在什么地方逗留一下吗？”

“不，只是夜里靠岸休息。”

“这条河有三千公里长呢，你不会不知道吧？”

“我预计每天航行十多哩，两个月左右可以抵达终点。”“那么，祝您一路顺风，伊利亚·布鲁什！”

“谢谢，主席先生！”

伊利亚·布鲁什最后一次向人们致意，便重新跳上小船，岸上的人群你拥我挤地争着送他远航。

他取出钓竿，装好鱼饵，把它搁在一张凳上，然后收起锚，使劲地摆了一橹，将船推到河心。布鲁什在船尾坐下，抛出了鱼线。过了一会儿，他猛地一拉，只见一条鱼咬在鱼钩上活蹦乱跳。真是个好兆头！当他的身影在岬头转弯处渐渐隐去时，所有的人都仍在岸上声嘶力竭地喊道，“嗨呵，嗨呵”为这位多瑙河协会钓鱼冠军欢呼送行。

第三章伊利亚·布鲁什的乘客

这趟顺多瑙河而下的漂流终于开始了。伊利亚·布鲁什将要穿越一个公国，即巴登公国；两个王国：符腾堡和巴伐利亚；两个帝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帝国；以及霍恩佐伦、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三个公侯国。这位独树一帜的渔夫用不着担心这二千七百多公里的旅程会带给他丝毫的劳顿，多瑙河的水流将负责把他推载到入海口。河水的流速约是每小时一哩多，即平均每天五十公里左右，只要途中不出意外，两个月就可以结束旅行。而布鲁什又有什么理由耽搁呢？

他驾驶的是一艘平底小渔船，船身长约十二尺，中腹宽四尺。船首拱起圆形的遮篷，可供两人栖身。船篷下面，两侧靠船舷各摆着两只木箱，里面装着主人的全部的衣物，不过也就那么几件，合上箱盖便可做为床铺。船尾还有一只箱子，权充凳子坐坐，里面装的是各种炊具。

勿庸赘言，船上还配备有一个真正的渔夫所需的全部渔具。伊利亚·布鲁什可不能将这些设备省掉。因为，他那天在大赛颁奖会上曾向同事们宣布，在这趟旅行的全程，他都完全靠钓鱼维持自己的生活，或者以鱼为食，或者把钓来的鱼卖掉换成现钱，买些其他的菜来吃，这才不算违背他的初衷。

为此，每到傍晚，布鲁什将去城市卖鱼。而在多瑙河的两岸，只要说出他的名字，不愁没有主顾。

第一天便是这样过去的。然而，如果有人能一直注视着布鲁什，那他必定会十分惊奇地发现，这位多瑙河协会的冠军似乎对钓鱼并不那么热心，但如果按他的计划，钓鱼本是他进行这次离奇旅行的唯一理由。当他确信没有人看得见他时，便急忙放下钓竿，操起浆橹，全力地划船，仿佛一心只想加快小船前进的步伐。相反，一旦岸上出现了看热闹的人，或者遇到一个船夫，他便立即抓起渔具。由于他的技艺高超，很快就钓上来一条条鲜活的肥鱼，博得观众的阵阵喝彩。然而，只要河岸上的地形变换挡住了别人的视线，船夫转了个弯消失后，他便马上握起船桨，给沉重的篷船在水流推动的基础上

一哩等于四公里。

添加新的动力，使船行进得更快了。

这位看来，布鲁什是不是有某种原因，想缩短这次旅行的时间呢？可是，没有谁逼他进行这样的旅行呀：不管是怎么回事，他行进的速度总的来说是相当快的。上游地区的水流速度比以后的河段快得多，小船在湍急水流的推动下，再加上他一有机会就摇上几橹，所以每小时可以前进八公里，甚至更多。

船行过了几个无名小镇，又将杜特林根抛在后面。跨过这座小城时，尽管岸上有不少崇拜者挥手示意邀他靠岸歇息歇息，布鲁什还是委婉谢绝了，不愿中断他的漂流。

下午四时许，他到达弗里丁根附近，离出发地已有四十八公里之遥。他自己可真不想在那儿停靠，就像前面几个小镇都没有靠岸一样，但实在难却当地居民的盛情。他一出现，好几条小船就从岸边驶来，船上的人们不停地喊着“嗨呵，嗨呵”，把这位光荣的桂冠获得者团团围住。

布鲁什彬彬有礼地向他们靠过去。再说，他也要找个地方把他陆续钓来的鱼儿卖掉。他的网兜里有鱼、乌鲂鱼、鲈鱼、刺鱼，还有不少人们特别喜欢的鲢鱼，都是鲜活鲜活的。显然，他一个人无论如何也吃不掉这么多鱼。再者，即使他想独自享用这份成果也是不行的，来买他鱼的人可真多！他一停下来，便有五十多个巴登人拥上前围住他，喊着他的名字，向这位多瑙河协会的冠军致意。

“喂！到这边来，布鲁什！”

“来杯啤酒吧，布鲁什！”

“我们买您的鱼，伊利亚·布鲁什先生！”

“这条给我，二十个克莱泽 怎么样？”

“那一条，我出一盾！”

钓鱼冠军不知该回答谁才好，他的鱼很快就变成了一堆现银。如果从河源到河口，公众都能保持这种热情，他的卖鱼所得加上在赛的奖金，就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

他有什么理由不这么继续下去呢？人们无疑会争先恐后地抢购他钓来的鱼，从他手里得到一尾鱼，难道不是莫大的荣幸吗？事实上，他绝对用不着挨家挨户地寻找买主，一上岸，大家就地便抢购一空，这种买卖的确是天才的主意。

那晚，不仅他的鱼很快就卖完了，来邀请他回家作客的人也不在少数。但似乎布鲁什不想离开他的小船，便一一谢绝了别人的邀请，还坚决推辞了别人请他到河岸酒家去喝一杯的好意。他的崇拜者们只得作罢，约好第二天一早送他出发。

但是，第二天，他们赶到岸边时，小船已没有了踪影。原来，布鲁什不等天亮就启航了，他抓住凌晨无人打扰的良机，拼命地划船。船在河心行驶，和两岸的峭壁保持着相等的距离，在湍急水流的推动下，早晨五时许他便到达了齐格马林根，离“渔夫之约”只有数米。也许，再晚一点儿，多瑙河协会的某些会员就会站在酒店的阳台上，凭栏远眺，静候他们引以为豪的同事的到来。当然，他们的等待将是徒劳的，布鲁什的那种行船速度，到那时，一定早已去远了。

布鲁什越过了多瑙河的第一条支流，卢夏河，这条小溪流在齐格马林根下游几公里的地方从左岸汇入多瑙河。

这段路途远离人口稠密的市镇，布鲁什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整个白天都在拼命划船，仅仅钓了一点够自己吃的鱼。夜里，他把船泊在乡野，就位于小城门德尔津根上游不远处，可城中的居民根本没想到他就在附近。

接下来的第三天，航行的情况基本相同。日出之前，布鲁什飞快地从门德尔津根城前驶过。直到驶过了重镇埃欣根，时候仍很早。下午四点钟，他越过了右岸的重要支流伊莱尔河，五点不到，他就停泊在乌尔姆布的码头了。乌尔姆是符腾堡王国的第二大城市，仅次于首都斯图加特。

没有人注意到这位著名钓鱼冠军的到达。实际上，人们预计他要到第二天傍晚才能到来。因此，没有像往常那样出现人们大献殷勤的场面。布鲁什对自己的秘密行动颇感满意，决定利用天黑之前的时间到市里逛一逛。

不过，要说码头上空无一人，未免也不太确切。至少，码头上有一个散步者。甚至完全可以看出，这个散步的人是在等布鲁什，因为小船一出现，他便沿着河岸步行追踪。十有八九，这位多瑙河协会的冠军是躲不掉惯常的欢迎场面了。

然而，小船停泊在码头后，那位独自在码头散步的人没有走近小船。他站在一定的距离外，看起来是在观察着小船，又怕自己被船上的人发现。这人中等个头，身材瘦削，尽管已年过四十，目光却依然炯炯有神；他紧紧裹着件匈牙利式的外衣，手里拎着一只小皮箱。

布鲁什丝毫没有留意到此人，他把船缆系好，关上船篷的门，检查了一下锁门，便一跃跳上岸，朝通向城里的一条街道走去。

那人迅速地把手里的皮箱放在船上，旋即跟上布鲁什就走。

多瑙河穿过乌尔姆城，把该城一分为二，左岸归符腾堡，右岸属巴伐利亚，但这个扼江相望的城市完全是德国风貌。

布鲁什沿着古老的街道向前走，街的两旁是些古老的店铺，店铺开着小窗，顾客从不进入店内，而是通过橱窗进行交易。店铺前还挂着沉甸甸的招牌，做成熊、鹿、十字架、王冠等各种形状。风一吹过，这些铁皮招牌晃动起来，发出悦耳的叮 声：

布鲁什到达旧城区后，穿过肉食店皮革店的晒场，然后，信步来到教堂面前。这座教堂是德国最具风味的教堂之一。它本想与斯特拉斯堡一决雌雄，但这一野心同人类的其他许多野心一样破灭了。

伊利亚·布鲁什不喜爱登高运动，所以，他不想爬到教堂的顶楼上将全城风光尽收眼底。但假如他那样做了，后面的那位陌生人也定会尾随而至——这人始终跟踪着布鲁什，但没被他发觉。至少，当布鲁什进入教堂，欣赏神龛和祭坛两侧神职人员的坐椅时，那陌生人一直紧随其后。这座教堂的神龛曾被法国旅游家杜皮伊先生比作有小房间和炮眼的堡垒；一个十五世纪的艺术家在坐椅上刻满了当时的名人像。

两人一先一后地经过市政府大楼——一座十二世纪的雄伟建筑，然后便折回河边。

布鲁什回到码头之前在路边停了会儿，看一群人踩着长长的高跷走过来。踩高跷是乌尔姆居民很喜欢的一种锻炼，但不带有任何强制性。而在图宾根古大学城，由于地面潮湿坑坑洼洼，步行极不方便，人们不得不练习以高跷行走。

表演踩高跷的是一群年青人和小孩子，他们个个都笑逐颜开。为了更好地欣赏这场表演，布鲁什在路旁一家咖啡馆找了个位置坐下。陌生的跟踪者也不错过，在相邻的一张桌旁坐下了。两人都叫了一杯当地有名的啤酒。

十分钟后，他俩起身离开，但这次却是陌生人加快步子走到了前头，布鲁什不疑不惧地在后面走自己的路。当布鲁什到船边时，那陌生人已然在船上了，看上去似乎等了渔夫好久。

天色仍很亮，布鲁什老远就瞥见了这个不速之客，只见他舒舒服服地坐在船尾的木箱上，身旁搁着他自己的黄皮箱。布鲁什甚为惊愕，不由地加快了步伐。“对不起，先生，”他跳上船，说道，“您大概弄错了吧，我想。”“一点没错，”陌生人说，“我找的就是您。”

“找我？”

“跟您谈谈，伊利亚·布鲁什先生。”

“谈什么？”

“跟您做笔交易。”

“做笔交易？”渔夫非常惊讶地重复着。

“挺不错的一笔交易。”陌生人很肯定。他用手指指，叫对方坐下。

当然，这种请人坐下的方式未免有些不礼貌。哪有客人反请主人坐的道理。但是这人说话坚决果断，神态安详自信，布鲁什被震慑住了。他二话没说，接受了对方不得体的邀请。陌生人继续说：

“我跟大家一样，了解您的钓鱼计划。知道您的打算靠钓鱼所得维持生活，漂完整个多瑙河。我本人是钓鱼艺术的热心爱好者，非常希望自己能参与您的活动。”

“怎么参与？”

“我马上就会告诉您的。但是，在这之前，请允许我向您提个问题。您在旅途中钓的鱼大约可以卖多少钱？”

“您指的是我将要钓到的鱼吗？”

“是的，不过是除去您自己留着吃的鱼以外，可以出售的那一部分。”

“也许值一百盾吧。”

“那好，我给您五百盾！”

“五百盾！”布鲁什大吃一惊，重复道。

“是的，五百盾现银，预先付清。”

布鲁什上下打量着提出这么个古怪建议的人，大概他的目光清楚地说明了他的不解，那人不等渔夫开口，就回答了渔夫心里的问话。

“请放心，布鲁什先生，我没什么恶意。”

“那您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呢？”钓鱼冠军仍然迷惑不解。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陌生人解释说，“我对您的壮举非常关心，甚至想参与进来。其实，这当中也有赌一把的成分。我将五百盾押在您的好运上，随着您陆陆续续把鱼售出，每天晚上我的钱就一点点地收回来了，这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事。”

“每天晚上？”布鲁什强调了这几个字。“那么，就是说您想搭我的船啰？”

“当然，”陌生人说，“不过，搭船的费用不包括在刚才的那笔钱之内。我再付给你五百盾。仍然是预先付清。这样，一共给您一千盾，怎么样？”

“一千盾！”布鲁什越来越惊奇了。

这个建议的确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估计渔夫更喜欢独自一人的清静，于是便简单地回答说：

“很遗憾，先生，我对此不感兴趣。”

听了这么干脆的、不容辩驳的答复，一般人只能让步了。可是，这位热心的钓鱼爱好者好像不是这么打算的，他看上去似乎没有因遭到断然拒绝而准备退缩，不愠不火地问道：

“布鲁什先生，能否允许我问问为什么？”

“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我拒绝，就这么简单，我想，这是我的权利。”布鲁什回答着，有点不耐烦了。

“当然，您有拒绝的权利，”陌生人心平气和地承认，“但是，我请您告诉我拒绝这些建议的原因，恐怕也是我的权利吧。我的建议一点儿也没有妨碍您，事实却恰恰相反，所以，我是不是应该受到彬彬有礼的接待呢？”

这番话说出来的语气是那么平静，丝毫不含怒气，可是措辞如此尖锐，甚至可以说是带着一种威严，使得布鲁什神气为之一敛。虽说他喜欢一个人独自旅行，但是，他可能更不愿意不合时宜地进行一场争论，因为那样的话，人家立刻就有充足的理由来审视他的行为。

“您说得对，先生，”他说，“那么我首先告诉您，让您冒这么大的风险跟我一起旅行，我实在过意不去。”

“那不关您的事，是我自愿的。”

“当然关我的事。因为我本来的打算是每天钓鱼不超过一个小时。”

“那么其余的时间，您干什么呢？”

“划船，让船快点前进。”

“您急着赶路吗？”

布鲁什咬了咬嘴唇，更加生硬地回答：

“急也罢，不急也罢，情况就是如此。您应该明白，这样的话，我收下您的五百盾简直等于强盗行径。”

“我早就料到您会这么想，这不叫强盗行为，您又不偷不抢。”买船位的人反驳道，还是那样平心静气。

“话虽那样说，”布鲁什争辩着，“我还是不得不每天都钓鱼呀，即使只钓一个小时。然而，我这个人最不喜欢受某种义务的束缚，我自己喜欢怎样就怎样，行动自由！”

“您是自由的，”陌生人声明，“您想钓鱼就钓鱼，不想钓就不钓。这才会增添这项运动的魅力。更何况，我知道您技术高超，运气好时只要钓两三次就足以保证我的利润。我向来都很乐观，所以，我才坚持预先付给您五百盾鱼钱，连搭船费一共是一千盾。”

“可我坚持要拒绝。”

“那我倒要重复我的问题：为什么？”

他这么纠缠下去的确是有点儿不知趣，布鲁什虽说生性冷静，也不免开始失去耐心的。

“为什么！”他情绪激动起来，答道，“我想我已经解释过了。既然您还是非要我说个究竟，我可以补充一句：我不要任何人搭我的船。我认为，喜欢清静不犯什么禁令吧！”

“那当然。”那人承认他有理，却仍没有离开船尾那张凳子的意思，好像已经钉在上面了。“不过，您跟我作伴，就和您一个人一样。我坐在自己

的位置上不乱走动，甚至如果您要求的话，我可以一句话也不说。”

“可是夜里呢？”布鲁什怒气直冒，反驳说，“您以为我的船舱里睡两个人很舒服吗？”

“船舱挺大嘛，足以容下两个人。”陌生人回答道，“再说即使有点不方便，一千盾的收入多少可以弥补了吧。”

“我可不知道能不能弥补。”布鲁什怒火越来越旺，驳斥道，“我不愿意接受，不愿意！一百个不，一千个不！这总说清楚了吧？”

“很清楚了。”陌生人点头称是。

“那么……”布鲁什说着，用手指指码头。

可是，那人好像不懂得这个手势里清楚不过的含义。他从口袋里摸出个烟斗，仔细地装上烟丝。见他这样一意孤行，布鲁什气极了。

“您非要让我把您扔到码头上去吗？”他愤怒地大叫起来。

陌生人填好烟斗，说话了，声音里没有流露出丝毫的胆怯。他说道：

“您错了。我这么说有三条理由。其一，我们一闹起来，少不了会引起警察的干预，这样，我俩都得到警署去接受讯问。当然，这对我固然是有些扫兴，可对您来说，您想尽量缩短旅行时间，这样旁生枝节地闹腾一场，恐怕就不能如您所望了。”

这位顽固的钓鱼爱好者是不是指望这条理由发挥作用呢？果真如此的话，那他就可以满意了。布鲁什的态度立刻就软了下来，似乎愿意听完他的道理。而这位雄辩的演说家忙于点烟斗，似乎没有注意到他刚才说的话所产生的强烈效果。

他正准备继续和布鲁什论战时，恰巧，第三个人跳上了小船。布鲁什仍一心想着所争执的事，没有注意到有人走近。新上船来的人身着一套德国警察的制服。

“是伊利亚·布鲁什先生吗？”这位警员问。

“是我。”被问的人回答道。

“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这句话，就像在一潭静水里投入了颗石子，布鲁什有点措不及防，愣在那里。

“证件？……”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没带证件，我，我只有几个信封，和萨尔卡付房租的几张收据，这些够了吗？”

“这些可不是证件，”警员显得有些不满，训斥地说，“洗礼证、通行证、工作证、护照，那才叫证件！您有这类证件中的任何一本吗？”

“一本也没有。”布鲁什抱歉地说。

“那您就麻烦了，”警员嘟囔着，一副见人犯了不该犯的错而十分气愤的样子。

“我会有麻烦？”渔夫抗议道，“可我是个老实人啊，请您相信这一点。”

“我完全相信您。”警员很坦诚。

“我什么都不怕。何况大家都知道我。就是我在齐格马林根举行的上届多瑙河协会钓鱼大赛中得了两项冠军，所有的报纸都报道过的。即使在这儿，我也肯定找得到担保人。”

“我们会替您找担保人的，您放心，”警员说，“不过在这之前，我不得不请您跟我到警署走一趟，以便验明您的身份。”

“去警署！”布鲁什大声叫了起来，“我犯了什么罪？”

“没犯什么罪。”警员解释道，“不过，这是规定。我奉命监察多瑙河，凡查获未携带有效证件者，一律押送警署。您是在河上吗？是的。您有证件吗？没有。那我就必须把您带走。至于其他的，就不关我的事了。”

“可这是对我的污辱！”布鲁什大声抗议，近乎绝望了。

“情况就是这样。”警员冷冷地表示。

请求搭船的人在论战被突然打断后，便把注意力完全转移到这两个人的对话上，竟然不小心让烟斗也熄掉了。他觉得时机已到，便插话说：

“如果我来为伊利亚·布鲁什先生担保，您看如何？”

“这得看情况，”警员说，“您是什么人？”

“这是我的护照。”钓鱼爱好者回答，同时把一本证件展开递给他。

警员看了一眼证件，态度立马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这就另当别论了。”他说。

警员把护照合上，还给持照人，然后，跳上码头。

“再见，先生们。”他说完，毕恭毕敬地向布鲁什的担保人行行了个礼，转身离去了。

至于布鲁什，被突如其来的打击吓懵了，又同样惊诧于问题解决的迅速方式，目光一直追随着败退而去的敌人。

这时，他的恩人继续谈起刚才被打断的话题，淡淡地说：

“第二条理由嘛，布鲁什先生，是这样的：由于您也许尚不知道的一些原因，多瑙河是严密警戒的，这您刚才已经领教过了。越往下游去，警戒就越严，尤其是您可能会经过的塞尔维亚以及奥斯曼帝国的保加利亚各省，更是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因为那里局势很乱，而且从七月一日起，战争已经全面爆发。我估计，您旅途中会遇到接踵而至的麻烦。因此，在必要时，您不会介意一位正直的公民给您一点帮助吧。这个公民有幸能具有某种影响力。”

第二条理由的价值在刚才把它说出来之前就演示过了。这条理由很有说服力，能言善辩的陌生人完全相信这一点。不过，他大概也没有料到立即收到如此完满的功效。布鲁什已经完全折服，只等找个台阶下来了。唯一棘手的是这个台阶可不好找。

“第三条，也是最后一条理由，”这时，请求搭船的人继续说下去，“我现在以你们的主席米克莱斯科先生的名义跟您说话，您的行动是受多瑙河协会支持的，所以，他要监督您进展的情况，以确保其诚实可信。当米克莱斯科先生了解到我想参与您的旅行，就给了我一张相当正式的委任状。遗憾的是，因为我预先没有料到您竟会这么无缘无故地拒绝，就谢绝了他让我带来给您的那封介

绍信。”

布鲁什松了一口气。由于他曾经态度那么坚决地一口回绝了对方的请求，现在想改变态度接受下来时，难道还找得出什么比这更好的理由么？

“您早该说这些嘛！”他高兴地叫道，“既然如此，那就不在话下了。如果我还要拒绝您的建议，那就是我的不是啦！”

“这么说，您是同意啰？”

“是的。”

“太好了！”这位业余钓鱼迷说。他终于得偿所愿了，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现钞，说：“给您，这是一千盾。”

“您要开张收据吗？”布鲁什问他。

“要是不给您添麻烦的话。”

渔夫从一只箱子里找出墨水、笔和本子，从本子上撕下一页纸，借着落日的余辉一笔一划地写着收据，嘴里同时念出声来：

“今收到，乌尔姆至黑海航行期间所钓全部鲜鱼的预购款及所提供船位的费用，两项共计一千盾，一次付清，付款人……”

“先生，您贵姓？”他停住笔问道。

布鲁什的乘客正在重新点他的烟斗，吸了一口之后，边吐着烟边答道：

“杰格，住在维也纳，莱比锡大街四十五号。”

乘客继续吸起他的烟斗来。

第四章 塞尔热·拉德科

南欧和东南欧一带自古以来就是遭受战争之害最为深重的地区，尽管可以说地球上已经无处不被战火侵蚀。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南欧、东南欧地区以及亚洲的一小部分，处于黑海和印度河之间，正好构成了古老大陆上互相争衡的各种族间生死角逐的舞台。

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波斯人、匈奴人、哥特人、斯拉夫人、马扎尔人、土耳其人以及其他种族的人，拼死争夺着这块地区的一部分或全部，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可怕的灾难。却不如那些在当时还处于野蛮状态的游牧民族，他们避开战火，穿越这些地区，到欧洲中部和西部安家落户，经过长期的同化，就形成了现代各个文明的民族。

许多预言家说道，这些地区不仅有悲惨的历史，它们的前景也是不容乐观的。预言家们说，黄种人的入侵，迟早会在这些地区重演古代和中世纪的杀戮。那一天到来时，南俄、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甚至还有土耳其（让它扮演这样的角色或许有些滑稽，因为今天称为土耳其的这片国土，那时还掌握在奥斯曼皇族手中），将自然而然地成为欧洲的前哨，冲突一起，最早损害的必将是它们的利益。

这些预言中的灾难尚遥遥无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交错密布在地中海和喀尔巴阡山之间的各个种族终于拥挤着安顿了下来。和平——这所谓文明种族之间的相对和平——也渐渐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东方。从此以后，纷乱、劫掠和杀戮、好像局限在了仍然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的巴尔干半岛一带，成了那儿的“地方病”。

土耳其人最早于一三五六年进入欧洲，一四五三年成为君士坦丁堡的主人。他们的扩张行为大大触犯了先前的入侵者。那批入侵者来自中亚，很久以前便改信基督教，从那之后，他们就开始和当地人民融合起来，逐渐形成一些规范而稳定的民族。争夺生存权的斗争亘古不变，周而复始。这些新生的民族奋起保卫他们以前从别的民族那里夺来的土地和财富。为抵抗土耳其人的入侵，斯拉夫人、马扎尔人、希腊人、克罗地亚人和日耳曼人筑起一道生生不息的血肉防线，这道防线虽然有的地方不太坚固，但是没有一处能被彻底摧垮。

奥斯曼王朝被遏制在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之间，甚至连这最后的疆域也要保不住了。现在被人们称作“东方问题”的，正反映了近百年来土耳其人向后撤退的历史。

与先前的，即他们自以为取而代之了的那些入侵者不同的是，这些亚洲的穆斯林从来就没有能够同化被他们所奴役的各国人民。他们通过武力建立国家，而后一直作为征服者，以主人的姿态向奴隶们发号施令。如此的统治方式，加上宗教信仰的迥异，不能不招致被征服者的不断反抗。

事实上，这种反抗此起彼伏、经久不衰。

经过几个世纪的斗争，希腊、门的内哥罗、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终于在一八七五年获得了完全的或不完全的独立。而另外那些信仰基督教的民族，却仍生活在穆斯林王朝的铁蹄之下。

一八七五年的头几个月，这个王朝的统治比以往更加残酷了。当时，苏丹王宫中，反动势力占了上风，在他们淫威的肆虐下，奥斯曼帝国的基督教

臣民被课以重税，受到迫害和残杀，惨遭无尽的折磨。对此，人民的反应是迅速的。及至夏初，黑塞哥维那便再次爆发起义。

爱国武装力量遍布乡村，在其杰出领袖佩科—保罗维奇和吕比布拉蒂斯等的指挥下，把派来围剿他们的敌人正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

战火很快就蔓延开来，遍及门的内哥罗、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一八七六年一月，土耳其军队在杜加的掩蔽地带又吃了败仗，这就更加鼓舞了爱国者的斗志。人民的反抗怒火开始在保加利亚迅猛燃烧。一如既往，斗争是以无声无息的密谋和集会开始的。这个国家勇敢的青年都悄悄投入了战斗。

在这些秘密组织中，领袖人物很快就应运而生。他们有的口才非凡，有的智力超群，有的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激情，因而在或多或少的同志之间树立了自己的威信，没有多久，各个团体都有了自己的领袖，进而各个城市也有了核心人物。

保加利亚的一个重镇鲁塞，位于多瑙河畔，几乎正好与罗马尼亚城市久尔久隔河相望。在鲁塞，领袖权无可争议地属于领航员塞尔热·拉德科，人们再也找不出更好的人选了。

塞尔热·拉德科不到三十岁，身材高大，像北方的斯拉夫人一样长着一头金发，他有赫拉克勒斯般的气力，并且灵活机敏、训练有素，这些体格上的优势，使他能够担起指挥的重任；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具备了作为一个爱国运动领袖不可或缺的思想品质：坚毅果敢，思维缜密，酷爱祖国。

塞尔热·拉德科出生在鲁塞，是多瑙河的领航员，除非驾船工作，他从不离开这座城市。他驾驶帆船驳船，到过维也纳，或者再往上游去些，有时甚至直抵黑海。因此，他对多瑙河异常熟悉。他在江河湖海航行的余暇，便以垂钓为乐，由于天生的过人秉赋，他的钓鱼技艺惊人地高超。钓鱼所得加上领航的酬金，他的日子过得十分宽裕。

因钓鱼和领航两种职业的需要，他的生活有五分之四的时间是在水上度过的。水慢慢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多瑙河在鲁塞地区的河面有海湾那么宽阔，但是横渡这段江面对他来说视同儿戏，被这位游泳健儿救起来的溺水者也已不计其数。

拉德科为人正直，品德高尚，早在反抗土耳其的战争爆发之前，他的名字在鲁塞就已家喻户晓了。他在本城有数不清的朋友，有些朋友他都叫不出名儿来。可以这样说：如果撇开伊丹·斯特里加不算的话，全城的居民都是他的朋友。这个伊凡·斯特里加和塞尔热·拉德科一样，是本镇的一个小伙子，但他们两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两人的外貌虽然并不相似，但是，譬如在护照上，仅仅用几个词勾勒人的体貌特征的时候，倒是可以用相同的词语形容他们。

跟拉德科一样，斯特里加也是高个子，宽肩膀，身材魁梧，金黄色的头发和胡须，眼睛也是蓝色的。除此之外，二人再也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一个神情高尚，显得真诚坦率、光明磊落；另一个则面目狰狞，表现自私狡黠、冷酷无情。

从道德品质来看，两个人的差异就更为明显。拉德科深居简出，行为检点，而斯特里加则花天酒地，挥金如土。谁也搞不清楚他的钱是哪儿来的。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大家说什么的都有，莫衷一是。有人说，斯特里加是

赫拉克勒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的功绩著称。

国家的罪人、民族的叛徒，成了土耳其压迫者的走狗，他们发给他很高的薪水。还有人说，他除了充当政府的爪牙，还干着走私的勾当，各种商品经他的手在河两岸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之间往来贩运，关税分文不缴，有的人甚至摇摇头说，所有这一切都微不足道，斯特里加的钱，主要是靠卑鄙无耻的偷盗抢劫、杀人越货得来的。还有人说……总之是众说纷坛。然而，事实上人们对这个令人惧怕的家伙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个确切的了解；即使所有这些不友好的猜测都合情合理，可由于斯特里加过于狡猾，从来就没有真正给人抓住把柄。

人们也仅仅是私下里相互传说着这些猜测，谁也不敢大声谈论，得罪了他，因为大家都十分畏惧他的厚颜无耻和胡作非为。这样一来，斯特里加就佯装不知道公众对他的议论，把别人的胆小怕事当作是对他的尊敬和褒扬。他在鲁塞镇最龌龊的一帮家伙的簇拥下，大摇大摆地穿行于这个被占领国城市的大街小巷，狂饮作乐，为所欲为，闹得城市鸡犬不宁。

拉德科过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他和那样的恶棍毫无共同点，因此也不会有任何来往。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互不认识对方，只是对对方的人品作为有所耳闻。照道理，他们将永远保持这种关系。但是，机缘却总是有意作弄我们所谓的道理，他们终于要面对面，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

娜佳·格里哥维奇，因为她的美貌闻名全镇，她芳龄二十，原和母亲住在一起，但后来就剩她自己独自生活。她家和拉德科家毗邻。两人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很久以来，她家里缺少一个男人的支撑。在本书叙述的这个故事开始的十五年前，她的父亲就葬身于土耳其人的屠刀之下。一想起这种惨绝人寰的杀戮，不屈不挠的爱国志士就会怒火满腔。她那孀居的母亲只好自力更生，勇敢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母亲擅长做花边和刺绣——斯拉夫民族最普通的农妇也不忘在自己简朴的衣服上点缀饰物，她就靠这点手艺来维持母女俩的生活。

可是，这战火纷飞的岁月，遭殃的尤其是穷人。如果不是拉德科悄悄地帮助，母亲的花边生意早就被保加利亚的长期混乱拖垮了。天长日久，年轻人和母女俩之间建立起亲密融洽的情谊。他们宁静的住所便成了小伙子闲暇时的常去之所。黄昏，他叩响她们的大门，然后三人沏一壶热茶，聊到晚间。有时，为了报答她们热情的款待，他便邀她们出去散散步，或者到多瑙河畔去钓鱼。

格里哥维奇太太终因积劳成疾，随丈夫去了。拉德科便担当起照顾孤女的责任。他的照料无微不至，甚至比母亲还要细致周到，多亏了他的帮助，少女失去亲爱的母亲后才没有沉湎于痛苦之中。——母亲在世时，真是把全部爱心都倾注在她身上的啊？就这样，日复一日，一对年轻人心中萌动着深深的爱意，两人都没有向对方说明。最终抛开这层纱，却正是因为斯特里加的出现。

斯特里加见到了这位被称作“鲁塞之花”的美丽姑娘，便疯狂地爱上了她，这正是他贪财好色，肆行无忌的本性。他已经习惯了所有的人都臣服于他的暴戾之下，便唐突地跑到姑娘家中，开口就向她求婚。可是，他平生头一回遭到了坚强不屈的反抗。娜佳全然不顾会招致这个可怕歹徒的怨恨，大声说道，无论发生什么变故她都不会应允这门婚事。斯特里加再次登门时仍遭到她的严词拒绝，第三次又去纠缠时，干脆被拒于门外。

于是他再也抑制不住他的狂怒，野蛮的本性暴露无遗，在门外破口大骂，恶语诅咒威胁。娜佳听得心惊胆颤。绝望之中，她跑去告诉了拉德科，一番话点燃了拉德科的怒火，比刚才斯特里加令她惊恐的怒火更为猛烈。他义愤填膺，用最严厉的词句斥骂那个敢对她起歹心的恶棍。

不过拉德科终于平静了下来。两人都向对方倾吐了心中的话，虽然话说得不那么明了，结果却是再清楚不过了。一个小时悄悄过去了，塞尔热和娜佳脉脉含情地相互注视着，心中涌动着无限喜悦，第一次拥吻在一起，订下了终身的誓盟。

斯特里加得知这个消息后，差点没气晕过去。他肆无忌惮地闯到格里哥维奇家，嘴里又是咒骂又是恶语威胁。一只铁手把他摔出门外，他终于明白了：从今以后，这幢房子已经有一个男人在保卫着它。

就这样甘拜下风？……他，斯特里加，向来以力大无敌而傲气十足，难道就这么认输了？他无法忍受这样的屈辱，发誓要报仇雪恨。一天晚上，拉德科领航回来登上河岸时，斯特里加带了一伙像他一样的亡命之徒，早早就在那儿等候了。歹徒们个个手持凶器。这一回，可不是动动嘴就完事，而是等着要拉德科的命。

但这一次的袭击又跟上次一样惨遭失败。领航员操起一把划桨，就像抢一根粗木棍似的，逼得歹徒们连连后退，斯特里加不得不在同伙的护卫下夹着尾巴逃走了。

大概是这次教训太深刻了，那个居心叵测的家伙再没来骚扰过。一八七五年初，塞尔热·拉德科与娜佳·格里哥维奇永远地结为夫妻，从此以后，一对人儿搬到领航员舒适的家中，过着相亲相爱的幸福生活。

一年的时间悄然流逝，但他们的爱意仍似在蜜月里一样浓烈。就在此时，即一八七六年的头几个月，保加利亚的局势发生了改变。尽管拉德科深深地眷恋着他的爱妻，他并没有忘记自己对祖国的爱和责任。他毫不迟疑地加入了爱国者的斗争行列。他们紧密团结起来，一致行动，千方百计地寻找拯救祖国于水火的道路。

当务之急是必须搞到武器！为了这个目的，无数有志青年走出国门，跨过多瑙河，跑遍了罗马尼亚，甚至来到俄国。拉德科也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想到自己要远离家乡，他的心如刀割，但是为了完成使命，拉德科仍然意志坚定地出发了，把爱妻远远地抛下。娜佳作为一个游击队领袖的妻子，在这兵荒马乱的革命时期可能会遭遇种种不测。

这时，拉德科回想起了斯特里加那幕情景，更增添了他的挂虑不安。那个恶棍难道不会乘情敌不在，欺侮他的心上人吗？这太有可能了。不过，拉德科只好将这种合理的担忧置之度外。另外，斯特里加离开小镇已有好几个月了，好像没有回来的意思。

人们传闻，斯特里加已经去了更北的地方。有关这帮坏蛋的消息虽然很多，但却是杂乱无章的，前后也有矛盾。总的说来，大家的传言都是控拆他的罪恶行径，但谁也说不确凿的事例来。

由此看来，至少可以肯定一件事，就是斯特里加已经不在普塞，这是拉德科唯一关注的。

这样，拉德科敢于放心地离开家门了。他在外的这段时间，娜佳毫发无损。

好不容易他回了家，便又得走了。这次远行可比前一次更加漫长。在这

以前，由于路径不理想，他们只弄到少量的武器。从俄国运来的武器，走路必须穿过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也就是说，要经过当时铁路还很不发达的一些地区，为能更方便地达到目的，保加利亚的爱国志士们希望能有一个人到布达佩斯去，把从铁路上运来的武器集中到该城，再装船走水路，顺多瑙河运回保加利亚。

拉德科被委派去执行这一秘密任务。他当晚就出发了。一个同伴陪他摆渡过多瑙河，然后将小船划回保加利亚，这样他便可以尽快穿过罗马尼亚；赶到匈牙利首都，此时突发的一件事，使肩负秘密使命远行的拉德科愁肠满腹。

他和同伴离开河岸还不到五十米，就听得一声枪响。一颗子弹从岸边朝他们呼啸而来，擦着他们的耳边飞过，这颗子弹的确是冲他而来，领航员对此深信不疑，更何况，借着夕阳的余晖，他依稀看见那个开枪的人就是斯特里加。这么说，那个坏蛋又回了鲁塞？

这件意想不到的事倒给了拉德科揪心的焦虑，但是并没有动摇他报国的决心。他早就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祖国。如果有必要，他还会献给祖国更多更多，甚至是比生命珍贵千百倍的爱情的幸福。枪声一响，他就扑倒在船底——这不过是军事上的一种惯用伎俩，用以躲避敌人的再次袭击。林野的枪声还未停息，他的手就更加用力地压住船桨，更快地把船划往罗马尼亚城市久尔久。透过渐浓的夜幕，这个城市的万家灯火已若隐若现。

拉德科抵达布达佩斯后，就积极行动起来。

他立即去跟沙皇政府的密使接头，有的密使在穿过俄国边境时就被抓获，还有一些则匿名潜伏在布达佩斯和维也纳。由拉德科经手，好几艘满载枪支弹药的船只顺着多瑙河向下游驶去。

他常常收到娜佳的来信。信封上用的是他预先取好的一个假名，夜里有人偷偷带到罗马尼亚的领土上寄出。起初家里都还安好，不久后就越来越令人担忧了。娜佳倒没有在信中提起过斯特里加，看来她甚至还不知道那个恶棍已经潜回保加利亚了，拉德科也开始疑心自己有没有认错人。令人担忧的是别的方面，有人向土耳其当局告发了拉德科，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警察已经闯到他家去搜查过了，不过并无结果。这样看来，他不能马上赶回保加利亚，这时回去，无异于自投罗网。别人十分清楚他的身份，日日夜夜伺候着他，只要他一踏上国土便会立即被投入监牢。在土耳其占领区，被捕是被枪决的同义词。因此，拉德科现在必须避免在家乡露面，等到全国正式爆发抗战时再回去，这样才不至于给自己和妻子招来杀身之祸。好在目前，她还安然无恙。

这个时刻很快就到来了。五月份，保加利亚人民起义。领航员担心起义时机尚不成熟，他没有料到这么匆促就爆发了起义。

不管他自己对此有何意见，他都得赶回去投入救国救民的斗争。他乘火车抵达松博尔，这是火车能通到的匈牙利境内的最后一座城市，邻近多瑙河。他本来可以在此乘船，顺流而下奔向目的地。

可是，他在松博尔听到的一则消息迫使他停止了往回赶的脚步。他的担心太有道理了，保加利亚的革命果真被扼杀在了摇篮里。在以鲁塞、维丁和索非亚为顶点的大三角区域，土耳其纠集了无数的兵马，它的铁手更加沉重地按在这些灾难深重的地区。

拉德科必须折回他暂居的匈牙利小城，静候更有利的时机，他在那儿有

一处住所。

很快，他就收到了娜佳的来信，信中讲述的情况表明，他暂时无路可走。他的家从未像现在这样受到严密监视，连娜佳也像囚犯一样被困在家中。敌人比以前更小心地留意他的行踪。为了夫妇俩的共同利益，他得加倍小心，避免莽撞行事。

起义流产了，土耳其人在多瑙河沿岸驻扎了重兵，从那之后，运送武器的活动被迫中止。拉德科强压住心中的怒火，不敢轻举妄动。这种茫然的等待已经够难捱了，更加上，到六月底，他再也收不到亲爱的娜佳的只言片语，他简直无法再忍受下去了。

拉德科不知如何是好，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不安变成了焦心的折磨。的确，他的惊恐忧虑是不无道理的。七月一日，塞尔维亚向苏丹政府正式宣战，此后，多瑙河流域遍布土耳其的军队，他们每到一处，便烧杀掳掠，无所不为。娜佳是不是成了敌军屠刀下的牺牲品？或者，她有没有被土耳其政府抓去作人质，或当作丈夫的同谋被囚禁起来了？

沉默持续了一个多月，他再也无法长期忍耐下去了，决定把生死置之度外，回到保加利亚探查一下事情的真相。

然而，就算只为娜佳着想，他也得谨慎行事。冒冒失失地闯回去，自投罗网般地被土耳其巡逻队轻而易举抓了去，岂不是于事无补？只有悄悄潜回鲁塞小镇，避开敌人的追踪怀疑，在城里自由地行动，这样，回去才能有作用，然后，他再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下一步的对策。即使作最坏的打算，他回去后就又得匆匆折回边境，那么，至少他也能紧紧地抱一抱久别的爱妻。

拉德科揣度了好几日，寻找解决这个难题的途径。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好计策，于是，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便立即将酝酿好的计划付诸实施。

他的计策行得通吗？未来将给予回答。无论如何，他得试一试。于是，一八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早晨，这位领航员的近邻们（他们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和真实姓名）发现几个月来他独自居住的那间小屋紧紧上了锁。

拉德科想出了一个怎样的策略呢？在实践他的计划的过程，又遇到了怎样的艰难险阻呢？保加利亚，特别是鲁塞所发生的一切，与齐格马林根钓鱼大赛又有些什么联系呢？所有这些，读者将这个故事读完，自然就明白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至今仍在多瑙河畔好好地活着。

第五章 卡尔·德拉戈什

杰格先生把收据塞进了口袋，便立即动手安顿起来。问清楚了自己的铺位在哪儿后，他便拎着箱子消失在船篷下。十分钟后，他再从船舱里钻出来时，从头到脚都变了个样子。他换了一套渔夫的行头——粗布短上衣，结实的长统靴，水獭皮帽——活像是伊利亚·布鲁什的翻版。

杰格先生出了船舱，惊奇地发现，就这么短短一会儿工夫，船的主人已经离开了渔船。不过，他遵守自己的承诺，半个小时过去后，船主回来时，他什么问题都不提。倒是布鲁什主动告诉说，他刚才出去是觉得应该给几家报社透露透露消息，预先告知大家他将在后天晚上到达诺伊斯塔特，大后天行抵雷根斯堡。既然现在这趟旅行已经关系到杰格先生的利益，那最好是不要再遭到像乌尔姆这样的冷遇。伊利亚·布鲁什也为自己不能在诺伊斯塔特之前所经过的几座城市停靠而表示抱歉，尤其是诺布和英戈尔斯塔特，这两个城镇也不小哩。可惜，在他的计划中没有停靠这些城市的打算，所以只得忍痛割爱了。

杰格先生听到布鲁什为他而向报界公布自己的行踪显得很高兴，而且对船主不在上述两个城市停留也一点意见都没有。相反，他赞同船主的一切决定，并再次向他保证，自己绝不愿妨碍主人的行动自由，就像他俩谈妥的那样。

随后，两个旅伴跨坐在船尾的板凳上，面对面地享用晚餐。为了答谢船主的接纳，杰格先生从他那只百宝箱里取出一只上等美味的火腿，大大丰富了菜肴。这种火腿是美因茨的特产，深合布鲁什的口味，他开始觉得这个乘客真不错。

一夜平安无事。太阳还未升起，布鲁什便轻轻解开缆绳，生怕惊动仍在酣睡的这位善良亲切的乘客。

多瑙河穿过面积不大的符滕堡王国，从乌尔姆起，便进入巴伐利亚。直到这里，河水的流量都很小，尚没有大的支流汇入进来，使之达到下游的水量，也没有什么特征可以显示出这条河竟会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河流之一。

这段河道，水流极其平缓，流速大约为每小时一哩。大大小小的船只顺河而下，其中的一些载着沉甸甸的货物，几乎要沉下去的样子。有的船上张起了大幅船帆，给西北风涨鼓了，明显加快了航速。天空晴朗无云，不必担心会下起雨来。

船推到江心后，布鲁什便摇起橹来，快速前行。几个小时了，杰格先生发现他仍专注于划船，直到傍晚都不松劲，只是在吃中饭时稍微歇了歇，可就连那会儿，他也是让船顺着水流往前漂。乘客没有吭一声，他虽然诧异于船主的匆促，却不动声色。

整整一天，他们都没怎么交谈。布鲁什自顾自地使劲摇橹。至于杰格先生呢，他则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多瑙河上来来往往的船只。要是渔船的主人不是那么专心致志地划船，一定会对乘客的神情感到大惑不解的。杰格注视着每只船，目光只是偶而掠过两岸的风光。河岸明显地矮了下去，河水渐渐吞噬了两岸的土地，而使河面显得愈来愈开阔。左岸的轮廓半被河水淹没了，若隐若现；右岸为了修筑铁路，人工砌成高高的路基，火车在铁道上奔驰，突突地吐出浓烟，与河上小汽轮喷出的烟雾混成一片。汽轮的叶片拍打着河水，发出震耳的响声。

下午，渔船经过奥芬根。铁路在此转道向南，与多瑙河彻底分道扬镳。于是，轮到右岸变成了一片广袤的沼泽，直到傍晚时分，他们停泊在迪林根过夜时，都看不到沼泽的边际。

翌日，经历了同样艰辛的旅程后，晚上在诺布上游数公里的一个荒僻处停泊了下来。八月十五日，天色微明，小渔船又已驶入了

江心。

布鲁什向报界通告的就是这日傍晚行抵诺伊斯塔特。若是他两手空空地进城，定会有辱钓鱼冠军的盛名。好在所剩航程不多了，加之天公作美，布鲁什便决定下饵垂钓。

天一亮他便仔仔细细地将渔具检查了一番。他的旅伴坐在船尾，仿佛对他的准备工作颇感兴趣，十足一个钓鱼迷的模样。

布鲁什一边工作，一边和旅伴聊起天来：

“您瞧，杰格先生，我今天要钓钓鱼了。钓鱼前做准备得多花一些时间，因为鱼这种小家伙生性多疑，多么小心翼翼地对付它们也不为过。有些鱼脑子特别机灵，比如说冬穴鱼吧，你要跟它斗智才行。鱼的嘴巴足够坚硬，甚至能把钓丝都咬断。

“冬穴鱼的味道不怎样吧，我想。”杰格先生指出。

“是的，它喜欢生活在污泥里，所以肉常带股腥臭味。”

“白斑狗鱼呢？”

“白斑狗鱼呀，”布鲁什发表高见，“有五六磅重一尾的鲜美极了，小的那种全都是刺。但无论如何，白斑狗鱼都够不上精明狡猾。”

“是这么回事，布鲁什先生！照此说来，人们所说的淡水鲨鱼……”

“跟咸水鲨鱼一样笨。杰格先生，这些鱼是十足的傻瓜，就跟鲈鱼和鳊鱼似的！钓这类鱼虽然有利可图，却不值得夸耀……就像某位垂钓高手所说，这些鱼是‘自己上钓的渔夫从来不用钓它们’。”

布鲁什的这种令人倾慕的自信，和他准备渔具的精细入微，都叫杰格先生欣赏折服。

首先，布鲁什抓起他的那根又轻巧又柔韧的钓竿。即便将这根钓竿弯曲到快要折断的程度，它仍然可以恢复成原先一样的笔直。钓竿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的根部有四厘米粗，十分硬实，然后慢慢变细，到和第二部分接头的位置，就只有一厘米粗细了。第二部分是钓竿的末梢，用纤细而颇具弹性的木料做成。竿身则是榛木制的，约有四米长，以便垂钓者立于岸上就能钓到深水的鱼类，如欧鳊和红欧鲈等。

布鲁什用细丝把钓钩固定在佛罗伦萨钓丝的末端，并把钓钩拿给杰格先生看：

“您瞧，杰格先生，这是十一号钓钩，非常细。至于鱼饵，钓欧鲈的鱼饵最好莫过于熟麦粒了，麦粒的一端裂开小口，香软极了……好啦！都准备就绪了，现在就只看我的运气如何吧。”杰格先生倚靠着船篷，布鲁什则坐在板凳上，身边放着鱼篓。然后，渔夫娴熟地晃动一下钓丝，往水中抛去，动作真为潇洒。钓钩沉入黄色的河水中，铅坠子使钓丝垂直于水面。这是所有行家里手都会称道的一种取位。钓钩之上，漂着用天鹅羽毛做的浮子，不会吸水，这亦堪称佳品。

勿庸赘言，从这时起，船上便是鸦雀无声。稍微有点响动，鱼儿便会吓跑的。更何況，一个真正的垂钓者有重要的事要做，早就忘记了谈天说地！

他得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浮子的每分动静，在恰当的时刻猛提一下钓竿，钓住鱼儿，良机可是一纵即逝的。这天早上，布鲁什可谓满载而归。他不仅钓到二十来尾欧鲈，还钓到十二尾胖头鱼和几尾叉鱼。杰格先生若真如他吹嘘的那样是个不折不扣的钓鱼迷，颇具鉴赏力的话，他一定会对船主提钩动作的快速而精确赞不绝口。钓这类鱼，没有这种功夫是难以得手的。布鲁什感到鱼咬钩了后，并不急于将鱼拎出水面，而是让它在水下为了脱钩而白费气力地挣扎，直到精疲力竭。钓鱼人则稳稳地坐在那里，泰然自若，不露声色。这种沉着冷静是一切名副其实的钓鱼人必备的优点之一。

十一点左右，钓鱼活动结束了。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一到晌午时分，中天的日头照得水面波光粼粼，这种时刻，鱼儿是不会来咬钩的。再说，今天的收获足够丰富了。甚至，布鲁什担心是否鱼钓得太多，因为诺伊施塔特是座不大的城市，鱼卖得掉吗？五点钟左右，小船在该城靠了岸。

布鲁什估计错了。已有大约二十五至三十人在翘首等候他的出现。小船系泊后，大家立即鼓掌欢迎，围上来跟他说话，布鲁什不知该听谁的好。片刻功夫，鱼儿即销售一空，卖了二十七盾现银。布鲁什随即把钱悉数交给杰格先生，作为第一笔利润。

杰格先生自知无权分享人们的赞赏，便谦逊地躲在船篷下；布鲁什好不容易告别了那些热心的崇拜者，也马上回到船内。这一夜将很短，他们得抓紧时间休息。布鲁什想早些赶到雷根斯堡。而此去尚有七十公里之遥，于是他决定凌晨一点就出发，这样的话，虽然航程较长，他也可以腾出时间来在白天钓鱼。

不到正午，布鲁什已钓了约三十磅鱼，那些挤在雷根斯堡码头的热心人总算没有空跑一趟。大家的热情真是惊人地高，一些钓鱼迷就地进行公开的拍卖，三十磅鱼给这位多瑙河协会钓鱼冠军带来了不下四十盾的收入。

布鲁什从未料想过会获得这么大的成功，他甚至琢磨，杰格先生很可能做了一笔绝妙的交易。不过，现在不是弄清楚这一点的时候，重要的是把这四十盾现银交给它的合法所有者。然而，暂时布鲁什是不可能履行这项义务了。事实上，杰格先生已经悄悄离开了小船，留了一张纸条在显眼的地方，告诉他的旅伴说不必等他吃晚饭了，他晚上迟些时候才能回来。

布鲁什觉得杰格先生想借此机会游览游览全城是很自然的事。因为这座城市五十年来，一直是帝国议会的所在地。然而，要是他知道这个乘客的职业，了解他的真实身份，也许就会少几分愉快，多几分惊愕了。

“杰格先生，住在维也纳，莱比锡大街四十五号。”伊利亚·布鲁什按照新伙伴的口述毫不怀疑地写下了这个地址。可在当时，如果渔夫更好奇一点，如果他在并不乐意接受杰格提出的请求时，借鉴了那个不知趣的宪兵的做法，要求看看杰格先生的证件，那么杰格先生准会十分尴尬，不知如何收场的。

当时，如果布鲁什提出这样的要求，本是合情合理的。可是他却忽视了此举的意义，这个疏忽可能会给他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

杰格先生向德国警员所出示的护照上，究竟写的是什么呢？谁也不知道。不过，如果这护照上的确是持照人的真名，那么，警员在护照上所读到名字就只能是“卡尔·德拉戈什”。

其实，所谓钓鱼迷，就是多瑙河警长，二者完全是同一个人。卡尔·德拉戈什决心不惜代价也要搭乘布鲁什的渔船，他预料到会遭到拒绝，所以早

就定下了应变措施。警员出面干涉的那一幕便是预先设计的，就像在上演一出话剧。

事情的发展证明卡尔·德拉戈什的这一着的确击中了要害。布鲁什简直觉得自己太幸运了，能拥有这么一位法力无边的保护者，帮他度过险境。

如此完满的成功，甚至使德拉戈什产生了疑惑。不管怎么说，布鲁什对警员依法执行的公务为什么竟那么激动地抗拒呢？他曾一再声明自己喜欢独自旅行（喜欢的程度也似乎有些过分了），可是，因为害怕再次遭遇警察盘问这类麻烦，他竟又宁愿牺牲自己对单独航行的钟爱。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说他是好人？算了吧！好人会那么害怕警察的传讯吗？到警署去跑一趟，只不过耽误几个钟头，最糟也不过几天而已，只要不赶时间……的确，布鲁什很急匆匆的，但这也不能排除警长的疑虑。

卡尔·德拉戈什如同所有优秀的探擦应该具备的那样，对什么事都抱有怀疑态度。他思索了又思索，不过，他同样也很善良，才不会被一些细枝末节引入歧途。实际上，这些事情的解释极可能是最简单的嘛！因此，他仅仅将这些疑虑装在脑子里，集中精力解决他正在办理的那桩严肃得多的大案。

德拉戈什所实施的这个计划——扮成乘客强行搭乘布鲁什的船——并不是他自己绞尽脑汁想出来的。真正设想出这个主意的是米凯尔·米凯洛维奇，不过他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这个爱逗乐的塞尔维亚人在“渔夫之约”开玩笑地影射道：那位多瑙河协会钓鱼冠军不是被通缉的罪犯就是负责擒拿他的侦探。那时，德拉戈什却对这番随口说出来的话十分重视。当然，他不可能对这些话字字都相信。首先，他就有充足的理由确信这个渔夫和侦探是毫不相干的。经过一番类比，他又觉得这个渔夫极不像是与通缉犯有什么联系。不过，在事情还不明了以前，也不能完全否定渔夫和强盗之间可能的关系。德拉戈什即刻想到的是，那位塞尔维亚人是有道理的，如果一个侦探想自由自在地监视多瑙河，借用这样一位闻名遐迩的钓鱼冠军的声名作掩护来从事侦查活动，将是很明智的举动。这样一来，谁也不会怀疑到他的真实身份是警探。

此计虽妙，德拉戈什先生也只能放弃。齐格马林根的大赛已经落下帷幕，伊利亚·布鲁什荣登冠军宝座，并且当众宣布了他的计划。他肯定不会好心地同意由别人来代替他。何况，假冒他也不那么容易，因为这位冠军的容貌是许多同行都认得出来的。

不过，虽然布鲁什不可能让别人借他的名义进行这趟多瑙河之旅，德拉戈什必须放弃这一想法，但也许还可以采取某种折衷的办法达到同一目的。卡尔·德拉戈什虽不能扮为伊利亚·布鲁什，难道搭乘他的小船也不行吗？谁又会去注意著名钓鱼冠军的旅伴呢？而这样的话，也不会对渔夫的总体利益损害分毫。退一步说，如果有人偶尔不经意地对这位不知名的旅伴瞟了一眼，难道他就会从这位陌生人联想到大名鼎鼎的侦探吗？侦探不就可以获得非常隐蔽的保护，从而顺利地完成任务了吗？

德拉戈什对此计策反复揣摩，最后终于认为绝妙可行，便立即付诸实施。大家有目共睹，他编演的那幕戏是多么出色。若有必要，话剧还可以再演下去呢！到迫不得已时，可以把布鲁什抓到警署去，找些藉口投他入狱，千方百计来吓唬他。然后，德拉戈什仍会大言不惭地扮演一个调解人，直到那位失魂落魄的渔夫把他拒之船外的乘客当作救命恩人。

然而，警长还是庆幸自己没有精神上威逼，就大获全胜，他准备的那

出喜剧只演了一幕就收场了。

现在，他已经坐在他想要的位置上了。而且，就算此刻他表示要离开这个位置，船的主人一定会竭力反对的，就像当初竭力反对他上船一样，德拉戈什只消好好利用这个环境就行啦！

这个嘛，让多瑙河的水流推着他前行吧，在他的旅伴垂钓或划船时，他便仔细观察河面。什么异常情况都逃不过他明察秋毫的眼睛。途中，他可以一直跟他布在两岸的下属保持联系。一有罪案的消息，无论严重与否，他便可以离开布鲁什，去追缉罪犯的踪迹。同时，如果情况需要，即使没有罪案发生，只要他发现可疑的线索，也可以抽身进行察访。

所有这些，都是好一番斟酌的结果。德拉戈什越想越为自己的绝妙计策而得意，这条计策可以保证他躲在暗处巡视整个多瑙河流域，从而大大增加了成功的机会。

不幸的是，计划虽然缜密，侦探却没有估计到偶然的因素。他哪曾料想，几天后发生的一连串怪事，使这次追捕活动向着出人意料的方向发展，他的任务比预期的复杂得多。

第六章蓝眼睛

离开渔船后，德拉戈什来到市中心的街区。他对雷根斯堡十分熟悉，穿街走巷自如得甚至不用辨别方向。城市的街道上冷冷清清。街道的两旁不时出现十来层高的封建城堡。从前，这座城市一度热闹喧嚣，现今却只剩下两万六千人居住，繁华落尽。事实并非布鲁什以为的那样，德拉戈什没有打算在城里参观览胜。他可不是作为旅游者下船来转这么一圈的。过了桥走不多远，他就来到多姆教堂面前。这座教堂的塔楼残缺不全，大门具有十五世纪末的奇特建筑风格，但德拉戈什只是心不在焉地扫视了一眼。当然，他也无心去参观图尔和塔克西斯亲王宫殿里的哥特式小教堂和尖形穹窿的隐修院，更谈不上去参观烟斗展馆——那是这个古老修道院中的奇珍。雷斯多他同样也没有去，那是议院的故址，如今用作市政府大楼，楼内大厅里装饰着古代的精美挂毯。看门人还会洋洋自得地向参观者介绍刑讯室以及里面各式各样的刑具。德拉戈什不用付小费来请导游。他用不着向导，径自来到了市里的邮局，因为邮局里有好几封信正等他去取。收信人的姓名是用约定的代码表示的。德拉戈什读完这些信，脸上没有显出丝毫的情绪变化，只是迈步准备走出邮局。这时，一个身着便服的人在门口拦住他搭讪。

德拉戈什和这个人彼此认识。那人正要开口说话，德拉戈什做了个手势，制止住他。这个手势的意思很明显，是说：“别在这儿谈。”于是，两个人向附近的一个广场走去。

“你为什么不在河边等我呢？”德拉戈什估计周围没有人能听到他们的谈话时，便这样问道。

“我担心在河边碰不到您，”那人回答道，“再说，我知道您要到邮局……”

“现在不说这些了，反正见到你了，”德拉戈什打断了他的话。“有新情况吗？”

“没有。”

“连一般的盗窃也没有吗？”

“这个地区和其他地区都没有，多瑙河沿岸平安无事。”“你是什么时候得到这些最新消息的？”

“我收到布达佩斯总局的电报还不到两个小时，说多瑙河全线安宁。”

德拉戈什沉思了片刻，说：

“你替我去趟检察院，告诉他们你的名字是弗里德里克·乌尔曼，无论发生任何小事，都请他们告诉你。然后你就到维也纳去。”“那我们的人呢？”

“这件事由我来负责，我沿途会见到他们。从今天起，一个星期之内的口径是‘在维也纳碰头’。”

“不用监视上游沿岸了吗？”乌尔曼问。

“有地方警署去就足够了，”德拉戈什回答道。“而且，只要一有警报我们就可以赶去。何况，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管辖的纳也纳上游地区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们的对手又不是笨蛋，他们绝不会在远离自己地盘的地方作案。”

“他们的地盘？”乌尔曼重复道。“你是不是得到了特别消息？”“总之，我有自己的想法。”

“什么想法？”

“你太好奇了！……不管怎样，我可以预言：我们将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之间的地区，同他们第一次交锋。”

“为什么是在那儿，而不是别处呢？”

“因为最近一次犯罪发生在这个地区。有件事你一定知道，那些家伙曾放火烧一个农场主，当人们发现时，火已经烧到他的膝部了。”

“这就更加说明，他们下一次将在其他地方作案了。”

“为什么？”

“他们一定会觉得，凡发生过罪案的地方都会实行特别的防范措施。因此，他们会跑到稍远的地方打家劫舍。到目前为止，他们都是这么干的，从来没有在同一个地方连续两次作案。”

“他们思考问题跟蠢驴没什么两样，而你呢，弗里德里克·乌尔曼，你却在学他们，”德拉戈什反驳说。“可是，我正是要利用他们的愚蠢。你大概已经知道了，所有的报纸都对我的行踪作了类似的猜测，它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说我已经离开多瑙河上游，因为我认为歹徒们不敢再冒险回去犯案了，于是我便向匈牙利南部进发。你自然知道，这些报道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你应该确信，这些自以为是的传媒论调，对那些与罪案有关的人不会没有影响。”

“您的结论是？”

“我的结论是：歹徒们不会到匈牙利南部去自投虎口。”

“可是多瑙河这么长，”乌尔曼争辩说，“沿岸有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土耳其……”

“那边战火纷飞……他们在那一带无利可图。反正，我们走着瞧好了。”

德拉戈什沉默了一会儿，又说：

“大家都严格执行我的指示了吗？”

“是的。”

“你们一直在监视多瑙河吗？”

“是的，二十四小时监视。”

“没发现什么疑点吗？”

“什么可疑之处也没有发现。所有平底船和驳船都持有合法证件。说到这儿，我得告诉您：这些检查掀起了轩然大波，航运部门就此提出了抗议。如果您愿意听听我的想法，或许觉得航运部门也是有道理的。那些船只跟我们的搜捕没有任何关系，那些罪案又不是在河上发生的。”

德拉戈什蹙起了眉头。

“一定要检查所有平底船、驳船，甚至其他更小的船，我觉得这很重要，”他语气生硬地反驳说。“我最后再说一遍：我不喜欢别人说三道四。”

乌尔曼欠了欠身，毕恭毕敬地说，“知道了，先生。”

德拉戈什又说：“我现在还不知道下一步的策略……也许我会在维也纳停下来，也许一直到贝尔格莱德……没有什么固定地点……一定要保持联系，这一点很重要。因此，凡是安插在雷根斯堡至维也纳之间的探员掌握的情报，同样要给我一份。”

“好的，先生，”乌尔曼回答道，“那我呢？……下一次在哪儿同您碰头？”

“一周后，在维也纳，我刚才已经跟你说过了。”德拉戈什回答他。

沉思了片刻，德拉戈什又说：“你可以去了，别忘了到检察院跑一趟，然后搭头班火车走。”

乌尔曼走出了几步，德拉戈什又把他叫了回来。

“你听说过一个伊利亚·布鲁什吗？”他问。

“不就是那个顺多瑙河钓鱼的渔夫吗？”

“正是他。要是你看见我跟他在一起，就装作不认识我。”

于是两人就分手了。弗里德里克·乌尔曼消失在上城区，德拉戈什则向金十字宾馆走去，他想在那儿吃晚饭。

当德拉戈什在宾馆里找了个位置坐下时，已有十来个顾客坐在那儿了，海阔天空地吹侃着。德拉戈什津津有味地享用着晚餐，却没有参与他们的谈话。他是一个习惯于侧耳倾听周围人谈话的人，此时亦不例外。因此，他一字不漏地听见了一位客人向其邻座问道：

“喂，那群恶名昭著的强盗，最近似乎没什么动静了？”

“那个鼎鼎大名的布鲁什也没了消息，”另一个人回答说，“大家等着他从雷根斯堡经过，可是到现在还没见着人影。”

“这倒奇怪了。”

“如果布鲁什和强盗头子是一个人的话，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噢……谁知道呢？……”

德拉戈什迅速抬眼望了一下。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听到这种毫无根据的猜测了。他微微耸了耸肩，保持着他的沉默，继续吃饭。这真是无稽之谈。再说，那个碎嘴的人自以为消息很灵通，可是他连布鲁什已经到了雷根斯堡都不知道。

德拉戈什吃好饭，便向码头走回去。他没有立刻回到小船上，而是在连结雷根斯堡和它的郊区施塔特—安姆霍夫的一座古石桥上逗留了片刻。他向河上纵目眺望，只见几艘船只还在趁着落日的余晖往前赶路。

当他正凝视着江面出神时，一只手突然搭到了他的肩上，同时，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

“杰格先生，您的确对这儿的景色很感兴趣嘛。”

德拉戈什转过身来，见布鲁什正站在面前，微笑地瞅着他。

“是的，”他回答说，“多瑙河上的这一切都很新奇有趣，我不想错过观赏的机会。”

“噢！杰格先生，”布鲁什说，“等我们到多瑙河的下游时，那儿的船就更多了，您一定会感到更加有趣的。尤其到铁门时，您就可以大饱眼福了！……您到过铁门吗？”

“没有。”德拉戈什答道。

“您早该去那儿看看啦！”布鲁什大声说，“如果说世界上没有比多瑙河更美的河流，那么多瑙河沿岸也没有比铁门更美的地方了！”

这时，夜幕已经降临，布鲁什的怀表上时针已经过了九点。

“刚才我在下面，待在船上，看见您站在这里。杰格先生，”他说，“我来找您是想跟您说一声，咱们明天很早就要出发，因此最好早点回去休息。”

“我跟您一起回去，布鲁什先生。”德拉戈什表示赞同。

两个人向岸边走去。当他们绕过桥头时，德拉戈什问道：

“布鲁什先生，咱们的鱼卖得怎么样了？还满意吗？”

“应当说非常满意，杰格先生！我给您的钱不会少于四十盾！”

“加上上次赚的二十七盾，总共是六十七盾多了。我们才到雷根斯堡呢！哈哈，布鲁什先生，我的这个买卖做得不坏呀！”

“我终于服气了。”布鲁什承认。

过了一刻钟，两人各自上床睡了。第二天旭日东升的时候，小船已经离开雷根斯堡五公里多。

在该城的下游，多瑙河两岸风光又别有一番景致。右岸是一望无垠的肥沃平原——物产丰饶的一片原野，错落着农家村舍。左岸则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和层层叠叠的丘陵，一直绵延到博梅瓦尔德镇。

顺流而下时，杰格先生和布鲁什可以看到位于多瑙斯塔夫镇上游的图尔和塔克西斯亲王的夏宫，以及雷根斯堡主教的旧城堡；稍远处，在萨瓦尔托贝克，还有瓦尔哈拉寺，又被称为“当选者的府第”，其建筑类似雅典帕特农神殿，耸立在巴伐利亚公国的蓝天之下。但它绝不是雅典人的杰作，而是由路易国王兴建的。里面被用作博物馆，陈列着日耳曼帝国英雄的半身塑像。博物馆本身远不如外部装璜那么华丽。诚然，瓦尔哈拉虽不如雅典的帕特农神殿，但它却胜过苏格兰人在爱丁堡一座名为“雾中老妪”的小山建造的神殿。

顺着多瑙河蜿蜒曲折的河道下行，雷根斯堡到维也纳的距离还十分遥远。不过，在这段接近四百七十五公里长的河道两岸，规模较大的城镇却极少。只有几个城镇稍值一提：施特劳宾，它是巴伐利亚的谷仓，小船八月十八日夜泊于此；帕绍，他们于二十日到达该城；还有林茨，小船在二十一日白天经过此地。后两座城池还有点战略意义，但是这三个城市的人口都不到两万。除了这三个城镇外，其他都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居民点。

在这一带，虽说没有人类创造的杰作可供欣赏，但至少，旅游者可以饱览大河两岸气象万千的风光，以消除旅途的烦闷。多瑙河在施特劳宾市的宽度已达四百米，再往下游去，河面则不断变窄。在右岸的里西亚地区，阿尔卑斯山脉的各个分支渐渐隆起。

帕绍位于多瑙河、因河与伊尔斯河的交汇处，其中，多瑙河和因河皆居于欧洲大川之列。过了帕绍，就不再是德国领土了，该城下游的右岸便归属奥地利管辖；再往下游几公里处的达德尔斯巴赫河汉口，左岸也成为哈布斯堡帝国的国土了。从这里开始直到维也纳，河床收缩成只有两百米宽窄的峡谷；有时河面陡然开阔起来，甚至于在江中形成一些由岛屿围成的天然湖泊；有时河岸的侧壁又猛地收紧，河水顿见湍急汹涌。

布鲁什似乎毫无兴致欣赏这千姿百态，蔚然壮观的风光，而一心只顾竭尽双臂之力，加快小船前行的速度。他的专注似乎足以解释他的漠然。在多瑙河航行，碰到险滩是家常便饭，除此之外，还要征服更艰巨的困难。帕绍上游数公里处，将迎接威尔肖芬急流的挑战，再前行一百五十公里，在上奥地利最贫困的小镇之一，格兰的下游，又有斯特音占尔和维尔贝尔两处更为可怕的急流。

在这一河段，河谷变成由悬崖峭壁砌成的狭窄走道，奔腾的河水在走廊中直泻而下。从前，河道里暗礁密布，更增添了这段航道的危险，不少船只都在此遇难受损。如今，险情大为减少，因为人们用炸药炸掉了密布在河道之中的最难对付的礁石。这样一来，湍流平息了怒火，旋涡不再粗暴地把船

只吸进它的肚腹，灾难便不再那么频繁了。但是，不管大船还是小船，都仍然得小心翼翼地行驶。

这些都难不倒布鲁什。他沿着航道行驶，避过险滩，战胜旋涡急流，灵活老练真是令人叹服。卡尔·德拉戈什佩服他的娴熟驾船技艺，但也不免惊奇，怎么一个普普通通的钓鱼人居然对多瑙河如此了如指掌，履险如夷。

如果说布鲁什的本事使德拉戈什十分惊叹，那么反过来，德拉戈什也很少使布鲁什感到吃惊。渔夫很欣赏这位乘客的交结之广，却不知就里。傍晚时，无论小船停靠在怎样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过夜，杰格先生几乎总是能碰到熟人。小船一停稳，他就跳上岸，于是，立即便有一两个人向他走来。不过，他从来都不聊得太久。几句话后，谈话的人便各自散开，杰格先生回到渔船上，陌生人也远去了。

伊利亚·布鲁什终于忍不住了。

“看来，您的朋友到处都是呀，杰格先生？”一天，他这样问道。

“是的，布鲁什先生，”德拉戈什回答说，“因为我以前常跑这一带。”

“旅游观光吗，杰格先生？”

“不，布鲁什先生，不是旅行。那时我在为布达佩斯的一家贸易公司工作。干贸易的，不仅去的地方多，还可以广交朋友，您是知道这个的。”

从八月十八日到二十四日的旅途中，只发生了一点意外（如果可以将之称为意外的话）。那天，小船停泊在图尔恩小城下游荒郊野外的岸边过了一夜，第二天，布鲁什跟往常一样，天未亮就启航了。这一天可与前几天不同，因为当晚要到达维也纳。所以，一个星期以来，布鲁什第一次去钓鱼，这也是为了不至于使聚集在首都等候他的崇拜者们失望嘛！他特地通过多家报纸宣布了他到达首都的消息，来的人肯定不会少。

再说，他难道不应该为杰格先生的利益想想了么？一个星期来，一直忙于行船而没有钓鱼，似乎过分忽略了杰格先生的利益。虽然杰格先生像他答应过的那样，并无半句怨言，可实际上他心里怎么会高兴呢？布鲁什明白这一点。所以，为了在表面上过得去，让杰格先生不枉此行，布鲁什早就计划好了，这最后一天只要行船三十公里就将抵达目的地。因此，虽然航速减慢了，他也能很早到维也纳，开始卖他钓的鱼。

德拉戈什早上走出船舱时，收获已经十分可观了，可是布鲁什还想继续扩大战果。大约十一点不到，他又钓上来一尾二十斤重的白斑狗鱼。这真是一尾硕大无朋的鱼王，维也纳的钓鱼迷们肯定愿意出高价购买。

被这一成功所鼓舞，布鲁什想最后再试一次运气。这次他可是大错特错了，接着发生的事便说明了这一点。

到底出了什么事呢？说来话长。事情是这样的：他向来心灵手巧，这时却飞来横祸。也许是由于一时的漫不经心，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他的鱼线投得不对，钓钩猛地弹回来，冷不防钩到他脸上，划出了一道血痕，布鲁什痛得大叫一声。

再说那鱼钩在脸上犁出一条血沟后，顺势钩住了布鲁什日夜不离架在鼻梁上的大黑墨镜，眼镜就像一根羽毛似的被掀了起来，在水面上几厘米处飞快地画了几道曲线。

布鲁什忍住了气恼的叫喊，向杰格先生的方向投去了惊悸不安的一瞥，迅速把蹦跳着的眼镜抢了回来，手忙脚乱地重新戴好。这时他才似乎松了一口气。

这一切前后不过几秒钟，但是对德拉戈什来说，这短短的几秒足以使他发现船长长着一双清澈的蓝眼睛，炯炯有神的目光，不像患有什么眼病。

侦探无法不思索起这奇怪的一幕，他的脾性就是如此，凡是引起他注意的事都要苦思冥想一番。虽然那双蓝眼睛又跟平时一样消失在那副黑色屏障之后了，可是德拉戈什的思索没有停止。

这一天，布鲁什没有钓上来更多的鱼。他的伤口虽不太严重，却是疼痛难当；他草草包扎了一下，便小心地把渔具收拾妥当。船儿径自顺水而下，不知不觉便到了吃中饭的时间。

小船刚刚经过了卡朗贝克山麓。这座山海拔三百五十米，在山顶可以鸟瞰维也纳全城。再往前走，两岸就越发热闹，意味着一座大都市近在咫尺了。首先闯入视野的是一幢幢别墅，并且越来越稠密。然后是一座座工厂，高大的烟囱冒着浓烟，染黑了天际。又过了一会儿，布鲁什和他的旅伴发现了岸上跑着几辆出租马车，给这片乡郊打上了明显的都市印记。

刚过中午，小船就过了努斯多夫。汽轮因为吃水较深，只能泊在这里。渔夫的那只小船对水深的要求不高，何况它又不像大客轮那样载着许多乘客，必须经过运河才能到达市中心。

布鲁什行动十分自由，因而可以沿着多瑙河的大支流行船。还不到四点钟，他就停靠在岸边，把缆绳系在普拉特森林的一棵大树上。普拉特森林是维也纳著名的漫步园地，就像布罗涅森林在巴黎那样驰名。

“您的眼睛怎么啦，布鲁什先生？”这时，卡尔·德拉戈什问道，自墨镜事件发生后，一直没有开口。

布鲁什停下手里的活儿，转向他的乘客。

“眼睛？”他不解地重复道。

“是的，您的眼睛，”杰格先生说，“我想，您载这么副墨镜总不是无缘无故的吧！”

“哦，”布鲁什说，“我的眼镜！……我的视力很弱，阳光刺得我难受，就是这么回事。”

视力很差？……那样明亮的眼睛也会么？……

如此简简单单地解释了一句后，布鲁什系好了缆绳。他的乘客瞅着他忙来忙去，面上布满了疑惑。

第七章猎人与猎物

八月的这天下午，多瑙河岸边有几个人在散步，增添了几分热闹气氛。普拉特森林就是从河岸向西南方延伸而去。河岸上散步的人都是在等布鲁什吗？很可能是的，因为布鲁什特意预先通过报界宣布了他到达的时间和地点。整个河岸很空旷，布鲁什的小船没有任何惹人注目之处，那些看热闹的人又怎么能发现布鲁什呢？

布鲁什早就想到这个问题了。到达河岸，系好缆绳后，他就立刻竖起一根桅杆，桅杆上立着一块狭长的小旗，上面写着“伊利亚·布鲁什，齐格马林根钓鱼大赛冠军”；然后，又在船舱的篷顶摆好早上钓来的鱼，把白斑狗鱼放在最显眼的地方。

这种美国式的招牌立竿见影。马上就有几个游逛的人在小船前停了下来，无所事事地注视着小船。这几个看热闹的人吸引了另外一些人，一会儿时间便聚集了一大堆人，最终，那些真正的钓鱼爱好者也认出了布鲁什，于是向他跑过来，另外一些人看见他们朝同一个方向跑去，也不名缘由地跟了过去。不到一刻钟时间，小船前面便聚集了五百多人。布鲁什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成功。

围观者马上和渔夫攀谈起来。

“布鲁什先生？”一位围观者问。

“在这儿，”布鲁什回答道。

“请允许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克洛迪乌斯·罗瑟，多瑙河协会会员，您的同事。”

“结识您很荣幸，罗瑟先生！”

“还有几个同事也来了，哈尼什先生，蒂兹先生，雨果·茨维迪内克先生，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

“比方说我，我叫马蒂亚斯·卡斯利克，布达佩斯人，”一个围观者说。

“还有我呢，”另一个人接着说，“我叫威廉·比凯尔，维也纳人。”

“先生们，他乡遇故知，我真高兴极了，”布鲁什高声说道。于是你问我答，大家相互交谈开了。

“布鲁什先生，您一路顺利吗？”

“很顺利。”

“不管怎么说，您的旅行速度很快。人们没想到会这么快就在这儿见到您。”

“不过，我上路也有半个月了。”

“是的，可是从多瑙河厄申根到维也纳这么远呢！”

“差不多有九百公里，我平均每天前进六十公里。”

“以水的流速，每天二十四小时，也不能走这么远。”“那要看什么地方的流速了。”

“这倒是真的，您的鱼呢？好卖吗？”

“好得不能再好了。”

“那么，您很满意吧？”

“是的，非常满意。”

“您今天钓的鱼真不错，特别是那条一级棒的白斑狗鱼。”“是还可以。”

“这条白斑狗鱼多少钱？”

“您愿付多少都可以，要是大家愿意，我想把鱼拍卖掉，那条白斑狗鱼留到最后卖。”

“把最好的留到最后，”一个爱逗乐的人这么解释道。“这个主意妙极了！”罗瑟先生大声喊道。“得到这条白斑狗鱼的人不要把它吃了，如果他愿意的话，最好把它做成标本，来纪念伊利亚·布鲁什！”

罗瑟先生的建议得到了众人的响应。拍卖就这样热热闹闹地开始了。过了一刻钟，渔夫就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其中那条惹人注目的白斑狗鱼售价不少于三十五盾。

鱼卖完了，但钓鱼冠军和那些拥挤在堤岸上的崇拜者之间的谈话却仍在继续。人们打听他的过去，又询问他以后的打算。布鲁什和颜悦色地一一作了回答，丝毫不保留自己的真实想法。并且，他告诉围观者说：明天一整天都待在维也纳，后天晚上将在普雷斯堡过夜。

时间渐渐晚了，看热闹的人也越来越少，大家都要回去吃晚饭了。布鲁什也觉得饿了，便回到船舱里，留下他的乘客独自一人享用公众的赞扬声。

这时，仍有百把个人聚集在岸上。因此，又有两个散步的人被吸引过来，却只发现卡尔·德拉戈什独自孤单地坐在那面写着多瑙河协会钓鱼冠军姓名和身份的旗帜下。新来的两人中，一个是三十岁上下的大汉，宽宽的肩膀，金黄色的头发和胡须，是斯拉夫民族特有的那种金黄色须发。另一个人看起来也很粗壮结实，肩腰特别宽，很引人注目，他年龄稍大，花白的头发，看上去总有四十出头。

两个人中较年轻的一个朝小船上扫了一眼，不禁打了个哆嗦，迅速向后退了一步，同时把他的同伴向后拉了一下。

“就是他，”他们一走出人群，那个年青的便压低声音说。

“你敢肯定？”

“没错！你没认出他么？”

“我怎么能认出他呢？我从来就没见过他。”

两个人静了片刻，各自思索着。

“就他一个人在船上？”年纪大一点的人问。

“就他一个人。”

“是伊利亚·布鲁什的小船吗？”

“绝对错不了，他的名字就写在旗子上。”

“这真是莫名其妙。”

又一阵沉默后，年轻的一个开口说道：

“这么说，假借伊利亚·布鲁什的名字，大张旗鼓地进行这次旅游的，竟是他？”

“他这么做是什么目的呢？”

那个金黄色胡须的人耸了耸肩：

“目的是暗中巡察多瑙河，这还不清楚吗？”

“见鬼！”头发花白的人说。

“这倒不使我感到惊奇，”另一个说。“德拉戈什这个人很狡猾，要不是我们碰巧经过这里，他的诡计恐怕真会得逞。”

年纪稍大的那位似乎并没有被说服。

“这跟小说一样离奇。”他嘴里嘟囔道。

“正是如此，蒂恰，正是如此，”他的同伴赞成道。“不过，德拉戈什

喜欢搞这种小说般的把戏。还好，我们可以把事情弄得更清楚些。刚才听别人说，渔船明天一整天都停在维也纳，咱们到时候再来，要是德拉戈什还在船上，那肯定是他化名伊利亚·布鲁什了。”

“如果真是那样，”蒂恰问，“咱们怎么办？”

对方没有立即回答。

“咱们再认真考虑一下，”他说道。

两个人离开河岸，往市内走去。这时，渔船周围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夜幕悄悄降临，布鲁什和他的乘客度过了一个静谧的夜晚。第二天早晨，当乘客走出船舱时，发现布鲁什正在对渔具作全面检查。

“天气真好，布鲁什先生，”德拉戈什向布鲁什问好。

“是的，杰格先生，”布鲁什应和着。

“您不想趁这大好天气到城里逛逛吗，布鲁什先生？”

“说实话，我不想进城，杰格先生。我这人生性不好奇，船上的事足够我忙一天了。航行了半个月，休整一下也是应该的。”

“您喜欢怎样就怎样吧，布鲁什先生。至于我，我可不想学您的清性寡欢，我打算到城里转转，到晚上再回来。”

“好吧，您自管去吧，杰格先生，”布鲁什赞同他的打算。“因为您住在维也纳，也许您的家人就在这里，还盼着您呢！”

“您弄错了，布鲁什先生，我还没有结婚呢。”

“这可不太好，杰格先生，很不好。生活的重担由两个人一起来挑总不算人太多吧？”

德拉戈什笑了起来：

“喂！布鲁什先生，今天早晨您好像不太高兴嘛？”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杰格先生，”渔夫答道。“但愿这不会妨碍您的雅兴。”

“我会尽量玩得痛快，布鲁什先生，”德拉戈什一边答话一边离去了。

他踏上了横穿普拉特森林的沃普特林荫道，在温泉疗养期，这里是维也纳风流雅士们的聚会场所。不过，值此季节，又逢这个时间，沃普特林荫道上几乎算得上是冷清；这样也好，没有人流的阻挡，他便可以加快步子。

德拉戈什来到了康斯坦丁·休格尔，这是一座假山，人们造了这座假山是觉得它可以丰富普拉特森林的景观。其实，街上的行人也不能算少，以至于他根本没有注意到两个与他擦肩而过的散步者，因为同时走过的还有好些人。德拉戈什根本没在意那两个人，继续不慌不忙地走路，十分钟之后，走进了普拉特森林园形广场的一家小咖啡馆里。已经有人在等他了。一个正在喝咖啡的客人看到德拉戈什进来，便站起身，向他走过去。

“你好，乌尔曼。”德拉戈什说道。

“您好，先生，”弗里德里克·乌尔曼回答说。

“还是没有任何新情况吗？”

“没有。”

“好，这次我们有一整天的时候，可以仔细商量商量下一步行动方案。”

虽然德拉戈什没有注意到沃普特林荫道上的那两个散步者，他们——正是前一天傍晚偶然去布鲁什渔船停靠处闲逛的那两个人——可早就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在碰到这位多瑙河警察长官时，他们便不约而同地将身体转了过去，然后就尾随着他，并保持足够的距离，以免引起他的怀疑。当德拉戈

什进了那家小咖啡馆后，他们便走进圆形广场对面的另一家咖啡馆，他们决定在那儿监视德拉戈什，如果有必要的话，即使一整天也没关系。

他们的耐心将接受一番考验。德拉戈什和乌尔曼花了好几个小时商量他们的行动细节，然后才不紧不慢地吃中饭。饭后，他们感到室内空气太闷，便来到室外，叫了杯咖啡，慢慢享用起来——喝咖啡是饭后不可缺少的。他们正在细细品味，突然，德拉戈什惊跳了一下；为了不被人认出来，他迅速回到餐馆里面，透过窗帘注视着一个人正穿过广场的人。

“是他，上帝保佑！”德拉戈什咕哝着，目光追随着伊利亚·布鲁什。

那个人果然是伊利亚·布鲁什，一眼就可以认出来，他的脸刮得干干净净的，戴着那幅眼镜，头发黑黑的，像意大利南方人。

当布鲁什走进凯塞—约瑟夫大街时，德拉戈什回到咖啡座，命令正在喝咖啡的乌尔曼在那儿等他回来，然后就去跟踪渔夫了。

伊利亚·布鲁什径直往前走，他神态安详，步履从容，没有想到回头看看。他一直走到凯塞—约瑟夫大街的尽头，便向右拐，穿过奥加滕公园，来到布里吉特诺街。他迟疑了片刻，终于走进一家污秽不堪的小店铺，这家店铺十分寒酸，开在工人区最贫困的一条街上。

半个小时后，布鲁什又出来了。德拉戈什神不知鬼不觉地尾随他，并用心记住了那家店铺的招牌名称。布鲁什经伦勃朗街登上运河的左岸，然后沿着普拉特林荫大道，一直漫步到圆形广场，毫不犹豫地向右拐弯，踏上沃普特林荫道远去了。他显然是回船上去了，因此，德拉戈什觉得没必要再跟踪下去了。

于是，德拉戈什回到小咖啡馆，弗里德里·乌尔曼在等着他，很忠于职守。

“你认识一个名叫西蒙·克莱因的犹太人吗？”他走近乌尔曼时问道。

“当然认识，”乌尔曼回答说。

“这个犹太人是干什么的？”

“没什么好事。旧货商，放高利贷，有时还是窝主，我想这三个词就足以把他的形象从头到脚不折不扣地勾画出来了。”

“跟我的预计完全一样，”德拉戈什嘴里嘟囔着，好像陷入了沉思。

片刻之后，他又接着说道：

“我们在这一带有多少人？”

“四十来人，”乌尔曼答道。

“人手是够了。听着，现在必须彻底推翻早上说的那些。行动计划要改变，因为我越深入这个案子，就越预感到，罪案总是发生在我要去的地方。”

“您要去的什么地方？……我不明白。”

“不必多问了。你把手下的人每两人一组，布置在多瑙河左岸，从普雷斯堡下游二十公里的地方开始，每间隔五公里设一个岗哨。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追踪我。当第一个岗哨的两个人看见我以后，便立即赶到离最后一个岗哨五公里的前方等候，依此类推。懂得了吗？……最关键的是他们必须看见我！”

“那我呢？”乌尔曼问。

“你嘛，你自己安排，别看不见我就行。既然我乘着船，在江心行驶，想看我并不难……当然啰，你手下的人，他们在放哨时要尽可能获取情报。必要时，一个岗哨得知紧急情况后，要赶快通知其他人。”

“明白了。”

“大家今晚就开始行动，我希望明天能看到你的人都已布署好，而且各就各位。”

“他们一定会的。” 乌尔曼说。

德拉戈什不厌其烦地把自己的计划说了许多遍，直到他认为部下已经完全领会他的意图为止。然后决定回到小船上，时间已经不早了。

广场对面的小咖啡馆里，那两个在普拉特林荫道上散步的人也丝毫没有放松他们的窥伺。他们看见德拉戈什从里面走出来，却猜不透是什么原因，乌尔曼就像任何一个普通路人一样，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立即想跟踪德拉戈什，可是乌尔曼的在场妨碍了他们的行动。不过，又由于乌尔曼在等候德拉戈什，他们又放下心来，相信过一会儿德拉戈什便会回来，所以他们自己也就在那儿放心地等了。

侦探终于回来了，这证明他们的推理是正确的。侦探和乌尔曼走进咖啡馆后，他们就继续在对面偷窥，直到警察首领和他的属下分手。

任由乌尔曼向市中心走去了，这两个跟踪的人又紧紧盯住德拉戈什，尾随着他走回沃普特林荫道，他们早上就是沿着这条街往相反方向走的。步行了三刻钟后，他们便停了下来，多瑙河岸边的一排树木出现在眼前，他们不再怀疑德拉戈什是要回到小船上去了。

“不用再跟了，” 年纪较轻的人说。“咱们现在可以肯定，伊利亚·布鲁什和卡尔·德拉戈什的的确是同一个人。目的已经达到了，要是再跟踪下去，反而有可能会被察觉。”

“那接下去怎么办呢？” 那个肩膀像摔交运动员一样宽的人问。

“再说吧，” 另一个答道，“我自有主意。”

这两个陌生人在跟踪德拉戈什一整天后，最终一边向普拉特圆形广场走去，一边酝酿他们将付诸实施的一些计划。与此同时，德拉戈什已经回到小船上，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整整一天都被人盯梢。布鲁什正在船上忙着准备晚饭。一个小时后，这对旅伴就跟往常一样，跨坐在一条板登上一起用餐。

“哎，杰格先生，您今天玩得开心吗？” 当他们吃好饭，开始抽起烟斗时，布鲁什这样问道。

“很开心，” 德拉戈什回答说。“您呢，布鲁什先生？您没改变主意，到维也纳城里去转转吗？……或者，去看看什么老朋友？”

“没有，杰格先生，” 布鲁什肯定地说。“我在这里一个人也不认识。您走了之后，我的脚都没上过岸。”

“是真的吗？”

“是的，我根本没有离开过船，这儿有许多事情要我做，够我从早忙到晚了。”

德拉戈什没有反驳他。船主当面说谎，引起了德拉戈什种种想法，但他把一切都藏在心里，不予道破。接下来，他们东拉西扯地聊了聊，直到倦意袭身。

第八章 一幅女子肖像

伊利亚·布鲁什是故意撒谎呢，还是随口那么说说而已？不管怎么样，他说他一天哪儿也没去纯粹是一派胡言。

八月二十六日凌晨，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小船就启航了。正如他原先讲过的，小船没在普雷斯堡停泊。他整整二十个小时不歇劲地拼命摇橹，一口气就到了普雷斯堡下游十五公里的地方。稍事休息之后，他便又投入了这种超出常人负荷的机械运动。为什么布鲁什如此焦急，拼命地加快航行的速度、缩短旅行的时间呢？他自己认为没有必要向杰格先生解释其中的缘故，尽管后者休戚相关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是杰格先生恪守承诺，丝毫也没有流露出失望的情绪，虽然船主如此行色匆匆可能令他心中不快。

何况，卡尔·德拉戈什的挂虑转移了“杰格先生”的注意力。“杰格先生”可能会蒙受的小小损失与德拉戈什侦探的担忧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德拉戈什注意到了极不寻常的现象。这件事与前几天的几桩见闻加在一起，大大扰乱了他的心情。事情发生在上午将近十点钟的时候。德拉戈什沉浸在他的思考中，心不在焉地看着布鲁什。布鲁什站在船尾，像一头老黄牛一样顽强地摇着橹。由于河道弯曲，布鲁什有一阵儿必须把船头拐向西北方，于是太阳便正照着他的脊背。他没有戴帽子，由于天气太热，他满头是汗，便把平时罩在头上的那顶水獭皮鸭舌帽扔在了脚下，阳光照彻了他那浓密的黑发。

突然，德拉戈什大吃一惊，他看见了一桩怪事。如果说布鲁什的头发是深棕色，而且不怀疑这颜色的真实性的话，那么，布鲁什的头发只是部分的棕色而已。他的发端是黑色。但是发根却有几毫米长的发头是不折不扣的金黄色。

这种两截颜色的头发难道是天生的吗？也许是的。然而更大的可能是，他的头发用土办法染过，忘了重新染色，时间长了就成这样了。

德拉戈什本来还只是这样怀疑，但很快就确信如此。因为第二天清晨，布鲁什的头发不再像头一天那样有两截颜色，这位渔夫显然觉察到了自己的粗心大意，便连夜做了一番补救工作。

那双用墨镜细心遮掩起来的蓝眼睛，在维也纳停泊期间明显的谎话，莫名其妙地仓促行船（这与他自己宣称的旅行目的之间的矛盾太大了），还有染成黑发的金发，所有这些，构成了一连串的疑点，必须从中找出一个答案了……可究竟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说到头来，德拉戈什还是一片茫然。布鲁什的行迹是可疑的。这一点虽不容否定，但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德拉戈什反复不停地思考着这个摆在他面前的难题。终于，一种假设，在被他自己无数次推翻后，最终还是在他脑子里定格了下来。这个假设，正是别人曾两次偶然在他面前提出过的假设。第一次，是在“渔夫之约”，那个乐天主义者，塞尔维亚人米凯尔·米凯洛维奇，第二次是雷根斯堡旅店里的游客，他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出了一个想法：钓鱼冠军的外衣之下，隐藏的就是那个把整个多瑙河地区闹得鸡犬不宁的强盗头子。这种假设，虽然连随口说出它的人自己也绝没有真正相信过，但现在，是不是应该严肃地验证一下了呢？

总而言之，又为什么不验证验证这种假设呢？的确，仅就目前所观察到的事实还不能确定什么，但至少，应对这个人进行全面的怀疑监视。而如果

后来的观察证明了现时的怀疑是确实成立的，那么，强盗头子和奉命缉捕他的警长同船旅行了这么远，岂不成了非常有趣的历险故事？

这样说来，一出正剧也将演变成闹剧一场，德拉戈什也极不愿承认，这样一种离奇的巧合实际上是完全可能的。然而，成功的闹剧不就在于把一些张冠李戴和出人意料的事都集中在同一地点和一段短暂的时间内发生吗？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注意不到这些小事，或者由于它们的分散而被淡化了，显得不那么滑稽可笑。因此，若是借口说某件事悖于常理或难以置信，就随随便便地把它否定掉，可不是健全的思维逻辑。最好还是谨慎些，承认什么样的事都有可能被机缘巧妙地组合在一起。

他们的船停在科莫恩镇下游几公里的荒郊野外过了一夜。二十八日清晨，德拉戈什在前一天那些想法的驱使下，便有意同布鲁什谈起一个迄今为止两人从未涉及的话题。

“早安，布鲁什先生！”这天早晨，他一钻出船舱，就向布鲁什问好。乘刚才独自待在船舱的机会，他已经设计好了一整套进攻计划。

“早安，杰格先生，”渔夫回答说，一边一如既往地用力摇着橹。

“您昨晚睡得好吗，布鲁什先生？”

“睡得好极了。您呢，杰格先生？”

“嗯……马马虎虎。”

“噢？”布鲁什说，“要是您不舒服的话，干嘛不叫我一声呢？”

“我身体很好，布鲁什先生，”杰格先生回答，“可是我还是觉得黑夜太漫长了。坦率地说，我是睁着眼睛盼着天快些亮起来。”

“那是因为……”

“因为我有些担心，现在我可以告诉您。”

“担心？……”布鲁什重复道，确确实实感到震惊。

“这已不是我头一回这么担惊受怕了，”杰格解释道，“自从您与众不同地选择在远离城市和乡村的地方过夜，我就一直有些不自在。”

“唔！……”布鲁什如梦初醒，说道，“您早该跟我讲一声了，我好另作安排嘛。”

“您忘了，我不是保证过绝不干涉您的行动自由嘛。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只是，布鲁什先生，我总还是放心不下。您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是城里人，乡下如此僻静荒凉，实在让人感到恐惧。”

“这是习惯问题，杰格先生，”布鲁什和颜悦色地说道，不同意他的看法，“要是我们的旅行再长一点，您就会习惯的。事实上，在地广人稀的乡野，反而不像在大城市里那么危险。大城市里杀人越货的勾当泛滥成灾。”

“有可能您是有道理的，布鲁什先生，”杰格先生赞同道，“不过，单凭印象做事也是不行的。何况，在目前的局势下，我的担心并不是毫无根据。因为我们现在正经过一个盗寇横行的地带！”

“盗寇横行？……”布鲁什惊叫着重复，“您是打哪儿听来的，杰格先生？……跟您说吧，我就住在这一带，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一带有强盗出没！”

这一回倒是杰格先生大惑不解了。

“布鲁什先生，您说的是实话吗？”他大声说，“从巴伐利亚到罗马尼亚，所有人都清楚这事儿，看来只有您一个人孤陋寡闻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布鲁什问道。

“噢！有一帮神出鬼没的匪徒，在多瑙河沿岸打家劫舍，从普雷斯保一直流窜到河口。”

“我真是头一回听说这事。”布鲁什语气极为诚恳。

“不可能！……”杰格先生惊奇地说，“如今在整个多瑙河流域，人们只关心这件事。”

“新鲜事可是天天都有的，”布鲁什心平气和地指出，“这些事情已经很长时间了吗？”

“大约有一年半了，”杰格先生回答说，“如果他们仅仅偷点东西倒也罢了！……那帮强盗偷了东西还不算，有时还杀人。一年半的时间，他们至少犯下十起凶杀案，可案犯仍然逍遥法外。说得再确切些，最后一一起凶杀案就发生在离这儿不到五十公里的地方。”

“我现在终于明白您为什么那么提心吊胆了，”布鲁什说，“如果我早知道这些事，我也许会和您同样害怕的。以后，咱们晚上尽量在城市或村落附近过夜，从今天开始就这么办，晚上，咱们把船停泊在格朗。”

“好噢！”杰格先生很高兴，“我们在那儿就安全多了。格朗是个挺大的城市哩！”

“要是您觉得在那儿安全些，”布鲁什接着说，“那我就放心了。因为今晚我打算留下您一个人在船上过夜。”

“您有事要离开吗？”

“是的，杰格先生。不过，我只离开几个钟头，我希望早点赶到格朗，在格朗上岸后，再赶到萨尔卡去一趟，萨尔卡离格朗并不远。您知道，我就住在那儿。另外，我天亮前一定赶回来，绝对耽误不了明天一早启航。”

“随您的便好了，布鲁什先生，”杰格先生干脆地答应了，“您想回家看看，这完全能够理解，至于我一个人待在格朗，并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后来的半个小时，谈话暂时中断了。这段间歇之后，德拉戈什又扯回了原来的话题，对布鲁什说：

“您从未听人谈起过多瑙河沿岸出没的那些强盗么？这真太奇怪了。更何况，就在齐格马林根钓鱼大赛之后的几天，大家都在大谈特谈那件事。”

“什么事？”布鲁什问。

“听说成立了一支特别行动大队，队伍由布达佩斯的警察卡尔·德拉戈什率领，人人都说那个人本事可大呢。”

“他的任务太艰巨了。”布鲁什说着他的看法。看来，德拉戈什这个名字并没有使他震惊。“多瑙河太长了，他对那些罪犯又一无所知，要缉捕他们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您这样想就错了，”杰格先生反驳道，“警方并不是一点线索也没有。把收集到的证据汇总起来，首先就几乎可以准确地勾勒出那个强盗首领的外貌特征。”

“噢，那个家伙是个什么样子？”布鲁什问道。

“长相没什么特别之处，属于您这种类型……”

“谢天谢地！”布鲁什笑着打断他的话。

“可不是，”杰格先生却继续说，“他的身材和胖瘦几乎跟您一样，不过其他方面嘛，倒毫无共同之处。”

“幸亏如此！”布鲁什故意做出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

“据说，他有一双十分明亮的蓝眼睛，不过不像您一样非得戴副墨镜不可。此外，您的头发是深棕色的，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而那人却蓄着大胡子，据说是金黄色的。尤其最后这一点，好多人都这么说，证据似乎很确凿。”

“的确，这是一条线索，”布鲁什也这么承认，“不过，这还不够吧，金色头发的人有的是，总能一个个地查过去……”

“他们还了解到另外一些情况。据说，这个匪首是保加利亚籍的……倒跟您一样，布鲁什先生！”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布鲁什问，语气有点惊慌。

“听您的口音，”德拉戈什毫无恶意地解释道，“我猜您可能是保加利亚人……不过，也许我猜错了？”

“您没有猜错，”布鲁什稍微犹疑了一下，然后承认了。

“如此说来，那个强盗头子还是您的同胞啰。甚至人们还悄悄传说着他的名字呢。”

“噢，是这样！……人们还知道他的名字吗？”

“当然，这不是官方消息。”

“管它是官方消息还是小道消息，那家伙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对不对，反正多瑙河流域的居民都把自己的劫难归罪于某位拉德科身上。”

“拉德科！……”布鲁什陡然停止了摇橹，心情显得很激动。

“是拉德科。”德拉戈什十分肯定地说，同时用眼角打量着对方的神色。但是，布鲁什已经镇静下来了。

“真滑稽，”他只简简单单说了这几个字，手里握着的桨橹又继续工作起来。

“什么事滑稽呀？”德拉戈什紧紧咬住不放。“莫非，您认识这个拉德科不成？”

“我认识他？”渔夫争辩道，“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人。可是，拉德科不是保加利亚人的名字，我觉得滑稽的就是这个。”

德拉戈什不再追问下去了。再问多了，就有可能陷入险境。何况，询问的结果已经可说是令人满意的了，渔夫听见别人描述那个坏蛋的像貌时是那样惊慌，听说警方知晓坏蛋是保加利亚人时又是那样局促不安，得知人们知道匪首名叫拉德科时情绪明显地那样激动，所有这一切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虽然还没有得到任何确凿的证据，但这些迹象都使原先的推测更进了一步。

和布鲁什预计的一样，下午两点还不到，渔船就到达格朗附近了。离最近的房屋还有约莫五百米，渔夫就将船停靠在了左岸，他说这样可以避免围观的人来耽误了时间，他还请杰格先生自己一个人把小船驶到右岸去，到市中心停泊。乘客欣然应允。

德拉戈什遵照船主的话泊好船，便又摇身变成了侦探。他跳上码头，寻找他的手下。

他还没走出二十步便碰见了弗里德里克·乌尔曼。两位警探作了简短的交谈。

“全都顺利么？”

“全都顺利。”

“可以收网了，乌尔曼。从今天起，你们两人一组的岗哨，哨与哨之间

的距离缩短为一公里。”

“情况有进展了吗？”

“是的。”

“太好了。”

“明天，你的任务就是牢牢盯住我的行踪。我觉得咱们该下手了。”

“明白了。”

“别打瞌睡！精神点儿，行动要迅速！”

“看我的吧。”

“要是你得到什么消息，在岸上发个信号，知道了吗？”

“当然。”

两人分手了，德拉戈什回到了小船上。

杰格先生说 he 平时因为担忧而休息不好，这天夜里，虽不会再担惊受怕，可是，一夜的狂风骤雨又使他难以入睡。午夜时分，风暴从东面袭来，并且越来越猛，大雨也倾盆而下。

早晨五点钟，布鲁什回到小船上时，大雨始终瓢泼似的下个不停，狂风怒号着朝逆水的方向猛刮不已。不过，渔夫毫不犹豫地起航了。他解开缆绳，立即把船推向河心，接着就又不歇气地划起浆来。忙累了一夜，又要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下行船，实在需要过人的勇气。

上午的头几个小时，暴风雨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反而愈演愈烈。虽说是顺水行舟，但是顶着这股可怕的逆风向前，保持船不翻就已经很艰难了。

经过四个小时的奋战，勉勉强强才离开格朗十多公里。伊波利河汉离此地不远了，前一天夜里布鲁什自称回去过的萨尔卡就位于这条支流的右岸。

这时，暴风雨倍加凶猛了，他们的处境实在是到了危急关头。多瑙河虽不能与大海相比，但是其河面也相当宽阔。碰上狂风大作时，同样也会卷起层层巨浪。那天正好遇上了这样的恶劣天气。虽然布鲁什动作敏捷、技术高超，也不得不驶到左岸去躲避一时。

他不该靠向那边的。

离河岸还有五十多米时，出现了一个骇人的情景。在上游不远的地方，堤岸上的一排树木猛地栽倒在河中。树全是齐根断掉的，就好像是一把巨大的镰刀切割的一样。同时，河水被一股翻江倒海的蛮力掀起来；猛拍着河岸，随即卷回形成滔天巨浪，直逼小船而来。

显然，刚才在大气层中形成了龙卷风，风眼正好掠过江面，其威力是不可抗拒的。

布鲁什深知情况危险，便用尽全身力气摆了一下橹，使小船调头向右岸靠拢。他的努力虽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效果，但多亏了他的及时控制，渔夫和乘客才能幸免遇难。

旋风虽然仍在继续逞凶肆虐，追赶着小渔船，但至少，渔船避开了风眼卷起的排山倒海般的浪头。这样，小船才没被浪峰吞没，若没有布鲁什的高超技艺，刚才的险情将是致命的。现在，小船仅仅被龙卷风最外层的气流冲击着，沿大半径弧圈抛了出去。

那条空中章鱼的触须没有扑中目标，小船刚被吸住便又立即松开了，所以船身只受到些轻微的损伤。只几秒钟时间，龙卷风已然过境。浪涛咆哮着向下游遁去。这时，在河水的阻力作用之下，小船遭受狂飙冲击后的高速度

才渐趋平缓。

不幸的是，小船的速度尚未完全控制住，新的险情又突然出现了。小船正以列车的时速劈波斩浪，渔夫猛地发现船柱的正前方有一颗被风连根拔起的大树，树根翘向空中，顺着水流慢慢往前漂移着。小船一旦撞到盘根错节的树根上，便难保不会舟覆人亡，至少也要严重受损。布鲁什发现这意外的障碍物，骇得惊叫了一声。

不过，德拉戈什也已经发现了这一险情，深知事情的严重性。他毫不犹豫地冲到船头，双手紧紧抓住盘曲在水面的树根，弓身撑在上面，以身体的力量抵住小船的冲力，想方设法使小船偏离危险的方向。

他做到了。小船离开了原来的航线，如箭脱弦直冲而下，船身刮过树根，又擦过枝叶尚存的树梢。刹那间，小船便将被水流有气无力地推送着的绿色残骸抛在了后头——就在此时，站在船首的德拉戈什被伸在空中的最后一根枝丫当胸一击。他徒劳地想稳住身子，顶住这猛烈的震荡，然而，他失去了平稳，一头栽入水中，没了踪影。

德拉戈什落水后，立即又有另一个人主动跃入水中。布鲁什看见乘客落水，便毫不犹豫地奋身救人。

但是，河水已被狂风骤雨搅成了橙黄的泥浆，什么也看不清。布鲁什在水中足足找寻了一分多钟，弄得筋疲力竭，开始绝望地以为无法找到杰格先生了，然而，他终于抓到了那个可怜人。原来乘客已经不省人事，悬浮在了水中。

相比之下，他昏迷不醒反而更好。溺水者通常都要拼命挣扎，却不知如此一来，反倒增加了营救的困难。相反，人昏厥后，便无异于一堆无生命的物品，只要营救者本事高强，就不愁救不上来。

布鲁什立刻把杰格的头托出水面，奋力划臂，向小船游去。这时，小船已经离开他们有三十米之遥。

对这个身强力壮的游泳健儿来说，这点距离就跟玩儿一样。只见他三下两下，便靠近了渔船。布鲁什用一只手抓任船舷，另一只手托住始终昏迷不醒的乘客。

现在只需把杰格先生举到小船的甲板上了。可这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布鲁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把乘客救上船。

布鲁什把溺水者平放在船舱的铺位上，便马上解开他的衣服，又从箱子里拿出几块干毛巾，使劲地搓他的身子。

杰格先生不多久便睁开眼睛，醒转过来。总的说来溺水的时间还不长，估计不会有什么麻烦。

“喂！喂！杰格先生，”布鲁什看见溺水者恢复了知觉，便大声喊道，“您很擅长跳水啊！”

杰格先生虚弱地微微一笑，没有答话。

“不会有事的，”布鲁什接着说，同时继续使劲地搓着。“在这八月大热天洗个澡，对身体再好也没有了！”

“谢谢，布鲁什先生，”德拉戈什含糊不清地说着。

“这没什么，”渔夫开心地回答说，“应该我来谢谢您，杰格先生，您刚才让我乘机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

转眼工夫，德拉戈什的体力就开始回复了。最好能喝一口烧酒，可是烧酒好像没有了。布鲁什翻箱倒柜地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一滴，显得很着急。原

来贮存的白酒也都喝光了，船上一滴酒也不剩。

“真是令人生气！”布鲁什喊了起来，“咱们的箱子里一点烧酒也没有了。”

“没关系，布鲁什先生，”德拉戈什有气无力地说道，“我用不着喝烧酒也能行，向您保证。”

可是德拉戈什嘴上这么说着，身子却在颤栗。显然，喝点酒活活血对他不可或缺。

“您说得不对，”布鲁什回答道，他对乘客的身体状况并不抱幻想。“杰格先生，您不能不喝点酒，让我去办吧，一会儿就好。”

渔夫迅速脱掉湿衣服，换上套干的，然后划了几下橹，便把船靠到了左岸。他用缆索紧紧把船系好。

“我一会儿就来，杰格先生。”布鲁什一边说着一边跳上岸。“这个地方我很熟，瞧，这不是伊波利河吗？离这儿不到五百米有一个小村落，我在那儿能买到需要的一切，半个小时我就回来。”

说完，布鲁什不等对方回答就转身走了。

船舱里只剩下德拉戈什自己了。他一头倒在铺位上。实际上，他已经精疲力尽，只是不愿意说出口罢了。一会儿功夫，他便疲倦地闭上了双眼。

可是，生命的活力很快就复苏了，血液随着心脏的起伏在周身的脉管里搏动。不久，他就又睁开了眼睛，游目四顾，目光一分钟比一分钟更坚定。

他那仍扑朔迷离的视线看到的第一件东西是一只敞开的箱子，布鲁什急急忙忙上岸，忘记关好箱盖了。箱子在刚才寻找烧酒时被渔夫翻得一塌糊涂，一眼扫去，只看见一堆杂乱无章的衣物。粗硬的内衣，简劣的外套，结实的皮靴，全乱七八糟地堆在一处。

为什么德拉戈什的目光突然熠熠生辉？老实讲，这幅场景实在没有什么激动人心之处，可是他对什么那么感兴趣呢？甚至于在全神贯注地打量了片刻后，还用胳膊肘支起身子，好更方便地观察那只大敞着的木箱呢？

的确，那些外套或者内衣都不会引起这位冒失的乘客如此的好奇心，而是，在这些乱糟糟的衣物之中，侦探所特有的善于捕捉的目光发现了一件更值得他注意的东西。

这件东西是一个半开着的皮夹，里面夹着的许多纸头都露了出来。一个皮夹！一些纸头！就是说，德拉戈什几天来积压在心中的疑问，可能可以找到一个答案了。

侦探再也按捺不住，他因想到这样做是忘恩负义以怨报德而稍稍踌躇了一会儿，但很快便顾不得这些了。他把手伸到箱子里，掏出那诱人的皮夹，立即着手清阅里面的资料。

首先是几封信，德拉戈什迅速扫了一眼，不过信封上的地址都是萨尔卡；写给伊利亚·布鲁什先生收的；还有几张收据，其中有房租收据，付款人也都是伊利亚·布鲁什。这些东西都没多大价值。

德拉戈什就要放弃的时候，突然跃入眼帘的一样东西不禁使他惊得颤栗了一下。其实，这件东西再简单不过了。面对这么一张所谓“资料”，只有一个侦探才会无动于衷，才会不产生好感。

这是一幅肖像，一幅年青女子的肖像，她那倾城的美貌恐怕连画家作画时也会激动不已。但是，警长并非艺术家，德拉戈什的心并不是因为被这张令人陶醉的脸庞迷住了而怦怦直跳。说句实话，他在这一整幅肖像中注意到

的一切，仅限于写在人像下端的一行保加利亚文字：“给我亲爱的丈夫，娜佳·拉德科”。德拉戈什读得懂这行小字，他真是激动得难以自制。

这样一来，他的疑虑全都得到了证实，而他基于观察到的种种怪事所作出的推理也都是符合逻辑的。这么多天来，他正是同拉德科一起顺流而下。这个凶险的坏蛋能够直到今天都没有被缉拿归案，原来是他隐藏在多瑙河协会钓鱼冠军的好人面孔底下！

德拉戈什发现这些之后，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他还没有拿定主意，忽听得岸上响起了脚步声。他迅速把皮夹扔回箱底，顺手合上箱盖。来人不会是伊利亚·布鲁什，因为他才离开了十来分钟。

“德拉戈什先生！”一个声音在外面叫道。

“弗里德里克·乌尔曼！”德拉戈什艰难地站起身来，趑趑趑趑走出船舱。

“请原谅我喊您，”乌尔曼看见他的上司后，抱歉地说道，“刚才我看见您的旅伴下船去了，知道您一个人在这儿。”

“有什么情况吗？”德拉戈什问。

“有新情况，先生。昨夜发生了一起劫案。”

“昨夜！”德拉戈什惊呼道，他立即联想起昨天夜里布鲁什没有待在船上。

“离这儿不远有一幢别墅被抢，门卫挨了打。”

“死了吗？”

“没有，不过伤势很严重。”

“好，”德拉戈什说着，做了个手势示意他的部下安静一会儿。他陷入了沉思。该怎样做才好呢？当然得采取行动了，而且，真要干起来，他还是会有力气的。刚才听到的消息是最好的药方，在他身上已经看不出落水事故留下的痕迹了。现在，他不用再扶住船舱的壁板，神经一紧张，热血便直往上涌。

是的，必须行动起来。可是，怎么动手呢？要不要等伊利亚·布鲁什回来？或者不如说，等拉德科回来，因为这才是他那位旅伴的真正姓氏。等他一回到船上，就出其不意地将他的双手扭到背后，以法律的名义逮捕他？看起来这样做应是最明智的。因为从今以后，那个自称为渔夫的人毫无疑问是有罪的。这个罪犯小心翼翼地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周身笼罩的那种神秘气息；他又正好和大家传闻的强盗头子同名同姓；昨夜发生罪案时他恰巧不在船上。所有这一切，都向德拉戈什指出：伊利亚·布鲁什就是那个要追捕的强盗。

但是，却是这个强盗救了他一命呀！……这使局势变得微妙起来！

一个盗匪，不仅如此，还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犯，怎么可能奋不顾身地跳下水把他救到船上呢？即使布鲁什真是杀人犯，这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的确是事实，那么，一个刚被他从死神手中拯救出来的人，难道应该采取这样的方式去报答自己的救命恩人吗？另一方面，若是不马上逮捕布鲁什，又会怎么样呢？如今，那个假布鲁什的面具已经被揭了下来，他的真实身份已经暴露，想要逃脱重重部署在大河两岸的警方的追捕，对他来说是比登天还难。如果再详细调查一番，证明那个所谓的渔夫确实是罪犯，那时，再配备更多的人马前去缉拿，这样算来，人是捉来得迟了些，但是却不会出什么差错。

足足有五分钟，德拉戈什左思右想，举棋不定。与伊利亚·布鲁什不辞而别？……还是等在这儿，叫乌尔曼埋伏在舱里，当渔夫一露面，就悄悄地猛扑过去，然后再作解释？……不行，绝对不行。这样恩将仇报，他于心何忍呢！倒不如冒着给罪犯逃生机会的危险，暂时抛开自己的成见，着手进行调查，直到弄个水落石出。如果将来调查结束的矛头仍是指向伊利亚·布鲁什，如果他的职责迫使他把恩人当作敌人对待，那至少也是给了对手充裕时间自卫后的面对面的交锋。

德拉戈什挥了挥手，似是表示勇于承担自己刚才所做决定的一切后果。下定决心后，他走进船舱写了一张纸条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告诉布鲁什他有事必须离开一下，请船主至少等他二十四小时。然后，他走出船舱问乌尔曼：

“我们有多少人手？”

“现场只有两个，不过他们正在召集其他人。到傍晚，我们将有十来人吧。”

“好的，”德拉戈什点了点头，“你刚才不是说现场离这儿不远吗？”

“大约有两公里路。”乌尔曼答道。

“带我去看看。”德拉戈什说着便跳上岸。

第九章 德拉戈什两次受挫

喀尔巴阡山在匈牙利的北部划了一个大弧圈，两端又分成两条支脉。一条支脉延伸到多瑙河畔的普雷斯堡就消失了；另一条支脉则与多瑙河在格朗镇附近交汇，跨过多瑙河又在右岸继续，形成海拔七百六十六米的皮利什山。

罪案就发生在这座不太高的山峰脚下，德拉戈什也是在那儿，与他奉命缉拿的那帮穷凶极恶的匪徒首次交锋。

跟船主不辞而别后，德拉戈什顾不得身体虚弱，强打精神随乌尔曼一起去勘察犯罪现场。就在这之前的几个钟头，一辆满载的马车在一家简陋的路边客栈前停了下来。这家客栈建造在皮利什山同多瑙河相接处的一座山丘之下。从商业角度看，这家客栈选址十分适当。这儿是三条公路的枢纽：一条公路向北，绕过皮利什山；一条公路向东南，通往圣安德烈市；还有一条公路向西北，通往格朗市。这三条公路都通多瑙河，可以说，这家客栈正处在一个水陆通衢的中心点，由于车辆通过公路运货上船必经此处，客栈的生意也就格外兴隆。

当马车停在客栈门口时，日头才刚刚从东方升起。客栈里的人还没有起来，厚实的百叶窗都关得严严的。

“喂！喂！店家……”驾马车的两人中有一个用马鞭的鞭把敲着门，喊道。

“就来！”店家被喊声惊醒，连忙答道。

过了一会儿，一个头发蓬松的脑袋从二楼的窗口伸出来。

“您想干嘛？”店家不客气地问。

“先弄点吃的，然后睡一觉。”拉车的人说道。

“就来。”店主说完，便消失在屋里。

侧门打开了，马车被拉进院子里。两个车夫连忙给两匹马儿卸了套，把它们赶到马棚里，又抱了好些草料给马吃。这当儿，店主不停地围着这两位一大早落店的顾客转来转去，显然，他想搭讪和顾客聊上几句。可是，两个马车夫似乎不太想搭理他。

“伙计，你们到得好早啊！”店家转弯抹角地说，“看来你们赶了整晚的路吧。”

“大概是吧。”其中一个答道。

“你们还要走很远吗？”

“远也好，近也好，这是我们自己的事。”那车夫顶了他一句。

客栈老板听他这么说便不再问了。

“伏盖尔，你干嘛这么粗暴地对待这个善良的人呀？”另一个赶车的还没有开过口，这时插话说，“咱们要到圣安德烈去，没有理由瞒着您。”

“咱们没什么好隐瞒的，这倒没错，”伏盖尔粗声粗气地反驳道，“不过，我想这不关别人什么事。”

“当然，当然，”店家附和道，满脸堆笑，真是会做生意的商人。“我刚才问那些话，只不过是闲聊几句……两位先生想吃些东西吗？”

“是的，”两个车夫中看起来和气些的那一个说，“来点面包、肥猪肉、火腿、香肠，你有什么就拿什么吧。”

马车大概跑了很远的路了，因为两个车夫都饿极了，见到食物就狼吞虎咽地吃喝起来。他们也很累了，所以没有在餐桌上流连忘返，吃个没完。匆

匆咽下最后一口饭，他们连忙去找地方睡觉，一个睡在马厩的草垫上，和马作伴，另一个则睡在马车的布篷下

面。

他们一觉醒来已是下午，便迫不及待地又叫来了第二顿饭，仍在客栈的大厅里吃，和早餐一样。这次，他们休息好了，吃起东西来就细致多了。饭后还用些甜点，接着又像喝水一样，一杯杯地往肚里倒着烧酒。

下午，南来北往的好些马车都到客栈歇脚。许多行人经过这儿也进去喝一两杯，其中大多是些农民，他们肩上背着褡裢，手里拄着长棍要么去格朗集，要么从格朗回来，差不多都是些熟客。客栈老板不能不为他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而感到自豪，这也是职业的需要，因为他为了使生意更加兴隆，就要跟所有的顾客频频碰杯，而又不能醉倒。人们一边喝酒，一边神侃，话谈多了，喉咙就越来越干，喉咙一干，自然就又倒下几大杯酒。

这一天的谈资可谓丰富极了。头一天夜里发生的罪案搅得人心惶惶。头一批过路的人带来了这个消息，而后，每个旅客都来补充一点大家尚不了解的细节，或者发表一点自己的见解。

客栈老板就这样陆陆续续获悉：离多瑙河岸边五百米的地方，哈格诺伯爵的那幢富丽堂皇的别墅被洗劫一空，看门人克里斯蒂安被打成重伤。这桩案子可能又是那帮极难逮住的坏蛋们干的，他们已经在多瑙河沿岸这么干过多起，但至今仍未捉拿归案。各国警察力量终于联合起来，新近成立了旨在监察多瑙河流域的特别行动大队，负责追辑这班罪犯。

这一事件使客栈里沸腾起来了，人们高声交谈着，不时地发出感慨，激动地喊叫起来。可是，那两个车夫却始终没有加入人们的谈话，而只是静静地待在一旁。然而，周围人们的谈话可能一句也没有逃过他们的耳朵，因为，对这件惊起四座的大事，他们是绝不会不关心的。

喧闹声慢慢平息下来了。将近傍晚，六点半左右，大厅里又只剩下他们两人，连最后一个过路的客人也走远了。一个车夫立即叫店家来。客栈老板正忙着清洗柜台上的酒杯，听见有人喊便连忙跑上前问：

“两位先生有什么吩咐？”

“吃晚饭，”一个车夫答道。“然后就睡觉，是吗？”店家问。

“不，老板，”比较和气的车夫说，“我们打算今夜就走……”

“夜里赶路？……”店主大为惊讶。

“噢，这是为了天一亮就赶到市场上。”顾客继续说。“圣安德烈的市场吗？”

“也可能去格朗市，这要看情况。我们在这儿等一个朋友，他去打听行情了。他会告诉我们，什么地方我们的货物更好卖。”店家离开了大厅去准备晚饭。

“你听见了吗，凯塞利克？”年轻的那个车夫俯身向同伴低声说道。

“听见了。”

“事情败露了。”

“我想，你总不至于指望纸永远包住火吧。”

“警方在到处搜捕我们。”

“由他们去吧。”

“大家都说是由德拉戈什率领的。”

“伏盖尔，这又是一码事了。照我看呀，那些只是害怕德拉戈什的人完

全可以高枕无忧啦。”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这意思，伏盖尔。”

“那么德拉戈什被……？”

“被怎样了？”

“被干掉了！”

“明天你就明白了，在这之前，千万别吱声。”车夫看见店老板回来了，就结束了谈话。

两个车夫等候的那人直到深夜才来。三人急匆匆地商量了一下。“人们都说警察正在这儿搜捕。”凯塞利克低声说。“他们搜去吧，但肯定逮不着咱们。”

“那么德拉戈什呢？”

“被关起来了。”

“谁去干的？”

“蒂恰。”

“这下可好啦！……那咱们呢，咱们下一步该做什么？”“立即套上马车。”

“去哪儿？”

“往圣安德烈方向去。不过走到离此处五百米的地方，你们就原路折回来。那时，客栈已经关了门。你们过来时不要让人看见，然后再走往北的那条公路。别人以为你们去了这头，实际你们是在另一头。”

“驳船现在在哪儿？”

“停在皮利什小河湾。”

“就在那儿碰头吗？”

“不，稍微近一点，在公路左边的林间空地集合。你知道那地方吗？”

“知道。”

“咱们召集了十五个人左右，你们去同他们会合。”“那你呢？”

“我回去找其余的人，是我让他们留在那儿放哨的，我去把他们带来。”

“那就上路吧。”两个车夫表示同意。

五分钟后，大车颠簸着出发了。店家连忙把通车辆的大门打开，彬彬有礼地向客人告别。

“那么，你们一定是到格朗市去的吧？”他问。

“不是，”车夫们答道，“到圣安德烈市，老板。”

“一路顺风，小伙子们！”店主说道。

“谢谢您。”

马车出了门向右拐，朝东直奔圣安德烈而去。当马车消失在黑夜里后，凯塞利克和伏盖尔等了一整天的那个人也起身离开，他是朝相反的方向，转身到格朗去的。

客栈老板几乎没有发觉他的离去。把这批很可能再也不会光顾的客人打发走之后，他便赶忙关上房门，钻进被窝睡觉去了。

这时，马匹迈着慢腾腾的步子拉远了的那辆大车按照头儿所指示的，跑了约莫五百米，又突然向后转，沿着刚才走过的路线折了回来。

当马车重新驶回客栈附近时，果然屋子已是门窗紧闭。马车本来都快顺顺当当地过去了，不料睡在路中心的一条狗突然跳起逃窜，狂吠不已，受惊

的头马冷不防向路边一闪，几乎摔到路坡下面。车夫们赶紧把马儿拉回路当中来，于是车子复又消失在浓浓的夜色里了。

大约十点半的样子，马车离开了大路，驶进左边一座阴暗幽静的小树林里。轮子才转了几圈，马车就被人挡住了。

“谁？”黑暗中一个声音盘问道。

“凯塞利克和伏盖尔。”马车夫答道。

“过去吧，”那声音说。

驶过几排树林之后，马车便进入一块林间空地，十五条大汉席地睡在青苔上。

“头儿在吗？”凯塞利克问。

“还没来哩。”

“他叫我们在这儿等他。”

没等多久。马车到了才半个小时的光景，那个头儿，就是晚些去客栈的那人，在十来个伙计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地来了。加上已到的同伙，总共有近三十人。

“都到齐了吗？”他问道。

“全到了。”凯塞利克回答，看上去他在这帮歹徒中也是个小头目。

“蒂恰呢？”

“我在这儿。”一个响亮的声音回答道。

“情况如何？”头儿焦急地问他。

“一帆风顺，鸟儿已经关进笼子里了。”

“那么咱们就动身吧，赶紧一点，”头儿下令道，“六个人前面探路，其余的断后，车子走中间。多瑙河离这儿不到五百米，货很快就能卸完。货卸好后，伏盖尔把空车赶走，本地人悄悄回到自己家里，其余的人上驳船。”

大家正准备执行头儿的命令，一个在路边放哨的伙计飞奔而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压低声音说：“有情况！”

“什么事？”强盗头子问道。

“听！”

所有的人都竖起了耳朵。公路那边传来一支队伍走动的声音，不一会儿，还听见有低沉的说话。他们距离此地不会超过二百米。

“我们先待在林间空地上，”头儿命令说，“让这批人先过去，他们看不见我们的。”

的确，由于夜色很浓，他们不会被人发现。不过，要是万一运气不好，这支往多瑙河方向去的队伍，是负责监察这一带的一班警察，那问题可就严重了。当然，他们大概不会发现驳船，何况驳船上也早有防备，就算这帮警察里里外外把驳船搜个遍，也不会发现任何可疑之处。然而，即使这一支队伍没有怀疑脏船停在这儿，他们仍有可能埋伏在河岸附近。在这种情形下，把马车拉出去将是十分危险的。

总之，必须审时度势，见机而行。如果有必要，他们就在林间空地里等上一整天，晚上再派几个人到多瑙河边侦查侦查，确定没有警方力量时再作打算。

目前，头等大事就是不能暴露自己，千万不要惊动走近来的这支队伍。

不一会儿，这班人马就来到林间空地外侧的公路上了。尽管夜色浓酽，还是依稀辨别得出他们共有十来个人，身上发出叮当声，说明他们皆是全副

武装。

本来他们都已走过林间空地了，不料一件意外的情况，完完全全打乱了强盗们的全盘计划。

套车的两匹马中，有一匹听到公路上人群走动的声音，惊得喷了个响鼻，又长嘶一声，另一匹马也立即跟着嘶鸣起来。

行进的队伍立刻停住了脚步。

这果真是一班警察，他们正向多瑙河走去，带队的人就是卡尔·德拉戈什，他已经从上午的溺水之险中恢复过来了。

如果林中的盗匪知道自己面对的正是卡尔·德拉戈什，也许会倍增他们的忐忑不安。但是，正如大家所看见的，他们的头头以为这个令人心惊胆战的警长已经被淘汰出了战斗。为什么他会出这种差错呢？为什么他认为不必再顾虑这个劲敌了呢？而此刻，恰恰这个劲敌正在他的面前！这正是下文马上要对读者交代的。

就在这天上午，德拉戈什从小渔船跳到岸上，等候着他的部下便带着他向上游走去。走了两三百米，两位警探来到隐匿在岸边草丛里的一条小船边。他们上了船，乌尔曼便奋力划桨，轻捷的小船迅速驶向多瑙河的彼岸。

“案子是发生在右岸吗？”这时，德拉戈什开口问道。

“是的。”乌尔曼回答。

“在哪个方向？”

“上游，格朗市附近。”

“怎么！是在格朗附近？”德拉戈什惊呼了一声，“你刚才不是说，只要走一点路就到了么？”

“是不远，”乌尔曼解释道，“不过，也有三公里路吧。”

其实是四公里，对一个刚刚死里逃生的人来说，走这么长的路不会没有困难。德拉戈什为了气能接上来，不时地伸展伸展身子，下午三时许，他终于到达了哈格诺伯爵的别墅，这是他的使命召唤他必去的地方。

他赶紧要了一剂强身药酒喝下去，感到元气恢复了后，所想到的第一桩事情就是让人带他到看门人克里斯蒂安·霍埃尔的床边。几个小时之前，附近的一个外科医生前来给他包扎了一下伤口。这会儿，看门人的脸上仍无血色，双眼紧闭，艰难地喘着气。虽然他的伤势十分严重，伤及肺部，但是仍有救活过来的希望，要紧的是丝毫不能让他累着。

德拉戈什还是从看门人那里了解到了一些情况，病人说话的声音很微弱，断断续续，好半天才吐一个字。德拉戈什表现出极大的耐心，终于大致搞清楚了事情的始末。有一伙歹徒，少说也有五六个人，昨天深夜破门而入，闯到别墅里抢劫。门卫克里斯蒂安·霍埃尔被响声惊醒，刚刚下床后心就挨了一刀。应声倒下。所以他对后来发生的事不太清楚，也提供不出有关作案者的任何线索。不过，有一点他是清楚的，就是他们的头儿是一个名叫拉德科的人，他的同伙曾经扯着嗓门喊了好几次这个名字，声音大得令人费解。至于那个拿面具遮住面孔的拉德科，他是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蓝眼睛，蓄着金黄色的大胡子，头发也是金色。

最后这个细节倒没有迷惑住德拉戈什，反而冲淡了他对布鲁什的怀疑。不错，布鲁什也是金发，可他是染成了棕色的。一个人头发的染色不可能晚上去掉，第二天又恢复，就像戴假发一样。因此，德拉戈什在这个问题上暂时无法自圆其说，只好留待以后再去考察了。

看门人克里斯蒂安没能给他提供更详细的情况，除此之外，他再也说不出其他匪徒的模样。这些家伙也跟他们的首领一样，全都谨慎地戴了假面具。

侦探打听到这些情况之后，又提了一些有关哈格诺伯爵别墅的问题，他知道了这座住宅十分富丽堂皇，家具设施之奢华可与王公府邸相媲美。抽屉里满是金银珠宝和珍稀古玩，壁炉台板和家具上陈设各种艺术珍品，墙上也装饰着古老的挂毯和名师绘画。二楼的一个保险柜里还存放着各种证券，因此，这伙盗贼此行毫无疑问是大捞了一笔。

德拉戈什察看了住宅的各个房间之后，不难得出下列结论：这是一次彻底的洗劫，手段极其高明。这伙盗匪的品味甚高，没有价值的东西绝对不拿。大部分珍贵的物品都不见了，墙上原是挂着壁毯的地方，挂毯被卷走，墙上留下光秃秃的大方格；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被巧妙地割去了，只有空空的画框凄惨地挂在那儿。显然，强盗们还偷走了帷幔中最奢华的以及地毯中最精致的那些。保险柜则被砸开了，里面的东西全都不翼而飞。

“这么多东西，不可能靠人力扛走，”德拉戈什看了遭洗劫的现场后自言自语道，“这些东西可以装满满一车子。现在必须把车子搜出来。”

这番询问和初步调查花去了相当长的时间。天快黑了，根据警长的分析，盗贼运赃物非要用大马车不可，因此，如果来得及，务必在天黑前找到马车留下来的印迹。于是，他赶忙走出了别墅。

走不多远就可以发现他要寻找的东西。别墅前方的大院里，就在那扇被砸开的大门旁，泥泞的地上留下了大车轮深深的辙印。稍远一点的地方，地上还有好多马蹄印，好像是在那儿等了很久的马匹踏出来的。

德拉戈什只扫了一眼便得出了这些结论，然后他走近马匹踩踏过的地方，仔细地观察泥地。随后，他又穿过院子，走到对着公路的铁栅门旁，又细心地检查了一番。最后，他沿着公路走出一百多米，才又原路折回。

“乌尔曼。”他回到院子时喊道。

“什么事？”警察回答着，从屋里出来，走向他的长官。

“我们有多少人？”

“十一个。”

“太少了。”德拉戈什说。

“可是，”乌尔曼不同意上司的看法，“看门人克里斯蒂安估计那伙歹徒的人数不过只五六人吗？”

“看门人可以有他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德拉戈什解释说，“不管怎样，也只能满足于这点人手了。你留一个人在这儿，带走十个，加上我们俩，总共是十二人。这就相当不错了。”

“您发现了什么线索吗？”乌尔曼问道。

“我知道这帮强盗在哪儿……至少知道他们在哪个方向。”

“我可以请教您吗？……”乌尔曼问。

“我哪来的把握呢？”德拉戈什接着说，“其实很简单，甚至可以说小孩子都能明白。一开始我心里想，他们劫走的东西太多了，不用车子是运不走的。于是我就寻找车子的痕迹，果然找到了。这是一辆两匹马拉的四轮大车，其中有一匹马，那匹头马，留下了一个特别的印记，它的右前蹄蹄铁上少了一颗钉子。”

“您怎么知道的呢？”乌尔曼目瞪口呆地问。

“因为昨天夜里下过一场雨，泥地还没有干，这就忠实地留下了他们的

脚印。同样方法，我知道了马车驶离别墅后，向左拐弯，就是说朝与格朗相反的方向去的。咱们现在也朝这个方向走，必要时跟着那个蹄铁缺损的马蹄印走。我们的对手没有可能会在大白天赶路。他们大概躲在了某个地方，到夜里再走。而这个地段人烟稀少，房屋也并不稠密。有必要的話，我们可以搜查公路两侧的所有房屋。把你的人召集起来，因为天眼看就要黑了，野兽快要出洞活动啦。”

德拉戈什和他率领的一队人走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了一点新的线索。他们搜查了两三个农庄却一无所获，快到十点半时，他们才来到三条公路的交叉口，到达那两个马车夫逗留了整整一个白天的客栈门前。可惜三刻钟之前，他们已经离开了这家客店。德拉戈什拼命地敲客栈的门。

“执行公务！”德拉戈什看见店老板从窗口伸出脑袋，就这样说。店主睡眼朦胧，看来他今儿个一天都没能睡好，从早晨到晚上。

“执行公务？……”店家看见这么多警察围住了自己的客栈，大为惊恐。“我犯了什么法呀？”

“下来，再跟你说……千万别拖拖拉拉，”德拉戈什不耐烦地说。

店老板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好便跑来开门。警探迅速地提了一连串的问题。今天上午是不是有辆马车经过这里？几个人赶车？车子停过吗？又走远了吗？往哪个方向去的？

店主回答得也很干脆。是的，有两个人赶着辆马车一清早就来住店，一直待到晚上。两个车夫一直等到第三个人来了之后，晚上九点半都过了，才驾着马车朝圣安德烈去了。”

“去圣安德烈方向吗？”德拉戈什强调说，“你敢肯定吗？”

“是的，”店老板肯定说。

“你是听人说的，还是亲眼所见？”

“我亲眼看见的。”

“嗯！……”德拉戈什嘟囔了一声，接着又说道，“好吧，你现在回去睡吧，勇敢的朋友，不过别声张。”

店家可不用等他说第二遍。门砰地一声关上了，公路上只剩了这队警察。

“等一下！”德拉戈什命令他们待在那儿别动，他自己则拿了一盏信号灯仔细察看路面。

一开始，他看不出什么疑点，可是，当他穿过公路，走到路侧斜坡时，情况就不同了。在这块泥地上，来往车辆的辙印较少，另外，这儿的石子铺得不如路面那么坚实，泥土容易变形，德拉戈什一眼就发现了那个缺颗钉的马蹄印，并且辨认出那匹马既不是朝圣安德烈去，也不是返回格朗，而是走朝北的那条路直接赶往多瑙河边。于是，德拉戈什亲自带队向多瑙河方向进发。

他们走了大约三公里路，穿过一片荒无人烟的地带，一路上什么意外也没有发生。直到公路在左边有马儿嘶鸣，德拉戈什迅速做了个手势让队伍停止前进。左手边，黑暗中隐隐约约能辨认出一座小小的树林。他一直走到了树林边缘。

“谁在那儿！……”他大声喝道。

没人回答他的问话，一个警察遵照他的命令燃起一支松明火把，火焰冒着浓浓的黑烟，在这没有月亮的漆黑夜晚划出一道强烈的亮光，但可惜，前面树木繁茂枝叶的阻挡，使黑暗愈发浓郁，火光根本照射不进去。火把只照

亮了周围几步远的地方。

“前进！”德拉戈什下令道，同时率领巡逻队警员深入丛林，他自己冲在了最前头。

但是，丛树中躲藏着守卫者。他们才跨过树林边缘，便听见一个专横的声音冷冷喝道：“再走一步，我们就开枪了！”

“威胁没有令德拉戈什怯步，更何况在火把影影绰绰的光线之中，他好像看见了一堆静止不动的物品，很像是马车的影子，马车周围还有一群人，但他看不清究竟有多少。

“前进！”他再次命令手下。

警员们遵从他的命令继续前进，迈着犹疑的步子深入这片陌生的林地。突然，他们的困难愈发严重了，因为那支火把倏地被人从警察手中抢走，黑暗重新笼罩了下来。

“真笨！……”德拉戈什骂道，“点火把，弗良茨！……点火把！”

他简直是火冒三丈，尤其是刚才借着火把的最后一道光亮，他似乎看见马车开始后撤，隐匿到树林中去了。可惜他无法冲上去追捕。他们遭遇到了—座活的壁垒，每个警察都要对付两三个敌人。德拉戈什终于明白自己的人手不够，胜算不大，但悔之晚矣，直到此刻，双方都没有开火，警员没有，匪徒也没有。

“蒂恰！……”这时有一个声音在夜空中叫另一个人。

“到！”另一个声音回答。

“马车呢？”

“走了。”

“那么，该结束了。”

德拉戈什把这两个声音清晰地录到了脑子里，他是绝对不会忘记的。

话音—落，手枪立刻开始喷射出火苗，子弹从森林里射出来，清脆的枪声震彻了夜空。有几个警员中了弹，德拉戈什明白，坚持战斗是愚蠢的，于是只得下令撤退。

—班警察退回到了公路上，歹徒胜利后并不冒险前来追击。被搅乱了一时的夜空又恢复了静谧。

首先得照料伤员，—共有三人负伤，不过伤势不重，草草包扎后，他们在四个伙伴的护送下撤回原处。德拉戈什则率乌尔曼及其余三名警员，朝着偏向格朗的方向，穿过田野，直奔多瑙河而去。

他毫不费力就寻到了若干小时前上岸的地方，找到了载他和乌尔曼渡河而来的小船。五个警察—起登上船渡过多瑙河，沿左岸顺流而下。

德拉戈什刚才虽说是惨遭挫败，但他已然胸有成竹，决心报还。伊利亚·布鲁什和那个恶名昭著的拉德科完全是同一个人，这一点对他来说不再只是一个怀疑。他坚信，前一天夜里的劫案就是他那个旅伴干的，种种迹象看来，拉德科把赃物隐藏好后，便赶紧恢复他假冒的身份，直到如今，他都是这样巧妙地躲过了警方的搜捕，可是他却不知道自己的诡计已经败露。天亮之前，他肯定又在小船上了，在船舱里等候他的乘客，恢复成老实清白的渔夫模样，就像他—直标榜自己的那样。

殊不知，已有五个勇敢的警探埋伏在那儿，这五个被拉德科及其同伙击退的人，将更加轻而易举地粉碎同—个拉德科的抵抗，因为他为了扮演布鲁什的角色，不得不单枪匹马地回到渔船上。

这个妙计很遗憾地不能付诸实施了。德拉戈什和他的部下们搜遍了河岸的每个角落也没有发现渔夫的那艘小渔船。其实，德拉戈什和乌尔曼不费吹灰之力就认出了布鲁什靠岸的确切地点，可渔船不见了，布鲁什也和它一起失去踪影。

不用说，德拉戈什被耍弄了，这使他愤怒到了极点。

“弗里德里克，”他对部下说，“我已经筋疲力尽，一步也走不动了。咱们就在草地上睡上一觉，恢复一下体力。不过，必须派一个人驾船赶回格朗去，等邮局一开门，就去拍一份电报。把信号灯点燃，我口授，你记一下电文。”

乌尔曼默默地执行命令，记录着：

“今夜格朗附近发生劫案。赃物已上驳船，请严加监察。”

“这是第一份电文，”德拉戈什歇了口气，接着说道，“现在写另一份。”他又继续口授：

“传票通缉拉德科，化名伊利亚·布鲁什，自称多瑙河协会上届齐格马林根钓鱼大赛冠军。拉德科，即伊利亚·布鲁什，被控犯有盗窃杀人罪。”

“这个电报一早就发到多瑙河沿岸的各个城镇，不要漏掉任何一个。”德拉戈什下达完命令，心力交瘁地躺倒在地上。

第十章 俘 虏

卡尔·德拉戈什产生了种种怀疑，肖像的发现似乎更证实了他的疑虑。看来现在，到了该向读者揭开谜底的时候了。至少在某一点上，德拉戈什的推测是完全正确的。那就是，伊利亚·布鲁什和塞尔热·拉德科确实是同一个人。然而，德拉戈什把几个月来，接二连三发生的，搅扰了多瑙河一带安宁的那些杀人越货的罪行，甚至最近这次抢劫哈格诺伯爵别墅，打伤看门人克里斯蒂安的案子，全都归罪于他的这位旅伴，可是大错特错了。另一方面，拉德科丝毫也料想不到他的乘客竟会生出那样的怀疑。他所知道的全部事情，就是自己的姓名被人当作了恶贯满盈的凶犯的名字，他实在搞不懂这种误会是怎么产生的。

布鲁什发现这桩可怕的同名同姓的怪事后，先是大为惊恐，更糟的是，那人竟还是他的同胞！但是，这种出自本能的恐惧之后，他马上恢复了平静，说到底，他跟这个强盗头子仅有的共同点只是一个名字，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做案的又不是他，有什么好怕的呢？

所以，头天晚上，塞尔热·拉德科（以后我们还是恢复用他的真名吧。）丝毫没有不安地离开了渔船，如他自己所言，回到萨尔卡去了。事实上，自从他离开鲁塞镇后，就化名伊利亚·布鲁什，定居在这座小城。也就是在那儿，他守候着心爱的娜佳的消息，等了好久好久。

前文中已经告诉过大家，拉德科最终无法继续忍受长久的苦盼，于是他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秘密潜回保加利亚的办法。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他看见了一份《佩斯特·劳伦德》报，报上大肆渲染齐格马林根钓鱼大赛即将举行的消息。读了那篇报道后，拉德科便心生一计。也许大家还没有忘记，这个流亡异国的人，既是一个钓鱼能手，又是一个著名的领航员。于是，他便制订了一个行动计划，这个计划或许可以使他出奇制胜。

拉德科用他在萨尔卡的唯一化名伊利亚·布鲁什，加入了多瑙河协会，后来参加了齐格马林根钓鱼大赛，靠他的钓鱼绝技一举夺魁。于是，伊利亚·布鲁什顿时名扬四海。接着，他就尽可能张扬地向众人宣布，只要条件允许，他将在多瑙河顺流而下垂钓，直至河口。毫无疑问，这个宏伟计划轰动了钓鱼人的世界，并且也为计划的制定人在社会各阶层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从那以后，塞尔热·拉德科便巧妙地取得了一个合法身份，谁也不会怀疑他，因为人们通常都会对那些明星人物盲目信任。这样，他果真就开始了多瑙河之旅。当然，他尽可能快些行船，只在不得已时，花最少的时间钓鱼，以免穿帮漏馅。而且，他沿途也不忘尽量引起舆论的瞩目，以使他的名字不至被人遗忘，从而可以在显赫声名的掩护下，公然下船回到鲁塞，自由行动。

这才是他的唯一目的。为了顺利实现这一目的，就绝不能让任何人猜到他的真名实姓，也不能让人从相貌上认出渔夫伊利亚·布鲁什就是领航员塞尔热·拉德科。

第一点是容易做到的，一旦成为多瑙河协会的著名钓鱼冠军，只要坚持把这个角色扮演下去就可以了。因此，塞尔热·拉德科就立下誓言，不管旅途中发生什么事，他对谁都说是伊利亚·布鲁什。再说，可以预期，这趟旅行虽然漫长，但却是安全的，不会发生任何意外令他违背誓言。

至于那第二点，就更加轻而易举了。胡子用剃刀刮掉，头发染染就变了

颜色，戴上副大墨镜，眼睛的颜色就看不出了——这些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外貌。塞尔热·拉德科在出发的前一天夜里化好装，然后不等天亮就上路了，坚信不明真相的人是无法认出他的。

在齐格马林根，事实完全按照预想的发展。大赛中一举夺魁，成为众人仰慕的冠军，接着便当众宣布他的计划，多瑙河流域的报界都做了极为有利的报道。拉德科——布鲁什一跃成为新闻人物，其身份自然而然地不会受到怀疑了；另外，他甚至确信，在紧要关头，还可以得到散居在多瑙河沿岸的协会会员们的大力支持。就这样，拉德科驾船启航了。

到了乌尔姆，他发现自己的小小名气无力抵挡警察的意外打击。他第一次感觉到了幻想的破灭。因此，当看到那个乘客持有合法证件，警员又似乎十分敬畏他时，拉德科暗自庆幸，十分乐意地接受了杰格先生。当然，日后抵达鲁塞时，渔夫将中止这趟离奇的旅行，那时，有一个陌生人在场的确会有诸多不便；不过，可以到时候再把事情解释清楚。而在整个旅途中，有这位乘客作护身符将会大大增加成功的希望。塞尔热·拉德科想要圆满地完成这趟旅行的愿望是多么强烈啊！

当他知道自己与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同名，而且这个恶棍也是保加利亚人时，他再次产生了幻灭般的恐惧。他必须是清白无辜的，人身安全才会有保障。可出现了这种情况后，不管他多么清白，拉德科也无法否认这种同名同姓的现象可能会引起十分令人不快的误会，甚至会招致最严重的麻烦。

要是他化名为伊利亚·布鲁什的事暴露，不仅会使他在鲁塞上岸困难，恐怕还会大大延缓他抵达目的地的时间。

面对这些危险，塞尔热·拉德科束手无策。再说，如果这些危险真的存在，最好的办法就是避开它们。事实上，没有什么特别理由的话，很难想象警方会注意一个善良老实的钓鱼人，尤其是齐格马林根钓鱼大赛桂冠庇护下的钓鱼人。

那天，日暮时分，拉德科回到萨尔卡，天不亮就又起身离去，没有人看到他。他只是匆匆回了趟家，去看看有没有娜佳的来信。一封娜佳的信都没有。这么长时间杳无音信，真是令人心烦意乱。为什么年轻的妻子两个月都没有只言片语寄来呢？她出了什么事？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充斥了各种各样的不幸。领航员忧心忡忡地思忖着，即便他能幸运地回到鲁塞，会不会也是为时过晚了呢？

这个念头使他的心都要碎了，但同时也激励着他的斗志，增添了他的力量，正是这个念头，给了他足够的勇气，才能在格朗出发后战胜狂风骤雨；正是这个念头，使他在为杰格先生买来强身药酒回来的路上健步如飞。

当拉德科回来发现乘客不在船上时，真是诧异万分。他离开那儿时，杰格先生的情况还那么糟糕。虽然看到了杰格先生留的纸条，拉德科的惊讶之情也未减分毫。什么原由如此紧迫，使得杰格先生竟至不顾身体的虚弱而决定离去？一个维也纳的市民，又怎么会在这远离城镇的穷乡僻壤有什么紧急事务要处理呢？其中必有缘故，但领航员百思不得其解。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杰格先生的突然告辞都是相当麻烦的，因为这样毫无疑问会更加延长本就漫漫的行期，要不是这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小船早已回到河心，傍晚时分，就又赶了好多公里的路了。

拉德科心急如焚，恨不得把杰格先生的请求掷于一边，马上启程，一分

钟也不耽搁地继续他的旅行。目的地鲁塞像磁石般深深吸引着它。

可是，领航员还是让步了。他决定等候乘客归来。他必须履行对乘客的承诺。并且，权衡利弊，宁可失去一整天的工夫，也不能为日后留下争端。

幸而他还有事可做，正好把这天剩下的一点时间利用起来。这点时间勉强用来将船上的物品理整齐，修补修补几样被暴风雨损坏了的東西。

拉德科首先去整理那几只箱子，早晨他白费力气地找东西，把几只箱子翻得乱七八糟。这本来花不了多少时间，可是正当他整理最后一只箱子时，他的目光落到那个曾引起过德拉戈什注意的皮夹上。领航员和警探一样打开了皮夹，也一样地从皮夹中抽出娜佳的肖像，只是两人的心情是迥异的。这幅肖像是夫妇俩临别时，娜佳含情脉脉地交到他手上的。

好长时间，拉德科凝视着这张亲切的面容一眨不眨。娜佳！……这就是她呀，那醉人的表情，纯真的眼眸，他的朱唇微启，好像就要开口说话！……

他叹了一口气，终于把那幅珍贵的肖像放回到皮夹里，又把皮夹放进箱子，小心翼翼地放好，把钥匙放进口袋，然后就走出船舱，去干别的活儿了。

可是拉德科再没心思干别的活儿了，很快就把手停了下来，然后，干脆坐在一张板凳上，背对河岸，任凭月光在江上游移。他的思绪不知不觉地飞到鲁塞，仿佛看见了妻子，还有那幢荡漾着歌声和欢笑的小楼……诚然，他没有丝毫的后悔。为祖国而牺牲个人的幸福，他义无反顾，如果从头来过，他还会这样做……，但是，这种残酷的牺牲竟然是如此的徒劳无益，这对拉德科来说是何等的痛苦！起义在时机成熟前爆发，终因孤立无援而被镇压，保加利亚人民还要在压迫者的铁蹄下呻吟多少年？而他自己还能越国界吗？即使回到祖国，还能与心爱的人儿重逢吗？土耳其侵略者难道不会把他们最坚定的反抗者的妻子抓起来作人质吗？如果真是这样，他们会怎样对待娜佳呢？

唉，这点微不足道的家庭悲剧，与摇撼着整个巴尔干地区的动荡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与千千万万人民的灾难相比，两个人的这点苦痛又算得了什么呢？！此时此刻，整个巴尔干半岛都在惨遭外族蛮凶的蹂躏，大地无处不在横冲直撞的敌骑下颤栗，战火在最贫困的乡村蔓延着，带来的是毁灭！

目前在跟土耳其巨人作战的是两个小矮人：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这些大卫能够战胜哥利亚吗？拉德科清楚地知道，这场战斗双方的力量是多么悬殊！他满腹焦虑，寄希望于斯拉夫民族的父亲——俄国大沙皇，也许他有朝一日会给那些被压迫的儿子们伸来强大的援助之手。

拉德科深深陷入了沉思，竟至于忘掉了自己身处何方。就是有一整团的队伍从他背后的河岸上走过，他也不会转过身来，更何况从上游方向蹑手蹑脚走来的只有三个人。

拉德科虽然没注意到他们，他们可是沿着河岸一转过弯来就看见了那艘渔船，一眼便发现了他们。三个人立即停了下来，轻声交头接耳一番。

来的三个人中，有一个读者已经认识了。就是渔船在维也纳逗留期间，出现过的名叫蒂恰的那一位。就是他和另一个同党尾随在卡尔·德拉戈什身后，而这个警探自己却在盯伊利亚·布鲁什的梢。至于“布鲁什”——他的行动却是正大光明的，他去的是一个运军火到保加利亚的中间人的家。大家

大卫（约 B.C.1010 年—B.C.970 年），以色列国王，后载入《圣经》，传说他用石头砸死地中海东岸腓力斯国的巨人哥利亚。

还记得，那两个歹徒一直跟踪到小船附近，看准了警探的浮动住所，然后边往回走边盘算着如何好好利用这次意外的发现。他们的打算，马上就要付诸行动了。

三人伏在岸边的草丛中，从那儿窥视着拉德科。领航员仍在沉思，全然不知他们的存在，一点也没有怀疑会飞来横祸。然而，这可是场大祸啊！三个埋伏在草丛中的人，是多瑙河匪帮的成员，而不是在荒山野岭拦路打劫的普通土匪。

在这伙歹徒中，蒂恰甚至是一个重要成员，可以说，他的地位仅次于那个罪大恶极，给领航员的名字蒙上耻辱的头领。另外两个人，萨克曼和泽朗，他们只是一般的喽罗，四肢健全，听得懂命令就足够了。

“就是他！”蒂恰一发现停泊在河湾的那只小渔船，就赶忙伸出手拦住两个同伙，小声告诉他们。

“德拉戈什是他？”萨克曼问道。

“嗯。”

“你看准了吗？”

“绝对没错。”

“可你看不到他的脸呀，因为他背朝着我们。”泽朗有点不同意。

“看见他的脸对我又有什么用？”蒂恰说道，“反正我是不认识他的，只不过在维也纳远远地瞅了一眼。”

“这样的话……”

“可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艘船。”蒂恰打断他的话，“那次我和拉德科混在岸边的人群里，看得很仔细，保证错不了！”

“好了，咱们走吧？”其中一个说。

“走吧。”蒂恰同意了，同时解开腋下夹着的一包东西。

领航员依然没有怀疑自己正被人窥伺着，也没有听见三人的靠近。当他们踏着河边厚厚的草地轻手轻脚走来时，他仍然没有注意到。他已经沉浸在梦幻中，任凭思潮逐着河水的浪花，一齐向娜佳和祖国奔去。

突然，一团乱绳一头将他罩住，使他盲目、窒息、动弹不得。

他摇晃着，绷直身体，本能地挣扎，可是，弄得筋疲力尽也无法脱身，这时，只觉得脑袋上重重的挨了一击，他顿时倒在船舱里，昏迷过去。

过了好久，他才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被一种叫做套式罩网的大渔网罩住了，这种网他自己曾多次用来捕鱼。

塞尔热·拉德科从半昏迷状态中醒转过来时，已经不在那张网里。敌人就是凭借这张网使他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这时，他被一根结实的绳子来来回回捆了无数道，再也动不了；而且，嘴里塞着一团破布，使他无法叫喊；眼睛也被一根不透光的布条蒙住，什么也看不见。

塞尔热·拉德科渐渐苏醒后第一个感觉是万分惊愕。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呀？他们这种突如其来的袭击意味着什么？他们要怎么处置他呢？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可以把心放宽些。如果他们是想杀害自己，那他早就死定了。既然他现在仍好好地活着，这就说明他们不想要他的命，而这些袭击看，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只不过要抓他回去罢了。

不过，他们抓他回去不是为什么，出于什么目的呢？

这个问题他实在难以答复！他们是些盗贼吗？……那他们用不着小题大做，谨慎小心地把攻击对象捆绑起来，捅他一刀不是更简单更可靠吗？再说，

这只小船如此简陋，里面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居然还会招致窃贼的光顾，那么这些贼也太可怜了吧。

他们是为了报什么仇吗？……这就更加不可能了。伊利亚·布鲁什从不招惹是非给自己树敌。拉德科唯一的敌人就是土耳其侵略者，但他们不可能知道这个保加利亚爱国主义者已化名伪装成一个渔夫。即使他们查了出来，拉德科又不是什么声名显赫的大人物，值得他们如此冒险，远离国境，千里迢迢赶到奥地利帝国的腹地来绑架他。即便真是这样，与盗贼相比，土耳其侵略者更不会留着他，肯定早就把他干掉了。

拉德科不得不承认，至少暂时一段时间，还无法了解绑架的真相。他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不再浪费精力无益地猜测了，而是全力对待随后麻烦，同时，想方设法，一有机会就逃出去，夺回他失去的自由。

其实，他现在的处境很难，不可能有太多的机会脱身。他全身被绳子团团捆住，已经变得僵硬了，丝毫动弹不得。眼睛被布紧紧蒙住，根本无法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拉德科只有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听觉上，所能感觉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现在躺在一艘船的底部，而且肯定是他自己的船。一些强健的手臂正在拚命地划桨，船在快速前进。橹在桨耳中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声音和江水擦过船帮的哗哗声清晰可辨。

但是，船在朝着什么方向行驶呢？这是他脑子里想的第二件事，这件事倒难不倒拉德科。因为他感觉到身体左右两边的水温有着明显的差别。而且船桨每划一下，船身就会震动一下，他从这种震动中感觉到自己的身子是顺着前进的方向躺着。刚才，歹徒们袭击他时，太阳刚刚过了中天，因此他便很容易地从中得出结论：他身体的一半躺在船壁投下的阴影里，而船正由西向东航行，也就是说继续顺流而下，跟以往听命于它的合法主人的航向完全相同。

那些扣押他的人，彼此之间没有说过一句话。除了划桨时发出的“吭吭”声以外，他听不到半点人声。这样静悄悄的航行持续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突然，阳光照到了他的脸上，拉德科立刻知道船向南拐弯了。领航员一点都未觉得奇怪，他对多瑙河了如指掌，哪怕是最小的河湾也都谙熟在心，他知道，船现在是沿着皮利什山脚下的弯道航行，可能不久后就又要朝东开，再向北拐，这样继续向前一段航程后，多瑙河便开始朝巴尔干半岛方向直泻而下。

但是，领航员只猜对了一半。当拉德科估计船已行驶到皮利什河曲当中时，划桨击水的声音嘎然而停了下来。船只是靠着惯性向前飘着，突然，一个粗蛮声音吼了起来。

“拿船篙来，”一个袭击者说。可惜拉德科眼睛被蒙，看不见说话的人。

话犹未了，小船猛地晃动了一下，接着后来嘎吱嘎吱的声音，好像船身轻轻擦过一个坚硬的物体。随即，塞尔热·拉德科被抬了起来，从几双手上传递过去。

很显然，小船靠在另外一艘体积大得多的船边，这个俘虏就像包裹一样被装上了另一艘船。拉德科竖起耳朵，仔细留意着周围的动静，但还是没能捕捉到支言片语。歹徒们一句话也没说，除了感觉到他们粗糙的手和气喘吁吁的胸膛里呼出的粗气外，这些看管他的人没有暴露出其他任何东西。

再说，拉德科的身体颠簸着，被这些人东拉西扯，他根本没心思去思索其他问题。他被抬了上去，又沿着梯子被抬了下来，腰部给梯子狠狠地刮了一记，他的身上被撞疼了多处，于是，他猜出，他们让他的身体通过了一个

狭窄的入口。终于，他们去掉了他的蒙眼布条和堵住他嘴巴的东西，然后，把他像一个包袱一样仍了下去，同时传来一声沉闷的声响，一扇活门在他头顶上砰的一声关上了。

拉德科给摔得昏厥了过去，过了很长时间才慢慢苏醒过来。清醒以后，尽管眼睛和耳朵都能用了，但他的处境似乎没有任何好转，他们认为无需再堵他的嘴，显然是因为没有人能听见他的叫喊；他们去掉蒙眼布条，是因为下面没有一丝亮光，一片漆黑，即使他睁着眼睛也是白睁，对他同样无所帮助。随着感觉器官的恢复，这个被囚之人推测自己被关在一艘船的底舱里，他费尽力气，还是没能发现有一丝一缕的亮光从板缝中透进来。他什么东西也分辨不出来。这绝不像地窖里的黑，在地窖里，总还能辨别出一些微弱的光亮；而这里却是不折不扣的漆黑，就像是笼罩在坟墓里的黑暗。

过了有多长时间了？拉德科估计应该是夜半了吧。突然，一阵喧哗从远处传来，由于距离的关系而模糊不清。人们奔跑着，咚咚的脚步声又渐渐地近了，还有沉重的包裹在他头顶上拖过的声音。他判断了一下，那些陌生的伙计与他之间只不过隔了一层地板的厚度。

声音近在咫尺。现在隔壁有说话声传来，大概就在他的囚室某块板壁的另一侧，不过，拉德科猜不出他们讲话的内容。何况，声音不一会儿就消失了。这个可怜的领航员的四周复又陷入了死寂，无边无际的黑暗笼罩着他。

塞尔热·拉德科昏睡过去。

第十一章落入敌手

卡尔·德拉戈什及其部下边打边撤走了之后，胜利者先在战斗的地方停留了一会儿，准备好击退敌人的反攻，与此同时，那辆马车则向多瑙河方向远去。直到过了足够长的时间，使他们能够确信警方队伍已完全撤离，那帮歹徒才在头目的命令下上路了。他们很快就抵达了不到五百米远的河畔。马车在那儿等着他们，车的对面就是一艘平底驳船，在离岸几米远的地方可以瞥见驳船的黑影。

距离不长，扛活的人却很多。不大会儿工夫，两只小船来来回回几趟便把马车上的货物装上了驳船。马车随即离开河边，消失在黑夜里。大部分参加了林间空地那一战的歹徒在拿到他们的报酬后，就陆续消散在旷野中。只有八个人上了驳船。除了驳船甲板上堆着的那些包裹，刚才发生的这桩罪行没有留下其他任何痕迹。

事实上，流窜在多瑙河地区的这伙著名的强盗仅仅只有这八个人。至于其他人，他们只是不确定的下级人员中的一小部分，根据作案地区的不同，选择当地的人来帮忙。这些人从来不参与真正意义上的抢劫，他们的角色仅仅限于运运货、放放哨或者看看东西，而且只是到了要向河边运送赃物时才用到他们。

这种组织方式是最灵活机动的。通过这种手段，匪帮在整个多瑙河流域拥有数不清的人手，而其中仅有极少数人了解自己参与的活动的性质。这些人是从最愚昧无知的阶层中招募来的，通常都是真正的粗人，他们还以为自己参加的是普普通通的走私活动，并且也不想知道得更多。他们从来没有打算在指挥他们行动的这人和那个著名的强盗拉德科之间建立丝毫的联系。这个“拉德科”尽管对他们隐瞒了自己的名字，但他似乎莫名其妙地喜欢在这个犯罪现场都留下一点泄露自己身份的痕迹。

其实仔细想想，这些雇来的人如此漠不关心事情的始末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些案件陆续发生在整个多瑙河流域，那么长的距离，自然就很分散了。每两次案件发生的间歇，足以使公众的情绪平静下来。拉德科这个姓氏只是在各个警察局变得要悲的著名，那是由于他们集中了整个大河流域的控诉。在各个城市、报纸都以头版大标题的醒目报道渲染此事，所以有产阶级也对拉德科特别关注。但是，大多数人，尤其对农民而言，拉德科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个歹徒，并非与众不同，遭他的殃也只是一次，之后就再也不会看见他，很快就淡忘了。

不过，船上的那八名歹徒彼此可都十分熟悉，他们形成了一个真正的黑帮组织。他们驾着这艘驳船不停地往返于多瑙河上。一出现有利可图的抢劫机会，他们就停泊下来，在附近招募必要的人马，然后，等赃物都安全地装上了他们的浮动蔽所，他们就重新起航，去窥探新的下手机会。

驳船装满以后，他们就到黑海去，那儿有一艘效忠于他们的汽轮按期与他们会合。那些偷盗来的财物，有些甚至是以杀人为代价抢来的不义之财，只要一过了汽轮的船舷，就变成光明正大的舶来品，能够在遥远的国度，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正人君子的面换成闪亮的金子。

前天夜里，这伙歹徒是破例在上次作案不久后连续作案，不等人们的议论平息就又掀起轩然大波。往常，他们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短时间内接连作案，可能会使他们在当地招募的那些无意识的从犯醒悟过来。可是，这一

次，强盗头子不在犯案之后马上远离，是有他的特殊原因的，而这个原因和卡尔·德拉戈什不无联系。警长在乌尔姆和弗里德里克·乌尔曼交谈时，他的身份就已经暴露了。

在维也纳，强盗头子和他的副手蒂恰一起又发现了德拉戈什，从那以后，德拉戈什就一直被人暗中盯梢，盯梢的人都是当地的小喽罗，他们只知道个大概。而那艘贼船就在小渔船的前面几公里远的地方，保持一定的距离航行。在这片经常无遮无挡、并且遍布警察的地带，这种谍报活动只能间歇进行，而机缘偏偏从不让卡尔·德拉戈什和他的主人一起被发现。所以没有任何迹象会让人猜测渔船上住着两个人，也决不会让人认为有可能弄错。

强盗头子一边派人盯梢，一边设想着一记绝招。干掉侦探吗？他不这么打算。至少在眼下，他只想把侦探抓住。有德拉戈什在手，他就有了一大笔资本，将来万一遇到紧要关口，他也可以跟警方平起平坐地谈条件。

好几天了，绑架的机会都仍未到来。或者小渔船晚上停得太靠近城镇，或者在小船的近处有几个警察巡视河岸，而这些警察是不会让一个职业罪犯溜掉的。

八月二十九号早晨，终于，形势显得比较有利了。头天夜里的暴风骤雨，掩护了正在袭击哈格诺伯爵别墅的那伙强盗，同样也会或多或少地冲散沿河监护警长的警察们，拉开警长所处位置前后两哨之间的距离。这位警长此刻会或许暂时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必须抓住机会！

赃物装上马车后，蒂恰立即带了两个最勇敢的手下赶去执行任务。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三个亡命之徒是如何完成使命，领航员塞尔热·拉德科又是如何代替侦探卡尔·德拉戈什成为他们的阶下囚的。

直到这会儿，蒂恰在林间空地上仅仅来得及用简短的几句话向首领报告了他顺利完成的情况，因为那时正巧有一班警察经过。具体经过当然有必要详谈，可暂时还不是时候。当务之急是要把堆在甲板上的大批包裹清理掉，藏好。于是船上的八个人马不停蹄地一齐行动起来。

抱的抱，扛的扛，或者借用斜板滑道，这些包裹没几分钟就先被装进了船里，然后货物就应最终入舱了，他们把底舱的地板撬了起来，露出一个大开的入口，正常的话，这个开口下面应是滔滔江水。可是，有人拎着灯下到这第二层舱室，借着灯光可以分辨出一堆杂乱的货物占据了底层的一部分空间。不过，还剩下很多地方，足够把从哈格诺伯爵家抢来的东西安放下来，别人是难以觉察的。

事实上，这艘驳船被巧妙地作了手脚，它既是运输工具，又是浮动住所，更是万无一失的贮藏室。在看得见的船体下面，还有一只略小一点的暗船，暗船的甲板就是明船的底。这第二条船深约两米，排水量很大，足以负载上面的船，可以把明船举出水面一两英尺，这可不太合适，如果不采取措施补救，就会露出马脚。可是，他们在舱底装上一定重量的压舱物，使暗船完全没于水下，这样，上面那只船就始终保持住它空载时正常的吃水线。

明船的底舱总是空的，盗来的赃物堆放在第二层底舱，换出相应重量的压舱物，因此从外观上看不出任何改变。

如果这艘特制的驳船空载时的正常吃水仅有一英尺，现在它的吃水却达七英尺左右，在多瑙河航行是不可能没有实际困难的。这就必须请一个技术超群的领航员才行。匪帮雇了雅库伯·奥古尔作他们的领航员，他是以色列人，也出生在鲁塞小镇。雅库伯·奥古尔富有在多瑙河领航的经验，他对航

道、路径、沙滩皆了如指掌，本领可与塞尔热·拉德科一争高下，稳操舵把，他驾驶着驳船穿过急流，避开河道中不时遇上的暗礁。

至于警察，可以任由他们随便检查这艘驳船。可以让他们测量船的内外高度而发现不了任何差距，还可以在船的四周探测却碰不到水下的暗船，因为暗船设计建造得十分隐蔽，流线性的船身根本探测不出。警察的所有调查都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这是一条空载的驳船，入水的深度严格符合它自身重量的要求。

而且船的证件亦是精心准备好的。无论船是顺流而下还是溯江而上，驳船总是或者前去提货，或者卸完货返回船籍港。根据情况所需，船主时而是加拉茨的商人康士坦丁奈斯科先生，时而是维也纳的商人闻泽尔·梅耶先生，怎样最好就怎样说，驳船的证件上盖着地道的官方印章，完全符合规定，谁也不会想到去验证一番。即便真有人去了，他也可以在上述两个城市找到康士坦丁奈斯科或闻泽尔·梅耶，证明确有其人。

事实上，这艘驳船的真正所有者名叫伊凡·斯特里加。读者也许还记得，这是鲁塞镇上最不值一提的一个人，他曾枉费心机地阻挠塞尔热·拉德科和娜佳·格里哥维奇的婚事而未能得逞，后来就离开了城镇，一去无踪。人们从来没有说过他半句好话，对他的行为嗤之以鼻的声音却不少，传闻控诉他犯下了种种罪行。

传闻这一次可没有弄错。正是这个伊凡·斯特里加，纠集了七个和他一样的败类，组成了一个确确实实的海盗团伙，在多瑙河两岸干尽了杀人越货的勾当。

找到如此简便的生财之道，已经很厉害了，更妙的是，他干了坏事还能逍遥法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伊凡·斯特里加没有像一个平庸的强盗那样隐姓埋名，而是另施诡计；让受害者知道罪犯的名字，当然，他让他们知道的，并不是他自己的真名实姓，而是似乎不小心地让人们猜出作案的人是塞尔热·拉德科。实际上，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

移名改姓来逃避重罪的惩罚，这本是罪犯的惯用伎俩，不过斯特里加给自己选了这么一个假名，可谓是别有用心且技高一筹。

拉德科正好是另一个人的名字，斯特里加可以借此混淆视听，因此，只要不是现场被擒获，他就能转移别人对罪犯的怀疑。另外，斯特里加这样做还关系到他的切身利益。

首先，塞尔热·拉德科并非虚构，而是确有其人，如果那颗在他离开鲁塞城时向他告别的子弹没有把他送入九泉，那么这个人就确实存在。虽然斯特里加愿意吹嘘自己已经干掉了他的情敌，可事实上他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不过，即便在鲁塞城调查一番也没什么关系。要是拉德科不在人间，警方若收到关于他犯罪的指控只会莫名其妙；要是他还活着，警方找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可他的名声却那么好；于是不论哪种可能性，调查都会在那儿搁浅。也许，跟拉德科同名的人统统都要倒楣地被追究一番。但是，在把世界上所有的“拉德科”清查完之前，桥下已不知流去了几江多瑙河水了！

如果碰巧，由于怀疑毫无例外地都指向同一个人，而最终戳穿了拉德科好名声的铜盔铁甲，那就加倍地可喜可贺了。一个强盗知道了有人代他受过总是心旷神怡的，更何况，这头替罪羊是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那他的喜悦就更是无以复加。

即便这些推理本是荒诞不经的，但由于谁也不知道拉德科是肩负着爱国

的使命离开的，他的背井离乡就使得上述推理变得合乎逻辑了。为什么领航员不声不响就走了呢？在卡尔·德拉戈什把自己的发现当成事实的同时，多瑙河警察总署鲁塞分署正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众所周知，当警察开始怀疑某人时，那他必定是凶多吉少的。

话说到这儿，情况虽然错综复杂，但脉络总算清晰了。多瑙河流域发生了一连串的罪案，被人用尽心机地把罪名安到某个名叫拉德科的鲁塞镇人身上，领航员拉德科又销声匿迹，就被莫须有地怀疑为作案者，而在数百公里之外，另一个拉德科在警探严肃认真地推理后被控抢劫杀人，由他乔装改扮的渔夫伊利亚·布鲁什被通缉；在此期间，斯特里加每次外出回来后便恢复他的真实身份，以便在多瑙河沿岸自由自在地活动。

然而，为使自身的安全不受威胁，斯特里加总是尽量在最短时间内把一切招惹祸端的蛛丝马迹全清除掉。所以，那天晚上，新到手的赃物装上船后，便跟往常一样，被迅速地转移到那个别人无法找到的密藏室里。那个真正的塞尔热·拉德科躺在囚室里，听见的正是他们搬东西的声响。关押他的囚室实际上同是暗船的底舱，他被关在这儿，任何人都无能为力，休想救他出来。赃物藏好后，强盗们立即将地板盖好，重新登上甲板，又把甲板的木条一块块拼好。这样，警察来检查也不怕了。

此时，已近凌晨三点。驳船上的船员们一整夜未合眼，加上前夜的卖命苦干，个个都是疲惫不堪，真得好好歇会儿。可是，暂时还不可能休息。斯特里加想尽快离开作案的地点，便命令手下人趁天将明未明时分赶紧上路。命令一下，谁都不敢吱一声，因为每个人心里都十分清楚其中的紧要道理。

当他们忙于起锚并把驳船驶向河心的时候，斯特里加向蒂恰询问了早上执行任务的情况，问他有否遇到什么麻烦。

“这件事一帆风顺，”蒂恰回答说，“这个德拉戈什呀，活像一条大笨狗鱼，一网撒下去就逮个正着。”

“他看见你们了吗？”

“我想没有。当时他在想别的什么事。”

“他没有挣扎吗？”

“他挣扎了，这个混蛋。所以我把他打了个半死不活，好叫他乖乖听话。”

“你没把他打死了吧，至少？”斯特里加连忙问。

“没有！最多昏过去而已。我趁机把他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可是我还没来得及捆好，这个包裹就像人一样地喘起气来了。”“现在呢？”

“他在底舱，当然噢，是在第二层底舱。”

“他知道自己被带到什么地方了吗？”

“除非他不同常人，”蒂恰说着便哈哈大笑起来，“你应该清楚，我怎么可能会忘记堵住他的嘴，蒙上他的眼睛呢？一直到把那家伙扔到笼子里后，才把那些东西拿掉的。在笼子里，要是他乐意的话，随他唱情歌也可以，观赏风景也不坏。”

斯特里加微笑不语，蒂恰又说：

“我可按你的命令该做的都做了。不过，咱们要玩到什么程序呀？”

“搞到警察大队无人指挥，解散了才好。”斯特里加回答道。

蒂恰耸耸肩，不以为然地说道。

“他们会再任命一个警长的。”

“也许吧，不过新来的警长恐怕比不上握在咱们手心里的这个厉害。无

论如何，我们可以拿他作人质和警方谈判。必要时，我们就拿他来换我们需要的护照。所以说，最要紧的是让他活着。”

“他当然活着。”蒂恰肯定道。

“你们想过给他吃的吗？”

“真见鬼！……”蒂恰抓了抓脑袋，“可全忘了这茬了。不过，一个人大半天不吃东西死不了。咱们一开船，我就端晚饭给他吃……你要不要亲自给他送饭去，好亲眼看个明白？”

“不用了，”斯特里加连忙说，“我倒宁可他不见我的面。我认识他，他却不认识我，这是一个有利条件，我不想失掉它。”

“你可以戴个假面具嘛。”

“这对德拉戈什不起作用，他不需要看见你的脸孔，只要你的身材、肩背……被他注意到任何一点细节就完蛋了，他凭这些就能辨别出人来了。”

“那我岂不是倒了霉了，看来，只有我去给他端菜送饭喽！”

“总得有人去吧……何况，眼下德拉戈什并不危险，等他有能力对付咱们时，咱们早已远走高飞了。”

“阿门！……”蒂恰说道。

“暂时，”斯特里加接着说，“还让他在暗舱里呆会儿，但时间不能过长，否则他会闷死的。明天早晨过了布达佩斯，我离开以后，你们就把他押到甲板上面的舱室里去。”

“噢，你是想下船去吗？”蒂恰说。

“是的，”斯特里加回答说，“我要不时地离开驳船，到岸上去打探打探消息，了解一下人家对我们的这票买卖还有德拉戈什的失踪有些什么反应。”

“要是你被抓住了呢？”蒂恰反对道。

“不会有危险的。谁也不认得我，多瑙河警署肯定已经一蹶不振，至于其他人，必要的话，我有一个新的身份可以用。”

“什么身份？”

“著名的多瑙河协会钓鱼冠军，非凡的鱼夫伊利亚·布鲁什先生。”

“这个主意……”

“妙极了吧！我现在弄到了伊利亚·布鲁什的船，我将学卡尔·德拉戈什的那一招，假扮成渔夫。”

“要是有人向你买鱼怎么办？”

“我可以先去买一些鱼来嘛，再卖出去就行了。”

“真是什么都难不住你啊！”

“那当然！”

谈话就进行到了这里。驳船开始顺流而下。微微刮起了北风。若是在维斯格拉上游一点的地方，多瑙河向南奔流时，这股北风可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是现在却正好相反，北风大大延缓了航速。斯特里加急于远离作案现场，下令装了两把长划桨，以抵消风力。

整整三个钟头，船才行进了十公里，抵达了河流的第一个拐角处；又在弯弯曲曲的河道里航行了两个小时才直驱南下。到了怀策镇上游不远，他们终于可以抛开船桨，张起风帆，船的速度明显加快了。

大约十一点时，船经过圣安德烈——正是前一天夜里，凯塞利克和伏盖尔两个车夫谎称要去的地方。船并不靠岸，而且继续朝布达佩斯开去，距该

城尚有二三十公里路。

船越向下游航行，两岸的地势越是险峻。绿树成荫郁郁葱葱的江心小岛也越来越多。有时，岛与岛之间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驳船无法通过，唯有游船可以穿梭其间。

多瑙河的这一段，船只逐渐多起来，甚至常常发生船只壅塞的情况。河道夹在北阿尔卑斯山起始的支脉和喀尔巴阡山末端的余脉之间，十分狭窄，只要领航员稍不留意，船只就会搁浅或者撞到一堆船只上。不过，总的说来，这些事故造成的损失不会很严重，而只是耽搁一些时间罢了。可是，两只船碰撞时传出的惊叫和接踵而来的争吵也够人受的！

斯特里加的这艘驳船可以说是驾驶得最稳的船舶之一。这艘船的载重超过二百吨，所以体积很大。甲板上建筑有一整套的上层结构。船尾的一层轻甲板构成甲板室的顶篷，甲板室则用来供船员居住。船首有一根小桅杆，用于悬挂旗帜；船尾装置有大舵板的舵，以便领航员能够保持正确的方向。

随着驳船向下游渐进，多瑙河越来越热闹，就像在大城市近郊一样生气勃勃。一艘艘轻盈的小汽艇和帆船，载着游人旅客，游弋在岛屿之间。不多久，人们便远远地看见地平线上工厂的烟囱林立，冒出缕缕黑烟。这些都标志着即将进入布达佩斯市区了。

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斯特里加做了个手势，蒂恰就和一个同伴走进船尾甲板室里。不一会儿，两人就又出来了，押出一个身材苗条的女人。可惜这女子嘴里被塞了一大块东西，看不清她的面容。她双手被反绑着，走在两个看守中间，并不试图反抗。大概是经验告诉她，反抗也无济于事。她顺从地从大盖板上沿着梯子下到底舱，然后又走进第二层底舱的一间舱室内。活门随即在她身后关上了。

做好这些事情之后，蒂恰和他的同伴继续去干自己的事，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下午三时许，驳船驶入匈牙利首都的码头。河的右岸，是土耳其的古都布达，左岸，是现代化的城市佩斯。那时候，布达可不是今天的样子。她是一座古老的城池，风景如画。后来由于平均化的发展，其优势渐渐消失了。与此相反，佩斯的规模尽管那时已相当不错，但尚未取得日后那么惊人的发展，远未成为东欧最繁华、最美丽的都城。

河流两岸，尤其是在左岸，拱廊式的和平台式的房屋建筑错落有致，教堂的一座座钟楼俯临其上，被缕缕阳光镀成金色。一长串的泊位码头显得既雍容又壮观。

驳船上的船员们无心欣赏这迷人的景致。对于那些作贼心虚的人，穿过布达佩斯市区时也许会遇到恼人的意外。船员们的眼睛只用来注视河面上往来如梭的船只，一刻不得闲。正是由于这种小心谨慎，才使得斯特里加在众多的船只中及时发现了一艘四人驾驶的小船，它正笔直地朝驳船驶来。他认出这是水上警署的一艘巡查艇，便连忙向蒂恰使了个眼色。蒂恰立即会意，转身从盖板上溜到底舱里。

斯特里加果然没有看错。几分钟后，这只小艇就靠着驳船停下了。两位男士登上甲板。

“谁是船长？”其中一个人问道。

“我是。”斯特里加从船员中走上前来回答。

“您的姓名？”

“伊凡·斯特里加。”

“您的国籍？”

“保加利亚。”

“这艘船从哪儿开来的？”

“维也纳。”

“到哪儿去？”

“加拉茨。”

“船主是谁？”

“加拉茨的康士坦丁奈斯科。”

“运的什么货？”

“没有运货。我们空载返航的。”

“您的证件呢？”

“喏，在这儿。”斯特里加把有关证件递给巡查的人。

“好的。”问话者仔细地检查了一下证件，又还给斯特里加，接着说道，“我们到您的底舱去看一下。”

“请便，”斯特里加并不阻拦，“不过，我想请你们注意，我们从维也纳出发后，这已经是第四次受到盘查了。这可不怎么令人愉快吧。”

警察挥了挥手，没有回答，表示他只是执行上级的命令而已，与他个人没什么关系。他从盖板上下到梯子脚下，向前跨了几步进入底舱，扫视了一圈就上来了。没有任何迹象提醒他，脚下正躺着两个被关押着的囚徒，男的在一边，女的在另一边，他俩都束手无策，连声救命都喊不出来。检查算是很仔细了，却也如此。驳船里空无一物，也用不着再询问装载物的来源，盘查也就简单多了。

警察重新登上甲板，没有再问别的问题，便回到自己的小船上去了。小船向远处驶去，又去检查别的船只，而驳船则继续向下游匆匆远行。

布达佩斯的最后一片住宅也被抛到了后面，现在到了该过问过问底舱里的女囚的时候了。蒂恰和另一个人进到底舱，旋即把几小时前押解去的女子又押回甲板室里。其他船员似乎谁都不关心这事儿。

夜半时分，驳船离开布达佩斯已达三十多公里，才在埃尔克森和阿多尼两镇之间停泊下来。次日天刚亮，驳船就又出发了。八月三十一日白天，驳船中途停歇了好几次，因为斯特里加下了驳船，划着他以为是从德拉戈什手中抢来的那条渔船，大模大样、堂而皇之地在各个村落靠岸。他向当地居民介绍自己，说他就是那位鼎鼎大名的多瑙河协会的钓鱼冠军，把冠军的名声也传播到了这里，他跟看热闹的人们聊天，巧妙地把话题引到他所关心的那些事情上去。

他打听来的消息并不多。伊利亚·布鲁什的名字在这些穷乡僻壤似乎还不是尽人皆知。当然，在莫霍克斯、阿帕廷、诺萨茨、塞姆林，或者贝尔格莱德这些重要的城镇，情况就会迥然不同。可是，斯特里加可不想到这些大城镇去冒险，他只敢在乡村里探头探脑，因为这些地方警方的监察必然松得多。不幸的是，农民通常都不知道齐格马林根钓鱼大赛的事，对于跟冠军交谈更是显得冷淡。再说，他们什么新闻也不知道，既不知道有个伊利亚·布鲁什，也不知道卡尔·德拉戈什这么个人。斯特里加徒劳地施展了他全部的外交手段，却依然一无所获。

按照那天晚上说定的办法，当斯特里加有一趟下船去时，塞尔热·拉德

科被抬上来透了透气，又被抬到一间门窗都锁得严严实实的小船舱里。强盗们也许过于小心谨慎了些，这个俘虏被五花大绑，根本动都动不了。

九月一日至九月六日都平安无事地过去了。驳船顺流而下又遇顺风，以每昼夜六十公里的速度继续航行。如果不是斯特里加时常上岸必须停下来等他，航行的里程还会翻上几番。仅仅从打探消息这个角度看，斯特里加上岸活动一直没什么收获，但是幸亏他那职业的娴熟技艺，才使他的出行至少有那么一次没有落空。

那是在九月五日，驳船夜泊于一座名为苏斯塞克的小镇对面。斯特里加如往常一样离船上岸去了。夜已深了，习惯于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农民们大部分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只有斯特里加一个人在镇上游来荡去。忽然，他看到一所外观富丽堂皇的宅第，主人大概对人们的诚实正直太有信心，竟然大敞着门跑到邻居家串门去了。

斯特里加毫不犹豫地溜进屋里，看来这是一家商铺，因为屋内陈设着柜台。要拿走柜台抽屉里的当天员工营业收入可真不费吹灰之力，眨眼功夫就成。不过，斯特里加可不会满足于这种油水不大的小偷小摸，一进门，他就盯上了屋角的一只大木箱。撬锁开箱对他而言简直如同儿戏，很快，他就在箱底摸到一只鼓鼓囊囊的布袋，手一碰上去便发出金属的叮当声，看来是个好兆头。

斯特里加满载而归，飞快返回驳船；到天又亮起来时，驳船已走远了。

旅途中唯一的历险就是这了。

在驳船上时，斯特里加操心着别的事。他不时地跑去甲板舱，溜进关押拉德科的船舱正对的那间舱室。有时，他只在那儿待上几分钟，有时则多留一会儿，在后一种情况下，往往站在甲板上都能听到激烈的争吵声，隐隐约约可以分辨出一个女子的声音，她心平气和地回答着一个暴跳如雷的男子的大吼大叫。每次争吵之后，结果总是老样子，船员们全都置之不理，斯特里加则气急败坏地下船去，借以安抚他那暴怒的神经。

通常，他都是到右岸去打探消息的，因为左岸的村镇极少，朝岸上望去是一片无际的原野。

这是一片完美的匈牙利平原，一直绵延到近四百公里远处的特兰西瓦尼亚山脉。横亘在平原上的一条条铁路，跨过无垠的荒野，广袤的牧场以及巨大的、水生动物麋集的沼泽地。这片原野是一张永远慷慨施与的餐桌，款待着无数的四条腿的宾客，这成千上万的反刍动物正构成了匈牙利王国财富的一个主要来源。平原上只是偶而有几块麦田或玉米地。

多瑙河的这一段河面很宽阔，大大小小的岛屿将河水分割成许多股。有的岛面积很大，水流受阻被迫从旁绕道而行便会立时变得湍急起来。

这些岛屿并不肥沃。只是由于河水经常泛滥，岛上有的地方沉积着一层淤泥，才在淤泥中间生长着一些桦树、欧洲山杨和柳树，不过，岛上的牧草却肥美而丰饶，人们收割起满船满船的牧草，运到沿岸的农庄和村镇。

九月六日夜幕降临时，驳船抛锚停泊。这时，斯特里加不在船上。他不能到诺伊萨茨和对面的佩特瓦丹去，因为这两个市镇比较大，容易出危险。但是为了继续他的“侦查”，至少他可以再往下游走二十多公里到卡洛维茨镇停下。遵照船长的命令，驳船停在该镇下游十几公里远的地方等着，到时他自然会顺水漂去回到驳船上。

晚上九时左右，斯特里加已经在回船的途中了。他不紧不慢，让水流推

着小渔船前进，自己则想着令他得意的那些事。他的计策非常成功。谁也没有怀疑到他，没有任何人妨碍他自由自在地探听消息。说实在的，他搜集到的信息并不多。不过，人们的孤陋寡闻，近乎漠不关心的态度总的看来是一种可喜的征兆。显然，这个地区的居民只模模糊糊地听人谈起过多瑙河匪帮的事，他们甚至连卡尔·德拉戈什的名字也没听说过，因此对他的失踪也毫无反应。

另一方面，要么是由于警方群龙无首，要么是因为斯特里加经过的地区太贫穷落后，警方的警惕性锐减了。好多天来，斯特里加没有看见过任何一个警察模样的人，谁也不谈监察多瑙河的事，而就在上游两三百公里的地方，防范得还那么严密。

看来，驳船完全可能一路顺风地抵达目的地黑海。照例将船上的赃物如数转运到等在那儿的汽轮上。明天，驳船便可通过塞姆林和贝尔格莱德。然后，驳船只用沿着塞尔维亚这边的河岸航行，便可避免遭遇令人恼火的意外。

因为，塞尔维亚正在抗击土耳其侵略者，战火多少会使国家混乱无序。沿河地带的行政当局总不至于竟会浪费宝贵的时间去过问一艘空载返航的驳船吧。

谁知道呢？这也许是斯特里加最后一次旅行了。也许等钱赚到手后，他将远走高飞，变成个受人尊重的大富翁，生活得很幸福甜蜜，他这么梦想着，脑海里浮现出关押在驳船里的女囚靓丽的身影。

正当他这样想入非非的时候，目光忽然不经意地落到了那几只对称摆着的箱子上。长期以来，箱盖拼在一起就成了卡尔·德拉戈什和船主的铺位。突然，斯特里加心里闪出一个念头，他成为这只小渔船的主人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可是还没有想到去翻翻箱子里的东西。忘记这个可太不应该了，现在赶紧弥补弥补这个疏漏吧。

他首先对右舷的箱子下手。轻轻一拧，箱锁便应声而下。他在箱子里只看见一堆叠放得整整齐齐的衣物，斯特里加压根儿就看不上这些破烂儿，关上箱盖，便又转回下一只木箱。

这只箱子里的东西跟上一只没啥大的差别，斯特里加大失所望，正想撒手时，箱角里的一件东西猛地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些衣物当然没有多大用处，可这个大皮夹的意义就非同小可了。看样子，皮夹里应该夹各种证件。证件虽然不会说话，可是在某些场合，任何东西都比不上它们那么有说服力。

斯特里加打开了皮夹，正如他所期望的，里面装着好多资料。他耐心地逐一检查过来。那些信件和收据，署名都是伊利亚·布鲁什。而后，他突然瞪大了眼睛，目光停留在一幅肖像上。正是上次引起卡尔·德拉戈什怀疑的那幅肖像，太出乎意料了！

首先，斯特里加想不通其中的缘故。船上所有的信件收据都署名伊利亚·布鲁什，却没有警探的大名，这已经有些奇怪了，但还说得过去。不管怎么说，可以给这种反常的现象以最自然的解释。也许并非如斯特里加一直以为的那样，德拉戈什冒名顶替跑去出演了多瑙河协会钓鱼冠军，而很可能是两人商量好了，德拉戈什借用渔夫的身份活动。这样一来，德拉戈什与真正的伊利亚·布鲁什达成协议，由德拉戈什保存必要的资料，以便在必要时证明自己的身份。但是，为什么会出现拉德科这个名字呢？斯特里加居心叵测地在自己犯下的所有罪行上签署的姓名！这个使他屡遭拒绝却死气白赖地仍在追求的女人，她的肖像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呢？这艘船的真正主人到底是

谁？竟能藏有这幅蕴含着款款深情又富有特殊意义的肖像呢？到底这只渔船属于卡尔·德拉戈什、属于伊利亚·布鲁什，还是属于塞尔热·拉德科呢？三个人当中，有两个与他有着如此切身的利害冲突，那么，被他费尽心机地扣押在驳船里的又是其中的哪一个呢？至于拉德科，那天晚上和另一个人驾了一艘小船秘密潜出鲁塞镇时，斯特里加开枪击毙了其中的一个，所以他宣称拉德科已经被他杀死了。真的，如果他那时瞄错了人，如今，他倒更希望落入他手心的那人是领航员，而不是警长。那么这一回，领航员是插翅也难逃了。要是被关押的俘虏真是拉德科的话，那就用不着继续留着当人质了。只要在他脖子上拴上一块大石头，扔到河里就万事大吉，永远地摆脱了这个死敌，斯特里加也就为他千方百计所要实现的目标扫除了主要的障碍。

斯特里加没有耐心再这么待在小渔船上，他把刚才发现的那幅肖像揣到身上，然后抓起桨橹，加快了小船前行的步伐。

不一会儿，驳船的影子出现在夜色中。他迅速地停靠在驳船边上，跳上甲板，直奔他平时常去的船舱对面的那间舱室，把钥匙插进锁眼里。

塞尔热·拉德科的思路可没有俘获他的人进展得那样快。甚至，他无法在自己身陷囹圄的几种解释中做个选择。对他来说，迷雾仍然是无法冲破的，他也放弃了再去揣测他们把他囚禁起来的动机。

拉德科在牢房舱底焦躁不安地睡了一觉，醒过来时，第一个感觉便是饥饿难当。已经有一个多昼夜他滴水未进，而自然的规律是永恒不变的，无论你如何强烈地抗拒也无可奈何。

他先是强忍住辘辘饥肠，然而饥饿的感觉愈来愈不可抵挡，他终于失去了迄今一直保持着的耐心和平静。他们难道是要将他活活饿死吗？拉德科大声喊叫起来，却没有一个人回答。他提高些嗓门，依然没人回应。最后，他怒吼着直至声嘶力竭，结果仍是同样。

他怒不可遏，使劲地想挣断绳索。可是绳索绑得太结实了，任凭他在舱底滚来滚去，用力绷紧肌肉，仍是徒劳，绳索还是那样牢固扎实。

在他激烈地挣扎扭动时，脑袋突然碰到一件摆在他身边的东西，身体的需要使感觉更加灵敏了。拉德科立即辨别出那是面包和一块牛肉，大概是他睡觉时别人放在那儿的。可他全身五花大绑，要享用狱卒们留意施与他的食物可不是件容易办到的事。不过，办法总是逼出来的。失败了好几次之后，他终于可以不用手帮忙吃到东西了。

总算填饱了肚子，但时间过得很慢，很单调，在一片静谧之中，一种低声的哀鸣，一种细微的颤动，好似微风拂动树叶发出的簌簌声，一直传到的耳际。载着他的这艘船显然是在行进，船头像把尖刀一样在劈波斩浪。

也不知道究竟过了多少个小时，他头顶的一个活板门被人掀开了，开口处影影绰绰透进一丝亮光。一份饭食拴在一根绳子上摇摇晃晃地吊了下来，落到他的近旁。这顿饭和他第一次吃的差不多。

又过去了几个小时，活板门再次打开，一个人爬下来，走近那个僵直不动的躯体。塞尔热·拉德科又一次感觉到有人把一大块东西塞到他的嘴里。看来，是有可能救他的人来到了附近，他们怕他叫喊吧？大概是的，因为那个人才上去，俘虏就听见这间囚室的天花板上传来人的脚步声。他真想呼救……可他的嘴里吐不出一丝声音……脚步声消失了。

救援的人应该已经走远了。片刻之后，又有人下来，不作任何说明就把堵住拉德科嘴的东西取了下来。就是说，现在可以允许他大喊大叫，不过即

使叫喊，也不会对他们招来任何麻烦了。既然这样，又何必再呼救呢？

第三顿饭跟前两顿饭一模一样。这顿吃好后，等候的时间更长了一些。大概是夜晚了吧。拉德科估算了一下，他被俘大约已有两昼夜了。这时，从掀开的活门那里，一张梯子被放了下来，四条大汉顺着梯下到囚室里来。

拉德科还没来得及辨认这四个人的像貌，一块东西马上塞到他的嘴巴里，眼睛也迅速被布条蒙上了。他又变成了一个又聋又哑的活包裹，跟开始一样被许多双手传递着。

他从碰撞中得知自己正穿过一个窄小的洞口，他现在知道那是一个活板门，自己正是从这个洞口被抬进来的，现在又朝相反的方向出去了。上次抬下来时，梯子撞伤了他的腰，这次上去时又撞到了同样的部位。上去后，经过一小段水平的通道，他便被粗暴地扔在地板上。又和先前一样，他感到蒙住眼睛和堵住嘴巴的东西都给人拉掉了。可他刚睁开眼睛，门就砰地一声在他身后关上了。拉德科环顾四周，发现自己仅仅换了个囚牢而已。虽说如此，可这个牢房与刚才那个相比真是天壤之别。通过一扇小小的窗口，缕缕阳光直射进来，他终于能看清摆在近旁的那份饭菜，而在原来的那间监牢，他非得摸索着寻找自己的食物不可。阳光大大增添了他的勇气，处境似乎不再那么令人绝望了。这扇窗户的外面便是自由，只等他去争取！

他苦苦寻找着逃出去的办法，近乎无望了。终于，在他第一千遍查看这间狭小囚室的四壁时，突然发现紧贴板壁的地方装有一块铁皮，从地板垂直通向天花板。这条铁条很可能是用来连接固定船壳的各块木板的。铁皮稍稍向外拱起，虽然没有锋利的刃口，没法一下割断绳索，但拿它磨断绳子也许不是不可能吧。这种尝试当然是极不容易的，可也不妨一试。

拉德科克服了极大的困难才爬到铁皮边上，立即就把捆住他双手的绳子靠在铁皮上挫起来。由于他全身都被绑得紧紧的，几乎完全不能动弹，使他的这项工作艰难到了极点。双臂的来回挫动只能靠他竭尽全力地扭动整个身体来带动，即便如此，来回的动作幅度也只是微乎其微的。这种苦活不仅进展极其缓慢，并且着实令人疲惫不堪，每五分钟领航员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片刻。

每天两次吃饭的时间，他还得中断他的努力。总是同一个人端饭给他，虽然此人脸上蒙着一块粗布，但是拉德科从他的灰发和引人注目的宽肩膀完全认出这是同一个人。尽管分辨不出这人的面容，但他的轮廓给拉德科一种似曾相识的印象。拉德科虽不敢确定什么，但那人强悍的外形，沉重的步伐，和面罩上面露出来的灰白头发，都好像在哪儿见过。

每顿饭是定时送来的，别的时间他们从不走进囚室。甚至无人打破周遭的静寂，如果不是对面舱室不时传来开门的声音。接着，几乎总有两个人的说话声，一个男子和一位妇女的声音隐隐传到他的耳边。于是，拉德科便停下那考验他耐心和毅力的活儿，竖耳聆听，设法更好地分辨出这两个人的声音，因为这些说话声引起了他们心中模糊而揪心的悸动。

除了这些小小的干扰之外，领航员等看守一走，便赶紧吃饭，然后就又顽强地劳作起来。

就这样整整苦干了五天，他对自己的努力有没有成效开始产生怀疑了，可是在九月六日暮色将至之时，捆住他手腕的绳子啪的一声断了。

领航员不得不强抑住差点脱口而出的欢叫声。有人把门打开了。还是那个每天送饭的人，走进了囚室，把一如平素的饭食放到他跟前。

当舱里只剩他一个人时，拉德科的第一桩事就是想活动活动刚刚解放了的肢体。刚开始，它们怎么也不听自己使唤，他的手和胳膊被捆了整整一个星期，现在就像瘫痪了一样。不过，渐渐地，双手和双臂可以活动了，幅度也逐步增大。经过一个小时的锻炼，虽说还不很灵便，但终于可以做各种动作了，于是他把双脚也松了绑。

他自由了！至少，他已经向自由迈出了第一步。眼下，他首先能做的，便是爬出窗户。尽管黑暗中看不清河岸，但从窗口可以看见多瑙河的水浪。此时行动正值良机。外面一片漆黑，没有月亮的夜晚，十步之遥便什么也看不见了，真乃天助也！此外，看守要到明天才会再送饭到囚室来，发现他潜逃时，他早已走远了。

然而，他遇到了一个严重的困难，不仅是一种困难，而应说是一种客观上的不可能性，使他尝试了一次便只得停下。窗子对一个灵活、轻盈的少年来说也许足够宽了，但是对塞尔热·拉德科这样身材魁梧的成年人，就太狭窄，无论如何也钻不过去的。拉德科弄得筋疲力尽也是白费功夫，不得不承认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终于气喘吁吁地跌回到囚室里来。

莫非他注定逃不出去了么？拉德科久久凝视着被这扇铁面无情的窗子勾画出的那块方形的夜空。然而，他决定再作一次尝试，他把衣物脱掉，拼命一纵跃到窗框里，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挤出去。

顿时，他感到血流加速，骨头挤得嘎嘎作响。不过，一侧的肩膀先出来了，一只手臂也跟着伸到外面。可是，窗框卡住了他的左髋部，糟糕得很，右肩也给卡住了。这样子，再做任何努力也显然是没用的。

一部分身体悬在水面之上，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另一部分身体仍被扣在牢笼里，两侧的肋骨被卡得紧紧的。拉德科很快就感到无法坚持这种姿势了。既然这样逃走行不通，那就必须另想办法。说不定可以拆掉一根窗框，把洞口加大一点。就不那么难以穿过了。

但是，若要这么做，就得先回到囚室里去，可拉德科无奈地认识到，他已经没有办法缩回去。既无法前进，也无法后退，除非喊人帮忙，他是注定要留在这残酷的境地了。

他再挣扎也无济于事，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他刚才纵身太猛，想不到自设陷阱。

塞尔热·拉德科正在喘口气休息，门外传来一阵异常的声音，不禁使他不寒而栗。突然，出现一个新的危险，咄咄逼人。自从他进入这间牢房后，还从来没有在这时遇到过同样的情况：有人在门口停下脚步，掏出钥匙，摸索到锁眼，终于将钥匙插了进去……

领航员走投无路了。情急之下，他猛地以超人的力量缩紧全身的肌肉……

这时，在门外，钥匙在锁眼里转动……带动了锁舌……锁舌脱开了锁头……

第十二章 执行法令

门开了，斯特里加停在门口，犹疑不前。黑暗笼罩了整间囚室，他什么也看不清，除了船舷的小方窗隐隐约约透着点光亮。那个俘虏一定蜷缩在舱室的一隅，目光辨不出他的身影。“蒂恰！”斯特里加不耐烦地喊道，“拿灯来！”

蒂恰赶紧点上灯提来，摇曳的光线猛地照亮了整个房间。两人迅速地扫视了一圈，不禁惶惑不解地对视了一眼。舱室里空空如也。地板上乱七八糟地扔着挣断的绑绳和脱下的衣物，俘虏却不见了踪影。

“你怎么给我解释？！”斯特里加开口怒吼。

回答之前，蒂恰跑到窗口，用手指摸摸窗框。

“逃了，”他伸出沾上了鲜血的手指，说道。

“逃了！……”斯特里加重复了一句，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脏话。

“不过，跑了不多久，”蒂恰接着说，“血迹还没有干。再说，我给他送饭还不到两个小时呢。”

“你当时就没发觉有什么不对劲？”

“绝对没有，我把他捆得像根香肠似的！”

“蠢驴！”斯特里加咒骂着。

蒂恰双手一摊，意思明显是说他不明白囚犯怎么会逃掉。总之，无论如何都不是他的错。斯特里加可不肯善罢甘休。

“真是头蠢驴！”斯特里加狂怒地咆哮着，重复着这句话，同时，一把夺过同伴手中的提灯，沿着舱室四壁来回走动。“你本来应当时常看看这个家伙，不能让表面现象迷惑住了……喏！瞧瞧这块铁皮，都磨得光光的了。他就是在这儿磨断了手上的绳子……他得磨好几天，好几天！……可你竟然一点都没有觉察！……谁也比不上你这样蠢！”

“够了，你有完没完！……”蒂恰不禁也火冒三丈，大声回敬道，“你把我当作你的狗来使唤么？……不管怎么说，是你非把这个德拉戈什扣押起来，那就应该你自己看住他！”

“我倒真后悔没那样做呢！”斯特里加竟同意他的话说，“不过，先要弄清楚一件事，咱们抓来的真是德拉戈什吗？”

“那你说还有谁？”

“我怎么知道？……看你办事这种毛毛糙糙的样子，我不得不做好一切最坏的打算。你逮住他时，认出他是谁了么？”

“这我肯定不了，”蒂恰坦白说，“因为他背朝着我们……”

“问题就在这儿！……”

“可我清清楚楚地认得那条渔船呀！绝对是你在维也纳时指给我看的那条船，这个，我很有把握。”

“船！……船！……得了，我问你，那个俘虏长得什么模样？他个子高吗？”

事实上，寒尔热·拉德科和伊凡·斯特里加的身材十分相像。但是，大家都知道，一个人躺着时要比站着时显得高大得多。而蒂恰看见领船员时，他差不多都是躺在囚室地板上的。因此，蒂恰老实地回答：

“他比你高一个头。”

“这不是德拉戈什！……”斯特里加咕哝着，他知道自己比侦探高。

他思忖了片刻后，又问道：

“俘虏像不像你认得的某个人？”

“我认得的？”蒂恰不解地问，“没见过这人。”

“比方说，他像不像……拉德科？”

“多怪的念头！”蒂恰叫道：“真见鬼，你干嘛要德拉戈什像拉德科呢？”

“如果我们抓的不是德拉戈什呢？”

“那他更不会像拉德科，拉德科我怎么会不认识？不会搞错的！”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斯特里加坚持强调，“他像拉德科吗？”“你是在做梦吧，”蒂恰抗议了，喊道，“首先，那个俘虏没有胡子，而拉德科却有。”

“胡子是可剃掉的！”斯特里加提醒说。

“我没有说不可……而且，俘虏戴墨镜。”

斯特里加耸了耸肩，接着问道：

“他是棕发还是金发？”

“棕发。”蒂恰非常肯定地答道。

“你有把握么？”

“有把握。”

“他也不是拉德科！……”斯特里加又犯上了嘀咕，“那他真是伊利亚·布鲁什啦……”

“哪个伊利亚·布鲁什呀？”

“那个钓鱼冠军！”

“噢！……”蒂恰给弄得晕头转向了。“那么，如果咱们的俘虏既不是拉德科，又不是卡尔·德拉戈什，他逃走了就没什么关系斯特里加没有答话，径自向窗口走去。看了看窗框上的血迹之后，他探身到舱外，可是费了很大力气，也无法看清漆黑夜幕笼罩下的一草一木。

“他逃了多久了呢？……”斯特里加喃喃自语。

“不会超过两个小时的。”蒂恰回答他。

“要是他逃走两个小时了，那就已经跑得很远了！”斯特里加叫喊着，难以抑制心头的怒火。

他想了想，说道：

“眼下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夜这么黑！既然鸟儿飞走了，就由它去吧。至于咱们自己，还得在天亮前动身，早点过了贝尔格莱德。”

斯特里加又呆呆地站在那儿默想了片刻，然后，不再说什么就离开了囚室，走进对面的船舱。蒂恰倾耳听了听。刚开始，什么动静也没有。可不一会儿，断断续续的说话声透过紧闭的门扉传到他耳朵里，而且声音越来越响。蒂恰不屑地撇撇嘴，走开了，钻回自己的被窝里。

斯特里加以为立即去追赶俘虏于事无补，可真是失策了。如果一发现就马上去追的话，也许并非徒劳，因为逃跑者没走多远。

寒尔热·拉德科听见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情急之中，孤注一掷，竟然克服了障碍。他肌肉猛地一收紧，肩膀出去了，髋部也跟着出来，整个身子就像脱弦的箭似的冲出狭窄的小窗，头朝下落到多瑙河里，河面静静地张开又合拢。他潜泳了一会儿，才浮出水面，水流已经把他带到离落水处相当远的地方了。顷刻之间，他便游过了驳船的船尾。驳船是船头朝上游方向停泊着的。他面前的路自由了！

拉德科毫不迟疑，只要再顺水漂上一会儿，一离开歹徒的掌握，他就可以全力游到岸边。不过，他上岸时，几乎会是一丝不挂的，这当然将给以后的行动带来巨大的困难，但是他没有别的选择。当务之急是要赶快远远离开那个水上监牢，他在那儿好不容易捱过了一段痛苦不堪的时光。一切等逃上岸后，再作计议。

猛然，夜幕中，另一艘船的暗影出现在他眼前。当他辨认出这竟是自己的小渔船时，心情无比激动，一根缆索把它拴在驳船的后面，拉住它，以使之不被水流带走。他本能地紧紧抱住渔船的船舵，有那么一刻，仿佛时空都凝固了。

有说话的声音从深夜的静谧中隐隐传到他的耳际。大概是敌人在争论他逃走的事。他耐心地等候着，幽暗的河水好似一张穿不透的布帆覆盖着拉德科的身体，只有脑袋露出水面。

声音越来越响，随后又消失了，于是万物复又归入了沉寂。拉德科拉住船舷，缓缓冒出水面，倏地溜进船篷，不见了人影。他躲在船篷下，又侧耳聆听了片刻。什么响动也没有。周围一片静穆。

船篷里，更是伸手不见五指，拉德科什么也看不见，只好像瞎子那样，摸索着分辨船上亲切的物件。似乎还没人动过。他的渔具仍在原处，钉子上还挂着那顶水獭皮的帽子，那是他亲手挂上去的。右边，是他的床铺，左边是杰格先生睡过几天的地方……但是，摆放在铺位下面的几只箱子，怎么都被打开了呢？有人把箱子撬了吗？……黑黝黝的，拉德科只好用于指试探地摸来摸去，清点着自己寒酸的家当。一样东西也没有被人拿走。衣物还是整整齐齐地放着，保持着原来的模样……那把刀也仍然摆在原来的地方。拉德科拔出刀，然后匍匐在舱底，向艏柱爬过去。

这是多么艰辛的跋涉啊！双耳警惕地竖起，哪怕听见一点点滴水的声音便赶紧屏住呼吸。停止前进。就连眼睛也睁得大大的，尽管在黑暗中，这样做是徒劳的。就这样，他花了整整十分钟才到达目的地。终于，他的手能够抓住那根缆索，于是，他一刀便把它割断了。

断开的缆绳“啪”的一声打在水面上，声音够响的。拉德科骇得心怦怦直跳，立即伏卧在船底。周围如此安静，绳索落水的声音不可能听不见……

可是……什么动静也没有……领航员一点一点地支起身子，知道他已经离开敌人很远了。因为小船一被解放，便顺水漂了起来，须臾之间，黑夜便在它和驳船之间筑起一道密密实实的隔墙，目光是刺不透的。

他估计已经漂出足够远，用不着再提心吊胆时，便握起了桨橹，使劲地划了几下，距离便拉得更开了。直到此刻，他才感觉到冷得发颤，赶紧找衣服穿上了。肯定没人翻过箱里的东西，他毫不费力就找到了必要的内衣和外套。穿好衣服后，他又抓起橹，拼命地摇起来。

此刻究竟身在何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没有任何迹象能告诉他囚禁他的那艘驳船是在朝哪个方向开。那个浮动的监牢是顺流而下还是逆流而上，仍不清楚。

无论如何，现在他自己得顺着水流的方向行船，因为鲁塞和娜佳都在这个方向。如果敌人把他往后载了一段路，他就更得加紧挥动双臂，把这段失去的时间弥补回来，如此而已。现在，他开始连夜前行，尽量远离那些不知底细的敌人。他估计夜还能持续七个小时左右。七个小时，还能划很远。天亮了以后，他就在途经的第一座城市停下来休息休息。

拉德科奋力划了二十来分钟，突然夜空里遥遥传来一声尖叫，因距离太远，叫声传到耳边已很轻很轻。这一叫声究竟代表着喜悦、愤怒还是恐惧，已显得模糊难辨了。尽管这个声音那样隐隐约约，仿佛来自天际，可领航员不由得心一紧，只觉内心隐隐作痛。他在哪儿听到过与此相像的声音吗？……似乎，他以为这是娜佳的声音呢。……他停止了摇橹，侧耳聆听，仔细分辨深夜里的一切动静。

再没有叫声传来，四周的夜空又陷入了沉寂。娜佳！……领航员的脑海里只剩下这个名字……他挺了挺脊梁，暂时抛开这时时萦绕在心头的苦痛，又投入了劳作。

光阴一分一秒地逝去。大概已是半夜了，右岸模模糊糊现出一片房屋的暗影。这只是一个村落，叫做斯兰卡门，拉德科没认出来，仍继续前进。

过了几个钟头，晨光微熹，右岸又出现了一个小镇，诺弗·巴诺韦兹。他也看不太清，依然划船从镇旁掠过。

继而，两岸的景色变得荒凉起来。天也开始放亮了。

一等到光线充足，拉德科便急急忙忙修补起他的乔装。囚禁了这么多天，他的伪装已经走样了。几分钟之后，他的头发从根部到发梢又变得乌黑，新长出的胡子也剃得光光的，扭曲的眼镜也换上了一副新墨镜。做好这些，他又一如既往，毫不松懈地摇起橹来。

他不时朝后瞅上一眼，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离敌人已经很远了，一定是这样。

于是，他的思想渐渐从刚才那些刻不容缓的焦虑中解放出来，重获安全的感觉使他有能力再次揣测起这次令人费解的遭遇。那些迫使他如此逃生的敌人到底是谁呢？他们想怎么处置他？干吗要囚禁他这么多天呢？这么多他答不上来的问题。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总而言之，以后须对他们多加提防。多了这些顾虑，将使他的旅行变得复杂起来，多么令人恼火！除非，他在到达下一个城市后，就去请求警方保护，以免再次遭遇这些陌生绑匪的伤害，而不顾走这着棋所要冒的风险。

下面将要经过的是哪座城市呢？这个问题，他同样不知道答案。河流两岸仍十分荒凉，没有任何标记能提醒他。岸上只稀稀疏疏地散步着几个破落的村舍。

上午八时许，河流的右岸，几座高耸入云的大钟楼出现在近旁，小船的前方，遥远的天际还矗立着另一座城市。拉德科不禁一阵惊喜。他太熟悉这些城市了。近旁的这座城市是塞姆林，奥匈帝国在多瑙河畔的最后一座城池；正前方的城市是塞尔维亚的首府，贝尔格莱德。它同样位于河的右岸，处在多瑙河与萨瓦河的交汇处，再转一个急弯便到了。

这么说，他被囚禁在驳船上的时间，仍在顺流而下，那个浮动的监牢载着它靠近了目的地，不知不觉中已经跨越了五百多公里的航程。

此外，到了塞姆林就得救了。必要的话，他可以在这座城市寻求到帮助和保护。不过，领航员真的会下决心去寻求救助吗？如果他去警署报告，讲述他的难以解释的历险故事，警方难道不要进行调查吗？那样一来，他自己就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很可能他们要弄清楚他究竟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也许他们会发现他的真实身份，而他曾经发誓，不论发生什么事，也决不泄露自己的身份。

拉德科暂且不急于拿定主意，还是一心加快小船前行的步伐。城里的钟

楼敲响八点半时，他把船系到了码头的铁环上。然后，他草草把船内的物品收拾了一下，复又考虑起刚才的问题：去警署报案，还是缄口不言。最终，他还是决定放弃报案的权利。权衡再三，他宁可保持沉默，到船舱里好好享受一下来之不易的休憩机会，再悄悄地离开塞姆林，就像他悄悄地来到这里。

就在这时，码头上走来四位男子，在小船前停住了脚步。这些人跳上渔船，其中一个冲着塞尔热·拉德科走过来。拉德科见其来势汹汹，不禁颇为讶异。那人问道：

“您是伊利亚·布鲁什吗？”

“是的。”领航员回答，惶惑不安地注视着问话的人。

这个人撩开外套，露出佩戴在身上的匈牙利国旗式样的肩带。

“我依法逮捕您。”他擒住领航员的肩膀，清晰地说道。

第十三章 嘱托调查

卡尔·德拉戈什想不起在他的整个警察生涯中，还有什么时候接手过像这次多瑙河匪帮这样的案子，意外事件层出不穷，如此富有神秘色彩。至今无法捉拿归案的这伙歹徒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流动性。他们好像懂分身术，无处不在，每次下手又都迅雷不及掩耳。这些已经是异乎寻常了，如今可好，匪首才被警方盯住，倏忽便不见了，仿佛有意嘲笑在各地发出的缉捕他的传票。首先，警方有充分理由相信他好似被蒸发了一般。无论在上游还是下游，他都没有留下丝毫的踪迹。尤其是布达佩斯警署，尽管一刻不停地严密监视河面，却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与他相像的人。可他肯定是经过了布达佩斯的，因为八月三十一日还有人在多瑙河旁的小镇看见过他，这个地方位于匈牙利首都下游九十里左右。德拉戈什不知道那时候渔夫的角色已换为由伊凡·斯特里加来串演，并且，有艘驳船为他作掩护。所以，德拉戈什不由得坠入一团迷雾。

以后一连几天，在塞克萨特，乌克瓦和切雷维奇，最后在卡尔洛维茨等地，都有人看见过他。伊利亚·布鲁什并没有躲躲藏藏，恰恰相反，他绝不对人隐瞒身份，有时甚至还卖上几斤鱼。但是，却有人千真万确地见到过他在市场买鱼，这可太蹊跷了。总之，那个自称为渔夫的人行动惊人地灵活。警方一得知他露面的消息，就立即匆匆忙忙地赶过去，但总是晚了一步。接着，警方又在河上往来搜捕，但是那只渔船踪影全无，好像真的变成水汽飘散了。

德拉戈什获悉他的属下接二连三地惨遭失败，真是失望透顶。难道猎物注定要从他手中溜走了么？

不过，有两件事是确定无疑的。第一，那个所谓的钓鱼冠军继续在顺流而下；第二，就是他好像有意避开大城市，大概他作贼心虚，害怕遇到警察。

因此，德拉戈什下令对布达佩斯下游的一切城镇稍微有点规模的，如莫哈奇、阿帕廷、诺伊萨茨等，都加强监视。他甚至还把总部设在了塞姆林，这样，这些城市就构成了那个通缉犯逃跑途中一系列的路障。

不幸的是，似乎这个罪犯对面前的重重障碍不屑一顾。即使警方预先就知道他要经过布达佩斯的下游，知道他会在莫哈奇，阿帕廷，诺伊萨茨露面，但是真正发现他时，总是太晚。德拉戈什怒不可遏，便集结了一个庞大的船队，三十多条船奉他之命日日夜夜在塞姆林下游地区巡视。他明白自己已经是在打最后一张牌，如果这个对手真能穿过这道铜墙铁壁，那他的本领真是高强得不可思议了。

尽管布防如此严密，要是拉德科仍然被囚禁在斯特里加的驳船上，那么警方仍是要扑空的。幸好，德拉戈什可以放心，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

九月六日，局势丝毫没有改变，什么新情况也没有发生。七日凌晨，德拉戈什正准备去视察他的船队，突然有个警察跑来向他报告：他的犯人终于被捉拿归案，刚才已被关押到了塞姆林的监狱里。

德拉戈什连忙赶到检察院。警察讲的完全是实话，那个大名鼎鼎的拉德科的的确确已被投到铁窗之下了。

消息以闪电般的速度传遍了全城，闹得沸沸扬扬。没有人谈论其他的事。一整天，码头上热闹非凡，人们三五成群地聚集在那个恶名昭著的匪徒留下的小船跟前。

下午三点差几分时，一艘驳船从塞姆林经过，向下游大模大样地驶去。码头上聚集的这群人，不免引起了驳船上人的注意，这正是斯特里加的那条船。

“塞姆林发生了什么事？”斯特里加发现码头上吵吵嚷嚷，便问他忠实的伙计蒂恰，“难道发生了暴乱不成？”

他拿起望远镜扫了一眼，就匆匆放下了。

“真是见鬼了，蒂恰！”他叫了起来，“这不就是咱们俘虏的那艘小渔船吗？”

“你看清楚了？”蒂恰抓过望远镜。

“我得去弄个明白，”斯特里加说道，心情显得十分激动，“我上岸去瞧瞧。”

“好让他们逮住你吗？真是糟透了！……要是这只船是德拉戈什的，那就是说，德拉戈什现在正在塞姆林，你上岸不是自投罗网么？”

“你说的也有道理，”斯特里加表示赞同，说着就溜进甲板舱里，“我小心点就行了。”

过了一刻钟，他重又走出船舱，完完全全变了副样子。他的胡子递掉了，换上一副夹髯，头上戴了假发，用一条宽宽的布条包住了一只眼睛，就像一个大病初愈的人似的，有气无力地拄着一根拐杖。

“现在怎么样？……”他问道，对自己的“杰作”洋洋得意。

“妙极了！”蒂恰赞叹道。“你听好，”斯特里加说，“我去塞姆林时，你们继续往前开，到贝尔格莱德过去两三哩的地方抛锚停下来，等我回去。”

“你怎么来找我们呢？”

“这你不用愁。你去告诉奥古尔，让他划平底小船送我上岸。这时，驳船已经驶出了塞姆林。斯特里加在离城相当远的地方上岸后，便大步向房屋密集的城市走来。到了市区，他放慢脚步，悄悄混到河畔的人群中，贪婪地从四周人们的交谈中了解情况。

他听到的消息真是大大出乎他之所料。在这些唧唧喳喳的谈话声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提起德拉戈什，同样也没人谈到伊利亚·布鲁什，人们讲的全是拉德科的事。哪一个拉德科呢？并不是鲁塞城的领航员拉德科，他的名字已经被斯特里加无耻地盗用了，读者已知其中的底细。此时，大家谈论的恰恰是斯特里加一手炮制出来的那个假拉德科，那个坏蛋拉德科，那个强盗拉德科，换句话说，就是他自己——斯特里加，他已被逮捕了，这便是此时此地谈论纷纷的话题。

斯特里加完全给弄懵了。警察固然会抓错人，将一个清白无辜的人当成了罪犯，发生这种事一点也不奇怪，问题是警方逮捕的这个罪犯（斯特里加比谁都更清楚这是个错误）与这只小船的出现有什么关系？就在昨天夜里，小船都还拖在驳船的后面呢。

大概警方可能将会估计到他在这方面与本案有些牵连。不过，主要的问题是如今已有另一个人代他受过了。警方在怀疑那个人时，却忽略了他。这是事情的关键，其他都无足轻重。

斯特里加有他特别的理由要在这个问题上弄个水落石出，确实再自然不过了。从种种现象判断，完全可以肯定，那个被他俘虏过的人就是这条小船的主人。但这个陌生人到底是谁呢？他在平底驳船上被关押了一个星期后，居然这么心甘情愿地代替驳船的船长坐进了警方的监牢。的确，斯特里加不

弄清这个问题，他是不会离开塞姆林的。

但他必须得有点耐性。负责审理此案的法官伊扎尔·罗纳先生看来没有打算迅速着手进行预审工作。三天过去了，依然无声无息。这种有意的延宕也是法官的方法之一。根据他的经验，先让被告在孤独中受上几天折磨，是大有好处的。隔离犯人可以大大挫伤他的锐气，在单人牢房里蹲上几天，会使法官将要面对的对手萎靡不振，容易对付。

犯人被捕四十八小时后，伊扎尔·罗纳先生向前来询问罪件进展情况的卡尔·德拉戈什发表了上述看法。侦探对上司的高论唯有臣服而已。

“那么，法官先生，”他斗胆问道，“您打算什么时候第一次传讯嫌疑犯呢？”

“明天。”

“那我明天晚上再来听审讯的结果吧。我想，没有必要向您重复我通缉拉德科的那些依据了吧？”

“当然不必，”罗纳先生说，“以前我们两人谈过的那些，我都牢牢记在脑子里了，何况，我的笔记很完整。”

“不过，法官先生，请允许我再提一下我的请求，上次我曾冒昧向您提过的。”

“什么请求？”

“就是我不想在这次庭审中露面，至少在案情有新的突破之前。我不是对您解释过吗，被告只知道我叫杰格。这对我们办案或许是有利的。要是我出庭对质，势必要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但是，案情侦查还没有进展到这一步，为了继续缉拿同案犯，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过早把这层纸捅破……”

“那好吧。”法官答应了。

塞尔热·拉德科被囚禁在单人牢房内，一心只盼着法庭早日审理他的案件。这接踵而至的遭遇与上一桩飞来横祸同样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然而，他并没有因此垂头丧气无精打采。被捕时，他没有试图进行丝毫的反抗，只是问他们为何拘捕他，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便只能听凭警察把他押解到监狱里。他有什么好害怕的呢？他们肯定是抓错了人，只要法庭一开审，事情就会真相大白。

糟糕的是，初审令人奇怪地迟迟拖着不进行。拉德科受到最严密的监视，一个人孤单地待在囚室过了一夜又一夜。一个监狱的看守不时过来，从嵌在门上的监视孔里偷偷地瞄他一眼。这个看守是不是奉了伊扎尔·罗纳先生之命，想观察一下隔离措施的收效如何呢？若果真如此，那他走开时就不可能心满意足了。时间一小时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地流逝，但这个囚犯依旧那么泰然自若，一点也看不出他内心的想法有何变化。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双手扶住膝盖，目光低敛，面色冷峻，仿佛沉思着什么。他几乎纹丝不动地坐在那儿，一点儿都没有焦躁不安的样子。拉德科从第一分钟起就决心保持镇静，任何东西都不能逼他走出平和的心。不过，眼看光阴寸失，他甚至开始怀念起那个水上监牢了，那次尽管被囚禁，却毕竟在慢慢向鲁塞城靠近。

他被捕后的第三天，即九月十日，牢门终于打开了，看守叫他离开监牢。四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前后左右押着他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登上数不尽的台阶，然后过了一条马路，走进位于监狱对面的法院。

街上挤满了人，在由警察组成的人墙后面你拥我挤。囚犯一出现，人群中便爆发出一阵阵愤怒的喧哗，迫不及待地表达他们对这个穷凶极恶，长期

逍遥法外的坏蛋的深仇大恨。拉德科看到自己如此冤枉地成了众矢之的，心里难受极了，但是却丝毫没有形之于色。他迈着沉着坚定的步子，走进了法院大厅。在那里，他又等了好一会，最后终于被带到了法官的面前。

伊扎尔·罗纳先生身材文弱瘦小，金色头发，胡子稀稀落落，脸色泛黄，大概是肝火太旺。他是个手段强硬的法官，要么直截了当地肯定，要么粗暴武断地否定，对敌手连番猛击。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显出他的自信，更是为了使人胆颤心惊。

法官做了一个手势，让看守全都退到后面。拉德科站在房间的正中，等待着这位大人物开口讯问自己。书记员坐在房间的一角，准备录口供。

“您坐下。”罗纳先生突兀地说道。

拉德科遵命坐下了。法官继续道：

“您的姓名？”

“伊利亚·布鲁什。”

“家庭住址？”

“萨尔卡。”

“职业？”

“渔民。”

“您撒谎！”法官大声喝道，眼睛死死盯住被告。

拉德科脸色一红，目光也随之一闪。不过他成功地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保持冷静，不发一言。

“您在撒谎，”罗纳先生重复了一遍，“您叫拉德科，家在鲁塞镇。”

领航员惊得打了个哆嗦。这不是说，他的真实身份已经暴露了？怎么会这样呢？被告惊悸的模样没能逃过法官锐利的眼睛，罗纳先生正言厉色地继续说道：

“您被控犯有三起偷窃罪，十九起性质严重的越墙或破门而入的盗窃罪，三起谋杀罪和六起杀人未遂罪。上述轻罪或重罪都是最近不到三年的时间内的预谋犯罪。您有什么可以说的？”

领航员听了这一连串难以置信的罪名，不禁愕然了。看吧！那次从杰格先生嘴里听说有一个恶贯满盈的家伙跟他同名同姓时，他就怕有朝一日会发生误会，如今误会果然发生了。这时候，承认自己名叫塞尔热·拉德科又有什么好处呢？先前，他曾想到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然后请法官代为保密。现在他明白了，坦白承认是利大于弊的。正是他自己——鲁塞城的塞尔热·拉德科被控犯有这一系列滔天罪行，而绝非别的什么人。也许，当警方最后调查清楚了他的真实身份，终会证明他是清白无辜的，可这一切需要等待多久才能办到啊！不，倒不如一口咬定自己是渔夫伊利亚·布鲁什，坚持到底，因为伊利亚·布鲁什是一个清清白白的名字。

“我想说的是，您弄错了，”他以坚定的语气反驳道，“我叫伊利亚·布鲁什，家住萨尔卡。而且，你们要调查清楚这件事并不难。”

“我们会去调查的，”法官一边说一边记了一笔，“在这之前，我给您说几桩您被指控犯下的罪行。”

拉德科更加专注，现在已经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了。

“目前，”法官开始了，“我们暂且将指控您的绝大部分罪行搁在一边，仅仅谈几桩新近发生的案子，也就是您被捕入狱前所进行的这趟多瑙河之旅途中所犯的新罪行。”

罗纳先生歇了口气，继续说道：

“警方最早是在乌尔姆发现了您。因此，我们把乌尔姆定为您旅行的起点。”

“对不起，先生，”塞尔热·拉德科迅速打断法官的话，说道，“我的旅行早在乌尔姆之前就开始了，因为我在齐格马林根钓鱼大塞上获得两项大奖之后，便溯流而上，直到多瑙厄申根，从那儿开始的我的旅行。”

“一点没错，”法官反驳道，“在多瑙河协会举办的齐格马林根钓鱼大塞上，的确有某个伊利亚布鲁什荣获了冠军，并且那个伊利亚·布鲁什在多瑙厄申根露过面。但是，或者是您在齐格马林根就已经假借了渔夫的身份，或者是在那个伊利亚·布鲁什从多瑙厄申根到乌尔姆的旅途中，您冒名顶替了他。这一点，我们会及时澄清的，请您稍安勿躁。”

塞尔热·拉德科瞪圆了眼睛。听着法官的这一席荒诞离奇的推理，恍如做了一场大梦。再稍稍前进一步，他们就要把那个虚构出的伊利亚·布鲁什也当作拉德科的刀下鬼了！他懒得多费口舌回答，只是不屑地耸耸肩膀。法官的眼睛死死盯住他，突然劈头问道：

“您八月二十六日在维也纳时，到犹太人西蒙·克莱因家里去干什么？”

“拉德科又一次不由自主地战栗了。现在看来，他们连他的行踪也了解得清清楚楚！当然，那件事本身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如果承认下来，那就等于同时承认了自己是塞尔热·拉德科。既然他已经决心否认自己的身份，那就得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

“西蒙·克莱因？……他装成不知就里的样子，满脸疑惑地重复道。”

“您否认吗？……”罗纳先生说，“我早就预料到了您会这样。所以，还是让我来告诉您吧：您到那个犹太人西蒙·克莱因家里去，”说到这里，法官突然从座椅上欠起身，向被告俯过来，使他的话语带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威慑力，“是去跟您那个黑帮的窝主接头的。”

“我的黑帮！……”领航员目瞪口呆。

“可不是嘛，”法官讥讽地换了个口气，“您一点也不明白我这些话的意思，您不属于任何一个匪帮，您不是拉德科，而是一个清清白白的钓鱼翁，名字叫伊利亚·布鲁什。不过我倒要问您，要是您果真是伊利亚·布鲁什，干嘛还要遮遮掩掩的呢？”

“我遮遮掩掩？……”塞尔热·拉德科争辩说。

“不是吗？我看您就是在遮遮掩掩，”罗纳先生回答着，“除非您认为故意用一副墨镜挡住原本视力过人的眼睛不是遮遮掩掩。好吧，请您把它取下来，那副墨镜！还有，难道您认为把本来的金发染成黑发是无缘无故的吗？”

拉德科被彻底击垮了。

警方对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法网在他的四周越收越紧。罗纳先生装作没有注意到他的心慌意乱，继续乘胜追击：

“哈哈！您现在不那么轻松了吧，朋友。您没有想到我们的进展会如此之快……可我还要继续讲下去。在乌尔姆，您接受了一个乘客和您一道旅行。”

“是的，”拉德科回答说。

“他叫什么名字？”

“杰格先生。”“正是。您可以告诉我他现在怎样了吗，这位杰格先生？”

“我不知道。快到伊波利河汉时，他在野外离我而去了。我回到船上时见他不在，心里挺奇怪的。”

“您说‘回到船上时’，那您是下船去啰？您去了哪里？”“到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去，给我的乘客弄点强身药酒。”“这么说他生病了？”

“病得很严重。他差一点没淹死。”

“那么是您把他救上来的吗？”

“船上只有我在，您还想有什么人去救他呢？”

“嗯……”法官心里有点动摇，不过马上就又恢复了镇静，说道：

“您大概想用这个救人的故事来感化我吧？”

“我吗？”拉德科抗议道，“您讯问，我回答。如此而已。”“好吧，”伊扎尔·罗纳先生换了话题，“不过，您告诉我，出事之前，您从没有离开小船是不是？”

“只离开过一次，到萨尔卡去，回了一趟家。”

“您可以把此行的确切日期说一说吗？”

“为什么不可以呢？让我想一下。”

“我来帮您想吧，是不是在八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的夜里？”“也许是。”

“您不否认了吧？”

“不否认。”

“您承认了？”

“就照您说的吧。”

“我们达成一致了……我想，萨尔卡是在多瑙河的左岸吧？”罗纳先生和颜悦色地问道。

“没错。”

“在八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的这天夜里，天很黑吧，我想？”

“夜很黑很黑，天气也糟透了。”

“这大概可以解释您为什么弄错了。本来您想到左岸去，但是却在右岸下了船，这纯粹是一个自然造成的失误。”

“在右岸下的船？”

伊扎尔·罗纳先生这时完全站了起来，目光紧盯着被告，清晰地说道：

“是的，在右岸，正好在哈格诺伯爵的别墅前方。”

拉德科老老实实在记忆里搜索了一下。哈格诺？他不认识这个人。

“您很高明啊，”法官说着，他想要在气势上压服对手的办法已经失败了。

“看起来，您这是第一次听人说起哈格诺伯爵的名字啰？八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夜里，他的别墅遭抢劫，看门人克里斯蒂安·霍埃尔被打成重伤，您也一概不知啰？我想到哪儿去了。您怎么会知道某位‘拉德科’犯下的这些罪行呢？拉德科？见鬼！这可不是您的名字！”

“我的名字是伊利亚·布鲁什，”领航员继续坚持，不过语气没有上次那么坚定了。

“好极了！好极了！……就算您说得对……可是我问您，如果您不叫拉德科，为什么这次罪案发生后就随即销声匿迹了，为了不暴露您的身份么？后来，您才又稳稳当地到离作案地点相当远的地方再次露面。以往，您常常毫无顾忌地随处出现，可是后来，为什么在布达佩斯、诺伊萨次以及其他稍微大一点的城市都见不到您的影子了？为什么您不再钓鱼，甚至有时还在

您想要停靠的小村庄里买一些鱼呢？”

所有这些问题简直是令这位倒霉的领航员摸不着边际。如果他曾销声匿迹，那也完全是身不由己。打八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那夜之后，他不是一直被囚禁着的吗？在这种情况下，他消失不见一点也不奇怪。恰恰相反，奇怪的倒是居然有人宣称在那之后见到过他。

至少这个误会不难澄清，他只要把自己的莫名其妙的遭遇和盘托出就行了。法庭也许能明镜高悬，帮助他把这团乱麻理清楚。拉德科下定决心把全部过程都说出来，他焦急地等着罗纳先生允许他插一句话。可是法官先生已经开始了全面进攻，他离开了座位，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同时向囚犯劈头盖脸地扔去一大堆他自以为无可辩驳的论辞。

“假如您不是拉德科，”他接着说，语气越来越激昂，“那么您怎么解释，正好是您离船上岸的时候，哈格诺伯爵的别墅被抢呢？并且紧接着，九月五日至六日的夜里，苏斯塞克发生了一些偷窃事件——喔，这是一起普普通通的偷窃事件！不过，那天夜里，您必定是经过这个村子的吧？最后，假如您不是拉德科，为什么，在您的船上藏着一幅娜佳·拉德科送给他丈夫的肖像？！”

罗纳先生这一下终于击中要害了，尤其最后这个证据，确实确实是无法辩驳的。领航员筋疲力尽，垂下了头，大颗大颗的汗珠顺着他的脸颊直淌下来。”

然而，法官更加提高了嗓门，继续他的弘论：

“假如您不是拉德科，为什么这幅肖像从您觉得有危险的那天起就不翼而飞？而它原来是放在您的箱子上的，我讲具体点，是在右舷的箱子里，但现在却找不到了。这幅肖像的存在是对您的控诉，它的消失是对您的判决。您还有什么要说的？”

“什么也没有，”拉德科无力地回答道，“我所遭遇的这一切都太莫名其妙了！”

“只要您愿意，您就会什么都明白过来的。这会儿，我们先暂时中断一下这种有趣的会谈，马上有人来把您带回到囚室里，您有充分的时间去好好思考。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审讯。您声称：一、您的名字是伊利亚·布鲁什；二、您在齐格马林根钓鱼大赛中获奖；三、您家住萨尔卡；四、八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夜里，您是在萨尔卡的家里渡过的。这几点我们将去验证清楚。从我这方面来说，我认为：一、您的名字叫拉德科；二、您家住鲁塞城；三、八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的夜里，您协同一班同伙洗劫了哈格诺伯爵的别墅，并企图杀害看门人克里斯蒂安·霍埃尔；四、九月五日至六日的夜间，苏斯塞克村的凯勒曼家被盗，这次偷窃也应记在您的帐上；五、多瑙河流域所发生的另外许多起盗窃、杀人行凶的案件，也同样应由您承担。这些罪行的诉讼已经开始，已经传讯了有关证人，您将和他们对簿公堂……您愿意在审讯笔录上签字吗？……不愿意……随您的便！……卫兵，把被告带回去！”

要回到监狱，拉德科就必须再次穿过人流，再一次遭到众人愤怒的唾骂。讯问的这段时间，群众的怒火仿佛愈烧愈旺了，警察得花费不少力气保护这个犯人。

站在这群吵吵嚷嚷的围观者的最前排有一个人——伊凡·斯特里加。他贪婪地打量着这位如此心甘情愿替他受过的人。领航员经过他时，距离不过

两米远，他可以清楚地看见犯人的每个轮廓。但他认不出这位棕发无髯的男子，何况那人脸上还架着一副那么大的墨镜。因此，斯特里加的困惑和疑虑未减分毫。

监狱的大门又关上了，斯特里加沉思着，离开了看热闹的人群。显然，他不认识那个在押的囚犯。总而言之，这人既不是德拉戈什，也不是拉德科。那么，他是伊利亚·布鲁什或是别的什么人，跟自己不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么？不管被告是谁，关键在于他已经引开了司法机关的注意力，斯特里加再也没有必要在塞姆林耽搁着不走了。这样，他便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启程，回到自己的驳船上。

然而，他一觉醒来，读了读报纸，主意又变了。警方对拉德科一案的审讯固然采取了最严格的保密措施，可这样一来，愈发刺激了报界想方设法地刺探机密，获取新闻。他们成功地套来了多方消息，收获可真不小。

事实上，各家报纸均很真实地报道了初审的全部情况，并且还在报道之后附上了对被告不利的评论。总的说来，各报对被告的顽固态度深表惊奇。被告一口咬定自己是个名叫伊利亚·布鲁什的老实渔民，独自一人居住在萨尔卡小镇上。究竟出于什么利害关系考虑，使得他坚持这么一个明显站不住脚的说法呢？据报载，预审法官伊扎尔·罗纳先生已嘱托格朗布警署调查此事。用不了几天，将有一个官员到萨尔卡去走访，调查结果可能会彻底揭穿被告的谎言。他们将去寻访伊利亚·布鲁什这个人，如果确有此人，将不难找到……不过，存不存在这么一个人还很难说。

这则新闻改变了斯特里加的原定计划。他一边看报，一边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当他把报纸看完，这个主意也就基本成形了。的确，司法机关扣押了一个无辜的人对他来说已经是件大好事，但是，如果这个人不被放掉，那岂不是更妙呢？要达到这个目的，该怎么办呢？给法院提供一个活生生的伊利亚·布鲁什，这样就可以用一个真正的伊利亚·布鲁什来使法院相信，他们拘留在塞姆林的那个伊利亚·布鲁什是个“冒牌货”。警方既然逮捕了他，肯定是掌握了不少他的罪证，如果再加上这一条的话，说不定足以给他定罪判刑。而真正的罪犯却可以从此逍遥法外噢！

斯特里加不再久待，立即动身离开塞姆林。只不过，他并不是回到驳船上，而是向相反的方向去了。他坐上一辆马车，飞奔赶到火车站，然后又乘火车全速朝布达佩斯的北方奔去了。

此时，在监牢里的塞尔热·拉德科依然保持着惯常的镇静，凄凉地默数着时光的流逝。他同法官见了第一面回来，便深深惊恐于压在他身上的种种推理的严重性。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一定能向人们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是，也许他不得不耐心些，因为他不得不承认摆在面前的事实：种种现象都对他不利，而法庭的一套假设也不无逻辑。

不过，怀疑推测毕竟不等于真凭实据。而他犯罪的证据，他们恐怕是永远也不可能搜集到的。他唯一的顾虑，也就是唯一清楚他隐姓埋名的证人，是那个犹太人西蒙·克莱因。但是，西蒙·克莱因有着很好的职业信义，似乎他是决不会泄露机密的。何况，难道他们还用得着去把他在维也纳的接头人也找来对质吗？法官不是宣布过，他将嘱托格朗布警署去萨尔卡调查吗？而调查的结果无疑将是对他有利的，法庭一定会决定释放这个囚犯。

好几天过去了，拉德科的心情日益焦躁不安，他又反反复复地前前后后琢磨了好几遍。萨尔卡离塞姆林不远，花不了这么长的时间去调查的呀！可

直到初审后的第七天，他才再次被带到罗纳先生的办公室里。

法官坐在写字台前，一副公务繁忙的模样。足足十分钟，他让领航员站在那儿等着，仿佛根本就没看到犯人来了。

“我们收到萨尔卡的回执了，”终于，他用一种冷漠的语气说道，甚至没有抬起眼睛看看囚犯，不过，他的目光透过低垂的睫毛阴险地瞅着对方的一举一动。

“啊！……”拉德科满意地舒了口气。

“您说得对，”罗纳先生继续说道，“萨尔卡的确有一个名叫伊利亚·布鲁什的人，他的名声很好。”

“啊！……”拉德科又舒了口气，仿佛看见监牢的门已为他敞开。

可是，法官的神情愈发无动于衷，愈发像个局外人了。他咕噜着，仿佛毫不关心这件事似的。

“受嘱托调查的格朗市警署署长有幸亲自和他本人谈了话。”

“和他本人？”拉德科重复道，不明故里。

“正是和他本人。”法官肯定着。

拉德科简直以为自己是在梦里。萨尔卡怎么又钻出另一个伊利亚·布鲁什来了呢？

“这不可能，先生，”他结结巴巴地说，“肯定是他们弄错了。”

“您自己判断一下吧，”法官驳斥道，“这份是格朗警署署长的亲笔报告。这说明，这位官员很重视我给他的嘱托任务，九月十四日亲自去了趟萨尔卡。他寻访到了位于纤道和布达佩斯公路路口的那幢房子……这是您自己给的地址吧，我想？”法官停了停，问道。

“是的，先生。”拉德科茫然地回答。

“……那幢房子，”罗纳先生接着念，“伊利亚·布鲁什先生亲自接待了他，这位先生说他离家很久了，新近才回来，警署署长还补充说，他收集到的所有材料都可以证明，布鲁什的声誉很好，并且萨尔卡再没有第二个与他同名同姓的人……您有什么话要说吗？别犯愁，有话尽管说。”

“不了，先生。”拉德科费力地说出一句，他简直觉得自己要被逼疯了。

“那么好，第一个疑问已经澄清了。”罗纳先生满意地做出结论，猫盯着耗子似的看着他爪下的囚犯。

第十四章天地之间

第二次审讯结束后，拉德科回到他的单人牢房里，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嘱托调查得出了那么个结果，拉德科的脑子像一下子被掏空了一样，只勉强听清了法官向他提的几个问题，而他回答时，神情也完全是呆滞的。他所遭遇的一切，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人们究竟要怎样对待他呢？他被一伙神秘莫测的敌人劫持，关押在一艘驳船上好多天，刚刚获得自由便再次失去了它。如今，他们在萨尔卡居然找到了另一个伊利亚·布鲁什，也就是另一个自己，还在他的家里！……这不会是幻影吧！

他被这一连串无法解释的变故弄得惊慌失措，无所适从，只觉得自己成了那些上层势力和敌对力量手中的玩偶，像一只垂暮的，没有招架之功的猎物，身不由己地被卷进一架巨大机器的齿轮中，这架机器的名字是：司法！

拉德科的意志消沉了，精神倦怠了，这一切都清晰地写在了他的脸上，以至于一个押解他的狱吏也不禁产生了怜悯，虽说这个守卫认为他是最最卑鄙可憎的罪犯。

“伙计，好像不怎么顺心嘛！”这个小官吏问道。由于职业的关系，他看惯了人间的一幕幕惨剧，早已变得麻木不仁，可这会儿，他的话语里竟带有了点安慰的意思。

他简直是在对聋子讲话，那种情形的收效也不过如此。“别灰心！”那位动了恻隐之心的守卫又说，“您得给自己找条理由出来。伊扎尔·罗纳先生并不是不近情理，也许一切都会比您想的好得多……我把这个东西留给您……上面有您家乡的消息，您看看报可以散散心。”

囚犯依然一动不动。他什么也没听见。

他没有听见房门锁上的声音，也一点没有注意到狱吏临走时放在桌上的那份报纸。而狱吏这么做实质上是一种玩忽职守，对这个嫌疑犯本应严加看管，任何消息都是应该封锁的。

时间悄然流逝。白昼尽了，便是黑夜，而后再迎来了新的曙光。拉德科瘫倒在椅子上，丝毫感觉不到时间的溜走。

不过，当阳光再次照射到他脸上时，拉德科仿佛渐渐走出了这种疲惫和无望的沮丧。他睁开眼睛，迷糊的目光环视着囚室四周。他发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那个同情他的看守头天夜里留下来的报纸。

这份报纸原封不动地推放在桌上。刊头正下方，大号字母印着的头条新闻赫然醒目：《保加利亚大屠杀》，拉德科的视线猛地被这条大标题吸引了过去。

他不寒而栗，一把抓起报纸，复苏的理智急涌心头。他的目光如电，迅速读了全文。

报上所记载的事件，正是此刻全欧洲普遍谈论着的话题，并在整个欧洲引起了广泛的抗议。以后，这一事件将作为极不光彩的一页载入历史。

这个故事开始时，本书已提到过，整个巴尔干地区都在沸腾。一八七五年夏初，黑塞哥维那揭竿起义，奥斯曼帝国派去镇压的部队没能扑灭起义的烈火，自那以后，一八七六年五月，保加利亚也起义了。奥斯曼当局迅速作出反应，在以鲁塞城、维丁和索非亚为顶点的三角形地区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最后，同年七月一日和二日，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也分别采取了行动，向土耳其正式宣战。塞尔维亚人在俄国将军切尔纳耶夫的领导下，刚开

始时打了一些胜仗，但后来不得不撤回自己的国境线内。九月一日，米兰亲王被迫请求停火十天，他在停火期间请求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列强出兵干涉，不幸的是，这些强国迟迟未予应允。

“于是，”法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德里奥先生在他所著的《东方问题史》一书中这样写道，“这场斗争中最可怕的一幕就拉开了。令人想起希腊战争时·希俄斯岛惨遭血洗的情景。这次是保加利亚国土上尸横遍野，惨绝人寰。土耳其素丹政府在对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的战争中，害怕保加利亚起义会使自己后院起火，便命令保加利亚总督切夫卡特帕夏不惜任何代价粉碎起义军。事实大概就是如此，土耳其从亚洲召来由巴基布苏克和切尔克斯人组成的队伍，开赴保加利亚。于是几天之内保加利亚就变成了血与火的海洋。这些兵士兽性大作，为所欲为，烧毁了一座座乡村，严刑烤打、屠杀男子，将妇女开膛剖肚，把儿童剁成碎块。惨遭杀戮的人数竟达两三万人之众……”

拉德科读着报纸，出了一头冷汗。娜佳！……在这可怕的天翻地覆中，娜佳会遭遇到什么啊？……她还活着吗？还是成了牺牲品，被剖腹、被剁碎的尸体跟其他许许多多无辜的受害者的尸体一样，被抛在泥浆中、污染中、血泊中，惨遭敌骑的践踏？拉德科猛地站起身来，在囚室里疯狂地东奔西撞，像一头困在笼中的猛兽，仿佛在寻找一个出口，好飞去救他的娜佳！这种绝望的挣扎很快就平息了。不久，他便恢复了理智，以极大的毅力强制自己镇静下来，用清醒的头脑思考重获自由的办法。

去找法官，毫无保留地向他坦白事实真相，必要时求求他，这样行吗？……这可不是个好办法。他满嘴谎言地将事情的真相隐瞒了这么久，而今想取得一个已有成见的人的信任，谈何容易。他如何能用几句轻描淡写的解释就把“拉德科”名下的嫌疑一扫而光？一转眼就把对他的犯罪指控全部推翻？他做不到。即使最后能做到，至少也得等法院调查清楚，而他们的调查少则几个礼拜，多则数月。

看来，最好的办法是逃走。

从跨进这间牢房的那刻起，这还是拉德科第一次仔细观察他的囚室。他很快就看清楚了。四堵墙，墙上有两个洞口：一侧为门，一侧是窗。其中三堵墙的背后都是别的囚室和监牢，只有窗户外面才是空间和自由！窗子顶着天花板，窗台高度超过一米半。一排粗铁杆深深嵌在窗框的墙肚里，阻挡犯人越窗而出。另外，克服了这道障碍之后，还有另一层阻碍。窗外装有一个通风罩，挡住了全部的视线，只能向上窥见一方狭窄的天空。在真正越狱之前，仅仅为了寻找逃跑的路径，就必须首先冲破窗栅的阻挡，然后借助双臂的力量做个引体向上的动作把头探出通风罩之外，这样才能看清周遭的情况。

根据前几次去见伊扎尔·罗纳先生时上下楼梯的级数判断，塞尔热·拉德科估计自己被关押在监狱的五楼，也就是说，他距离地面至少也有十二至十四米。能否通过这段距离呢？他无心去探寻其可能性，决定立即开始行动。

不过，首先得弄到一件工具。他入狱的时候，身上的东西被统统搜缴一空。囚室里的物件都帮不了他的忙。一张桌子，一把靠椅，一张床——所谓床铺，不过是一个砖砌的拱块，上面铺了些褥草罢了——这些便是这里的全部家当。

拉德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任何可用的东西，他又在自己的衣服上来来回回摸了上百遍，最后，他的手终于触到了一件硬物。他和那些狱吏一样，

一直没有注意到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东西——皮带扣子。这可是他现在身上仅剩的一件金属物品了，这件小小的东西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

拉德科拆下了这个皮带扣子，一分钟也不放过，立即在一根铁栅脚下掏起来。钢质的皮带扣针不懈地在砖墙上挖着挖着，终于使砖石变成了灰粉，散落在地上。这项工作本身就已经很艰难很缓慢了，再加上犯人受到的严密监视，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不到一个小时，看守就会过来，从门上的监视孔里瞟上一眼囚犯，因此，犯人的耳朵须时时警惕着外边的风吹草动，一有危险，就立即停下手上的活儿，并把所有可疑的痕迹都清除干净。

为了消灭罪证，拉德科竟连面包也用上了。这面包，和墙上掉下来的粉末糠捏在一起，就混合为一种极佳的砖石颜色，成了上好的填料，拿它来一点点地填被掏空的墙洞，真是天衣无缝。至于掏出来的其他碎屑，他都将之藏于床缝中。

经过十二小时的努力，铁栅底部掏空了三厘米，不过皮带扣针也磨秃了。拉德科把扣环掰断，继续拿这些断片当工具使。又过了十二小时，这些碎片也磨光了。

幸而，已经向这个囚犯露出过一次微笑的好运似乎不愿再将他抛弃。狱座端来下一餐饭时，拉德科大着胆子留下了一把餐刀，结果谁也没发现他的这次小偷小摸。第二天，他又做了同样的小动作，居然又瞒了过去。这样，他就拥有两件更像样的工具，比先前的裤带扣子好用多了。说实话，这只是两把粗制滥造的餐刀，样子丑丑的，不过刀锋倒还不错，又有刀柄，操作起来省力许多。

从此以后，尽管工程的进展仍很缓慢，却比以前快些了。窗台上的水泥，时间一久，跟花岗岩差不多硬，要弄碎它极其艰难。再说，每当看守前来窥视，或者罗纳先生提审他时，活计便必须停下来。提审还越来越频繁了。

但讯问的结果始终不变，预审仍是原地踏步。每次庭讯，证人都排了一长队，可他们的证词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有的证人说拉德科跟那个匪首的长相有一点点相似的，说自己遭劫时曾隐隐看见过他；可另一些证人则一口否定，说两人一点也不像。罗纳先生让被告戴上各式各样的假胡子，叫他摘下眼镜露出双目，或者让他戴好墨镜遮住眼睛，折腾来折腾去，种种办法都没有使任何一个证人指证被告肯定就是那个劫匪。因此，法官想再耐心等上几天，因为被多瑙河匪帮打成重伤的看门人克里斯蒂安·霍埃尔尚未痊愈，等他健康状况许可时，请他到塞姆林来与嫌疑犯对质。

拉德科对这些传讯已经厌烦透了。他顺从地依着法官的摆布，进行各种测试。戴上假发和假胡须，把墨镜取下又戴上，毫不违抗。可是他的心思早已飞出了法庭，回到了他的单人牢房里，在那儿，把他同自由隔开的铁栅已渐渐脱开了砖石。

他只要再花上四天时间，就可以把铁栅连根拔起。九月二十三日晚，他终于掏到了铁栅的根部。现在，他得着手锯铁杆的另一端。

这部分活儿是最艰难的。拉德科须用一只手抓住铁杆吊在上面。另一只手来回挫动工具。而这件工具是一把刀，用作锯子当然是不会得力的，只是很缓慢地磨损铁杆。另外，这种悬挂式的工作姿势非常吃力，不得不经常停下来休息休息。

九月二十九日，经过六天英勇的苦干，拉德科估计切口已经足够深了。事实上，再磨几个毫米，铁杆就断掉了。如今，他不费什么力气就能把铁杆

折弯，时候到了！而此刻，第二把餐刀的刀身也已磨成了一条细线。

第二天清晨，第一趟巡察过去后，将有大约一个小时的时候不会有人来打扰，于是，拉德科立即有条不紊地实施他的计划。如他所料，铁条轻而易举地就被折弯了，他从打开的洞口钻到了铁栅的外面。然后，他双臂用力一撑，使身体探出通风罩的顶洞，拉德科贪婪地环顾四周。

和他原先所预测的差不多，这儿距离地面大约有十四米高。要攀越这个高度并非不可能，只要有一根足够长的绳子就行。不过，到达地面仅仅是解决了一个最容易的困难，这个难题解决了，并不等于大功告成。

拉德科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监狱四周有一圈巡逻小径，过去之后，又建有一堵约莫八米高的围墙，围墙之外便是层层叠叠的屋顶。因此，若下到地面后，首先得翻越那道高墙，这一道阻碍就似乎是无法克服的。

屋顶与高墙之间尚隔着一段空间。估计环绕着监狱有一条街道，一旦到达街上，越狱者便可算是逃出了虎口。但是，有没有安全可靠地逃到大街上的办法呢？

拉德科为了寻找越狱的窍门，便从左至右逐步仔细观察有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东西。虽说他暂时还没有找到什么好办法，但他突然瞥见了一熟悉的影子，使他激动得心怦怦直跳。原来，从左边望去，就是多瑙河，数不清的大小船只点缀在黄浊的河面上，有的船只顺水或逆水航行着，另外一些船只则紧紧地用锚索或缆绳拴在码头上。在停泊于岸边的许多小船中领航员一眼就认出了他自己的小渔船。没有什么特殊的标识将他的那只小船与旁边的船区别开来。似乎他的船还没有受到警方的特别监视嘛！要是他能溜回船上，那就万事大吉了，划船不用一个小时就能越过国境，一旦踏上塞尔维亚国土，奥匈帝国司法机关就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拉德科把目光转向右边，他立即发现这边有一样特别的东西，便细心察看起来。窗户的近旁，有一根细长的铁条从屋顶一直延伸下来，一直深入到地下。每隔一定的距离，就有一个牢固的铁钩将它扣住，铁钩又深深扎入墙中。这根细铁条看上去很可能是大楼避雷针的导线。要是能攀住这根铁条，他就可以很容易地降到地面。

其实，要做到这一点也不难。在他囚室地板的高度，有一圈作为装饰而贴墙而筑的腰线，这圈装饰性建筑比墙面凸出二十至二十五厘米，只要冷静和勇敢，他完全能够踩在腰线上将身体慢慢挪动过去，抓住那根避雷针的导线。

糟糕的是，即便有能耐完成了这么一个近乎玩命的惊险动作，监狱四周的外墙仍是那么高不可攀。关在囚室里或是待在巡逻道上，囚犯同样没有摆脱遭囚禁的命运。

拉德科以从未有过的悉心谨慎反复观察围墙的结构，终于发现，在围墙的上部，离墙盖顶不远的地方，里里外外都有一排装饰性的凸雕，这是些方形的砾石，一半嵌入墙里，一半落出墙外。拉德科盯着这些建筑装饰看了好久，才又慢慢滑回到窗台上，重新钻入囚室，接着抹掉了任何可能引起别人怀疑的蛛丝马迹。

他主意已定，决心不惜一切地争取自由，通往自由的途径也已找好了。尽管冒着很大的危险，这个办法应该是行得通的，也必须成功。再则，与其继续如此忧心忡忡，不如搏个粉身碎骨。

他耐心地等待第二次巡察的狱卒过去。当他确定又有一段时候不会有事

时，便着手把准备工作做好。他用餐刀的残片把睡毯割成了五十多根几厘米宽的布条。为了不引起看守的注意，他特意留下足够的被褥，以使床铺保持原来的外观——至于其中，显然不会有人想起去掀开被子看看的。

他把切开来的布条四根四根地像搓麻绳一样拧在一起，然后一段一段地接起来。当那些布条一根一根少下去时，绳子就越搓越长。拉德科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来做这件事。十月一日，正午十二点差几分时，拉德科终于拥有了一根结实的粗绳，长达十四五米。他小心翼翼地把它藏到被褥下面。

一切都准备妥当了。他决定在当天晚上就逃走，九点钟行动。这是在狱中的最后一天了。拉德科缜密地思考着这次行动的哪怕最细微的枝节，揣度了成功和失败的各种可能。最后的结果将会怎样呢？重获自由还是失去生命？不久的将来就能知分晓了。总而言之，他将全力一拼。

然而，当行动的时候到来之前，命运还给他安排了最后的一次考验。大约下午三时许，囚室的门忽然被咔嚓一声拉开了。他们想让他干什么呢？难道又是伊扎尔·罗纳先生要提审犯人？但常规的提审时间已经过去了。

不，这一次不是法官召他受讯，从打开的门口望出去，拉德科瞥见走廊里除了一个平时的看守外，还站着三个陌生人。其中的一位是位女子，年近二十的少妇，看上去十分温柔善良。和她一起来的两个男人中，有一个显然是她的丈夫。从看守说的话和他毕恭毕敬的态度来看，另一位男士应该就是这所监狱的狱长。

原来这是一次来访。夫妇俩受到了监狱上下极其谦恭有礼的接待，不难看出，他们是很有身份的人物，许是正在游历国土的王公贵族伉俪。监狱长在一旁给他们作向导。

“这间囚室里的在押犯，”监狱长对客人说，“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拉德科，多瑙河黑帮的首领，您们大概听说过他吧。”

少妇怯生生地瞅了这个恶名昭彰的坏蛋一眼。可这个著名的坏蛋外表倒并不吓人。谁也想象不到传说中凶神恶煞般的强盗头子居然生得这般瘦削、清癯，面色苍白文弱，眼神里流露出深切的痛苦和如许的忧伤。

“的确，他顽固地坚持说自己是清白无辜的，”监狱长不屑一顾地补充说，“可是这种调子我们都听惯了。”

接着，他忙不迭地指给参观者看，囚室里是多么清洁卫生，井井有条。他说得十分起劲，甚至还跨过门槛，进到囚室里，靠在窗子下面的墙上，以便面朝着他的听众。

拉德科的心突然抽紧了，仿佛停止了跳动。那位演说家手势太大，不知不觉中碰到了囚犯挖过的地方，一些水泥粉屑簌簌落下。狱长的胳膊又一动，震动了面包屑和水泥粉糅成的灰团，灰团随即整块地剥落了下来，掉在方砖上。拉德科吓得打了个冷战，他发现铁栅被挖空的一端在槽口的深处裸露了出来。

有人看见了吗？是的，有一个人看见了。当她的丈夫和监狱长把那张破烂桌子当作一件宝物般地仔细琢磨之时，而那个看守正毕恭毕敬地背着身，仿佛审视着走廊里的什么东西，这时，那位女士的眸子正凝视着墙上刨出来的豁口，她脸上的表情说明她完全读懂了这种神秘的语言。

她马上就要开口说出来……只要一句话，拉德科的全部心血就将付之东流……拉德科等着，等着，他感到自己的生命正一点一点地逝去。

少妇的脸色微微变得苍白了，她拈起眼睛向囚徒望去，用清澈的目光透

视着他。她看见那可怜的人儿眼睑里慢慢滚出的大颗大颗的泪珠了吗？她懂得他那默默无语的哀求吗？她感觉到他那彻心的绝望了吗？……

惨剧般的十秒钟过去了，她突然转过身子，痛苦地叫了一声。陪同她的两个男子向她奔去。她怎么了？没什么，她说，声音微微颤抖着，同时还勉强莞尔一笑。她说，她刚才不当心扭了脚，就这么简单。

在她的丈夫、监狱长和看守忙着照料她时，拉德科乘没人注意，走到窗前，挡住了露出的破绽。她丈夫和监狱长扶着那位所谓的伤员走出了囚室，看守则急急忙忙拉上了门闩——房间里又只剩下拉德科一人了。

他是多么感激这位温柔善良的女性啊！多亏了她的怜悯，他才得救了。他的生命是她给的，不仅如此，她还给了他自由！

拉德科心力交瘁，一头倒在床上。刚才所经历的感情冲击太陡然了，他的心仍在命运的最后考验下震颤着。

白天终于过去了，没有再发生任何不测。城郊的钟声远远传来，敲响了晚上九点。夜幕已经严严实实地笼罩了大地。大块大块的乌云堆在天空中，使夜色显得格外幽暗。

走廊上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说明有人前来巡视了。脚步声在门前停住，一个看守把眼睛贴近窥视孔看了一眼，就满意地走开了。囚犯躺在床上，被子一直盖到下颌。巡查的人走了，脚步声渐渐远去，终于消失。

行动的时刻来到了。

拉德科立即跳下床，把被褥做了一下，弄得松松鼓鼓，在昏暗的囚室里，看上去就像里面睡着一个人。伪装好之后，他便背上那根绳索，再次钻到窗栅的外面，像上回那样用胳膊的力气悬起身子，钻出通风罩，然后迈腿骑跨在通风罩的板壁上。装饰房子的那几圈腰线，高度正好与各层楼的地板平齐。拉德科现在离下面那道他可以落脚的腰线距离约有四米。他早已考虑到了这个困难。只见他用绳索环套住窗栅的一根铁杆，然后把绳索的两端擦在手里，让身体慢慢下滑，轻飘飘地就落在了腰线上。

逃犯紧紧靠在墙上，左手拉住吊着他的绳索，稍事休息。腰线这么窄，怎么能保持住身体的平衡呢？他一松开绳子，就会跌落到巡逻道上粉身碎骨。

他极小心、极缓慢地把绳索换到了右手，然后用左手摸索着通风罩的外壁。通风罩不可能就这么悬空吊在窗外，一定有什么机关支撑着它的重量。他用心摸索着，很快就找到了一样硬硬的东西，迟疑了一会儿后，终于搞清楚这是一个嵌在墙壁里的铁钩。

不管这个铁钩会是多么不牢固，他也只能满足于这个小小的支持物了。拉德科用手指紧紧勾住这个铁钩，然后慢慢拉动绳索的一头，于是整条绳索就一点一点地回到他的肩上了。他已经没有退路了，即使这时他想要退回到囚室里，也已不可能办得到。无论如何，他都必须把他的越狱计划进行到底。

拉德科冒着跌落的危险，把头微微转向壁雷针的导线，那便是他的救命拐杖，借助它，拉德科才能爬下来。这一眼可看得他毛骨悚然，他发现自己所攀援的这个通风罩跟那根铁条有两米左右的距离，只要稍一离开现在的位置，就会坠落楼下，命丧九泉。但是，他总得作个决定。站在这条狭窄的腰线上，背贴着墙，指尖十分吃力地勾着这个靠不住的铁钩，这种姿势又能坚持多久呢？再待几分钟，他的手指就会疼痛疲累，手一松就会不可避免地跌下楼去。在摔死之前，不如再作最后一次努力。

逃犯把身体向窗子这边倾斜过来，像压紧弹簧一样将左臂缩了回来，然后猛地脱开手弹了出去，纵身向右一跃。

他身体直往下坠，肩膀擦到了凸起的腰线。不过，幸亏他跃得够远，伸出的双手终于抓到了目标——那根避雷针的导线。

第一个困难克服了，现在轮到对付第二个困难。

拉德科顺着避雷针的铁杆向下滑，在一个用以固定避雷针的铁钩上停住了，喘口气儿。他利用这会儿工夫来考虑考虑下面该怎么办。

在漆黑的夜里，眼睛看不见下面的路面，但是从底下传来阵阵规律的脚步声，显然是一个兵士在巡逻。根据这个脚步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的情况判断，兵士走完监狱的这段巡逻路线，便绕到监狱的另一侧，然后又回来，不停地循环往返。拉德科估算了一下，兵士离开这个地段的时间约有三四分钟，也就是说，从这儿到护墙之外的这段距离必须在三四分钟之内穿越。

护墙墙脊的白色在黑暗中模糊可辨，拉德科勉强可以判断出墙脊的位置，但装饰墙顶的凸形方砖却一点也看不清。

拉德科又向下滑了一段，停在另一个铁钩上。所站之处仍比护墙墙顶高出二三米。

现在他站得比较稳当了，便可以动作得快一些。片刻之间，他解下绳索，把它绕到避雷针导管的后面，又将两端系上个结，使绳索形成一个圆圈。他估计了一下，绳索是差不多够长的，就一把将它抛出，扔到护墙上面，然后像平时做套索一样，将环形的索端慢慢朝怀里拉，让它扣住某块墙顶的某块装饰方砖。

这种尝试是非常艰难的。漆黑之中，他看不清目标，只能一次次地碰运气。

拉德科把绳索甩出去了二十多次，都没能成功；最后，索套终于碰到一个障碍物，被扯住了。拉德科用力地拽了又拽，也没有脱开，证明绳索套得很牢。尝试终于成功了。绳索末端的环套绕住了墙外的一块凸雕，现在，巡逻小径的上空架起了一座天桥。

当然，这座天桥松松垮垮。它会断掉么？或者，它会脱开套住它的砖石么？如果天桥断裂，他将从十来米高的地方摔下去，肯定没命；如果天桥脱钩，他将像一个钟摆似的撞向监狱大楼的墙壁，他这个人做的摆锤会被砸成肉酱。

面对可能发生的各种不测，拉德科没有一丝犹豫。那根绳索虽已绷得紧紧的，但他还是把它的两端收得更紧一些。然后，他侧耳聆听巡逻兵的脚步声，准备好攀桥而过。

这会儿，巡逻兵刚好就在逃犯的身下走过，渐渐远离了，拐过大楼的墙角，脚步声也听不见了。必须趁士兵不在时过去，分秒必争！

拉德科攀着天桥向前挪动。他悬在天地之间，协调灵活地匀速前进，丝毫不畏惧绳索的弯曲带来的摇摇欲坠的感觉。越接近天桥中心，绳索的曲度也越大。他要渡过这座桥，他能渡过这座桥。

他真的过去了。不到一分钟，他就跨越了这个令人目眩的深渊，到达了围墙的顶上。

由于必胜信念的鼓舞，他顾不得在墙上休息一会儿，便加速行动下去。从他离开囚室到现在，总共还不到十分钟，可这十分钟对他来说比一个小时还要漫长。他真害怕查夜的狱吏进去检查他的囚室。虽然他把床铺稍作了些

伪装，但也难保证此刻没人发现他潜逃了。他必须尽快离此是非之地。

小船就在岸边，离他只有几步之遥。只要猛划几桨，他就可以逃离迫害者的指掌。

每次巡逻兵经过下面，拉德科都得停下不动。巡逻兵人一走开，他就发了疯似地快速行动起来。他解开绳结，拉住绳索的一端，全部抽回身边，接着又把它挽成两股，结了一个套环，扣到护墙内侧的凸雕上。当确信街上无人后，便顺着绳索溜了下来。

他终于平安无恙地降到了地面，于是立即把绳索扯下来团成一团。成功了！他自由了，而且，这次大胆的越狱行动连一点踪迹也没有留下。

但是，正当他转身前去寻找小船时，黑夜中陡然响起了一个声

“怎么！”离他十步远的地方，有人说道，“这不是伊利亚·布鲁什先生吗？”

塞尔热·拉德科不禁快乐得浑身颤栗了一下。命运之神一定已经开始垂青于他，竟给他送来了一位友人的帮助。

“杰格先生！”他兴高采烈地叫了一声。同时，一个人影从暗中闪了出来，朝他走来了。

第十五章接近目标

十月十日，已是小船重新启航后的第九个晨曦。前八天，小船赶了约七百多公里的路。他们已越来越接近鲁塞城了。今天傍晚时分即能抵过。

船上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一切仍和从前一样，载着的仍是那两位旅伴：塞尔热·拉德科和卡尔·德拉戈什，他们各自又恢复了渔夫伊利亚·布鲁什和温厚淳良的杰格先生之身份。

然而，塞尔热·拉德科扮演渔夫角色的方式，使卡尔·德拉戈什越来越坐不住了，因为，拉德科好像被催眠了一样，为了早日赶到鲁塞，日夜不停地摇橹摆桨，完全忽视了最基本的伪装措施。他不仅摘下了墨镜，而且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染了。这使得监禁期间，他像貌上的变化日益明显，黑头发一天天变淡，金黄色的胡须长得好长。

如果德拉戈什对渔夫的变化流露出些许的惊奇，那也是自然的。但他什么也不说，他决心在这条路上跟踪到底，便决定对此视而不见。

当警探和拉德科面对面在一起时，德拉戈什原先的观点已发生了明显的动摇。他越来越难以相信这位旅伴是一个罪犯。

嘱托萨尔卡警署调查时发生的意外是促使他思想发生转变的第一个原因。其实，德拉戈什自己也曾去萨尔卡私访过。他不想格朗警察分局长那样容易满足，因而不厌其烦地多方走访镇上的居民，得到的回答无法不使他陷入迷团。

有一个名叫伊利亚·布鲁什的人，生活起居都十分有规律，他定居在萨尔卡。齐格马林根钓鱼大赛会举行前不久，他就离开了那里，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大赛结束以后，尤其是在八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夜里，这个伊利亚·布鲁什回家来过吗？关于这第二个问题，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离他最近的邻居仿佛记得，渔夫家里闭门锁户一个多月以后的八月底的某天，他们看见那屋子里又亮起灯光。不过，他们却不敢肯定什么。打听到的所有情况都是模棱两可的，游移不定，自然使警探更加无所适从了。

还有第三个疑点需要澄清。格朗警察署署长在被告所提供的住址，找了一个人谈过话，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对此，德拉戈什没有收集到丝毫旁证。既然萨尔卡有好多人认识伊利亚·布鲁什，那么即使他回来过，也一定是当夜回来又连夜走了。因为镇上没有人看见过他。这么一个神秘人物的出现，本身就够可疑的啦，而接着又发生的另一件事，更加深了德拉戈什的疑问。他向一家小客栈的老板了解到：九月十二日晚上，即格朗警署署长来调查的前三十六小时，一个陌生人曾经向老板问起伊利亚·布鲁什的住址。更加复杂的是，在警探的追问下，老板所描述的那个陌生人的容貌，很像传闻中多瑙河匪帮头子的样子。

这些情况使得德拉戈什陷入沉思。他就要嗅出疑点了，他本能地预感到自己遇到了一个险恶的阴谋，虽然还不清楚这个阴谋的目的，但是若说被告布鲁什是这个阴谋的受害者，也并非不可能。

当他回到了塞姆林，了解了预审的进展情况后，这种怀疑就更加强烈了。被告总共被关押了二十天，审讯仍然毫无进展。没有发现一个同案犯。也没有一个证人明确地认出那个囚犯。控告他的案由仍然是他乔装改扮，并且藏有一幅女人的肖像，上面写有拉德科的名字。

以前的推测，如果有新的事实加以确证。当然会十分有价值，但如果仅

仅限于这几点而无发展，那就没有多大意义了。说到底，也许他乔装打扮和保存那幅肖像，有他正大光明的理由。

在这种思想状态下，德拉戈什很容易对被告产生同情。因此，德拉戈什不由得被拉德科深深打动，拉德科所处的境地，本应对哪怕最知心的朋友也不得不抱歉地加以防备，可他对德拉戈什却如此天真地给予了信任。

再说，能不能把这种怜悯心与他的职责统一起来，重新回到那只渔船他原先的位置上。如果伊利亚·布鲁什确实是叫拉德科，而这个拉德科又真的是一个坏蛋，那么卡尔·德拉戈什与他同乘一条船，不正可暗中追缉他的帮凶吗？反之，要是他真的是清白无辜的，跟着他的船走，说不定可以追捕到真正的罪犯，因为上次萨尔卡的事件证明这里面颇有蹊跷。

事情的分析虽说有点奇特，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逻辑的。再则，拉德科悲痛的模样，他为了完成令人惊异的越狱而表现出的超人勇气，特别是上次抢救溺水的德拉戈什时所显示的英勇、质朴的品质、也似乎说明了什么，德拉戈什的生命是这个不幸的人给的。而此刻，他站在自己面前，喘着气，双手鲜血直淌，瘦削的脸上汗流如注。难道自己能以怨报德，再次把他仍进地狱去吗？侦探无法这么做。

“来吧！”侦探简短地说道，作为对逃兵欢呼他名字的回答，同时拉着他向河边走去。

在刚过去的八天中，这两个旅伴很少交谈，拉德科总是缄口不言，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划船上，以加快航行速度。

德拉戈什花了一些心思才一点点地从拉德科嘴里套出他与侦探在伊波利河汉分手以后的种种无法解释的遭遇。拉德科讲述了自己被莫名其妙地扣留在一艘陌生的驳船上，刚逃出来就又在塞姆林监狱里关押了多日。那些硬说他们曾经在布达佩斯和塞姆林之间的地区看见过他的人是在撒谎。因为在这段路程中，他一直被关押在驳船里，手脚都被捆绑着。

听了这番讲述，卡尔·德拉戈什原先的想法有了更清晰的发展，他不禁把布鲁什所受的伤害与萨尔卡那个酷似罪犯的人插手其间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了。无疑，渔夫妨害了某个人，并且成了这个陌生的敌人恣意打击的目标，而且此人的体貌特征似乎与那个真正的土匪头子十分相符。

德拉戈什的推理越来越接近事实，虽然还来不及检验，至少他也感觉到自己先前的怀疑愈来愈不可信了。

可是，他一点也没有打算离开渔船回去，重新着手进行别的调查。警探的嗅觉告诉他，这条途径是正确的，渔夫也许是无辜的。但却因这样或者那样卷进多瑙河匪帮的事件中去了。此外，多瑙河上游一派安宁，连续几次案件发生的情况证明，罪犯们原本也在顺流而下，至少已经流窜到塞姆林附近。由此可以推测，在布鲁什被羁押期间，这伙歹徒多半会继续往下游窜犯。

德拉戈什的这种推测一点都没错。伊凡·斯特里加这帮匪徒的确在继续向黑海靠近。他比小渔船早十二天就离开塞姆林了。不过，这十二天的优势正在慢慢减弱，两只船之间的距离逐渐缩短，拉德科拼命摇橹，小船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一分钟一分钟地在赢得时间，势不可挡。

拉德科只有一个目标——鲁塞城；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娜佳。如果说他忽视了过去所采取的那些用来掩护他秘密身份的措施，那是因为他根本不想再采取任何措施了。再说，现在再隐瞒身份又有什么作用呢？在被捕、又越狱逃跑之后，用伊利亚·布鲁什这个名字难道就比塞尔热·拉德科这个

名字更安全可靠些吗？不管用哪个名字，从此以后，他都只能秘密地潜回鲁塞城，否则就会立即遭到逮捕。

主意已定，在这八天中，他只顾埋头赶路，根本无心观赏河流两岸的景色。他只注意到小船已经驶过了贝尔格莱德——白色城市——层层叠叠地座落于山丘之上。山顶的科纳克王宫俯视全城，河边该城的近郊是大宗商品的集散地。他之所以注意到贝尔格莱德，无非因为这里是塞尔维亚的边界，伊扎尔·罗纳先生的势力没法扩展到这儿来。

在这之后，拉德科再也不往两岸瞅上一眼。

他没有看见塞门德里亚——塞尔维亚的古都，以葡萄种植而闻名，葡萄包围了整城市；他没有看见科隆巴尔斯，这儿有一个山洞，传说圣乔治亲手杀死了一条龙。把龙的尸体埋在这个山洞里；他没有看奥尔肖瓦，该城下游河的两岸过去曾是土耳其帝国的两个行省，多瑙河从它们中间穿流而过，后来这两个省都成为独立的王国；他没有看见铁门，这是一条著名的峡谷带，两岸峭壁如刀砍斧削，直插云霄，多瑙河奔泻其间，汹涌澎湃，撞击在河床中密布的礁石上，浪花飞溅；他没有看见维丁，这是他所经过的保加利亚的第一个重镇；他没有看见尼科波利、也没有看见西斯托瓦，这是鲁塞镇上游，他必须经过的保加利亚另外两个重镇。

他更愿意沿着塞尔维亚河岸行船。觉得这边更加安全一些，果然，一直过了铁门，他都没有受到警察的纠查。

到了奥尔肖瓦才第一次遇到麻烦，多瑙河警署的一只船开过来，下令渔船停航。拉德科担心极了，一边守命停航，一边在心里盘算着，怎么回答他们必不可少的盘问。

可是，他们甚至一个问题也没有提，德拉戈什的一句话，那个小队长就恭恭敬敬地欠了欠身，不进行搜查了。

一个维也纳的市民居然能够随心所欲地支配国家力量，这本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然而领航员却连想也没想，只顾暗自庆幸如此顺利地过了这一关，把有一种对他有利的绝对力量在起作用看作是理应如此罢了。因而，看见那个警察和他的乘客没完没了的交谈，他没有感到诧异，而只是有些急不可耐。

多瑙河的警察组织同时奉伊扎尔·罗纳先生（他因被告越狱逃跑而暴跳如雷）和卡尔·德拉戈什之命，对多瑙河加强了戒备。每隔一段距离就设置了一个监察哨，河上来往船只都必须经过这一系列的关卡，其中奥尔肖瓦这一站又是头等重要的，这里河面十分狭窄，便于检查，所以任何船只不经过仔细检查休想从这里通过。

德拉戈什向属下询问了一些情况后，心里很不痛快，因为他知道了两个消息。第一，这些严密的稽查毫无结果；第二，两天前在罗马尼亚国内又发生了新的案子，一起相当严重的偷窃案，作案地点在吉雷尔河口，差不多正好在保加利亚城市雷霍瓦的对面。

如此看来，多瑙河匪帮已经成功地漏网而逃，这伙盗匪的习惯是不仅抢掠金银细软，而且什么贵重物品都要，因此，他们赃物肯定具有相当的体积。可是每艘船都仔细检查过了，都没有发现赃物的痕迹，这真是不可思议。

然而，事情的确如此。

盗匪的手段这么高明，德拉戈什不禁愕然不解。不过，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匪徒的犯罪动向表明，他们正向下游流窜。

从这些事实中唯一能得出的结论是，必须赶快行动，最近这次作案的时

间和地点提示出，作案者在距离不到三百公里的前方，根据布鲁什被关押的时间，也就是多瑙河流域匪徒的借机赶路的时间，可以推算出，他们的船速只有小渔船速度的一半左右。因此，追上他们并不是不可能的。

于是小船不再久待，立即继续航行。十月六日凌晨时分，小船已经进入保加利亚国境。在此之前，拉德科都是尽可能紧贴右岸航行的，从现在起，他要尽量靠近罗马尼亚河岸行驶；但从洛姆——帕朗卡开始，有一连串、宽约八至十公里的沼泽地，这样，船不能太靠近河岸。

自从进了保加利亚水域后，尽管拉德科仍十分专注地划船，但是多瑙河河面上的情景，多少使他觉得有点惴惴不安。许多小汽艇，还有鱼雷艇、甚至炮艇、打着奥斯曼帝国的国旗，在河面上来回逡巡。土耳其政府预计到，用不到一年工夫，它将跟俄国交战，因此未雨绸缪，现在就开始对多瑙河实行监视，并且不久将组建一支真正的舰队。

无论怎样都有风险，但领航员宁愿避开土耳其的舰船，哪怕这样会落入罗马尼亚当局的掌握。杰格先生也许可以保护他，就像上次在奥尔肖瓦时一样。

但是，可以再次检测乘客能耐的时机没有出现，最后这段航程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十月十日下午四点钟左右，渔船终于靠近鲁塞城；它就在对岸，隐约可见。领航员把船驶到江心，然后，多少天来第一次停止摇橹、把锚抛入河底。

“怎么啦？”德拉戈什惊奇地问道。

“我到了。”拉德科简捷地回答。

“到哪了？……可我们还没有到黑海呢。”

“我欺骗您了，杰格先生，”拉德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从来就没有打算过到黑海去。”

“啊！”侦探恍然，他的警惕性又重提起来了。

“是的，我出发时就是想要在鲁塞城停靠的。我们已经到了。”

“到鲁塞城朝哪个方向走？”

“喏，就在那里。”领航员指指远处城市林立的房屋。

“既然如此，那我们为什么还不去呢？”

“因为我们要等到天黑以后才能去，我被通缉、追捕。要是白天去，我说不定刚迈出第一步就会被抓住哩！”

“这么一说，情况显得有点复杂，看来，德拉戈什当初的怀疑是正确的。”

“就像在塞姆林时一样，”德拉戈什低声咕哝着。

“就像在塞姆林时一样，”拉德科无动于衷地附和、表示赞同，“不过，理由可并不一样，我是一个正直的人。杰格先生。”

“这我并不怀疑，布鲁什先生，尽管一个人害怕被逮捕的理由总不见得会好到哪里去。”

“我没有做过坏事，杰格先生，”拉德科冷静地分辩道，“请原谅我不把我的理由说给您听。我曾经发誓要保守自己的秘密，我会坚持的。”

德拉戈什做了一个表示极不在意的姿势，接受了对方的态度。这时领航员继续说道：

“杰格先生，我相信您是不愿意介入我的事情的，要是您愿意，我将把您送到罗马尼亚去，这样，您可以避免遭遇我将面临的危险。”

“您打算在鲁塞城待多久？”德拉戈什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而是提了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拉德科说，“要是事情如我所愿，我明天天亮前就能赶回到船上，那样的话，我将不是一个人回来；要是事情不顺利，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奉陪您到底，布鲁什先生。”德拉戈什态度很坚定地表白。

“随您的便！”拉德科说完这句话，就再也不吭声了。

夜幕降临后，拉德科又操起橹来，向保加利亚河岸驶去。他在城市最后一排房屋下游一点的地方泊岸。此时，夜色已经很浓了。

拉德科的身心早已飞往目的地，他的一举一动就像是一个梦游者。他的动作干脆利落而又准确，毫不迟疑地做完应该做的事情，做那些非做不可的事情，他对四周的一切都视而不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旅伴在起锚时就溜到船舱里去了。外部世界对他来说好似完全失去真实，唯有他的梦还存在着，这个梦，尽管是在黑夜里，仍然闪烁着光芒，这个梦就是他的家，就是他家里的娜佳！……除了娜佳之外，天底下还有什么呢？

船艏一碰到河岸，他就跳上了岸，结结实实地系好缆绳，然后就快步如飞地离去了。

几乎同时，德拉戈什钻出了舱室。一分钟也不耽误，只见他那刚健、干瘦的身影，笨拙迟钝的举止，简直是匈牙利农民的翻板，谁又能够看得出来他竟是一个警探呢？

他也跳上了岸，追随着领航员的足迹，再次跟踪而去。

第十六章 人去楼空

五分钟后，塞尔热·拉德科和卡尔·德拉戈什便进入了市区。

那个年代，尽管鲁塞是座商业重镇，却没有路灯照明。因此，他们此番若是对城市有个大致的了解，那就太困难了。这座城市以一个大码头为核心，散乱地分布着一些建筑，码头的四周簇拥着许多破烂不堪的棚屋，有的用作库房，有的算是客栈，不过，他们实际上并不打算去游览城市。拉德科步履飞快，眼睛凝视前方，好像被黑夜里一个闪亮的目标吸摄着似的。而德拉戈什则全神贯注地跟踪着领航员，当他穿过一条小巷时，竟然没有看见有两个人从巷口走出来。

那两个人走到沿河的路上便分手了，其中一个往右边，朝河的下游方向远去了。

“再见！”那个人用保加利亚语道别。

“再见！”另一个回答，转向左边，正好朝德拉戈什的方向走来。

德拉戈什听到这个人的口音，吃惊得哆嗦了一下，他本能地放慢了步子，迟疑了那么一秒钟，然后决定放弃他的追踪，陡然停住了脚步，向后转过身来。

一个警探若有不甘屈居下级职位的雄心壮志，那他必须掌握一整套独特的技能、或者是先天的禀赋、或者是后天的才干。然而在应该具备的许多长处之中，最珍贵的便是耳朵和眼睛的精确记忆力。

德拉戈什的这个优点可谓是无与伦比了。他的听觉神经和视觉神经就像是名副其实的记录仪器，它们对声和光的感应永远不会从他的记忆中消失，无论经历的时间多么久远。哪怕过了几个月、许多年，他仍能一下就分辨出曾经见过的某张面孔、或是曾经震动过他耳膜的某个声音、即便是这声音只听说过那么一次。

刚才，他所听见的，正是这么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此时此地，他马上就会和那个说话者面对面了，一定不会弄错，这个声音正是上次在皮利什山麓的林间空地里听到过的那个声音，正是追踪到现在仍无音信的那条线索。他对船上旅伴种种猜测尽管看来很精妙，但是说到头来，也只不过是些假设罢了。相反，他刚才听见的这个说话声却是确凿无疑的。在“可能”与“肯定”之间挑选一个，那还用犹豫吗？这就是为什么侦探放弃了追踪领航员，而扑到这条新发现的线索上去。

“晚安，蒂恰！”那个人走近来时，德拉戈什就用德语打了个招呼。

那人停住了脚步，竭力想在黑暗中看清对方。

“是谁跟我说话？”他问道。

“我。”德拉戈什答道。

“您是谁？”

“马克斯·雷诺尔德。”

“不认识。”

“可我认识您，要不然我怎么叫得出您的名字呢？”

“这倒是，”蒂恰承认道，“不过，老兄的眼睛真好啊！”

“我的眼力的确蛮好的。”

他们的对话中断了片刻后，蒂恰又说：

“您找我有什么事？”

“跟您聊聊，”德拉戈什说，“找您和另一个人，我到鲁塞镇来就是为了这件事。”

“那您不是鲁塞镇人啰？”

“不是，我今天才到这里的。”

“您选的真是好时候。”蒂恰冷笑一声，他大概是影射保加利亚目前的混乱状况。德拉戈什做了一个漠不关心的手势，接着说道：“我是格朗人。”蒂恰没有作声。

“您没去过格朗吗？”德拉戈什认真地说。

“没有。”

“真奇怪，到了格朗附近，却没去逛逛。”

“附近！……”蒂恰重复着，“您怎么知道我曾经到过格朗附近呢？”

“那还用说！”德拉戈什笑着说道，“哈格诺别墅离格朗并不远嘛！”

这一下，轮到蒂恰大吃一惊，打了个哆嗦。不过，他竭力抵赖。“哈格诺别墅？……”他试图用一种打趣的语气试探道，“老兄，就像我不认识您一样，我也不知道那地方。”

“真的吗？……”德拉戈什话中带刺，“那么，皮利什林间空地，您知道吗？”

蒂恰连忙走过来，抓住对方的手臂。

“您小点声！”这一次他没有掩饰自己的紧张情绪。“您这么大声嚷嚷，真是疯啦！”

“反正又没有人。”德拉戈什不以为然。

“那可说不准，”蒂恰反驳说，紧接着他又问：“您到底想干什么！？”

“要找拉德科谈谈。”德拉戈什回答说，并没有放低声音。蒂恰的神经又抽紧了。

“嘘！”他惊恐地向四周张望一圈，“您这是要叫我们都给抓走不成！”

德拉戈什哈哈大笑起来。

“哎呀呀！”他说，“要是我们讲哑语，那彼此就听不见了。”“可是，”蒂恰低声地责备道，“这深更半夜的，总不能连招呼也不打，就跟别人攀谈起来，有些事情最好不要在大街上说。”

“我不一定要在大街上跟您谈，”德拉戈什反驳道，“咱们到别的地方去。”

“哪儿？”

“随便什么地方都行，这附近有酒店吗？”

“离这儿没几步就有。”

“咱们走吧。”

“行，”蒂恰表示同意，“跟我来。”

走了大约五十米路，两个人来到一个小广场上，他们面前有一扇窗户在黑夜里透出微弱的灯光。

“就在那儿。”蒂恰说。

门开了，他们大步走进冷清的厅室。这是一家小咖啡馆，屋内摆着十来张桌子。

“这地方挺不错。”德拉戈什说。

老板没料到这时候会有顾客，连忙跑过来。

“咱们喝点什么？……我来付帐？”侦探拍拍口袋说。

“来一杯烈性白酒，怎么样？”蒂恰建议着。

“好，就来一杯烈性白酒！……再来一点刺柏子酒行吗？”

“也好，来一点刺柏子酒。”蒂恰很赞同。

德拉戈什转身向听候吩咐的店老板说：“朋友，您听见了吗？……给我端来，快一点！”

店老板去端酒时，德拉戈什扫了这位将要与之战斗的对手一眼，掂量了一下这家伙的份量。这人肩膀宽宽的。长着公牛般的粗脖子，窄窄的脑门被厚厚的灰发遮住，一句话，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典型的下层角夫，十足的蛮汉。

老板很快端来了几瓶酒、两只杯子，蒂恰接着刚才的话题说下去。

“您是说，您认识我？”“您不相信吗？”

“您也知道格朗发生的事？”

“当然，我们一起卖过力嘛！”

“不可能！”

“这可是真的。”

“这我就不明白了，”蒂恰嘟囔着，拼命地回想那天的事，可当时只有我们八个人……”

“对不起，德拉戈什打断他的话说，“当时我也在，所以总共有九个人。”

“您也插手了吗？”蒂恰不相信地问。

“是的，我到别墅去了，也到林中空地去了。那辆大车还是我拉走的哩。”

“您跟伏盖尔吗？”

“是跟伏盖尔一起。”

蒂恰想了想。

“这不可能，”他表示异议，“和伏盖尔一起的是凯塞利克。”“不，是我，”德拉戈什不慌不忙地分辩道，“凯塞利克和你们其他人在一块。”

“您敢肯定？”

“绝对没错。”德拉戈什肯定地说。

蒂恰看来有点动摇了。这个强盗的脑子的确不那么灵。刚才在不知不觉中，他已经向那个所谓马克斯·雷诺尔德透露了伏盖尔和凯塞利克两个同伙。还以为雷诺尔德也知道他们的名字，并把这当作他参与了那天活动的证据。

“喝杯刺柏子酒！”德拉戈什提议。

“我们干。”蒂恰说。

于是，一杯酒一饮而尽。

“这件事倒蛮奇怪的，”他半信半疑地嘀咕着，“我们第一次把一个陌生人拉进来了。”

“什么事总有个起头嘛，”德拉戈什回答道，“我既然已经入伙，就不再是陌生人了。”

“入什么伙？”

“我跟你们一道呗！”

“别瞒着我了，老兄，我告诉您，事情已经谈妥了。”

“跟谁谈的？”

“跟拉德科。”

“闭嘴，”蒂恰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我已经跟您说过，不准提这个人的名字。”

“那是在大街上，”德拉戈什争辩道，“怎么，在这儿也不行吗？”

“这儿，哪儿也不行，在这座城里任何地方都不准谈，听到了？”

“为什么？”德拉戈什顺藤摸瓜。

可是蒂恰仍然存着戒心。

“要是别人问起您来，”他小翼翼地说，“就回答说你不知道，老兄。您晓得了许多事情，不过照我看，您并不是全都清楚。你可别想从我这样的老狐狸口里掏出什么秘密来。”

蒂恰言之差矣，他怎能斗得过像德拉戈什这样的高手呢！老狐狸碰上了老猎手了。蒂恰是个拿起酒杯就放不下的人，侦探一发现他这个弱点，就处心积虑要从这里打开缺口，粉碎他的防线。德拉戈什频频敬酒，那个强盗还推谢一番，但态度并不强硬，刺柏子酒和烈性白酒，一杯杯地接连喝下去，酒精已经开始在蒂恰身上起作用，他的目光变得模糊不清了，舌头不听使唤，警惕性也松弛了。众所周知，酒喝多了以后，人就像在下坡路上滑，欲罢不能，越喝就越想喝。

“咱们刚才说到，”蒂恰旧话重提，声音有点含混，“已经跟头儿谈妥了？”

“谈妥了，”德拉戈什说。“他做得对……头儿，”蒂恰说，在酒精的作用下，他开始称呼对方为“你”了：“你看起来，是个真心实意的好伙计。”

“你可以这么说，”德拉戈什合着他的调子谈着。

“不过，喂！……你在这儿见不到他了……咱们的头儿。”“为什么我见不到他？”

蒂恰回答之前，眼睛溜到白酒上，自斟自酌地喝了满满两杯，然后用暗哑的声音说：“走了……头儿。”

“他不在鲁塞城吗？”德拉戈什马上追问道，显得很失望。“已经离开了。”

“离开？……这么说他回来过了？”

“四天前回来过。”

“现在呢？”

“乘驳船继续向黑海航行了。”

“他什么时候回来？”

“半个月以后。”

“半个月以后！运气真糟！”德拉戈什叫了起来。

“你心里痒痒，急着入伙啦？”蒂恰大笑了几声。

“可不是！”德拉戈什说，“我是一个农民，在格朗那一下呀，我一夜里捞的钱，比我种一年地挣的还要多。”

“尝到甜头啦？”蒂恰开怀大笑。

德拉戈什发现他对面的酒杯空了，连忙把它斟得满满的。“你不喝，伙计？”德拉戈什叫着，“干杯！”

“干杯！”蒂恰跟着说，将杯中之物一饮而尽。

警探真是大丰收，套取了很多情报。他搞清了多瑙河匪帮有多少人，照蒂恰的说法是有八个人。知道了其中三个人的名字，如果连头儿算在内，就是四个人的名字。弄清了他们目的地是黑海，那儿大概有一艘船来接运赃物。还摸清了他们的活动基地是在鲁塞城。假若不能在多瑙河将罪犯捉拿归案，过半个月，等拉德科回到鲁塞城时，早就撒下天罗地网，准保他逃不掉。

然而，还有好几个疑点没有解开。德拉戈什想，趁对手酩酊大醉之际，也许还可以再弄清其中一个疑点。过了一会儿，他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气问道：

“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提起拉德科的名字？”

蒂恰肯定已经烂醉如泥了，听见同伴跟他说话，眼神都呆滞了。他突然显出心软的样子，向酒友伸出手去。

“我马上告诉你，”他咕哝着，“因为你，你是一个朋友。”

“是的。”德拉戈什肯定地说，一边和这个醉鬼握了握手。

“一个弟兄，”

“是的。”

“一个爽快人，一个棒小子。”

“是这样。”

蒂恰的眼睛寻找着酒瓶。

“再来杯刺柏子酒！”他又说。

“没啦！”德拉戈什说。

侦探估计对方已经快不行了。就把酒瓶里还剩下的酒洒在地上，害怕他烂醉如泥不省人事。可是这对蒂恰并不起作用，他知道刺柏子酒已经喝光了，遗憾地做了个鬼脸。

“那就来一杯烈性白酒！”他恳求道。

“给。”德拉戈什同意了，他桌上的酒瓶向前推了推，瓶里还剩下一点点白酒。“可要当心啊，老兄！……咱们别喝醉啦。”

“我会醉！……”蒂恰不以为然道，同时把酒喝了个底朝天，“我想醉都醉不了。”

“咱们刚才说，拉德科……”德拉戈什提醒他，耐着性子，继续绕着弯儿向既定目标引导。

“拉德科？……”蒂恰重复着这个名字，他已经记不得刚才在说什么。

“为什么不能喊他的名字呢？”

蒂恰傻笑了一下。

“这，这把你弄糊涂了吧，小子！……因为在本地，他不叫拉德科，叫斯特里加，就这么回事。”

“斯特里加？……”德拉戈什重复着这个名字，如坠云里雾里，“为什么叫斯特里加呢？”

“因为这就是这个人的名字……那么，你呢？你叫……你叫什么？说真的！”

“雷诺尔德。”

“对啦……雷诺尔德……好吧！你叫雷诺尔德……他，他叫斯特里加……这是清清楚楚的。”

“不过，在格朗……”德拉戈什追问道。

“啊！”蒂恰打断了他的话道，“在格朗，他叫拉德科……可在鲁塞镇，他叫斯特里加。”

他眨了眨那双狡猾的眼睛。

“你明白了就好，人家找不到他，也认不出他。”

强盗在行凶作恶时，用个假名字是常事，侦探对此不觉奇怪。可他为什么要用拉德科这个名？正好是船上那幅肖像底下的签名呢？

“是的，是有一个人叫拉德科。”想到这里，德拉戈什性急地喊了出来。

“可不是！”蒂恰说，“事情就这么巧妙。”

“这个拉德科究竟是谁呢？”

“一个蠢货！”蒂恰大声道。

“他与你有仇？”

“不！……他与我没什么……是与斯特里加。”

“他与斯特里加怎么啦？”

“他抢走了斯特里加的老婆……那个美人娜佳。”

“娜佳！这就是那幅肖像上的人的名字呀！德拉戈什庆幸自己这回找对了路，于是详细听着蒂恰不加掩饰说出来的内情。

“打那以后，他们就甭想做朋友了。你想……就为的这。斯特里加这个狡猾的小子就冒充了他的名字。”

“你说了这许多，”德拉戈什说，“可为什么不准提拉德科这个名字的原因，还是没有告诉我。”

“因为提这个名字很危险。”蒂恰解释说，“在格朗……还有别的地方，你知道了拉德科这个名字是指的谁……而在这儿，这是一个反政府的领航员的名字，他胆大……搞阴谋，这个笨蛋……可鲁塞的大街上全都是土耳其的人。”

“那他现在怎么啦？”德拉戈什问。

蒂恰做了一个手势，表示不知道。

“他不见了，”他回答道，“斯特里加说他已经死啦。”

“死啦！”

“这可能是真的，因为斯特里加已经把那个女人弄到手了。”

“哪个女人？”

“美人儿娜佳呀！……用了别人的名字，又抢了别人的老婆……那女人不高兴，可怜的小鹌鹑儿！……这会儿，斯特里加还把她关在驳船上呢。”

德拉戈什一切都明白了。这么多天来，和他一起旅行的人并不是一个坏蛋，而是一个流亡在外的爱国者。这个不幸的人经过这么多的艰苦磨难，终于回到自己家里时，却发现家里已经空无一人。此时此刻，他该是多么痛苦啊！……必须去帮他一把……至于这帮匪徒，德拉戈什现在已经洞悉内幕，再花不了多少气力就可一网打尽。

“真热呀！……”他嘘了一口气，佯装自己已经喝醉酒了。

“热得利害！”蒂恰附和道。

“都怪烈性白酒。”德拉戈什咕哝着。

蒂恰拿拳头在桌子上砸了一下。

“你的酒量不行，小子！”……他狠狠地取笑德拉戈什，“您瞧我……我……我还能再干上几杯呢。”

“我不跟你斗。”德拉戈什向他认输。

“你这个小云雀！……”蒂恰冷笑了一下说，“好吧，要是你想走，咱们就不喝了。”

老板被喊了来。付了帐，两个人就走到广场上去了。这么一走动，好像对蒂恰不太好，出门一吹风，他就醉得更厉害了。德拉戈什真怕他醉倒了。

“你说，”他指指河的下游问，“拉德科在那边吗？”

“哪个拉德科呀？”

“就是那个领航员，他住在河下游那边？”

“不。”

德拉戈什转身指城市的一方。

“是那边吗？”

“也不是。”

“那么，在这边？”德拉戈什指着上游问道，

“是的。”蒂恰哼了一声。

侦探拖着这个酒友，一路踉踉跄跄地走着，蒂恰嘴里叽哩咕噜说些颠三倒四的话，这样走了五分钟，他突然停住脚步，尽量支撑住自己歪斜的身体。

“斯特里加说什么来着？”他结结巴巴地说，“他说拉德科已经死了吗？”

“怎么，你说什么？”

“他没有死。瞧，他家好像有人。”

蒂恰用手指指几步远的一间屋子，窗扉里射出几道灯光，把路面划成一条条光影。德拉戈什赶快向窗子走过去，他和蒂恰从窗缝中望进去。

他们看见一间不太宽敞的房间，里面的陈设不错，只是家具横七竖八的，上面有厚厚的一层灰尘。可以看出，在很久前这时曾发生过一场殴斗，房间中央摆着一张大桌子，一个男人坐在旁边，一只胳膊肘撑在桌面，手指插在蓬乱的头发里，仿佛陷入沉思。从他的面部表情，从他那颤抖的手指，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极度痛苦，大颗大颗的泪珠从他的眼里流淌下来。

不出所料，德拉戈什认出那就是他的旅伴。不过，认出那个绝望的沉思者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

“就是他！……”蒂恰低声说，同时极力想赶跑自己的睡意。

“他？”

“拉德科。”

蒂恰用手摸了一把脸，到底让自己清醒一点了。

“他没有死，这个混蛋。……”他咬牙切齿地说道，“不过，他好不到哪里去……土耳其人会付给我很高的价钱买他的皮，斯特里加将会高兴坏的！……别离开这里，伙计。”他对德拉戈什说，“要是他走出来，你就把他打昏！……必要时你还可以喊人帮忙……我这就去找警察来……。”

蒂恰没等德拉戈什回答，就跑开了，边跑边打趔趄，总算由于情绪的高度兴奋，支持住了醉软的身躯，没有摔倒。

剩下侦探独自一人时，他走进屋内。

拉德科没有动弹，德拉戈什把手搭到他的肩上。

那个可怜的人抬起了头，只是他的思绪仍游离在外，目光迷朦，竟然没有认出他的乘客。“娜佳！”德拉戈什在一旁大喊了一声。

拉德科猛地站起身来，眼里冒火似的死死盯住德拉戈什的双眼。

“跟我走，”侦探说，“咱们快离开这里！”

第十七章 泅水夜袭

小渔船在水面飞驰。拉德科情绪激动、满腔愤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疯狂地摇橹。在怒火与复仇愿望的趋动下，他已经超越了人体的极限，每夜只休息片刻，当他困顿不堪时，就直挺挺地倒在甲板上沉沉睡去，但两个小时以后，他会突然睁开眼睛，就好像被一记钟声敲醒，随即又投入那辛苦的劳作。

德拉戈什亲眼目睹他顽强地追击敌人，不由得十分钦佩，想象不出一个人的机体居然蕴藏着如此坚韧的毅力，然而，他的确是在一个人的身上看见了这种奇迹。一个人从最沉痛的绝望中汲取了超人的能量。

侦探不愿给这个不幸的领航员丝毫的干扰，便不说一句话，保持安静。该说的话，在他俩离开鲁塞城的时候，侦探已经对他说过了。事先，在小船离开岸边的时候，德拉戈什就向领航员做了必要的交代。告诉了他，自己的身份；之后，德拉戈什简短地解释了一下他为什么要乘这只船旅行，无非是为了追捕多瑙河盗匪；而公众舆论都认为匪首是鲁塞城的拉德科。

领航员不介意地听着这些，显得很不耐烦，这一切对他而言，有什么要紧的呢？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个目的，一个期盼：娜佳！

所以在德拉戈什讲到这位年轻女子时，领航员才开始聚精会神地听了，德拉戈什告诉他，从蒂恰口中得知，娜佳已被那伙盗匪抓到驳船上了，现正向下游驶去，驳船正是这个匪帮的首领指挥的，而这个匪首的真名不是拉德科，他叫斯特里加。

听到这个名字，拉德科不禁怒吼了一下。

“斯特里加！”他喊着，痉挛的手使劲地攥紧橹把。

他不必再问更多了。从那以后，他便一心驾船、不间断、不歇息、双眉紧蹙，怒目圆睁，他的整个灵魂都已朝着目标，向前飞驰而去。这个目标，他断定是自己可以达到的。为什么呢？他也说不清楚，反正他有这个把握，一定的！囚禁娜佳的那艘平底驳船，纵令它混在上千只船中，他也可以一眼就把它认出来。怎么认呢？他同样一点不知道。反正他将会认出它来。这是不容置辩的，不会有任何问题。如今，他终于明白了。当他被囚禁在船上时，为什么他总觉得认识那个负责给他端饭的看守；为什么隐隐约约听到的说话声会在他心中引起强烈反响。原来那个看守就是蒂恰；那说话的恰恰就是斯特里加和娜佳的声音，而那夜空中传来的叫喊，正是娜佳在绝境中无助的呼救啊！他当时为什么不停下来呢？此刻，他心里是多么悔恨，多么负疚啊！

当他从驳船上逃跑时，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正把最心爱的人儿抛弃在那里。因此，他只是在黑夜中依稀瞥了一眼那个浮动监牢的暗影。不过没有关系，这就足够了，一旦那艘驳船出现在他的视野，他内心深处，一定会有一个神秘的声音提醒他注意的。

事实上，拉德科的愿望没有旁人想象的那样难以实现。因为，多瑙河上行驶的船很少，拉德科认错驳船的可能性并不大。过了奥尔肖瓦之后，驳船的数量就不断减少，而从鲁塞往后，就更是寥寥无几了，最大的几艘也大都在保加利亚的锡利斯特里城停泊了。小渔船航行二十四小时后到达该城，此后河面上就只有两艘自航驳船，其他差不多全是汽轮。

在鲁塞的附近，多瑙河的河面就已经十分宽阔了，河床超过八公里宽，左岸延绵着一望无际的沼泽地。下游的河面就更宽了，在锡利斯特里和布勒

伊拉之间，河面甚至达二十公里宽。这么宽广的水面简直就象一片海洋，暴风聚雨时来偷袭，狂涛巨浪几乎永不平息。平底驳船经不起大浪，都不敢到这儿来冒险。

拉德科真是人助天助，正赶上一个风平浪静的好天气。他驾驶的这叶小舟，体积又小，形状也不适合航海，只要风稍微大一点，就必须在岸边河湾避一避。

德拉戈什由衷地关心着他旅伴的焦虑，与此同时，他也在寻找自己的目标；看着这片广袤凄凉的河面，他不由得惶惑起来。蒂恰向他提供的会不会是假情报？所有驳船都陆续泊岸了，这使他担心，斯特里加的驳船也必须跟别的船一样停泊下来。他心里越来越不安，终于开口问拉德科：

“驳船能够开到大海里去吗？”

“可以，”领航员回答道，“这种情况是很少的，但偶尔也能看到。”

“您亲自驾驶过吗？”

“驾驶过几次。”

“要卸货时，该怎么办？”

“在几个入海口的那边有些小港湾，驳船就停泊在小港湾里，汽轮会来接货的。”

“海口，您是说有好几条支流入海吗？”

“主要有两条干流入海，”拉德科回答道，“一条靠北，叫做基利亚；一条靠南些，叫做苏利纳河。苏利纳河口是最大的入海口。”

“这会不会使我们扑空呢？”德拉戈什问道。

“不会，”领航员肯定地说，“那些违法走私的船只都走苏利纳干流，所以我们走北面那条支流。”

德拉戈什对这个回答仍是将信将疑。你从这条干流过去，匪徒可以从另一条逃遁。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碰运气了，因为你没有可能同时把所有的河口都监视起来。拉德科好像看出了他的心事，就又加了一番解释，好使他信服。

“另外，在基利亚河口的那边，有一个小港湾，驳船可以在这个港湾转运货物。而苏利纳河口的船只，必须在海滨的苏利纳港卸货。再往南去的圣乔治干流，虽然是支流中最宽的一条，但只能勉强通航。因此，您用不着担心会出什么差错。”

十月十四日上午，也就是从鲁塞镇起航后的第四天，小渔船终于驶入了多瑙河三角洲。小船从苏利纳河的左侧过去，径直驶入基利亚河道。正午时分，他们经过伊兹梅尔，这是沿岸最后一个大点的城市了。第二天一清早，他们就将进黑海。

到黑海之前能不能追上斯特里加的驳船呢？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这一点。自从他们离开主干流以后，河面上简直太寂寥。放眼望去，再也看不见一叶船帆，也没有轻烟。强烈的不安折磨着德拉戈什。

至于拉德科嘛，即使有点担心，却也没有流露出来。他总是弯腰摇橹，专注地循着航道驾驶，不懈地把渔船向前推进。只有凭着长年积累的经验，他才能自如地在浅滩和沼泽之间穿行。

他顽强的毅力和超凡的勇气应该得到回报。就在这天下午将近五点钟时，终于有一艘驳船进入他的视线。它停泊在基利亚城堡下游十几公里的地方。拉德科把橹停下来，拿起一个单筒望远镜，仔细察看了这只驳船。

“是它！……”他放下望远镜，压低嗓门说。

“您敢肯定吗？”

“错不了，”拉德科一口断定，“我认出了雅库伯·奥古尔，他是鲁塞镇上技术不错的一个领航员，死心塌地的为斯特里加卖命，肯定是他在这条驳船上。”

“咱们怎么办？”德拉戈什问道。

拉德科没有立即答话，他在思考着。

“必须回到基利亚去，甚至得到伊兹梅尔，我们才可以找到援兵。”侦探说。

领航员摇摇头，不同意这个主意。

“逆水返回伊兹梅尔，哪怕退到基利亚，都得用很长时间。而驳船在继续前行，等它一到海上，就再也找不着了。使不得，咱们就停在这里，等到天黑再说。我有一个主意，万一我的计策没有成功，咱们就远远地跟在驳船后面，搞清它停泊的地方后，再去苏利纳求援。”

晚上八点钟，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來。拉德科让船顺水漂到离驳船二百多米的地方，悄悄抛了锚。然后，他没有作任何解释就脱掉衣服，跃入水中。德拉戈什惊异地看着这一切。

拉德科用那强健的手臂划着水，笔直地向黑暗中依稀可见的驳船的影子游去，他一直游到了驳船的前面，但始终与驳船保持着足够的距离，以免被人发现；然后，他又折回来，逆水向驳船靠拢。水流得很快，但他终于抓住了船尾宽大的舵板。他侧耳倾听，水流擦过船侧，像丝帛的抖动声一般，几乎掩盖了幽幽传到他耳边的一支舞曲。原来，在他的头顶上，有一个人正在轻轻哼着曲子，拉德科手脚都扒住船身粘糊的木板，把头慢慢升到舵板上，这时，他认出那人就是雅库伯·奥古尔。

船上静悄悄的。甲板室里也无声无息。伊凡·斯特里加大概就藏在那里。五个船员躺在船头的甲板上，悠然自得地闲聊，他们的谈话声混合成一片模糊的嗡嗡声。船尾只有雅库伯·奥古尔一个人。他爬上了甲板舱的顶篷，坐在舵把上，嘴里哼着一支熟悉的小曲儿，随着船儿的摇荡，享受那夜的静谧。

歌声突然消失了。两只铁手死死掐住了唱歌人的脖子，他在上头晃了晃，正好跌到舵板上。他死了吗？手和脚都垂了下来，身体失去了知觉，像块软布做的衣服搭在了窄窄的舵脊两侧。拉德科松开手，拎住那大汉的腰带，然后逐步减少膝盖对舵板的压力，身体慢慢向下滑动，终于静悄悄地钻回水里。

驳船上没有一个人察觉到这场袭击。斯特里加没有从舱里出来，前甲板上的五个人仍在悠闲地聊天。

这时，拉德科向小船游去。回来时比去时吃力多了，除了自己要逆流而上外，还得托住奥古尔的身体。即使这家伙没死，也没剩下几口气了。凉嗖嗖的水并未使他苏醒，他一动也不动。拉德科开始担心刚才下手是不是太重了一点。

从小船游到驳船只用了五分钟，回去时，同样的距离却花了半个多小时，而且拉德科的运气还不错，没有在黑暗里迷失方向。

“帮我一下，”他终于回到了小船边，忙对德拉戈什说，“到手了一个。”

在德拉戈什的帮助下，他用力把奥古尔举过了船舷，放到船里。

“他死了吗？”拉德科问道。

德拉戈什向俘虏俯过身去。

“没有，”他回答道，“还有气。”

拉德科满意地松了口气，立即操起橹把逆水划了起来。

“听我说，您把他捆起来，捆结实点，”他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摇橹，“如果您不想在我把您送上岸以后，他就从您手中溜掉的话。”

“你的意思是说咱们分头行动？”德拉戈什问道。

“是的，”拉德科答道，“您上岸后，我就回到驳船附近，明天我想办法混到驳船上去。”

“大白天上去吗？”

“是的，我自有主意。您放心，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我是安全的，迟一些时候，当我们快到黑海时，就难保不出事了。到那时，就全指望您了。不过，我会尽量拖延时间的。”

“指望我？……我能做些什么事？”

“带些人马来支援我。”

“我会全力以赴的，别担心。”德拉戈什热情地答应了。

“我不担心，不过您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您尽力而为吧，只能这样了。请您记住，驳船将在明天正午起锚，如果正常行驶的话，下午四点钟左右将驶入大海。你按这个时间行动吧。”

“您为什么不和我一起走呢？”德拉戈什问，心里很为他担忧。

“因为您恐怕会赶不及，这样斯特里加就赢得了时间，便可溜之大吉。要阻止他们到达海上，没有我不行，有我在驳船上，即使你们援兵来迟了也没关系。不过，你们来得太迟的话，我极可能就不能生还了。”

领航员的话语不容辩驳，德拉戈什明白，怎样做也不会让他改变主意，就不再坚持己见。

于是，小船驶向岸边。仍旧昏迷不醒的雅库伯·奥古尔被抬到了地上。

塞尔热·拉德科立即转身推着船，离了岸。小渔船消失在夜幕里。

第十八章 多瑙河领航员

拉德科的身影在夜幕中渐渐隐去后，德拉戈什有那么一刻茫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夜还很长，自己孤单地站在比萨拉比亚的边境，还扛着一个气息奄奄的俘虏。职责不允许他抛下俘虏不管，而他的处境又使这具躯体显得十分碍事。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他不寻求救援，援兵是不会自动找上门来的。因此他必须作个抉择。时间非常紧迫，一小时甚或一分钟，就可能决定拉德科的生死。德拉戈什还是决定暂时撂下了这个俘虏，奥古尔始终昏迷不醒，而且，被绑得很结实，即使醒过来了也逃不掉。于是，德拉戈什把俘虏留在了岸边，自己抽身便向上游跑去，只要路不是太难走，他是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跑了足足半个小时，周围仍是荒无人烟，他不禁开始担心，是不是得一直跑到基利亚才行。就在这时，他终于发现河畔有一幢房子。

这像是座不小的农庄，可要叫开这幢房子的门，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此时此地别人的不信任是完全有理由的，这座住宅的主人看来也不欢迎他进去。更加难办的是，这些农民讲的一口方言，就连德拉戈什这样的语言通，也听不懂他们的话。德拉戈什见机行事，创编了一种土语，其中罗马尼亚语、俄语和德语各占三分之一，勉强应付，总算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关得严严实实的大门终于为他打开了一条缝。

进门之后，他又得回答主人一番紧锣密鼓的询问，所幸他必定都应付了过去，因为离他下船还不到两个小时，一辆马车就把他载回到奥古尔身旁。

奥古尔还没有苏醒过来，甚至，他被人从河边草地抬到了车上，也丝毫没有知觉。马车立即向基利亚出发。到农庄这段路很不好走，只能一步一步慢行，但过了农庄就有一条路，老实讲，虽然路很差，但总可以加快些步伐。

经过这番周折，德拉戈什到达基利亚时，已经过了午夜。城市的一切都沉睡了。要找到该城的警察局长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不过总找到了，并把这位高级官员喊了起来。这位警察局长不得不听命于德拉戈什，没有表现出太多的不耐烦。

德拉戈什让警察局长把已经开始睁眼睛的奥古尔关押在一个可靠的地方。现在，德拉戈什没有了后顾之忧，终于可以去设法擒拿其余的强盗了。其实，也许他更急着想做的是去营救拉德科。

从迈出第一步起，德拉戈什就遇到一连串不可逾越的阻碍。首先，基利亚一艘汽轮也没有；而且，警察局长坚决拒绝把他的人派到河上去。多瑙河的这条支流是由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共管的，这位官员完全有理由担心，他这么一插手，会遭致土耳其政府的抗议，值此战争乌云密布之际，这种抗议的后果将是十分令人遗憾的。如果这位罗马尼亚官员能够翻阅一下命运史，他将可以看到，这场战争是历史的必然，几个月后必将爆发；明白了这一点，他也许就不会那么胆小怕事了。可是，由于无法预知未来，他一想到自己可能以某种方式卷入一场外交纠纷，就胆颤心惊，于是，他还是恪守明智的箴言：“无事为上。”谁不知道，这是所有国家官员们的信条。

这位警察局长最大限度敢做的事，就是建议德拉戈什赶到苏利纳去，并告诉他谁能带他穿越多瑙河三角洲，走过这段将近五十公里的艰难旅程。

跑去叫醒这个人，说服他下定决心，套上马车，把马车渡到右岸。这些事，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将近凌晨三点，侦探才坐上一辆马车，车子由一匹

小马碎步拉着，所幸的是马的体质比外表看上去的感觉要强得多。

基利亚警察局长没有说错，穿越多瑙河三角洲的确是很困难的。路上全是泥泞，有时甚至还有好几厘米深的积水，车子很艰难地行进着，若不是车夫机灵熟练，在这片没有任何路标的平原上，早就迷了几次路了。这样行走，他们的速度根本快不了，何况还要常常停下来，让疲惫不堪的马儿喘口气。

德拉戈什到达苏利纳时已是正午时分，再过几个小时就到拉德科所规定的期限了！德拉戈什顾不得休整，就连忙赶去与当地权力机关联系。

苏利纳在签订柏林条约后才归属罗马尼亚。本书故事发生时还由土耳其管辖，当时土耳其素丹宫廷与西方列强之间可谓是剑拔弩张。德拉戈什是匈牙利人，虽说他肩负的使命关系到多瑙河流域各国的利益，但也别指望在那儿成为受欢迎的人。他所受到的接待比他担心的还要稍微好一点，当局虽然只给予微不足道的支持，他也并不感到惊奇。

地方警署对他说，他们没有可专供他使用的船只，他只能指望海关监察船，这种情形，海关是理应协助的，因为盗窃集团往往跟走私集团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很不凑巧，那艘海关监察船一艘航速相当快的汽轮，现在不在港口，它正出海巡查，不过离海岸线肯定不会太远。因此，德拉戈什只须租上一只渔船，一开出防波堤，就肯定可以遇到那艘海关船。

侦探对自己的无能深感失望，他只得采纳这个主意，下午一点半钟，他张帆起航，绕过防波堤，去寻找海关汽轮了。现在，离拉德科约定的时间只剩下十五分钟了！

在德拉戈什历尽周折的这段时间内，拉德科正按部就班地执行自己预定的计划。

整整一个上午，他都把小船隐匿在岸边的芦苇丛中，窥伺着敌人，确信那艘驳船没有丝毫准备起航的迹象。他昨夜也许有点冒失地把奥古尔掳走，——但他别无选择——其目的正在于阻止驳船启航。不出他所料，没有了领航员，斯特里加不敢贸然起航，因为这段河道沙滩密布，航行非常困难，若非有独到的驾驶经验，那简直就寸步难行。可以想见，那些盗匪搞不清楚他们的领航员是怎么突然消失的，只会尽快另抓一个领航员去顶替。可是，基利亚的领航员是很少的；上午十一点以前，除了那艘动弹不得的驳船和那只隐蔽在芦苇里的小船，河上便再也没有其他船只了。直到十一点时，才有两只船从海上驶过来。拉德科用长筒望远镜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其中一只船上有一个领航员，斯特里加焦急等待的救援，看来马上就可以到手，现在该是拉德科露面的时候了。

小渔船穿出芦苇丛，向驳船靠近。

“喂！驳船！……”当拉德科的声音可以传到驳船上时，他便大声喊道。

“噢！……驳船上有人回答。

一个人出现在甲板舱的顶上。此人就是斯特里加。当拉德科看见这个凶恶顽劣的敌人时，胸中的怒火顿时膨胀起来，就是这个卑鄙的家伙，抢走了他的幸福，多少个月来，把娜佳攥在手里！

但是，现在是他自己设计的这次仇人相见，所以他早已做好了思想准备。他强行克制自己，把怒火埋藏在心里。

“你们要不要领航员？”他以平静的语气问道。

斯特里加没有答话，却用手遮住阳光，对喊话的人端详了半天。说句实话，他看第一眼时，就认出了来人是谁。可是。他面前的这个人竟是娜佳的

丈夫，他觉得是难以思议的，也可以说是大出所料的，以至于他在明摆着的事实面前，迟疑起来了。

“您不是鲁塞镇的塞尔热·拉德科吗？”他终于反问了一句。

“没错，是我。”领航员回答道。

“您不认识我了吗？”

“除非我眼睛瞎了，”拉德科反驳了一句。“我看得很清楚，您就是伊凡·斯特里加。”

“那你还找上门来为我效劳？”

“为什么不呢？我是领航员嘛！”拉德科冷冷地说。

斯特里加权衡了片刻：这个世界上他最恨的人，居然免费送上门来，听他摆布，这真是太美妙了！但其中是不是设有什么陷阱呢？……不过，他单枪匹马来对付我们船上这么多干练的伙计，又能搅起什么风浪呢？既然他这么愚蠢地提了这个建议，就让他来驾船去海上又怎么样呢！一到海上，那就等着瞧吧！……

“上来吧！”那个海盗决定了下来。他咧着嘴，残忍地好笑了一声，笑得嘴都变了形。拉德科把这一切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

没等请第二遍，拉德科就把小船靠过去，登上了驳船，斯特里加向他迎了上来。

“能允许我，”他说，“向您表示我惊奇的心情吗？真想不到会在多瑙河口遇见您。”

领航员缄口不语。

“自从您在鲁塞镇消失以后，”斯特里加接着说，“大家都以为您已经死了。”

他话中带刺地说着，结果却仍与刚才一样。

“您干什么去了？”斯特里加并没有泄气，还是一个劲地问。

“我一直在黑海一带。”拉德科终于回答了。

“真是背井离乡啊！”斯特里加感叹道。

拉德科皱起眉头。这些话渐渐激起了他的怒火，不过，为了依计行事，他抑制住了自己的不耐，从容不迫地解释道：

“兵荒马乱的年头，挣点钱不容易。”自己用了一个多星期，后来又在塞姆林的岸边找到的那条小船。那么刚才拉德科自称没有离开过多瑙河三角洲，不是明明在撒谎吗？

“您离开鲁塞之后，真的没有离开过这一带吗？”斯特里加语气强硬地问道，同时目光仔细观察着对方的神色。

“是的。”拉德科回答说。

“您这么说，我倒有些奇怪了。”斯特里加说道。

“为什么？您在别的什么地方见到过我吗？”

“您吗？不，没有。不过，这条小船……我发誓曾在上游看见过它。”

“这是完全可能的，”拉德科若无其事地回答说。“这条船是三天前我从一个自称是维也纳来的人那儿买的。”

“这人是什么样子的？”斯特里加接口问道，他现在心里怀疑那人是德拉戈什了。

“一个棕发的人，戴一副墨镜。”

“啊！……”斯特里加若有所思地说。

领航员的回答，显然使他无所适从了。他不知道自己该相信什么，不过，他的思想很快就摆脱这些焦虑了。总而言之，这些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无论拉德科说的是不是真话，反正他都一样是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这个蠢货，他居然自己投到虎口里来啦！……他上了驳船，就休想从这里活着出去。几个月来，他一直欺骗娜佳说，她已经是寡妇，只要船一进入大海里，这个谎言就会变成现实。

“开船吧！”他说道，仿佛给自己所有想法下个结论

“等到正午开船。”拉德科心平气和地回答，随即从拎在手上的一个口袋里拿出干粮，开始吃中饭。

那个土匪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拉德科佯装没有看见。“我得告诉您，”斯特里加说，“我一定要在天黑之前赶到海上。”

“耽误不了。”领航员肯定地说，丝毫都没有改变主意的意思。

斯特里加向船头走去。看他脸上那副深思的表情，心里一定还存有疑虑。丈夫自愿来驾驶恰巧关押着他妻子的船，这种巧合不是太不可思议了吗？的确，拉德科在船上是一比六，而且是六个亡命之徒，这一事实已无法改变。斯特里加完全可以不再思虑过多。但是，他没能控制住自己不去想它。他迫切地需要知道，娜佳失踪的事是不是已经传到这位主要当事人的耳里。他强烈的好奇心，使他不达目的绝不甘休。

“您离开鲁塞镇后，有没有家里的消息？”他回头走向正在安安静静吃饭的领航员问道。

“一点音信也没有。”领航员回答说。

“这种沉寂不使您感到奇怪吗？”

“为什么我要奇怪呢？”拉德科紧紧盯着对手回答道。

无论这个强盗多么胆大妄为，在这道坚定的目光注视下也不能不感到局促。

“我还以为，”他结结巴巴地说，“您把妻子留在了家里呢。”

“而我觉得，”拉德科冷冷地回斥道，“我们之间换个话题会更合适些。”斯特里加只好闭口不谈。

十二点一过，领航员就下令起锚，然后升起了船帆、系紧了帆脚索。他自己则亲自操纵舵把。这时，斯特里加走近他，说道：

“我得告诉您，驳船要在深水的地方开。”

“它是空载的，”拉德科不以为然，“水深两尺就足够了。”

“水深必须七尺。”斯特里加肯定地说。

“七尺！”领航员叫了起来，斯特里加这句话已经对他泄露了天机。

原来多瑙河黑帮到目前为止没有被追缉归案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船是经过巧妙处理的。露出水面的部分，只不过是骗人的外表而已。真正的驳船藏在水下。他们劫掠来的财物就放在这个秘密地方。拉德科的亲自遭遇还告诉他这个秘密的处所必要时就可以改造成坚不可摧的牢房。

“是七尺。”斯特里加又重复说了一遍，表示对领航员那声惊呼的回答。

“好吧。”拉德科说着，不再多作理论了。

刚起航的那段时间，斯特里加仍然有些惴惴不安，一刻也不放松警惕，严密地监视着领航员的举动。可是，拉德科的态度很使他宽心。拉德科非常专心地操作，一点都没有居心叵测的样子，完全证明他非凡的本领绝非浪得虚名。在他的操纵下，驳船驯服地绕过一个个暗礁，以数学般的精确度，顺

着弯弯曲曲的河道航行。

慢慢地，这个海盗连最后一点点顾虑也消除了。驳船一帆风顺地前进着。很快就能进入大海了。

下午四点钟，终于看见了大海。还剩下最后一个河弯。过去之后，水天便在地平线的尽头相接到了一处。

这时斯特里加对领航员说道：

“咱们已经到了吧，我想？现在您是不是可以把舵把交给平时的舵手了？”

“还没有呢，”拉德科答道，“最困难的地方还没有过去。”

随着驳船向海口的逼近，一片更为辽阔的海面映入眼帘。这时驳船正好构成这个两臂不断张开的三角形活动的顶点。斯特里加站在船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海面。突然，他抓起一只长筒望远镜，对准一艘载重约有四五百吨的小汽轮望去，这艘汽轮正绕过北边海角。斯特里加仔细观察了片刻，便下令把一面旗帜升上桅顶。汽轮立即以同样的信号作了回答。然后就打右舷开过来，慢慢向河口靠近。

这时，拉德科把舵柄打满左舷，驳船急向右转，船身横切水流，向东南方向滑去，仿佛要向右岸靠近。

斯特里加吃了一惊，看着领航员，但是领航员坚定沉着，不动声色，令他放下心来。也许河道中还隐匿着最后一块险滩，迫使驳船选择如此古怪的航线。

斯特里加的猜测没有错。的确，河床里确有一块暗滩，可是，拉德科一只手坚定地握着舵把，并不是驶向大海，而恰恰是笔直地朝着暗滩冲去。

突然，一声惊天动地的撞击声，驳船连底都震动了。这么一撞，桅杆从桅座处折成两半，倒了下来。船帆整块地落到甲板上。宽大的帆布把站在船首的人全都盖住了。驳船立即无可挽回地搁浅在暗滩上，丝毫动弹不得。

船上所有的人，都跌了个仰面朝天，斯特里加也不例外，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暴跳如雷。

他首先就用目光搜寻拉德科的人影，领航员对这次事故显得无动于衷。他已经松开舵把，双手插在口袋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敌人，对即将发生的一切，严阵以待。

“混蛋！”斯特里加咆哮着，同时举起手枪，向船尾奔去。

他在三步远的地方开了一枪。

拉德科早已俯下身子，子弹从他头顶上飞过，没有击中。他立即站起身子一跃，扑向对手，手中的匕首刺中了敌人的心窝。斯特里加像一块石头一样摔倒在地。

这一幕进展得如此迅速，其余五个船员尚未明白是怎么回事，更何况他们还蒙在帆布里，来不及参与这场搏斗。当他们看到头儿竟已倒毙，都拼命嚎叫起来。

拉德科朝船头的甲板上一纵身，迎面向他们冲过去。他居高临下地控制了甲板。五个船员正在那里乱哄哄地东逃西窜。

“向后退！”他大声喝道，手上握着两把枪，其中一把是刚才从斯特里加身上拔过来的。

这帮家伙却步了。他们身上没有武器，要拿武器就得潜入甲板舱，换句话说就是，得从敌人的火力下冲过去。

“伙计们，听好了！”拉德科接着说，黑洞洞的枪口威胁着他们，“我有十一发子弹，把你们一个不留地干掉还绰绰有余。我告诉你们，要是你们不立即退到船头去，我马上就开枪！”

船员们互相议论了一下，拿不定主意。拉德科很清楚，要是他们一起扑过来，他可能可以干掉几个，但是他自己也会被另几个擒住。

“注意！……我数到三，”他大声说道，不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思考，“一！”他们仍然站着不动。

“二！”领航员接着喊。

人堆里动了一下。有三个人摆出了进攻的架势，另外两个人则开始后退了。

“三！”拉德科猛扣扳机。

一个人一头倒下，肩膀上中了一枪；其余的人立即抱头鼠窜。拉德科没有离开他的位置，向那艘循着斯特里加发出的信号前来的汽轮扫了一眼，那艘轮船现在已距离不到一海里了。如果轮船靠上了驳船，轮船上的船员与强盗们联合在一起，因为他们彼此总是同谋。那时，形势便会变得非常严峻。

轮船仍在继续靠近，已经不足三链了。突然，它右舷转向，划了一个大弧圈，就朝大海开走了。这个举动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不是被拉德科无法看见的什么东西吓跑了？

拉德科心怦怦直跳，等候着新的动静。过了几分钟，另一艘汽轮从南边的海岬冒出来，烟囱里突突地吐着浓烟。它笔直地朝驳船全速驶来。拉德科很快就认出船头那张亲切的脸，那正是他的乘客杰格先生，也就是侦探卡尔·德拉戈什，拉德科终于得救了！

过了一会，警察拥上了驳船的甲板，船员们未作丝毫无谓的反抗便投降了。

这时，拉德科急忙奔到了甲板舱，一间一间查看，只有一间门锁着，他用肩膀撞开门，停在门口，欣喜若狂。

娜佳，重新被夺了回来，向他张开了双臂。

第十九章 尾 声

对多瑙河匪帮的审讯在俄国——土耳其战争的烽火中悄无声息地进行了。这伙强盗，包括在鲁塞镇被轻易擒获的蒂恰，草草被绞死，尸体悬挂在高高的绞刑架上。可是，他们的处决没有像和平年代时一样引起公众的瞩目，人们自身的境遇就够悲惨了。

不过，主要当事人一直没弄明白的那些事情在法庭辩论中都得到了解释。塞尔热·拉德科因此知道了是由于怎样的张冠李戴，他才替卡尔·德拉戈什进了匪帮的囚笼；而斯特里加又是怎样从报纸上获悉法庭嘱托到萨尔卡镇进行调查，于是潜入渔夫伊利亚·布鲁什的家中，回答格朗警察局的查询。

拉德科同样知道了，娜佳是怎样被匪帮劫了去，而斯特里加自认为已经打死了情敌，一再对她断言她已经是寡妇，逼她嫁给他，却遭到娜佳的坚决反抗。尤其是一天夜里，斯特里加为了证明自己的话，便给娜佳看了她的

1 海里等于 1852 米。

1 链约合 200 米。

那幅肖像，并诡称那是经过一场殊死搏斗从肖像的真正主人手中夺来的。他威逼利诱直至怒火中烧，最终上演了暴力的一幕。娜佳拼命叫喊拉德科逃出驳船时正好在夜空中听见。

然而，这一切都是过去的故事了。自从拉德科幸福地重新见到了他亲爱的娜佳之后，那些恶梦般的日子就再也不去想它。

在所有这些事情过后，这对幸福的伴侣已无法在保加利亚的国土上栖身，于是两人便先到罗马尼亚城市久尔久定居。在那儿，他们等到了翌年五月沙皇正式向土耳其苏丹宣战。不必说，塞尔热·拉德科第一批参加了俄国的军队，由于他对战场异常熟悉，因而在军队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战争结束，保加利亚也终获解放，他和娜佳回到了鲁塞的老家并重新干起了领航员的职业。夫妇俩至今仍生活在那儿，幸福美满，受人尊敬。

卡尔·德拉戈什成了他们的挚友，很长时间以来，他从没有忘记顺多瑙河而下，到鲁塞镇来看望老友，至少一年来一次。如今，铁路网逐渐发展，便缩短了他的旅程，不过塞尔热·拉德科倒总是趁着领航的机会，溯河而上到布达佩斯去拜访友人。

娜佳给他生了三个男孩，现在都已长大成人。其中最小的一个，经过卡尔·德拉戈什的严格训练，正在向保加利亚司法机构最高头衔奋进。

老二不愧为多瑙河协会钓鱼冠军的继承人，他一心奉献于河流两岸的人民。不过，他已扔掉钓鱼竿，改进了捕鱼的技术。他捕捞鲟鱼的技艺使他家喻户晓，并为他带来将是十分可观的财富。

至于大儿子，将在父亲退休后继承父业。那时，他将驾驶汽船和驳船，从维也纳直到大海，穿行于蜿蜒曲折的河道，避开河里的险滩暗礁。多瑙河领航员的家族将由他来延续。

然而，尽管塞尔热·拉德科的三个儿子从事着不同的职业，他们的心都按着同一个节拍跳动。尽管生活把他们引向了不同道路，但他们终是殊途同归：他们同样尊敬父亲，同样体恤母亲，同样热爱保加利亚祖国。

